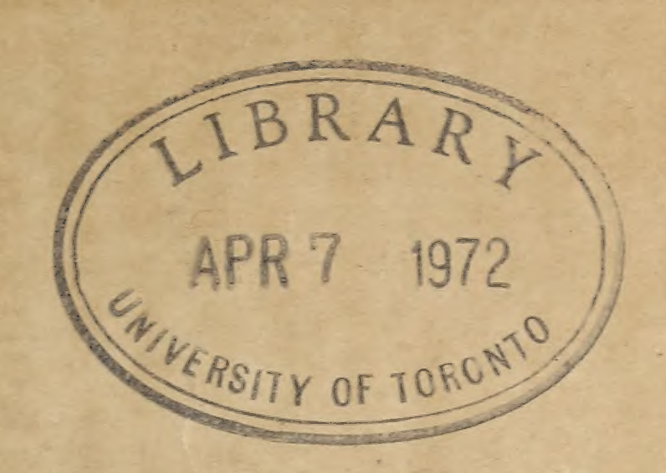


繡像海上繁華夢初集



序

客有問於警夢癡仙者。曰、海上繁華夢何爲而作也。曰、爲其欲警醒世人癡夢也。客又曰、警醒癡夢奈何。癡仙曰、海上繁華甲於天下。則人之游海上者。其人無一非夢中人。其境卽無一非夢中境。是故燈紅酒綠。一夢幻也。車水馬龍。一夢遊也。張園愚園。戲館書館。一引人入夢之地也。長三書寓。么二野雞。一留人尋夢之鄉也。推之拇戰歡呼。酒肉狼藉。是爲醉夢。一擲百萬。囊資立罄。是爲豪夢。送客留髡。盪心醉魄。是爲綺夢。蜜語甜言。心心相印。是爲囈夢。桃葉迎歸。傾家不惜。是爲癡夢。楊花輕薄。捉住還飛。是爲空夢。況乎烟花之地。是非百出。詐僞叢生。則又夢之擾者也。醋海風酸。愛河波苦。則又夢之惡者也。千金易盡。慾壑難塡。則又夢之恨者也。果結楊梅。禍貽妻子。則又夢之毒者也。旣甘暴棄。漸入下流。則又夢之險而可畏者也。海上旣無一非夢中境。則入是境者。何一非夢中人。僕自花叢選夢以來。十數年於玆矣。見夫入迷途而不知返者。歲不知其凡幾。未嘗不心焉傷之。因作是書。如釋氏之現身說法。冀當世閱者。或有所悟。勿負作者一片婆心。是則繁華夢之成。殆亦有功於世道人心。而不僅摹寫花天酒地。快一時之意。博過眼之歡者歟。客聞是言。肅然而起曰。何物癡仙。喚醒妖夢。行將拭目而視新書之出。嘔君錦心。飽我饞眼也。癡仙一笑頷之。客去。乃爲詮次其語。卽以爲繁華夢序。

海上警夢癡仙漱石氏自序於滬北退醒廬

海上繁華夢初集序

嘗讀說部。至花月痕海上花列傳青樓夢風月夢繪芳錄諸書。竊謂其描寫花月閒情。俱能惟妙惟肖。然尤以花月痕爲膾炙人口。海上花則本地風光。自成一家。惜乎書中純操蘇白江浙間人能讀之。外此每格格不入。且其運筆深入之處。未能顯出。以是美猶有憾。今讀警夢癡仙所著繁華夢一書。而不禁有觀止之歎焉。癡仙生於滬長於滬。以滬人道滬事。自尤耳熟能詳。況情場歷刼垂二十年。個中況味一一備嘗。以是摹寫情景。無不刻畫入微。隨處淋漓盡致。而其宗旨則一以喚醒迷人同超孽海爲主。以是此書之出。尤爲有功於世道人心。而世之沈酣如杜少牧。飄逸如謝幼安。豪邁如李子靖。糊塗如屠少霞。孟浪如游冶之。風狂如鄭志和。鄙俗如經營之。儇薄如夏時行。庸陋如康伯度。英爽如平戟三。痛快如鳳鳴岐。古執如方端人。大方如榮錦衣。卓犖如熊聘飛。豪奢如鄧子通。賣弄如潘少安。拖屈如溫生甫。着魔如錢守愚。刻薄如賈逢辰。刁鑽如計萬全。智巧如白湘吟。作僞如烏里阿蘇格達。強橫如劉夢潘。雖屬寓言八九。其實當世皆有其人。何嘗不皆有其事。讀之卽可見世事一斑。至於顏如玉之籠絡。巫楚雲之聰明。桂天香之沈靖。阿素之陷客。阿珍之惑人。與夫花媚香之媚。花豔香之豔。杜素娟之淫蕩。衞鶯儔之圓融。花彩蟾之可憐。則花花葉葉。紙上躍然。祇以書僅初集。皆未收結。令人急欲縱觀其後。是則癡仙筆墨狡獪。猶之珍羞在前。一時不令入口。逮至略一忍飢。而其味猶美於未忍飢時。則讀是書者。尙其知作者用心。勿徒賞書中之花天酒地。一片神行。亦思極盛之難乎爲繼。黃金易盡。青眼難逢。悔說多情。空識薄倖也夫。爰序其大略如此。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孟秋古皖拜顛生稿於海上語新樓

海上繁華夢初集題詞

情天覺夢人

三十回書結搆新。一回細讀一驚人。寫來海上花間事。證到情天夢裏身。鹿鹿魚魚憐我輩。紅紅紫紫爲誰春。桃源咫尺迷津近。欲語漁郎莫問津。

載酒看花易著魔。愛河深處有風波。祗看半部才人稿。已醒三更春夢婆。花盡蚨錢青眼少。縛來蠶繭綺愁多。情根從此應敎剗。休向樽前喚奈何。

我亦繁華夢裏人。十年買笑滬江濱。舞低楊柳樓頭月。醉倒芙蓉帳不底春。合個中磨歲月。可憐無底耗金銀。奇書讀到驚心處。敢爲情癡誤此身。

草草歡場百感幷。現身說法太分明。照姦禹鼎飛空鑄。燭怪温犀澈水淸。慘綠愁紅花下恨。荆天棘地世間情。書成多少人傾倒。爭識江南漱石生。

是書實爲海上漱石生所著。而託名於警夢癡仙者。故云。

曾經滄海客

金粉妝成字字香。淸才今又見孫郎。徐陵天與珊瑚筆。李賀春歸錦繡囊。幸接風流憐我晚。久羈塵跡爲君傷。世間多少榮枯夢。都付先生翰墨場。

海上繁華夢題辭

歙縣周忠鋆病鴛

浮生原是夢。斯世奈繁華。海上誰投轄。人間此駐車。醉醒偏愛酒。病廢儘看花。九死情難滅。三生願最賒。趾離招我去。心坎替儂爬。豔色能消渴。(朱豔卿)奇香許辟邪。(周素香汪素香)四聲懷沅芷。(蘇韻蘭)一飯感胡麻。(胡紅卿)大地飄晴雪。(小洪雪香)中天麗彩霞。(范彩霞舊名張小紅)彈秋梧有韻。(陸韻秋陸韻梧)掃月竹空拏。(李月仙孫竹卿)寂寂經蘭若。(王蘭卿)淒淒譜楚些。(林文仙張小寶)銷金紉作佩。(金麗卿金佩卿)炫玉淨無瑕。(玉亭亭)舊事差堪憶。新懽蔑以加。癡魂凝枕簟。素手澀箏琶。不分求題葉。惟應學種瓜。孫郎才八斗。餘子誤三叉。楮墨傳喉舌。文章代齒牙。迷城攻窟兎。疑竇破杯蛇。鮫客都垂淚。甒生詎嗜痂。萬言曾倚馬。隻字肯塗鴉。野史編香國。稗官稱作家。騷壇齊擱筆。佛殿好籠紗。欲證頻伽果。休萌智慧芽。詞慚率爾草。詩貴正而葩。歎息曹騰客。遮奢戀狹斜。

古滃狎鷗子

十載揚州杜牧之。歡場歷盡夢醒時。幾多鬼蜮人情態。說與旁人知不知。

慾海茫茫滾濁流。淪身滅頂幾時休。莫教說徹生公舌。頑石無言不點頭。

酒筵歌罷博盆張。羅綺成帷粉黛香。興會淋漓何日已。有人枕畔煮黃粱。

傀儡登場線索牽。衣冠優孟劇堪憐。夢中說夢人多少。摹繪神情到筆巔。

絕妙詞華自不刋。風雲倏忽幻無端。不辭嘔出心頭血。鍊作人間醒睡丸。

青樓原不異紅樓。假語村言一例收。不管啾啾鬼夜哭。兩般夢影各千秋。

棟折榱崩萬口喧。主人酣睡正昏昏。須知解珮江皐賦。別有傷心不可言。

生恨繁華福未修。一身冷落伴浮鷗。有懷欲覓趾離子。海上癡仙笑我不。

繡像海上繁華夢新書初集目錄

古滬警夢癡仙戲墨


謝幼安


桂天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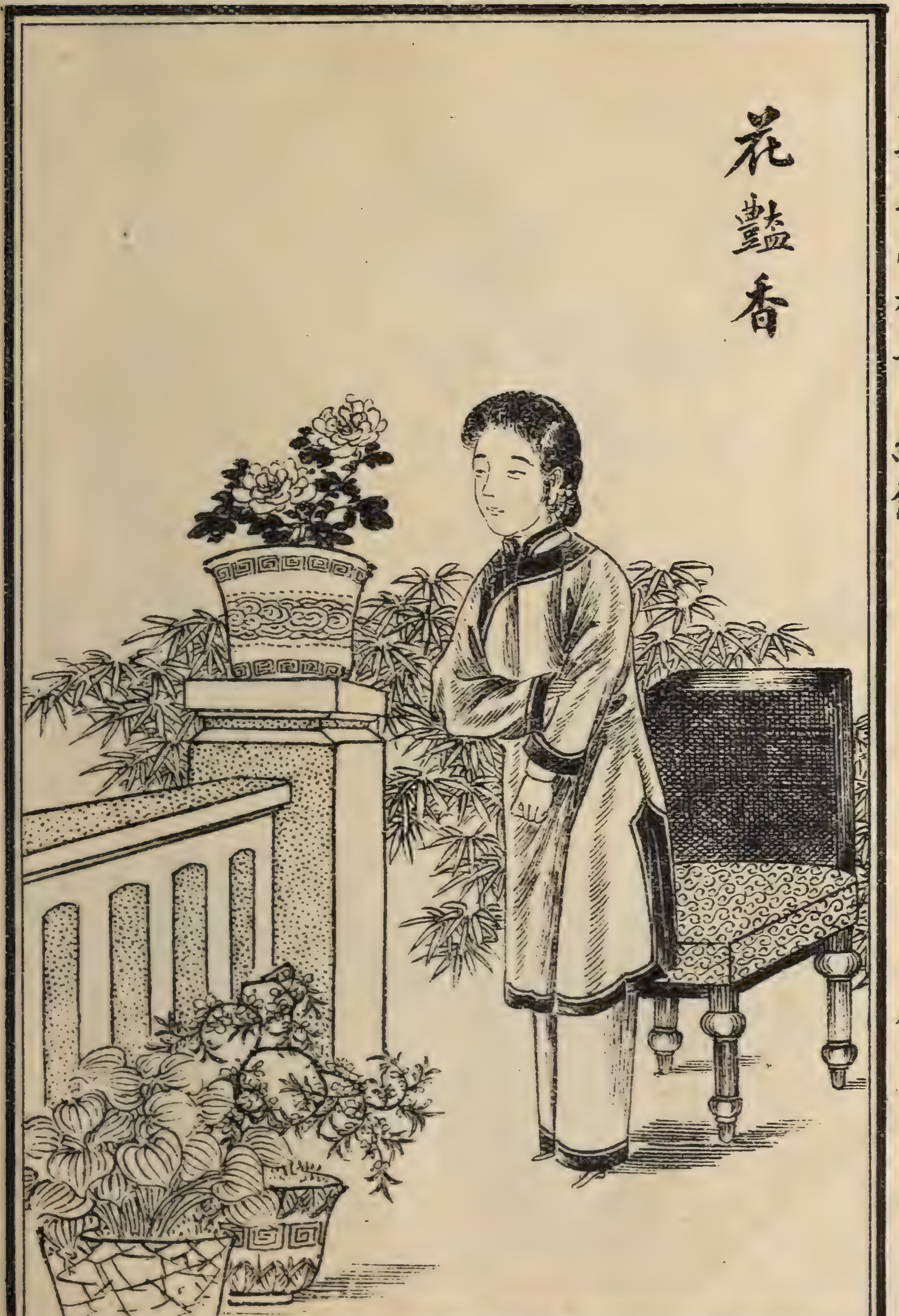

杜少牧

巫楚之雲


鄭志和


花媚香


游冶之


花豔香


潘少安


顏如玉


屠少霞


阿珍


賈逢辰


阿素

鄧子通


計萬全

繡像海上繁華夢初集卷之一

古滬警夢癡仙戲墨

第一回　謝幼安花間感夢　杜少牧海上遊春

滄海桑田幾變更。繁華海上播新聲。烟花十里消魂地。燈火千家不夜城。

車水馬龍遊子輿。金樽檀板美人情。閒來編作新書看。綺夢迷離細品評。

從來俗語說得好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可知酒色二字雖是誤人實是人自己誤的。然而繁華之地。偶一不愼。最易失足。即以上海一隅而論。自道光二十六年泰西開埠通商以來。洋場十里中。朝朝絃管暮暮笙歌賞不盡的是酒綠燈紅。說不了的是金迷紙醉。在司空見慣的尙能心猿緊縛意馬牢拴。視之如過眼煙雲漠然不動。而客里遊人。以及青年子弟處此花花世界。難免不意亂心迷小之則蕩產傾家。大之則傷身害命。何况人煙既盛良莠不齊。詐僞叢生。是非百出。所以煙花之地實又荊棘之場。陷溺實多。誤人非淺警夢癡仙生長滬濱。浪遊已倦。每一感及。怒焉傷之因廣平日所見所聞。集爲一書。以寓勸懲以資談助是故此書之作。謂爲癡仙之遊戲筆墨也可謂爲癡仙之一片警世苦心也亦無不可。正是

春花秋月何時了。千古繁華夢一場。

閒話休提書歸正傳。却說蘇州有個飽學秀才。姓謝名景石字幼安。原籍安徽休甯人氏。因避紅巾之亂。徙居姑蘇。父名謝蔭恩。也是個博學儒生。母金氏。乃慈鄉金念萱之女。當幼安臨蓐的時候。其母夢滿堂絲竹而生。因以景石二字命名。幼安爲號。取謝安石東山絲竹之意。及至長成。出落得一表人才。堂堂非俗。而且資質甚是聰穎。讀書一目數行。因此才名藉甚。遠近皆知。十六歲上案元入泮。十八歲娶了西村

齊氏女眉姑爲妻。一雙兩好。夫唱婦隨。甚是相得。孰料不多幾年。父母忽相繼逝世。幼安哀毀逾恆。忽忽不樂。幸家道頗可溫飽。遂絕意進取。做一個林下散人。每日裏與二三知己。玩水遊山。名勝之區。足跡幾徧。著有小東山館紀遊吟稿。自號小東山主。詩筆清新。藝林傳誦。膝下二子。長名麒兒。年七歲。已就傅讀書。次麟兒。年纔五歲。幼安在家閒暇無事。不是以詩酒自娛。便是與齊氏及兩個小兒講講家常。談談各處山川的風景爲樂。一日。値元宵佳節。齊氏命下人整備酒筵。在花香月滿樓與丈夫慶賞元宵。夫妻父子共是四人。團圓一桌。說說笑笑。頗極天倫之樂。兩個小孩子也甚乖覺。你也一杯。我也一盞的敬與父親飲至月過花西。幼安酒落歡腸。不覺多用了幾杯。玉山頹倒。齊氏命傭婦把殘肴收拾。又喚乳娘將兩個小孩兒領去安睡。自己與小丫頭阿翠掌著燈臺。扶了丈夫。一步步同進房來。伏伺著寬了鞋襪外衣。上牀安置。那幼安是酒醉的人。一經臥倒。早入黑甜朦朧之間。似有一人手拉手兒。飛也似的出門而去。回頭一看。不是別人。乃自幼同窗。誼結金蘭的好友。此人姓杜名繼勳。號少牧。文才出衆。人品軒昂。平日之間。最是莫逆。幼安夢中因開言道。我認是誰。原來牧弟。往那裏去。少牧道。不必多言。去便自知。幼安心下。好生納悶。因是至友。不便拒絕。順著腳兒。一口氣不知跑了多少路程。後到一處。人煙稠密。燈火煇煌。往來之人。衣服麗都。輿馬顯赫。正在看時。忽然少牧將手一撒。不知所往。幼安大驚。定睛細視。覺得是從斜裏一條小路上去的。放心不下。飛步狂追。却恨那條路。曲曲折折。暗暗昏昏的。又狹又險。走了一程。覺著吃力。站住了腳。欲待路人問個信兒。誰知這條道上。進來的人甚多。出去的人偏是甚少。要想再走進去。又怕迷了路兒。心下十分焦悶。忽聞鼻觀間一陣異香。沁人心竅。擡頭一看。見道旁有株桂樹。那香乃從樹上飄來。默念時値新正。丹桂那得有花。幸樹身不甚高大。折取一枝。凝神細看。但見這花果然開得香馥馥的。幽趣宜人。甚是可愛。不忍輕棄。納入懷中。舉步欲行。猛聽得人語喧譁。有一大羣人。自內而出。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村的俏的。不知其數。也有大呼小叫的。也有無精打采的。也有忿忿不平的。也有連連歎息的。也有半顛不顛的。也有撒嬌撒潑的。也有形容憔悴似帶重病的。也有衣衫襤褸似甚落魄的。末後一人。卻是少牧。被那班人圍住著他。進又不得。退又不能。萬分窘急。幼安吃這一驚。卻也不小。欲待迎上去救他。不知爲了何事。且又孤掌難鳴。不敢造次。祇得高聲大叫。祇望他自己出來。那知少牧竟如不見不聞。毫不理睬。幼安愈加著急。正當無可如何之際。猛見他睜著眼睛。把這班人瞧了一回。點點頭兒。咬牙切齒的一伸手。在懷中拔出一把劍來。三尺多長。寒光閃閃。甚是怕人。向衆人舉手一揮。回轉頭來。又向自己當心直刺。心坎間忽然放出靈光一道。照得幽徑通明。那一班人。發一聲喊。一哄散去。把個幼安一驚而醒。祇嚇得冷汗涔涔。重衾溼透。卻是一場奇夢。細聽譙樓正敲四鼓。桌上殘燈。半明半滅。齊氏鼻息方濃。懷中花香襲人。猶似氤氳未散。細想方纔夢中之事。不知主何朕兆。眞令人難解難猜。然究竟是個酒後之人。翻來覆去。胡思亂想了一回。依舊朦朧睡熟。及至醒時。將是辰牌時分。齊氏已起在窗前對鏡理妝。幼安咳嗽一聲。舒了舒腰。抽身坐起。齊氏問道。昨宵酒醉。今日身體可好。爲甚起得甚早。可要再睡片時。幼安道。昨夜不過薄醉。今已平復。不用睡了。口說著話。隨卽下牀。穿上鞋襪。套上外衣。早見阿翠推門進來。叫了一聲少爺少奶奶。端上臉水。伏侍幼安先洗了臉。然後泡上一碗玫瑰花的上細雨前茶來。此乃隔夜齊氏叮囑。因恐酒醉的人。起來不免口渴之故。幼安接著呷了幾口。放在桌上。一手拔了一個紙煤。嘆拏枝水烟袋來。阿翠答應。雙手奉上一根漢口王恆豐賽銀二馬車煙袋。又隨手劃了一枝自來火柴。遞與幼安。吸過幾筒。放在一旁。問齊氏道。兩個小兒起來沒有。齊氏道。諒應昨夜睡晚了些。今日尚未起身。幼安點頭道是。其時齊氏妝已梳好。阿翠過來理了妝具。重新取上牙梳竹篦。與幼安梳辮。幼安又飲了口茶。將夜來夢境。與齊氏從頭至尾。細細的說了一番。齊氏道。古語有云。日有所思。夜有

所夢。大約無甚吉凶。況丹桂飄香。乃是登科之兆。或主將來題名金榜。也未可知。幼安笑道。功名二字。我已置諸度外。即使將來果應是夢。何足為榮。況目今時世不重科甲出身。祇須略有錢財。捐納一官半職。便可身膺民社。手握銅符。反把那些科甲中人瞧看不起。不是說他迂腐。便是說他寒酸。所以弄得時事日非。世風愈下。反不如靜守田園。享些清閒福味的好。你向來也是個極有識見的女子。如何反想到這一條道兒。祇恐此夢將來斷不是這般應法。齊氏道。我也不過是依夢詳夢罷了。未來的事。那裏能猜得准他。何必掛懷。反多疑慮。幼安道。我倒不妨。但是杜家二叔。祇怕這夢不應則已。應時凶多吉少。齊氏尚未回言。忽聽樓下僮兒謝義高聲問道。少爺起身不曾。桃花塢杜家二少爺清早到此。現在書房候著。幼安回道。我曉得了。請他少坐。即便下來。謝義答應自去回覆。幼安整了整衣。移步下樓。來到書房。其時少牧坐在書案之上。看那上海寄來的新聞紙兒。見幼安出來。連忙立起。叫聲安哥。驚動你了。幼安笑道。自己弟兄。何須客話。我因昨宵家宴。多飲了幾杯酒。故此起得晚了。牧弟你來得好早。少牧道。我昨日與少甫家兄在虎邱閒遊了一回。即便回去。睡得甚早。今日家兄又到滄浪亭探友去了。我獨自一人在家寂寞。故此出來早些。幼安道。原來如此。少甫近來興致可好。我有五六天不見他了。少牧道。他自從去年起了個消寒詩社。詩興甚好。昨日想做幾條詩謎。與各社友慶賞元宵。後因我強著他一同出去。故而未曾做得。幼安道。少甫這人。果然風雅。少牧道。家兄果甚風雅。祇是僻性些兒。前幾天我偶然想起上海地方風景甚好。祇恨從未到過。要與他同去一遊。他偏執意不肯。反說上海繁華。我輩少年不去為妙。又講了許多攔阻的話。安哥你道這意見僻是不僻。幼安道。少甫的話。卻也不錯。上海地面。太覺繁華。少年的人。血氣未定。本來少去為是。少牧笑道。甚麼安哥你也來了。我想人生世上。遊歷兩字是不可少的。上海雖說世界繁華。依我看來。祇要拿定念頭。也未見得年少的人。必不可去。何況我們不過略住幾天。見識見

識風景便回來的。有甚緊要。就是李子靖大哥。他不是常住在洋場上麼。年紀也祇三十多歲。何嘗關甚事來。安哥如肯做個伴兒。我一定要去走走。不知意下若何。幼安道。說起子靖。前日他有賀年信來。甚是挂念。我等深恨不能時常聚首。我已寫有回信去了。不知你可會有信寄他。少牧道。我本來也想寫封信兒。祇因有到上海去的意思。將來聚晤不遠。故此未曾寄得。幼安道。照你說來。你當眞要往上海遊玩去麼。實對你說。我昨夜得了一夢。甚是不祥。勸你還是靜住在家。不要出門的好。遂將昨夜夢中之事。一五一十的。又細細述了一番。那少牧本來是個疏放的人。那把這種夢兒放在心上。祇因幼安說得十分鄭重。故回言道。古人有云。夢寐之事。不可不信。却也不可盡信。安哥不肯陪我罷了。我一個人。難道不能去得。祇是寂寞些兒。幼安聽到他這兩句話。曉得少牧是有些孩子性的。他說得到便做得到。不陪著去雖是無妨。惟恐日後倘然眞的有甚事情。既是至交。何能放心得下。想到此處。不由不反自己轉口道。話雖如此。我也並不是拘三泥四的人。你既一定要去。我又閒著在家。上海也不甚多遠。何妨陪你走一遭兒。但是少則十天八天。多至半月一月。定要一同回來。方可使得。少牧聽幼安忽然答應去了。好不歡喜。連說這個自然。我到上海。本來並無正事。決不多耽擱日子。就是。幼安道。既然如此。你想何日動身。少牧道。今日是十六。我須回去收拾收拾。後天十八可好。幼安道。這却隨便。不知坐甚船隻。少牧道。若要快些。戴生昌的小火輪船最好。幼安道。我們此去。原是遊玩。並非急事。我想不如喚隻無錫快船。可以沿途看看景致。豈不甚妙。少牧道。安哥既然喜歡。我回去雇一隻大號的是了。二人說說談談。時已將午。謝義端上中膳。幼安就留少牧吃過了飯。方纔回去。不必細表。且說幼安送少牧出門。回至樓上。走到房中。麒兒麟兒雙雙的過來。叫了一聲爹爹。幼安問道。你母親可在裏面。麒兒道。往繡娘房裏看做鞋子去了。幼安道。你去說爹爹喚他。麒兒答應。纔待要去。麟兒爭著他要去喚。兩個小孩。忽然相鬧起來。幼安喝住道。不要

胡鬧。你二人同去就是。麟兒聽得。始歡歡喜喜的與麒兒一同去了。不多一刻。齊氏回房。麒兒麟兒也一齊跟著進來。幼安遂將方纔少牧約到上海遊玩擇定十八動身的話。說了一番。并言去去即回。家中倘有要事。不妨寫信到申。麒兒待先生開學。便當送去讀書。不可使他躲懶。麟兒須要寒煖當心。細細的囑付了一回。齊氏因丈夫向來出遊慣的。上海又近。所以絕不阻擋。祗說昨天夜夢不祥。今日杜家二叔恰又前來約伴。須要謹慎些兒。早去早回。沒甚事情最好。幼安點頭稱是。二人說罷。一個牽著麒兒。一個牽著麟兒。同下樓來。幼安向帳房中取了廿塊洋錢。交與謝義。叫他買些土儀。預備到上海時送送親友。又順便購些火腿醬菜等物。以爲路菜。過了一宵。齊氏喚阿翠收拾了一副鋪陳。一隻衣箱。帶些棉皮衣服取下樓去。交與謝義。兩天易過。到了十八。幼安一早起身。梳洗已畢。吃了早膳。下樓來到書房。令謝義將一切應用零星雜物。收拾了兩隻網籃。諸事纔完。聽得有人叩門。乃是少牧與船家到了。說船泊閶門外太子碼頭。幼安問少牧。行李可曾下船。少牧道。均已定妥。但等起程。幼安遂喚謝義挑了行李鋪陳。同著船家先去。自己回至房中。別了齊氏。因他懷孕在身。已有六個多月了。故此叮囑了好些留心在意的話。又吩咐阿翠及乳娘等。一總下人。諸事小心。然後下樓。同著少牧出了大門。早由謝義喚有兩乘轎子候著。轎役伺候二人登轎。擡上肩頭。如飛的向碼頭而去。船家一見。急忙鋪好跳板。搭上扶手。請二人下船。其時謝義早經到了。鋪陳各物。俱已落艙。見主人登舟。上前交代明白。幼安對少牧道。不曾問你。可帶個下人同去。少牧道。蘇地到申。路途不遠。況且少甫在家。不時有事差遣。所以並未帶得。幼安道。謝義可要隨去。少牧道。也可不必了罷。謝義並未到過上海。聞聽人說。租界地面禁令極多。譬如沿途不准便溺。當街不准晒衣。午後不准傾倒垃圾。夜深不准酗酒高歌。比不得我們蘇州地面。可以事事隨便。倘然不知底細。犯出些兒事來。反於主人不便。你道是也不是。幼安點頭道。這卻不錯。虧你想得甚是周到。因喚謝

義言道。轎夫的轎錢。叫他家中去取。你也可以回家去了。我們此回不帶下人。待等回來之日。有信來蘇。你到碼頭迎接就是。謝義諾諾連聲。辭了主人。又回身辭了少牧。上岸同著轎夫自去。這裏船家。問明並無別客。隨即拔了跳板。解了纜繩。立刻開船了。一路上波平浪靜。日煖風和。謝杜二人。有時說些閒話。有時看些野景。甚是有興。到了飯時。船家端上菜來。乃是兩尾鯽魚。一碗肥肉。一碟子火腿。一碟子羊糕。少牧在網籃內取出兩隻小酒杯兒。一瓶天津帶來的白玫瑰酒。先斟了一杯。遞與幼安。又自己斟了一杯。幼安略略喝了幾口。因是高粱。不敢多喝。喚船家取上飯來。少牧喝了兩杯。也用飯了。船家候二人吃畢。撤過殘餚。打上臉水洗臉。又泡了一壺茶來。幼安取水煙袋吃了幾筒水煙。少牧吃了半枝呂宋煙。此時正是順風。船家扯起篷來。但聽得水聲潺潺。那船就如弩箭離弦一般的速。行有八十餘里。天漸黑了。船也停了。幼安取出一隻洋蠟燭臺。點上一枝洋燭。照得滿船敞亮。船家端整夜膳。與日間大略相同。不過兩隻碟子。換了一碟松花皮蛋。一碟爆魚。二人吃罷。在燈下又略談了一回話兒。各自安睡。破曉醒來。但聽得耳畔呼呼風響。船家早已開行。及至申牌時分。離上海祗有一九路了。幼安問少牧道。我們上岸。還是借客棧的好。還是到集賢里住在子靖大哥那裏。少牧道。我想借客棧罷。省得攪擾人家不安。幼安道。我本來想住在子靖大哥家的。既然你的意思喜歡借棧。我也不到李家去了。少牧道。這便甚好。但不知借在北市。還是南市。幼安一想。少牧是個愛熱鬧的。就是借在南市。一定也要天天往北。倒不如北市便些。因道。還是北市住罷。少牧因喚船家問道。你們的船往常到上海時。停在什麼地方。船家道。南市不拘何處碼頭。若是北市。或者觀音閣碼頭。或者洋涇浜上岸便些。少牧對幼安道。我們一准停在洋涇浜如何。幼安道好。船家答應自去料理。幼安本是慣於出門的人。一面答話。一面收拾行李一切。又替少牧也收拾好了。喚船家進去打好鋪蓋。祗等上岸。不多一時。船已進了浦江。但見帆檣林立。舟楫雲屯。果然熱

鬧異常。不比別處。又行了半刻多鐘、這船正要進洋涇浜。猛聽得船上人發一聲喊。船身忽然往前一磕。約有半箭多遠。霎時幌幌盪盪顛簸起來。幾乎側將轉去。船中諸物。叮噹震響。幼安少牧。相顧失色。正是

放眼乍來風月地。　驚心已入是非門。

畢竟不知這船為何傾側。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長發棧行蹤小住　集賢里敘友相逢

話說幼安少牧。船到浦江。正要搖進洋涇浜時。忽然船身往前一磕。船中諸物震動。究竟為了何故。原來這無錫快船。說大不大。說小卻也不小。其時天色將暮。潮水落枯。不得不由浦心而行。正要轉灣進浜。不提防有一隻小火輪船。由南而北。飛也似的斜刺裏駛來。還算船家眼明手快。急急避開。已祇遠得二三尺地面。輪激水湧。勢不可當。船身遂顛簸起來。直至過去遠了。方纔平復。船家嚇得渾身是汗。說聲好險。定一定神、等那水勢湧過、把竹篙點上兩篙。方纔平平穩穩的撐進浜去。幼安驚魂稍定。對少牧道。我們纔到上海。如何就有這平地風波、好不可怕。少牧道。這是船家偶不小心之故。以致吃這一驚。幼安擡頭向艙門一望道。如今船已進了浜了。想來就要停歇。你我皆是初次到此。不知客棧在於何處。還須先自上岸一問。船家聞言。在後艙內接口答道。這裏洋涇浜。就是長發客棧。不但上岸便當。并且房屋高爽。應酬周到。飯食精潔。故此來往客商。歡喜住的甚多。不知二位爺們可要同去看看。幼安道。既是如此。把船泊在那邊便了。船家答應、吩咐夥伴揀個隙地泊好了船。恰好岸旁有條馬鞍水橋。又大又平。果然上岸狠便。不必再鋪跳板。幼安遂與少牧登岸。由船家領著同到棧中。祇見好所高大房廊。門閣上懸著長發棧三個字橫匾。兩旁牆上又有仕宦行臺四個大字的長招牌兒。規模闊綽。氣象軒昂。三個人一直進去。尋見賬房。說明來意。便有茶房領著去揀選房間。幼安看了樓上第一進第二間官房。設著現成的兩個

楊兒。便命船家將行李挑上岸來。一件件檢點清楚。交與茶房。代爲安放。少牧取鎖匙開箱。取了四塊洋錢船錢五角小洋錢酒錢。給與船家。那船家也不爭論。謝了一聲。下船自去。姑且不表這裏幼安。喚茶房將牀帳被褥鋪設好了。茶房送上一個房門鑰匙。交代若然出去。須要下鎖。將匙交與帳房。因棧中來往人多。防有失竊。一切幼安接過。藏在身旁。此時天已黑了。樓上樓下。點起自來火燈。照耀得滿室通明。如同白晝。少頃茶房擺上夜膳。共是四盆一湯。也甚精緻。二人食畢。洗過了臉。喝了杯茶。因昨夜睡在船上。不甚舒伏。起岸時又勞頓了些。覺得精神疲倦。卽便閉上房門。各自安睡。及至醒時。隱隱聽得大自鳴鐘已敲九點。幼安先自起身。喚茶房打水擦臉。少牧也起來了。一同吃了早點。令喚一個剃髮匠來梳了髮辮。幼安道。今日天氣甚晴。你我先到李大哥那面走走可好。少牧道。李大哥的信上。他說住在英大馬路集賢里內。不知有多少路。幼安道。可叫茶房喚兩部東洋車子。他們自然認識。少牧道。說得不錯。遂將帶來的土儀。各自揀了四包。央茶房挑了。說明住址。喚定車輛。幼安鎖上房門。把鑰匙交給帳房。與少牧登車而去。茶房挑著禮物。在後跟隨。此時天氣尚早。洋場上還未上市。一路做買做賣的人。也不十分擁擠。幼安暗暗想道。昨日我們上岸。天已黑了。街上却甚鬧熱。今日天未過午。怎麼反是這般樣兒。看來上海地方。眞是全靠夜市。正想之間。車已到了。二人下車。給過了錢。茶房領著一步步同進衖去。因不知是第幾號門牌。所以逢人便問。那曉得洋場上的居民。雖是近鄰。却也不通聞問的多。一連問了幾家。皆說不知。後見一家門上貼著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的硃紅門聯。認得是李子靖寫的。諒必住在這裏無疑。少牧便舉手叩門。裏邊答應一聲。走出一個人來。兩下一看。多不認識。幼安知是錯了。只得向那人言道。借問一聲。這裏府上。可是姓李。那人操著湖南口音回道。我們家爺姓平。不是姓李。少牧道。請問有位姓李名子靖的。可曉得住在那裏。那人道。可是杭州人。官名一個衛字麼。幼安道。正是。那人道。你們還要往

裏走幾步哩。留心看他門上貼有武林李寓四字的便是。幼安道。如此倒驚動了。那人回聲好說。關上了門。回身進去。二人依著那人之言。一路往裏而行。少牧對幼安道。方纔那一家姓平的。不知可是李大哥信上不時提起的平戟三麼。說他是個武科出身。却又文才出衆。與李大哥甚是莫逆。幼安道。這話却論不定。我看他那付門聯。明是大哥親筆寫的。必定彼此有些交情。況且方纔答話的人。又是湖南口音。看來竟有九分不錯。且到那裏一問便知。二人口說著話。只管前行。茶房道。爺們慢走。祗恐這裏是了。幼安一看。果見門上有武林李寓四個大字的珊瑚箋貼條。因與少牧站住了脚。正要叩門。聽得呀的一聲。裏邊有人出來。正是跟子靖的小兒李貴。一見二人。急忙打了個千。聲聲謝大少爺杜二少爺幾時到的。請裏面去。二人尙未回言。子靖聽見有人說話。迎出外來。彼此是久別渴想的人。見面之下。好生歡喜。子靖忙讓幼安在前。少牧在後。三人同至客堂坐下。李貴獻上茶來。子靖先問二人可是纔到。如何不見行李鋪陳。幼安答是昨晚到的。因想徘徊幾天。驚擾府上不安。故此住在三洋涇橋長發棧中。子靖道。自己弟兄。說甚驚擾二字。就是多住幾天。我這裏也是極便。停刻我差李貴把行李搬來。豈不甚好。二人同聲的道。大哥有意。請俟緩日。這回可不必了。子靖尙欲有言。幼安將別話岔了開去。少牧又說了些少甫在蘇未來。託詞致候的話。子靖也問了一番兩家眷口安好。李貴過來向主人耳邊低低的稟了數句話兒。子靖起身告一個便。來到外廂把送來的禮物收了。給了四角小洋錢力錢。吩咐茶房先自回棧去。訖復至客堂向二人道。承蒙厚賜。我都收了。隨來的茶房已經著他先去。你二人就在這裏便飯。暢敍一天。可不好麼。二人知道子靖脾氣。他是個很直爽的。因道攪擾不消說得。但是不必多備餚饌。反使我等不安。子靖道。這纔是個知己。本來有甚客氣。少牧問道。我等方纔來時。誤叩了一家姓平的門。不知此人可是大哥時常提起的平戟三兄。子靖道。一些不錯。此人很可交得。祗是你二人沒有會過面兒。好得近在咫尺。

我立刻著李貴去請來敍敍何妨。幼安道。如此甚好。子靖遂喚李貴言道。你快到平公館去。說有兩位蘇州來的客人。在我家中。要會會他。如大人在公館中得暇。請他便來。李貴答稱曉得。子靖又附耳道。你出去先到聚豐園喚席菜來。再到言茂源叫他送十斤京莊。快去快回。不要躭擱。李貴諾諾連聲而去。不多一刻。聽得門上鐘鈴聲響。進來一人。年約三十餘歲。品貌甚是軒昂。身穿天藍緞子灰鼠長袍。天青緞子灰鼠馬褂。頭上戴一頂建絨鑲邊緞子頂的瓜皮帽兒。足登三套雲元緞京鞋。子靖見是戟三來了。急同幼安少牧降階出迎。偕至客堂。作了個揖。幼安等彼此問過名姓。因是初次見面。不免說些仰慕的話。少頃酒席已到。子靖命擺在東書房中。安排已定。相率入席。四個人略略謙遜一番。幼安坐了首位。少牧居二。戟三第三。子靖末座相陪。席間幼安與少牧講些蘇州事情。戟三與子靖說些上海風景。甚是投機。酒過數巡。子靖道。我們悶酒無味。可要行個令兒頑頑。戟三道。甚是使得。請謝幼翁先起如何。幼安想了一想道。今日人數太少。別的酒令。未必能行。不知飛花可好。少牧道。飛花太覺便當。不如席面生風。略似耐人尋味。子靖道。依我想來。就是席面生風。那些雞魚一切容易的字。也須除去。只說每人面前擺著的果品。未知列位如何。幼安道。大哥吩咐。遵命就是。子靖遂斟了一杯令酒。雙手遞與幼安。幼安也不推辭。一飲而盡。看看自已身旁。擺著一盆橄欖。遂隨口念一句古詩道。細續公詩如橄欖。挨著字兒一數。應是戟三與子靖飲酒。二人各自乾了一杯。次及少牧。他身邊乃是一碟瓜子。因道。綠含瓜子瘦堪憐。應幼安與子靖同飲。二人也俱乾了一杯。少牧道。如今是平戟翁了。戟三見身旁是碟花生糖兒。搖搖頭道。這花生二字。祇怕古人詩上很少。子靖道。眞是少見。戟三沈吟了一回道。有了。我想著一句雲噴石花生劍壁。不知此花生二字可能借用。幼安點頭道。借得很好。少牧依著字兒一點。該子靖與戟三自己飲酒。戟三道。什麽說。自己行令自己喝酒。我祇想了詩句。沒將字數算算。不是我的心太覺粗了。子靖笑道。俗語說得

好。自搬磚兒自打脚。本來有的。快請一同乾這一杯。我要來收令了。戟三無語。一吸而乾。子靖身邊擺的是一碟福橘。遂念了一句山中奴隸橘千頭。照字點去。應少牧一人飲酒。少牧道。人家一句詩兒。是兩盃酒。大哥祇有一杯。却偏偏作成了我。倒也湊巧得狠。子靖道。祇算我心敬的罷。如今是應你的令了。少牧乾過了酒道。我也是席上生風。但不許用著酒饌。祇許用每人身邊席上的動用器皿。又要用身體上一個字。又要做一個手勢兒。把這句詩描摹出來。說不出的罰酒。說出的就此過令。省得牽累別人。未知可好。戟三道。這倒有趣。少翁請先做個樣兒。我們瞧瞧。然後可以依令而行。少牧點頭稱是。遂滿滿的斟了一大杯令酒。立起身來。將酒杯高高擎起。笑嘻嘻的念出一句詩來道。我說的是萬事不如杯在手。念完。將酒一喝而盡。子靖看著。忽大笑道。牧弟幾年不見。仍是一塊天眞。你們看方纔好個樣兒。幼安微笑答道。他本來是孩子氣慣的。今日故友相逢。又喝了幾杯酒。自然要露出本相來了。少牧也笑著道。我不與李大哥和你鬬口。你們請照這樣兒把令行下去罷。倘行不下。罰酒不饒。子靖道。是了。待我來接他下去。口中說著。心裏暗想。有了器皿上的字兒。沒有了身體上的。有了身體上的字兒。却又沒了器皿上的。一時性急。不覺面紅耳熱起來。除下瓜皮帽子。搔了搔頭。靈機一動。把帽子吹了一吹。又將頭髮捋了一捋。衆人見此光景。忍不住彼此大笑。子靖道。且莫要笑。聽我過令。我說的是羞將短髮還吹帽。不知可算得麼。少牧道。大哥果然靈變。怎從這帽子上頭。竟想出這句詩來。祇可惜帽子不是那席上的器皿。罰酒是不能免了。子靖撲嗤一笑道。這是我糊塗了。若帽子算了器皿。衣裳鞋襪却算甚麼東西。本來怎能免罰。如今我喝一盃。安弟接下去罷。說完。自己斟了一杯熱酒。一吸而乾。不留涓滴。幼安道。大哥爲人到底豪爽。就是喝一盃酒。也是直捷痛快的。少牧道。閑話休提。安哥你說的是甚麼詩。演的是甚麼手勢。快請講罷。幼安道。詩雖有了一句。祇是勉強些兒。遂把手向酒壺一指道。我說的是指點銀瓶喚酒嘗。不知這指

字瓶字令官可容借用。少牧道。這兩個字。到還借得。但不應露出個酒字來。也要罰了。幼安略略呆了一呆道。果然。你說過不許用酒饌上字面的。我也太粗心了。自然與李大哥一樣願甘受罰。隨手取一隻酒盃。給子靖斟一盃酒。飲而盡。回頭對戟三道。如今是戟翁了。小心些兒。不要又被罰了酒去。戟三含笑點頭。在桌上拿起一把酒壺。將壺蓋揭開。看了一看。又把手向心上點了一點。子靖誤會是吃不得酒了。因道。你莫怕喝不下酒。祇要有自然的詩句。怕強罰了你不成。戟三道。本來我並非怯酒。祇因要回少翁的令。故纔演這手式。少牧聞言微笑問道。不知戟翁說的可是一片冰心在玉壺這一句麼。戟三點頭稱是。子靖道。你二人一個會想一個會猜。我却幾乎纏不清楚。如今牧弟的令已經完了。戟翁也須設個法兒頑頑。戟三道。依小弟愚見。每人敬三盃如何。子靖道。敬三盃想是要開拳了。你是在武科中三考出身的人。拳法精通。我等豈是對手。戟三道。休得取笑。我這酒令也用詩句。並不猜拳。譬如我說了一句古詩。若有別句詩可以駁得轉來。是我輸了。我喝三盃。駁不轉來。輪是那一位。那一位喝三盃酒。這可公道不公道。幼安道。這令却也新鮮得緊。我等遵命就是。戟三忙取酒壺。滿斟了三大盃酒。對幼安道。敢與幼翁先來。遂隨口念那王摩詰渭城送別詩的結句道。勸君更盡一盃酒。幼安想了一想。見桌上現放著三盃酒兒。靈機一觸。順口答道。戟翁弟眞要駁了。如何是一盃一盃復一盃呢。子靖少牧擊節道好。戟三更連稱欽佩不置。舉起盃來。一連乾了三盃。重又斟好。對少牧道。少翁來罷。弟說的是花底淸歌春載酒。不知作何駁法。少牧沈吟半晌。想不出來。因道是我輸了。待我受罰。舉盃先乾了一盃。纔飲第二盃時。忽跌足道。遲了遲了。戟翁說的是花底尋春。有花有酒。我何不說如何是無花無酒過淸明呢。戟三撫掌道。這一句詩。駁得却與幼翁方纔的工力悉敵。眞是天然相反的妙句。那是我僥倖贏的。待我也陪一盃兒。少牧要說不必。戟三已將剩下的一滿盃酒一口氣喝個乾淨。重又篩了三盃。對子靖道。子翁。我說的是花氣

襲人濃勝酒。你請駁罷子靖縐眉道。我認輸了。牧弟在家的時候。是與少甫二人不常結結詩社。在這七言五言裏很純熟的。却一時間還想不出來。何况是我。也不去枉費心思了。待我乾了這罰酒就是。說完。果接連著乾了三盃。又斟了好幾盃熱酒道。戟翁的令今又完了。輪應我主人自己盡盡興兒。但是我的脾氣。凡是知己。無一個不曉得是愛爽利的。像方纔這樣喝酒。祗怕喝到天黑也不得個半醉。不如我來擺二十盃裏通响響拳罷。纔能夠多飲幾盃。未知衆位如何。三人同聲道好。子靖因先喝了十盃。讓三個人五呼對呼的打完了。又喝十盃。三個人仍你搳一拳。我搳一拳。如走馬陣一般的周而復始。不多一刻。那二十盃俱已通了。共是子靖輸了三拳。其時天色將暮。子靖還要添酒。幼安起身辭道。天已晚了。我等旣到上海。倘要徘徊幾天。聚首的日子正多。今日要回寓了。戟三道。弟與二兄雖是初交。却彼此像見過一般。應是有些夙契。今日果然時候晚了。吃過了飯。想來一定便要回棧。明日弟想作個東道。請二兄一敍。不知可肯賞光。子靖道。什麼時候。在公館裏。還是在酒館裏。戟三道。寓中房屋窄小。酒館裏去我又不請別的客人。不如到一品香吃些番菜。地方甚爲清淨。肴饌又精潔些。准定飯後四點鐘時。我到長發棧親自相請可好。幼安少牧聞言。同稱不敢。子靖道。戟兄爲人素來極重朋友。旣是有意相邀。安弟等可不必過謙。就是我明日午後也要到棧裏來走一回兒。祗請在棧中稍候片時是了。二人不好再辭。祗得唯唯遵命。子靖遂吩咐李貴端上飯來。各人用畢。搬去殘肴。烹上一道香茗。又談了好些話兒。幼安少牧見戟三語言蘊藉。學養深沈。絕不似個武夫模樣。心中愈發欽敬異常。戟三也因謝杜二人。一個襟懷沖淡。舉止端詳。一個吐屬風流。天眞爛漫。暗暗的十分景仰。從此這三個人成了莫逆之交。將來少牧迷戀煙花。屢屢受人淩侮。仗著戟三解紛排難之處頗多。此是後話。我且慢題。再說是日酒後。子靖見各人話得投機。心下十分暢快。又要差李貴到長發棧去挑取行李。鋪程。堅留二人住宿在家。爭奈二人執意不允。

直談到上燈以後。始各起身告別。載三也要回公館去了。子靖見天氣已晚。不便再留。送出大門。一揖而別。載三行至自己公館門首。尚要留二人入內稍坐。二人祇因究是初會。未便造次。同聲答道。本欲登堂。無如天太晚了。急欲回寓。且俟緩日專誠拜訪。載三明知二人雖然一見如故。卻不是脫略的人。早上與人遇見。到晚卽謬託知己。肯貿貿然輕易入門的。故亦並不強留。惟自己也不進門。送著二人出了集賢里的弄口。又代喚了兩輛東洋車兒。講定車錢。請二人登車。直至望不見了。方纔進去。此時正是九點鐘。那條大英大馬路上。比二人早上來的時節不同。但見電燈賽月。地火衝霄。往來的人車水馬龍。比著日間更甚熱鬧。二人沿途觀看一回。那東洋車走得甚快。不消片刻。早已到了。給過車錢。幼安向帳房領了房門鑰匙。與少牧上樓。但見從樓梯口起。滿地皆是行李箱籠。堆得幾乎路都不好走了。有兩個茶房。在那裏幫著一件一件的搬到東首這間官房裏去。二人暗想。不知到了甚麼客人。行李來得這樣的多。正是

結得苔岑原夙契。　相逢萍水有前緣。

畢竟不知長發棧果然來了何人。與幼安少牧可相識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欵嘉賓一品香開筵　奏新聲七盞燈演劇

話說謝杜二人自李子靖公館回棧。上得樓頭。見房門口箱籠物件堆積甚多。不知是到了甚麼客人。正在狐疑。早有茶房過來。把房門口的雜物。一一搬去。讓二人開鎖進房。問二位客人用過夜飯沒有。幼安道。夜飯已吃不下了。你去泡一壺熱茶來罷。茶房答應自去。不多一時。將茶送到。放在桌上。少牧問他第一號房內今天到了那個客人。共有幾位。幼安道。聽說姓榮。是廣東人。從京裏頭出來的。共是一主一僕。大約是個官場中人。故而行李甚多。幼安道。原來如此。你恐那邊房內有事。且自去罷。我們也要睡了。茶

房應聲曉得。回身帶上房門。仍往第一號房中收拾去了。少牧因多喝了幾盃酒。有些醉意。倒身榻上。竟自和衣睡熟。幼安恐他冒了風寒。與他蓋好了被。下了帳子。自己因覺腸中飽到十分。不敢便睡。喝一盃茶。又略略的坐了片時。方纔就枕。一宵易過。早上起來。二人談及昨日席上這平載三果然能武能文。非比等閒之輩。此次到了上海。結識得這一個朋友。也不枉出遊一番。正在議論之間。只見門簾一揭。走進一個人來。頭帶瓜皮小帽。身穿藍綢紗皮襖。元色綢紗棉馬甲。足踏皮底抓地虎快靴。一手拿著一個皮護書。一手取著兩張名片。走進房門。將片向二人一颺。站在一旁。說聲大人來拜。幼安接片看時。乃是榮歸兩個大字。料係昨夜隔壁房中新到的這一個人。但是素昧平生。何以忽來投拜。要想回說擋駕。但見那人已經進房。頭戴京騷拉虎帽兒。身穿醬色寧綢灰鼠皮袍。天青緞子干尖馬褂。足登二藍甯綢挖嵌京式棉鞋。不長不短身材。四十左右年紀。臉上戴一副玳瑁鑲邊的墨晶眼鏡。進得房來。將眼鏡除下。對著二人深深一揖。二人急忙還禮。讓至上首坐定。早有茶房瞥見。獻上茶來。幼安少牧特問姓氏。方知昨夜到的果是此人。姓榮名歸。別號錦衣。廣東潮州府人。乃是探花出身。由京請假還鄉修墓。道經上海。小作勾留。生平最愛交遊。此次客途無伴。昨夜進棧後。見謝杜二人回來。且甚翩翩儒雅。故來拜會。想結個客中遊侶。當下問二人道。二公原籍蘇州。離此不遠。諒來親友必多。幼安道。雖有幾人。因路途不熟。大半沒有去過。錦衣道。出門人道路生疏。最是不便。即如兄弟也有好幾位知己住在上海。奈皆不曉得是甚麼地方。無從探訪。今幸與二翁同住一棧。將來少不得要諸事請教。祇是驚攪不安。幼安道。弟等也是第一次到滬。還要錦翁指撥。錦衣道。原來二翁與弟一般。俱是初次。但不知有無貴幹。可要就開幾時。幼安道。並無正事。大約十天八天便要去的。錦衣道。二翁可知這棧裏頭。有多住幾時的客人麼。弟想與他結個伴兒。因要略住兩三個月。然後動身。彼此有些招呼。豈不甚妙。少牧道。小弟進棧之時。曾問茶房。據說

第五號房內有兩箇揚州客人。一個姓鄭。一個姓游。已住有十數天了。聞說尚要就閣幾時。但不知是何等樣人。尚未會過錦衣道。作客在外。朋友本是愈多愈好。那兩位姓鄭與姓游的。既在五號房中。又極鄰近。未知二翁可肯同弟前去拜他一拜。幼安沈吟未答。少牧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拜拜何妨。況將來若是相交得的。也可多一個萍水之交。若是意氣不投。交不得的。儘可不通聞問。錦翁果去。弟願奉陪。錦衣大喜。又問謝幼翁可去。幼安也道同去亦可。於是三個人款步走至五號房中。但聽得房內一陣笑聲道。這一著你可錯了。又聽一人跌足恨道。果然果然。錦衣輕輕揭開門帘。同幼安等往內一望。原來是兩個人在那裏下棋。年紀俱在二十上下。一個身材長些。穿一件竹根青摹本緞灰鼠襦。銀灰外國緞馬甲。一個身材略短。穿的是月白緞子洋灰鼠襦。天藍緞一字襟草上霜馬甲。皆生得面如冠玉。脣若塗硃。擡頭見有人進房。急忙放下棋子。趨步相迎。彼此作了個揖。分賓主坐下。家丁過來獻過了茶。錦衣細問二人名姓行蹤。方知這身長的姓游。單名一個春字。別號冶之。略短些的姓鄭。名學元。別號志和。皆是揚州人氏。志和曾遊泮水。冶之雖也應過童試。一衿未青。二人乃中表至親。年紀雖輕。一般的嚴椿早謝。祗有寡母在堂。祖上俱以鹽商起家。頗稱小康。因冶之讀書不成。意欲棄儒就賈。今到上海。攜有重貲。想與一個姓經的人合股。做些大宗貿易。其母放心不下。故央志和同來。幼安在旁聽得甚清。早知這兩個人。多是紈袴子弟。又見冶之的舉止不甚大方。志和雖說已入黌宮。却也言語輕浮。絕不像個讀書種子。心中十分不願接談。暗暗與少牧使個眼色。起身告辭。錦衣也因長隨來說房中要開飯了。一同作別。二人送至房門口。始回。且不說錦衣那邊。仍說幼安少牧回至自己房中。恰好茶房也端上飯來。二人各自用過。幼安細與少牧講起方纔所見的這二個人。錦衣雖是宦場。卻還無甚習氣。冶之與志和兩個舉止輕佻。此種人祗宜少近。少牧點頭稱是。忽聽房外腳步聲響。二人往外一瞧。乃是子靖與戟三來了。急忙移步出

迎。幼安道。大哥與戟翁來得好早。這時候還不到兩點鐘呢。子靖道。戟翁用了中飯。卽到舍間。因恐你們在棧中等著寂寞。故此來得早些。戟三道。幼翁與杜少翁諒也用過飯了。可一同到街上走走。或喚一部馬車頑頑。少牧道。今日不是禮拜。馬車不必坐了。我聽得人說棋盤街口有所同芳居廣東茶館。甚是淸潔。不妨同去坐坐。戟三連稱使得。四個人遂一同下樓。出了長發棧。因到棋盤街。祇有一轉灣路。甚是近便。不喚車子。信步而行。來至同芳居。上樓一看。竟無空座。退至對門怡珍居內。揀個座兒坐了。値堂人泡上兩碗烏龍茶來。這茶果然色香味三者俱佳。四人閒談一回。戟三喚堂官做了兩客廣東蛋糕。兩客水晶饅頭。點了點飢。時已四點鐘了。正月裏天時尙短。不知不覺將次上燈。戟三會過茶資。同幼安等下樓往一品香而去。說那一品香番菜館。乃四馬路上最有名的。上上下下。共有三十餘號客房。四人坐了樓上第三十二號房間。侍者送上菜單。點菜。幼安點的是鮑魚雞絲湯。炸板魚。冬菇鴨。法豬排。少牧點的是蝦仁湯。禾花雀。火腿蛋。芥辣雞飯。子靖點的是元蛤湯。醃鱖魚。鐵排雞。香蕉夾餅。戟三自己點的是洋蔥汁牛肉湯。腓利牛排。紅煨山雞。蝦仁粉餃。另外更點了一道點心。是西米布丁。侍者又問用什麽酒。子靖道。喝酒的人不多。別的酒太覺利害。開一瓶香檳。一瓶皮酒夠了。侍者答應自去料理。依著各人所點菜單。挨次做上菜來。少牧問子靖道。這四馬路番菜館共有幾家。子靖道。現在共是海天春。吉祥春。四海春。江南村。萬年春。錦谷春。金谷春。一家春。連這一品香九家。尙有杏花樓。並寶善街指南春。胡家宅中和園蒼香村。也有大餐。那是廣東酒館帶做的。其餘外國人吃的眞番菜館。英界是大馬路寶德。西人名廿七號。泥城橋西堍金隆。五馬路益田。法界是密采里。雖也有中國人去。卻不甚多。少牧道。那寶德等的價目。可與一品香等一般麽。子靖道。這卻大不相同。中國番菜館。是每菜價洋一角。也有一角五分的。二三角的。外國番菜館是每客洋一元。共有九肴。吃與不吃。各隨各便。幼安道。聞得虹口尙有一家禮查。不知也

是大菜館不是載三道。那是一所西國客館。如華人客棧一般。平時兼賣洋酒。並不是番菜館兒。幼安道。原來如此。四個人你言我語興致甚濃。載三子靖又要幼安行令。幼安道今日這個地方不比昨日在大哥公館裏頭甚是幽靜。祇可響幾下拳熱鬧些罷。載三道是幼安遂每人搳了五拳。各有輸贏。次及少牧。忽然不知何處去了。等了半刻鐘時不見進來。幼安心下甚是不解。子靖也詫異起來。移步出外。分頭尋找。幼安聽得三十號房內有妓女度曲之聲。唱得甚是清脆。隱隱約約似乎少牧的聲音也在裏邊。因住了脚。往裏一瞧。奈門口遮著一道五尺多長六七尺闊的東洋屏風。一些兒看不清楚。祇得在外站著。側耳細聽。直至那妓女曲子唱完。合席的人喝一聲采。果然有少牧在內。始高聲在外喚少牧弟可在裏面。我們等得久了。搳拳去罷。少牧聽是幼安口聲。連忙搶步出來道。正是我在此地。安哥到那裏去。幼安道。人家尋你搳拳。你如何跑在這裏。那是些何等樣人。與你怎的認識。少牧道。我因一時內急出外小便。回來時走過此間。乃棧裏的榮錦衣與游冶之。鄭志和三人在此。被他們一眼看見。強著進去。本來就要來了。幼安道。原來是這幾個人。少牧道。安哥且略站一站。待我去回過他們。就到自己席上邊來。幼安道。是少牧回身入內。恰好錦衣與志和兩個聽少牧與人說話。迎將出來。一見幼安。也要強他裏頭去坐。幼安固却不從。錦衣一手拉住。那裏肯放。祇得一同進內。冶之起身相迎。定要送菜單過來點菜。幼安說現在三十二號裏頭已偏過了。冶之始不再相強。幼安見在席三人。叫有六個出局。內中三個年紀俱約十八九歲。不特打扮得十分嬌豔。那品貌也似花枝一般的出色非凡。與著冶之等你言我語。親暱異常。那裏更有心情再合旁人答話。因略略坐了片時。與少牧暗地裏使個眼風。同起告辭。冶之道。二位既然有席。這裏坐著也不吃些酒菜。我也不強留了。停刻可到丹桂茶園看戲。我等席散之後。再來相請。幼安少牧。連聲不敢。出房而去。回至三十二號。子靖已尋得不耐煩了。道安弟你們倒好。一個跑了開去。一個去尋。

却兩個多不來了。累我找了好一回兒。到底是在那裏。幼安把適纔的事說了一遍。子靖道。怪道連你都不見了。原來有此緣故。載三道。我們的菜每人已祗有一樣。可要再添些兒。子靖道。菜已吃不下了。牧弟來搳幾下拳。消消酒罷。少牧道聲遵命。從載三起每人搳了三杯搶三。少牧一連贏了三拳。子靖不服。又與他搳了五拳。菜也畢了。酒也完了。侍者送上咖啡茶來。各人吃過。載三取簽字紙簽過了字。正待要散。忽治之等三人進來。強著衆人同去看戲。載三子靖與他們尙是初面。那裏肯去。推說有事。先自走了。謝杜二人因辭不允。被治之等你推我挽。一同下樓。出了一品香門口。治之與志和有馬車候著。登車先去。錦衣本是轎子來的。因見幼安與少牧兩個俱是步行。分付轎夫將轎先擡至丹桂戲園。另外給了一角洋錢。令喚三部東洋車來。與幼安等一同登車而去。到得園門。治之馬車甚快。先已來了。五個人挽手進內。早有案目動問五位是看正桌。還是包廂。治之道。包廂可有全間的麼。案目道。全間的俱定去了。祗有末包裏頭。尙可坐得三四位人。志和道。既然沒有全間。不如就是正廳上罷。五個人恰好一桌。案目道。正廳前三排桌子。也已坐滿的了。爺們今日不曾早來定個座兒。祗好對不住些。第四排上可好。志和縐眉道。前邊當眞沒有。就是第四排將就些些。祗要是一張全桌子兒。案目答應。領至裏頭向座客千央萬懇。央得一張桌兒。讓五人坐上。泡上茶來。另外裝了四隻玻璃盆子。盆中無非瓜子蜜橘橄欖等物。案目隨手送上戲單。各人接來一看。見是小九齡的定軍山。飛來鳳。滿天飛的雙跑馬。三盞燈。四盞燈。少華山。汪笑儂何家聲狀元譜。周鳳林邱鳳翔跪池三怕。七盞燈珍珠衫。賽活猴全本血濺鴛鴦樓。其時已是八點半鐘。樓上三盞燈四盞燈正演少華山。那種悲歡離合情形。難爲他年紀雖小。偏是描摹盡致。接下狀元譜。演陳員外的汪笑儂。出身本是個直隸舉人。佯狂玩世。隸入梨園。與前在寶善街留春園後在六馬路天福戲園的老生汪桂芬。卽汪大頭。同出京伶陳長庚門下。雖喉音略低。而吐屬名雋。舉止大方。自與別

的伶人不同。況演墳丁的小丑何家聲。演陳大觀的巾生小金紅。演安人的老旦羊長喜。皆是第一等做工。檯下邊的看客。無一個不齊聲喝采。祇有治之與志和兩個。因老生戲不甚愛看。舉手對隨來的馬夫招招。叫過一個千里鏡來。向樓下四面瞧看。忽包廂裏有人打著手式往下招呼。二人看見。與幼安等告了個便。飛步上樓。幼安舉目看這包廂裏坐著的人。是個瘦矮身材。一張似笑不笑面孔。托腮短頸。兩顴高聳。眼露油光。身旁叫著一個小清官人。年紀祇好十一二歲。品貌不見甚好。那小清官人後面站著一個跟局娘姨。年約二十左右。瓜子臉兒。又白又嫩。身穿二藍寧綢羔皮緊身。外罩元色縐紗洋灰鼠馬甲。下身繫的什麼裙褲。因在檯子背後。看不清楚。與那人也斜著一雙桃花眼睛。有說有笑。甚是親熱。少頃。見治之等上樓。那人擡身而起。說了幾句閒話。被治之手牽手兒同下樓來。那人入座。向衆人一一問過名姓。衆人回問他時。他道姓賈名謙。別號逢辰。乃常州府無錫縣人。幼安與他說話。又細細把他估量一番。看不定是何等樣人。不甚去理會他。治之却與他頗甚投機。問廂房裏頭叫的出局與跟局的叫甚名字。逢辰祇是笑而不言。志和在旁焦躁起來。因發話道。人家問你兩個名字。偏你賣甚關子。不肯告人。以後我們叫了出局。你休言三語四的問個不了。逢辰道。老和你不要發急。這兩個人。難道你們當眞不認得他。治之道。若是認得。也不問了。逢辰道。這眞正是貴人多忘了。可還記得薈芳里有個阿素。治之擦擦眼仔細一看。道。是了是了。那阿素是正月半前在花豔香家的。如何隔得不滿十天。就想不起。但這清官人到底是誰。逢辰道。你不聽見豔香說麼。阿素出去之後。自己買了一個討人。取名花小蘭。在尙仁里內。志和道。這是方纔媚香在一品說起的。他還叮囑治之。不要跟著阿素到那邊去走動。逢辰道。旣在一品香叫局。豔香爲甚不同來看戲。治之道。本來要想叫他來的。祇爲沒有包得包廂。故此並沒同來。逢辰道。怪不道你們不坐包廂。原來沒有預定。坐在正桌上叫局。很不舒服。況且近來甚少。不如不叫爲妙。這一

席話講個不了。檯上的戲。狀元譜已經演完。是周鳳林邱鳳翔的跪池三怕了。幼安本來最喜崑曲。那周鳳林邱鳳翔。又是崑班中上等有名角色。先時到過蘇州看見過的。這夜鳳林演的柳氏。鳳翔演的陳季常。又是極拿手的戲文。處處能體會入微。神情逼肖。與京班各戲不同。幼安暗暗贊美不止。逢辰因坐已多時。樓上阿素與花小蘭連連招手。喚他上去。故此起身告辭。臨行又約冶之與志和兩人。散戲之後在阿素那裏會面。二人點點頭兒。應聲曉得。逢辰自去。冶之目不轉睛的看著阿素。直至逢辰進去。覺得不便。始懶懶的回轉臉來。恰好戲檯上是珍珠衫了。七盞燈扮王三巧。年紀又輕。品貌又好。衣服又豔。婷婷嫋嫋。好如風擺荷花一般。因是第一夜登檯。纔出戲房。樓上樓下看戲的人。齊齊的喝一聲采。錦衣一見也道。果然好副容貌。但不知做工如何。後來見與小生一千元扮的陳大郎眉來眼去。那種撩雲撥雨之態。眞令人魂靈兒飛上九天。冶之擊節贊道。這樣看來。從前梆子班中的想九霄十三旦水上飄。目今的五月仙。不及他了。錦衣道。梆子班中花旦出名的。本來最多。我在京裏頭的時候。除余玉琴供奉內庭以外。尙有靈芝草紫才子福才子等好幾個人。看來一个人有一種擅長的絕技。譬如新安驛等花旦帶武的戲。自然十三旦靈芝草爲最。佘塘關演火棍等武旦帶花的戲。自然是余玉琴。春秋配少華山等花旦帶唱的戲。自然是想九霄。那關王廟賣臙脂等風情旖旎。班子裏人說全看蹺工的戲。京中自然算福才子。如今若使七盞燈進京。祇怕也算得他了。冶之道。照錦翁這樣說來。不知那五月仙的戲。可曾見過。與想九霄如何。錦衣道。五月仙不曾到過京中。從未見過。但看那新聞紙每日告白上面登的戲目。南天門烈女傳紅梅閣火燄駒等慘戲居多。大約是靑衫子兼唱。花旦如水上飄一般。刻下開在天仙茶園。幾幾天也須去見識見識。少牧道。我聽得喜歡看戲的人。說起煙台有一唱得極好梆子調的天娥旦。京裏可曾到過。錦衣道。這人京裏雖也沒有來過。却在煙台見過數次。果然唱的好梆子調。他有一齣燒骨記新

戲。乃是自己排的。別人多演唱不來。將來此人倘到上海。必定名盛一時。冶之道。錦翁說的是天娥旦麼、日前有人講起天福茶園已專人前往煙台聘他去了。但不知幾時到申。那天福裏角色齊全。汪桂芬的老生。李春來夏月潤的武生。小奎官的武二花。馬飛珠的小丑。皆是數一數二的名角。若是天娥旦果然來了。這生意一定還要格外起色。我打聽他是幾時上檯。定要包一間廂。請衆位同去瞧瞧。嘴裏頭是這樣的隨口亂說。兩隻眼珠却一轉一轉的瞟著阿素。那阿素看見這個光景。他本跟過豔香。與冶之是認識的。已參有七八分看上他的意思。後見七盞燈演到王三巧酒醉後那段關節。他裝做待看不看的樣兒。將一方白絲巾掩在唇邊。笑微微向冶之一連丟了幾個眼風。冶之一見。笑逐顏開。幾乎把魂多被他勾去。祇恨坐在樓上。且有逢辰礙眼。不好上樓去與他說句話兒。誰知逢辰倒還像個不知不覺。反被志和把破綻看將出來。暗想怪道媚香要叮囑他。因輕輕的在他腿上捏了一把。冶之會意。扭轉頭來向志和笑了一笑。也不答話。仍是目不轉睛的。祇向上瞧。座中幼安是精細人。這種行爲一一多已看在眼裏。把個冶之從此更是看不上他。閒話少提。且說那七盞燈的珍珠衫演完。戲檯上鑼聲大振。賽活猴的鴛鴦樓出場。他扮的乃是武松。手中這把眞刀。足有三尺來長。一寸二三分闊。舞動時寒光閃爍。咄咄逼人。本來武伶中眞實本領。算賽活猴是頭等角色。與虛擺架式不同。因此看戲的人齊聲喝采不迭。即在這個時候。忽聞邊廂裏頭發一聲喊。萬頭攢動。幼安等疑是火警。個個驚慌。正是

魚龍曼衍方娛目。　鷸蚌紛爭忽起嫌。

畢竟不知邊廂裏頭是否失火。爲甚喧鬧起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昇平樓驚逢浪妓　天樂窩引起情魔

話說冶之等在丹桂看戲。正當賽活猴扮著武松。使動眞刀。要殺張都監時。猛聽得邊廂裏人聲鼎沸。樓

上樓下看戲的人。無不心下著驚。疑是火警。都想奔逃。幸虧有幾個看清的天津人。把手亂搖。大喊沒有什麼事。請大家坐下瞧戲。一面喚管門巡捕進來。拉了一個身穿短衣的人。往外如飛而去。衆人始定了心。重新坐下。錦衣不解。問冶之這是爲甚緣故。冶之也不知道。把手向馬夫一招。先將攜來的千里鏡交給了他。然後問他邊廂裏爲甚事情吵鬧。馬夫道。聽說是一個看戲的鄉下人。失了東西。查是被隔座的一個青插手偸摸去的。故此滋鬧。現在已被巡捕拉到捕房裏懲辦去了。志和道。什麼叫青插手。可是此人名字。馬夫笑道。青插手並非名字。乃是江湖上切口。剪綹的叫青插手。猶如偸雞賊叫採毛桃。大早裏竊物的叫踏早青。竊人家晒晾衣服的叫獵天表。冶之道。偏是偸東摸西的人。有這許多混號。人家聽了詫異。志和又問馬夫道。這時候有幾點鐘了。戲館可就要散麽。馬夫道。已是十一點二刻了。樓上鴛鴦樓演完。就要散場。少爺可要先走一步。我去點起燈來。冶之道。早走一步也好。免得擠個不了。遂吩咐馬夫。先去料理車輛。一面與包廂裏賈逢辰及阿素打個手式。二人會意。點點頭兒。立起身來。也都走了。錦衣見冶之等俱要同去。喚轎班點好了燈。卻仍不肯坐轎。原要與幼安少牧同行。二人那裏肯從。錦衣始告別登輿。先自回棧。冶之志和候馬夫關照車子來了。別過幼安少牧。登車向尚仁里阿素那裡找逢辰而去。直至二點多鐘方回。按下不表。且說少牧見衆人已去。因腹中覺得有些飢了。不等戲完。同幼安出了戲園。到寶善街春申樓吃了一盆肉絲炒麵。十捲蝦仁春卷。雇車回棧。是夜天氣甚寒。微微的降了一陣春雪。幼安本是不慣夜深的人。又多吃了些麵食。路上更冒了些風。身子有些不甚自然。起來睡在牀上。遍體焦熱。因恐少牧知道著驚。故而並不與他提起。祇管蓋著被兒蒙頭酣睡。到了次日。起身覺得口乾舌燥。寒熱未凈。因復和衣而臥。少牧見了。上前動問。並要喚茶房來請個醫生開方調治。幼安因自己知道不過是偶爾感冒。力阻不必。到了午牌時候。茶房端上中膳。幼安吃了小半碗飯。胸口飽脹。吃不下了。

少牧好生納悶。要想私自倩人。延個名醫。爭奈人地生疏。上海的郎中。又都不知請了那一個好。可巧李子靖與平戟三兩人到來。見幼安有些不爽。子靖因戟三無書不覽。醫理一道。本甚高明。就央他開方調治。戟三也不推辭。診過了脈。看過舌苔。說是寒食阻滯。並無大病。遂寫了一張藥方。無非桑葉紫蘇防風桔梗焦麯查炭等散寒消食之品。少牧大喜。將方交給茶房。到三馬路畫錦里馮存仁藥店。撮了一帖藥來。照方檢過。令茶房煎好。送與幼安服下。戟三叮囑服藥之後。須要蓋被取汗睡一覺兒。明日一定就好。自己與子靖告辭回家。少牧央他明日到來轉方。戟三諾諾而去。隔房榮錦衣因聞幼安有病。進房瞧探。治之與志和兩個也一同過來。說了許多保重的話。治之問少牧道。今日幼翁既有貴恙。諒是決不出去的了。昨夜賈逢翁囑我轉邀榮錦翁與閣下三人。准六點鐘在四馬路聚豐園小酌。我已斗膽代允下了。少翁可肯同去領領他的情兒。少牧道。本來當得奉陪。無奈安哥有病。未便出門。煩治翁轉謝逢翁。祇說心領是了。治之笑道。幼翁的尊恙。不過是感冒風寒。少翁出去之後。讓他在房靜養靜養。必定好了。逢辰今晚這酒。原是三位的專席。幼翁既然不去。你如何也推卻起來。難道不怕人家掃興。志和也道。少翁如放心不下。早些回來便是。少牧仍是執意不允。錦衣道。話雖如此。少翁不去。逢翁那裡未免卻情。若是去了。幼翁一人在寓。也甚不便。我的長隨榮升。他本來閒著。可要喚過來作個伴兒。一則幼翁要茶要水。可以使喚。二則少翁在外。也可放心。不知意下如何。少牧尚未回言。幼安聽三個人你言我語。料著少牧拗不過去。因在牀上答道。牧弟倘要出外。諒我無甚大病。儘可放懷。但望早些回來。免我記罣就是。少牧尚要推辭。衆人那裏肯依。治之更催著就去。少牧道。逢翁約的是六點鐘。此刻不過四點左右。就使要去。何必這樣性急。治之道。其中也有一個緣故。逢辰在聚豐園。原說是六點鐘。卻先約五點鐘在四海昇平樓茶館會齊。同去。此時已四點半了。錦翁是有轎子的。他可獨去。我與志和現有馬車。你何不一同前往。這

部車坐身很寬。三個人還可坐得。少牧沈吟半晌道。既然如此。待我換件衣服。二位先請分付馬夫轎夫端整車轎可好。冶之道聲請便。即喚茶房喊馬夫上樓。叫他將車配好。又喚錦衣的轎班提好了轎。那少牧開箱換了一件淡雪妃花緞灰鼠袍子。竹灰花緞洋灰鼠馬褂。穿著已畢。走至幼安牀邊。幼安勉強起來。附耳說了幾句話兒。少牧唯唯答應。隨同衆人下樓。幼安說聲恕送。仍舊倒身睡下。錦衣果喚榮升過來作伴。暫且按下慢言。再說少牧與冶之志和。出了棧房。上了馬車。錦衣也上轎而去。不消半刻多鐘。馬車先到。三人在昇平樓門首下車。等著錦衣來時。携手上樓。因工部局裏的章程。所有車子轎子。概不准在當街停歇。故囑馬夫轎夫先自回去。晚間到聚豐園來接。這裏四個人上得茶樓。要想揀個座兒。那知逢辰早已到了。靠在窗口一張大理石桌上泡茶候著。一見衆人。趨步上前。笑臉相迎。忙喚堂倌過來。動問各人用什麼茶。錦衣分付泡碗雨前。冶之志和俱是洋蓮。少牧是紅壽眉。堂倌依言自去整備。不多一刻。送到桌上。逢辰問幼安如何不來。不肯賞個臉兒。少牧道。他因偶冒風寒。今日未曾起牀。所以不能奉陪。囑我轉言道謝。逢辰道。原來幼翁有恙。我還沒有知道。這是錯怪他了。停刻你同寓之時。尚煩致意。請安。說我明日須要親到貴寓。少牧連稱不敢。逢辰回頭問冶之道。姓謝的既然不來。你可與我再邀些別的客人。冶之道。你若客少。稍停到聚豐園時。可寫請客票到兆富里去請經營之。包你一請便來。逢辰道。這便很好。衆人正在說話。忽見有兩个婦人。一個年約二十以外。一張削骨臉兒。微微的有幾點細麻。身上穿一件八分新藍甯綢羔皮女襖。下繫洋雪青縐紗綿褲。元色縐紗繡花褲帶。拖下有一尺來長。一雙高底脚兒。半幫花淡湖色縐紗鞋子。却走一步扭一扭的。裝做眞正小脚一般。一個年約四十以外。頭頸裏摜了一塊白絨線的圍頸。身上是廣藍洋布棉襖。元色縐紗棉馬甲。青布褲子。元色布裙。是個傭婦模樣。走了過去。又跑了回來。頃刻之間有三四次。少牧明知是個雉妓。上海叫做野雞。雖然蘇州也有舉止

却是不同。故此細細的瞧了幾眼。那雉妓誤認是看上了他。暗使傭婦過來。笑嘻嘻的說道。大少爺你瞧甚麼。可到我們姑娘家裏坐坐。少牧在稠人廣衆之中。不提防有婦人與他兜搭。况且到了上海。從未見過這樣的人。是破題兒第一遭。有些不好意思起來。祇當不曾聽得。回轉臉兒向窗外瞧。誰知這雉妓。又認少牧是個嫩脚色兒。不能對著衆人當場出彩。因搭訕著臉扭扭揑揑的走至窗口闌干那邊。將身一靠。恰與少牧打个照面。微微笑了一笑。順著手兒走過來要想拉他。冶之等看此光景。一個個多掩口而笑。弄得少牧無可奈何。不由不討起厭來。也是事有湊巧。其時茶樓上面來了一個古古怪怪拘拘執執的人。此人姓方名叫學正。別號端人。乃直隸宛平縣人氏。年紀五十餘歲。曾入黌宮。未登鄉薦。爲人開口聖賢。閉口道學。乃少牧的父輩至交。近年處館上海大南門內訓蒙度活。這日因到昇平樓尋一個書局裏的朋友。要買一部經策統纂。預備秋間下場求取科名。上得樓來。東張西望。奇巧遇著少牧。正要走近去接談。見這雉妓在那裏勾引著他。心中大怒。且不與少牧講話。雙眼一橫。厲聲喝道。誰與你糾纏不淸。好個不要臉的婦人。那雉妓是不防著的。倒把他嚇了一跳。正待還口。旁邊那個傭婦。斜著一雙老蟲眼睛。把端人瞧了一下。開口說道。人家的事。干你甚麼。要你這樣費心。端人一聽此言。勃然大怒。雖已上了年紀。那無名火。不知頓時冒有幾多的高。少牧聽得有人說話。子細一看。見是端人。因係父執。連忙立起身來。口稱端叔請坐。端人竟如沒有聽見。祇是瞪著眼睛。要合兩個婦人尋事。究是錦衣有些涵養。想這種人。不犯著與他一般見識。向冶之等遞個眼色。一齊過來相勸。那時靠樓梯一張桌上。另有一個廿餘歲的大脚婦人。與著一個男子同坐吃茶。這男子似乎認得雉妓。走過來向肩上輕輕一拍。涎著臉兒說了幾句解勸的話。竟被他勸下樓去。端人方與少牧坐下。問他幾時到的。現寓那裏。少牧一一回答過了。問端人近在那裏設帳。來此何事。端人也細細告訴一遍。逢辰要少牧轉請端人同到聚豐園

去。端人本已應允。誰知尚仁里花小蘭家的阿素。因這日院中燒開帳路頭。沒人吃酒。幷且小鬧是上天樂窩書場的。書場上這夜又是打唱日期。必須尋個客人點幾齣戲。故到昇平樓來。見了逢辰等衆人。因隔夜先曾說過。笑迷迷走到身邊。一屁股坐在旁側那張骨牌杌上。挨著要逢辰擺酒。冶之點戲。原來冶之昨夜丹桂看戲之後。同逢辰到小蘭家中。阿素見了。甚是親熱。說小蘭是小先生。不妨大家照應照應。冶之本已有了阿素的意。立刻叫小蘭唱了一個堂唱。開消了兩塊洋錢。算是攀過相好的了。說明以後叫局吃酒碰和。一切與賈逢辰無須迴避。故此今日要强拉他前去點戲。端人看此光景。又有些瞧不上眼。託言尚有別事。起身告辭。少牧久知他性情古怪。不敢强留。逢辰見少牧不留。又見此人有些不能親近。也不十分相强。拱拱手兒。由他自去。阿素與衆人挨了半天。先是冶之允了八點鐘到天樂窩點戲。後來逢辰也拗他不過。說定點了戲便來吃酒。好在未邀別客。就把聚豐園一局。改著到尚仁里去。阿素始歡歡喜喜的先自走了。衆人又略略坐了一回。已是上燈時候。冶之因到天樂窩去。尚還太早。邀志和等往華衆會打幾盤彈子。消磨這一會兒。志和也甚高興。逢辰惠了茶鈔。一同下樓。少牧因忽忙之際。不曾與樓梯口方纔解勸的這人招呼一聲。這人暗恨瞧他不起。冷笑一聲。與著大脚婦人說了好一回話。直到八點多鐘始去。看書的須要記著。這一部繁華夢伏線甚多。那適纔與少牧勾搭的雉妓。乃江北人。名喚王月仙。初時生意不甚大佳。後來姘了一個安慶流氓。住在薈香里內。改作住家野雞。專做仙人跳的事兒。後書杜少甫泛舟尋弟。與鄉人錢守愚一同到申。錢守愚誤入圈套。大受詐累。又欲圖詐鄧子通。未成。後話甚多。那與大脚婦人同桌吃茶上來解勸的人。祖籍南京。姓計。名喚善謀。別號萬全。爲人詭計多端。專一拆梢滋事。是一個極不安分的人。却每日裏鮮衣華服。在四馬路茶寮煙館。走來踱去。惹事尋非。那個大脚婦人。是他姘婦。也是雉妓出身。名王月卿。與月仙乃是姊妹。所以認識他來相勸的時節。原望

在少牧身上有些油水尋的。卽使不然。那茶鈔自必與他惠去。誰知睬也不睬。因此懷恨於心。日後屢屢生事。這雖多是後文。我先略略交代一番。也曉得這部書機神一片。並不是胡亂謅的。如今應先說本回書中天樂窩引起情魔這節話兒。那冶之與志和等到華衆會打了三盤大彈。逢辰又合冶之打了一盤小彈。錦衣少牧。是不會的。並不動手。志和在身邊摸出一隻金表一看。不知不覺八點半鐘。催著冶之快到天樂窩去。點過了戲。好去吃酒。冶之答應。五個人出了華衆會。向東到天樂窩而來。門口有人高喊一聲。上來五位。樓上接應。便有堂倌過來。領到第二排檯子上坐下。泡了五碗茶來。其時書臺上已經唱過開篇。王者香在那裏唱釣金龜。接下是客人點的王寶釧落花園祭塔。翁梅倩目蓮救母烏龍院。王秀蘭清官册。一捧雪洪漱芳八陽賞荷金寶仙取城都天水關。周湘雲梆子調的大香山春秋配各戲。或是十齣。或是八齣。最少的乃是兩齣。冶之喚堂倌取過粉牌。寫了十齣京戲。叫催倘仁里花小蘭來。逢辰道。十齣不太多麽。冶之道。我們總算有些名氣的人。若點三齣兩齣。臉子上過不過去。說甚太多。逢辰始不再言。少頃。聽得樓下高喊一聲。先生上來。冶之祗認是小蘭到了。引頸望時。却不認得。但見那人年約十八九歲。不長不短身材。雪白一張瓜子臉兒。生得十分嬌媚。上身穿一件外國五綵緞洋灰鼠襖。過身水鑽邊鑲滾。行動時雪亮的耀人眼目。下身是淡湖色縐紗百摺襉褲子。水鑽邊的褲腳。並不繫裙。一雙洋雪青緞子平金繡弓鞋。看來祗有三寸左右。與那跟來的一個小大姐手牽手兒走上臺去。冶之目不轉睛的。幾乎看出了神。志和錦衣也各暗暗贊美。少牧自到書場之後。見了這許多花枝般的人兒。不比昇平樓遇見的是個雉妓。看不上眼。全不在心。此時祗恨那些妓女一個個叫不出他名字。分不出李豔張嬌。見逢辰甚是熟悉。故向他細細動問。忽然看見又來了一個絕色的人。也是夙世裏有些風流冤孽情魔一動。這心就拿他不住起來。急問逢辰此人是誰。逢辰答道。這是上海有名的巫楚雲。住在西東薈芳里。

品貌甚好。曲子又高。應酬更不必說。乃是頭等。他家共是姊妹三人。楚雲最小。長名峽雲。次名岫雲。多是色藝雙全。却算楚雲更是出衆。少翁你看如何。少牧道。果然甚好。治之遂慫恿道。少翁既然賞識。何不點幾齣戲。將來有甚應酬。就好叫他的局。豈不甚妙。志和道。停回到花小蘭家吃酒。少翁就要叫局。何不試他一試。逢辰聽了二人之言。也便竭力攛掇著他。少牧被衆人你言我語。沒了主意。又因心上愛著這人。遂喚堂倌過來。照著治之一樣。寫了十齣戲文。那小大姐拿了銀水煙袋。便來裝煙。但聽得樓下又喊了一聲先生來。方是小蘭到了。阿素同著他上了書臺。也取煙袋下臺裝煙。臺上楚雲。因有堂唱來催。先唱了一支牧羊卷。果然響遏行雲。聽的人無不喝采。又令後場換道笛子。唱了一支佳期。與大姐丟个眼風。大姐會意。收了煙袋。說聲各位大少爺。停刻請一同過來。等候楚雲下落書臺。依舊手牽手下樓而去。少牧一眼看著。直至走得看不見了。方纔回過臉來。覺得心上邊如失了一件貴重東西一般。忐忐忑忑個不了。小蘭候梅倩等唱過點戲。他年紀雖小。倒是個大喉嚨兒。唱了一支黑風帕。一支打龍袍。雖不十分入彀。也還虧著他不甚脫板。阿素見小蘭戲已唱過。因家中檯面端整久了。催逢辰等一同到家裏頭去。治之本來也要去了。與少牧把點戲洋錢并書茶小帳。一齊付訖。一窩蜂同著阿素下樓。阿素先去伏侍小蘭上了轎子。回身與衆人要行。忽然少牧想起幼安有病。獨自一人在棧。不便過於夜深。要回去了。逢辰那裏肯依。說從來沒有請客吃酒。空著肚子。放他回去的事。雖約的是聚豐園。如今改了花酒。不過不恭敬些。斷斷不能不去。治之志和也均苦苦相留。少牧一則却不過情。二則心上有了楚雲。方纔書臺上面隔著較遠。未免不甚清楚。若在席上叫他來時。好細細的看一箇飽。因此也就允了。逢辰等方與阿素往西而行。進了大和豐土棧弄堂。轉灣往東。不多幾步。已到院門。小蘭本是樓下房間。相幫的喊著客人進來。祗見小蘭早已回轉。笑迷迷的迎將出來。衆人進內坐定。娘姨絞過手巾。泡上茶來。逢辰央志和寫

請客票請客。志和問請的是誰。逢辰道。一張是你方纔說的兆富里去請經營之。一張可到百花里花笑紅家請康伯度冶之道。不是洋行裏頭的康老大麼。逢辰道。正是此人。志和遂依言寫好。交與阿素。分付相幫速去。阿素在湘妃榻上開了一盞煙燈。裝了一筒洋煙。遞與逢辰吸過。又裝一筒遞與志和。正要吸時。忽聽相幫喊聲阿素姐客人進來。連忙與逢辰一同立起身來。正是

既然有酒歡今夕。未可無人到此間。

不知來者是誰。這席酒吃到幾時方散。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攀相好弄假成眞　遇拆梢將無作有

話說賈逢辰在尙仁里花小蘭家與冶之等吃酒。央冶之寫請客票到兆富里請經營之。百花里請康伯度。那經營之就是冶之要想與他合股做買賣的。此人祖籍山西。爲人不但生意一道精明幹練。別的事也盤算極尖。凡人遇到他的手中。他總要佔些便宜纔了。生平以刻薄起家。開有一所匯劃錢莊。一所小滙票號。其餘洋貨綢緞等鋪。有股分的甚多。却平時不肯妄費分文。人要攢他的錢財。除是花柳場中。或肯略略破耗。其餘休想。那康伯度。乃甯波人。說得好一口也斯溫來的外國話。寫得好一手愛皮西提的外國字。在西人大拉斯開的大商洋行做買辦。靑樓中花幾個錢。外面看來極是撒漫。內裏頭却也有限。這日逢辰請他。剛巧在同芳里席散。同花笑紅回至百花里內。見了這請客票。因十點鐘以後。尙有人約他到同慶里去碰和。故此立刻起身就行。上回書中結尾時花小蘭家相幫的喊聲阿素姐客人進來。正是此人。逢辰一見。忙與冶之等起身相迎。冶之。志和。與他是在檯面上認得過的。錦衣少牧。却是初會。彼此問過名字。少牧看伯度時。見他年約二十餘歲。一張雪白的不笑似笑臉兒。一雙桃花眼睛。身上穿一件棗紅緞子琴襟洋灰鼠出風馬掛。蜜色花緞灰鼠袍子。內襯淡雪妃縐紗小袖緊身。法蘭絨小袖裏衫。

下身淡月白花緞套褲。白絲絨襪。元色緞子挖花京鞋。頭上戴一頂漳絨方頂小帽。湖色帽結。口裏頭啣著一枝香煙。這煙咬嘴。是眞蜜蠟的。將右手三個指頭承著指上邊帶著兩隻金剛鑽戒指。一隻石榴紅嵌寶戒指。打扮得異常華麗。坐尚未定。便催逢辰可要入席。逢辰說等經營之一到便坐。祇聽相幫的回說。經大少爺不在兆富里內。因問冶之再到那裏去請。冶之道。這人除了此處。並無別的地方。既是不在那邊。諒必沒有出來。也未可知。我們肚裏頭有些餓了。不如大家坐罷。伯度道。這便很好。逢辰遂喚阿素把檯面擺好。起了六客手巾。錦衣年紀又長。人也最客氣些。坐了首位。少牧居二。餘人挨次坐下。逢辰央冶之寫局票叫局。冶之自己叫了一個本堂。又寫了一張東薈芳里花艷香。志和是東薈芳里花媚香。伯度是百花里花筱紅。錦衣是冶之薦了一個西薈芳底花家媽家的小清倌人花影嬌。少牧自然是心上人巫楚雲了。冶之一一寫好。交與阿素。交代出去。小蘭走至每人身邊。滿滿的斟了杯酒。又敬了一遍瓜子。取琵琶過來。唱了一支御果園。一支鐧美案京調。移時叫局相幫來說。叫局一概就來。惟西薈芳的巫楚雲。要轉局過來。少牧聽了。暗想偏要看他。偏是慢到。好生納悶。酒過數巡。艷香等陸續到了。也有唱曲子的。也有講說話的。也有替揩拳代吃酒的。甚是有興。祇有楚雲未來。逢辰喚阿素差相幫去催。一連兩次。尙還沒到。忽然外間送進一張請客票兒。逢辰接來一看。見上寫著

到尙仁里花小蘭房。飛請

賈逢辰大少爺。即速

寵臨。久安里杜素娟房酒敘。客齊立候入席。勿延勿却爲盼。此頌

冶安。　弟營之約。

旁邊又有一行小字道。

鄭志翁游冶翁徧請不見。如晤祈與偕來。千乞千乞。

逢辰看畢回聲席散便來。將票遞與冶之志和看過。說原來營之又做了杜素娟。在那裏吃酒。怪不得兆富里請不見他我們散了席、同前去可好游鄭二人。俱說使得。因又連喚阿素。差人去再催楚雲。直到檯面將散。楚雲方到。笑迷迷向少牧說道。今天因轉局甚多。來得遲了。眞對不住。便在身旁坐下。少牧低低的回聲好說。祇此一句之後。便不作聲。反是楚雲把些說話去鉤搭他。那消片刻工夫。少牧被他引起談風。兩個人雖是新知。宛如舊識一般咬著耳朶說了好些的話。旁人却多沒有聽見不知講些甚麼。祇因經營之在久安里等着翻檯。不便十分躭擱。故而楚雲坐不多時。冶之催着阿素快拿乾稀飯吃。及至楚雲一去。便即草草散席。逢辰冶之志和三個同到久安里去。伯度自往同慶里碰和。錦衣少牧謝過逢辰。一同回棧。一檯花酒。曾幾何時。菜錢局錢。却須多少。旁觀有些可惜。當局却那裏計他。少牧更是第一回兒。非常得意。回到棧內。問過幼安病體。喜洋洋閉門睡覺。却一心想着楚雲。覺有些心猿意馬。拴縛不住。在牀上翻來覆去。直至兩點多鐘。方纔合眼。到了明日。幼安雖然寒熱退涼。身子却尚未復原。依舊不能起牀。午後子靖同着戟三到棧。轉了一張藥方。談了一點多鐘的話。方纔回去。時交五點。游冶之走過房來。約少牧到東薈芳里花豔香家吃酒。是他主人。少牧本甚記掛楚雲。正想出外走走。滿口應允。祇是幼安面前。不便明言。但說冶之在泰和館請客。邀他同往。幼安仍囑早去早回。少牧換過衣服。依舊與冶之志和三個人一部馬車同去。到三馬路薈芳里口下車。冶之在前。志和少牧手攙手兒一同進院。相幫喊聲客人。大姐阿小妹迎出房來。三人進得房中。阿小妹絞過手巾。泡上三盞香茶。豔香敬過瓜子。動問少牧姓氏。少牧回稱姓杜。豔香道。我怎忘了。不是昨夜在尙仁里檯面上叫楚雲妹妹的二少爺麼。冶之道。一些不錯。豔香道。楚雲那邊可曾去過。少牧尙未回言。但見門簾一揭。又走進了個花枝般的人來。子

細一看。乃是媚香。後面跟着一個娘姨。手中拿了一杯便茶。遞與志和。說聲鄭大少爺用茶。志和接來放在桌上。媚香也敬了一通瓜子。坐在志和身旁。少牧細看姊妹二人。媚香年紀略略大些。生得比豔香更是嬌媚。不過與楚雲比較起來。兩個人尚多比他不上。坐了片時。冶之分付取請客票來。寫了三張票兒交與娘姨。轉給相帮去請康伯度經營之賈逢辰三人。不移時伯度營之已到。祇有逢辰。相帮的回說不在花小蘭家。冶之問志和道。逢辰不在那邊。却在何處。志和道。逢辰不聽見有別的相好。小蘭處找他不到。再向那裏去找。冶之沈吟半晌道。既然請他不着。且自由他。不過這個人狠是有趣。今夜不到。檯面上要冷靜許多。但那榮錦翁是當面約的。如何還不見來。少牧道。錦翁早上說過。今夜七點鐘有人在一家春番菜館請他。此時或在那裏。也未可知。志和道。他在一家春麼。可曉得在第幾號內。待我寫請客票去請他。冶之道。祇要在彼未散。不寫號數也可去請。說着提起筆來。寫了電請一家春五個字。聽得相帮高喊一聲阿小妹客人進來。恰好錦衣到了。冶之大喜。說正要相請。來得甚巧。錦衣道。祇因一家春有個應酬。來得遲了。有勞久候。冶之道聲好說。隨手將請客票團去。問明衆人。替寫局票。多是昨夜叫過的人。經營之是久安里隔夜吃酒的杜素娟。鄭志和又添了一個公陽里金翠香。冶之分付阿小妹叫相帮進房。擺好檯面。起過手巾。各人入席。依舊錦衣首坐。席間榮杜二人。與經營之多是初會。彼此動問姓名。錦衣看營之一張大圓臉兒。身軀肥胖。出言吐語。甚是粗俗。身穿一件銀灰色杭甯綢洋灰鼠袍。一字襟棗紅花緞洋灰鼠坎肩。出風毛有半寸多長。頭上戴一頂元緞困秋帽兒。帽上邊釘著一塊豆瓣大的玫瑰。是穿藍甯綢挖花棉鞋。竹根青花緞棉褲。手上邊帶着三隻金鋼鑽戒指。右手臂彎上黃騰騰一隻四五兩重的金鐲。左手大指上更帶着一隻漢玉班指。正是一面孔有錢的人。暗自好笑。豔香見衆人入席。敬過了酒。唱了一隻寶花球小曲。有人來叫堂唱。換過衣服。說聲衆位慢些用酒。我們去去就來。叫小大姐取

了銀水煙袋。携着琵琶。交給相幫。放入轎中。登輿而去。這裏叫來的局。一個個多已到了。昨夜是楚雲最慢。今夜却是第一個先來。到得席間。衆人說是少牧得了頭標。齊齊的喝一聲采。少牧此時心花怒開。再聽得楚雲用些言語打動。自然入了港兒。臨去時要少牧翻檯。少牧因已夜深。尙未應允。治之等大家幫着楚雲。多要少牧請客。志和更向阿小妹要紙筆過來。令他當塲點菜。少牧却不過情。祇得隨意寫了一張菜單。交與跟局娘姨。楚雲始笑微微起身先去。臨行時又說了一聲。各位大少爺。請早些過來。志和等點頭答應。治子見局多去了。給過下脚。開過轎飯賬。乾稀飯也不吃。各人就此散席。康伯度與經營之本來少牧要邀他們一同去的。祇因二人另有應酬。故而謝過治之。先自別去。志和在炕榻上吃了兩筒洋煙。起身催少牧等快去。共是少牧錦衣志和治之四人。出了花家。來到巫楚雲院中。楚雲迎接入房。親與少牧寬去馬褂。肩並肩手牽手的。坐在窗口一張紅木交椅上邊。咬着耳朶。不知又在那裏說些甚的。治之一眼瞧見。掩着脚步。走至楚雲背後。舉手輕輕的向他肩上一拍。道。你二人這樣要好。倒把楚雲嚇了一跳。急忙立起身來。少牧也站了起來。治之含笑道。莫慌莫慌。看子細些。楚雲瞟了一眼道。閒話少說。可要端整檯面。還是去請幾位客來。志和道。四個人冷清清的。請幾個客也好。治之道。想去請誰。少牧道。此地到集賢里近麼。我想去請兩個人。志和道。很好很好。旁邊娘姨聽了。忙取筆硯過來。少牧寫了一張請李子靖。一張請平戟三。交與娘姨。忽又想起子靖在花柳塲中。雖有應酬。聞他不甚喜歡。况且請了他來。明日幼安得知。必定說是初到上海。就在外面荒唐。甚不穩便。因又收了回來。治之等莫明其故。因問請的是甚麼人。爲何忽又不去。志和取請客票過來一看。這兩個人多不認識。並不作聲。楚雲忽道。杜二少爺要請那姓平的。不是湖南口音。聽說是個武探花麼。少牧道。一些不錯。楚雲道。既然是他。就在對面岫雲房裏。碰和一共四人。也有一個姓李的在內。少牧聞言。躊躇半晌。欲待不請。同在一院。防他看見。欲去

請他。又恐幼安責備。子細一想。逢場作戲。少年人本是有的。就是幼安。也不是足跡不到風月場中的人。偶然吃一檯酒。卽使他曉得了。有甚打緊。因又把請客票換過。分付房中娘姨。拿到岫雲那邊去請戟三與子靖看過見是少牧請酒。回說尚有一圈麻雀。碰好就來。少牧大喜。分付先把檯面擺好。等二人一到。就好入席。錦衣又說我們共祇四人。平李二人來了。也祇六個。何不請他們碰和的那兩位。一齊過來。八個人豈不熱鬧。少牧道。好便甚好。不知這兩位是誰。來與不來。冶之道。少翁旣與姓李的姓平的知己。何妨再寫一張請客票去。說是此間客少。務乞同來。少牧點頭稱是。因又寫了一張客票。仍喚娘姨拿去。少頃。回稱立刻便來。祇有兩副牌了。少牧好不興高采烈。不多時聽外房的粗做娘姨喉聲。二少爺朋友進來。第一個是戟三。第二個年約三十來歲。身穿泥金色緞子灰鼠襖。天青緞洋灰鼠馬褂。相貌甚是魁梧。第三個年約二十餘歲。身長玉立。氣概軒昂。穿的是二藍甯綢小羔皮襖。醬色甯綢灰鼠缺襟馬褂。多不認得。第四個乃是子靖。少牧讓入房中。動問姓名。方知穿泥金色緞子衣服的。姓鳳。別號鳴岐。與子靖同鄉。也是杭州人氏。一榜出身。穿二藍甯綢衣服的。姓熊。名聘飛。與戟三同鄉同年。乃是做岫雲的客人。少牧與二人敘過了話。錦衣冶之志和。也來彼此通問。又與子靖戟三見過。少牧分付起手巾入席。冶之寫票叫局。自己是豔香小蘭兩個。志和仍是媚香。錦衣是美人里金寓。戟三是鼎豐里李飛雲。子靖是公陽里梁小玉。鳴岐是百花里花小紅。熊聘飛是本堂岫雲。冶之寫好了。檢點一回。交與娘姨。付給相幫如飛去叫。楚雲見衆人入席。篩過了酒。敬過瓜子。卽便坐在少牧身旁。唱了一隻劈破玉小曲。又唱了一隻八月中秋丹桂開的開篇。喉嚨淸脆。聲韻悠揚。合座贊美。不多時叫的局漸漸來了。席面上花團錦簇。唱曲的唱曲。講話的講話。喝酒的喝酒。正在十分有興。忽娘姨傳進話來。說外房有一個人。帶着幾個不三不四的客人。說是要尋二少爺講話。我們問他爲甚事情。他說是要當面講的。現在外房坐着。少牧心下大

疑。暗想上海親友甚少。有甚麼人說話。并且怎曉得在這個地方。且待會他一會。便知。遂起身向衆人告一個便。步出房來。果見坐著四五個人。多不認得。爲首一個身穿黑縐紗十行棉襖。白縐紗束腰帶。拖出有七八寸長黑摹本緞羔皮先鋒馬褂。面貌似甚相熟。却一時想不出他是誰。他見少牧出來。略把身子一擡。說杜少翁久違了。一向好麼。少牧呆了一呆。含糊地答應道。一向托福尙好。敢問老兄貴姓。不知曾在何處會過。有甚事兒見敎。那人含笑答道。少翁。你忘了麼。我就是計萬全。去年還住在蘇州太子碼頭。與少翁朝夕見面。年底方纔搬到上海。如何不多幾時。却就認不得了。少牧聞言。把他子細一看。依舊認不得。他又想蘇州地面。並沒有這姓計的人。因回他道。原來你是蘇州來的。今天尋我甚事。萬全道。並無別事。祇因有一個朋友。在第一樓開燈。請少翁過去講一句話。少翁散了檯面。可請趕緊就去。少牧沈吟道。貴友是誰。萬全道。少頃會見。自然曉得。現在你席上有客。不便久談。我先去了。少牧尙要問他。萬全已經立起身來。領着同來的人。下樓而去。走到樓梯下面。尙說千萬不可失約。我們在那裏等你。少牧因不知就裏。不敢答應。看看萬全去了。回至裏房。把上項事說與子靖等衆人。得知。連稱這人來得蹊蹺。不知第一樓更是個何等樣人。平戟三道。少翁與姓計的。在外房說話。我在門簾裏偶然一望。看見那姓計的面相很是不善。身上穿的衣服。又甚流氣。帶來的這幾個人。更是不倫不類。少翁既然與他面不相識。停刻第一樓不去也罷。子靖也道。上海地方的人。詐變百出。防不勝防。這姓計的既說有人約着講話。爲甚不肯說出名字。其中必有緣故。竟是不去的妙。少牧點了點頭道。平戟翁與李大哥所言不錯。我們再喝酒罷。休去理他。於是衆人重又開懷暢飲。楚雲替少牧搳拳。打了一個通關。冶之吃得有些酒意。要志和叫第二排局。志和不甚高興。分付値檯面的娘姨。取筆硯來。自己叫了一個百花里白素秋。冶之叫了一個東尙仁黃菊香。一個同安里孫錦雲。又問平戟三等。可肯助助興兒。大家也再叫幾個。戟三因又叫了

個東公陽里的小清倌人花小寶寶。子靖見載三叫了寶寶。他是做過小媛媛的。住在一個院子裏頭。就叫了花小媛媛。錦衣叫了一個久安里花素香。鳳鳴岐不肯再叫。熊聘飛因被岫雲阻住。不許。又見鳴岐不叫。也就算了。冶之倘勉强要少牧也叫一個。怎禁得楚雲不依。附着少牧耳朶說道。你不要聽他們的話再叫局了。今日是你自己的檯面。我又沒有堂唱出去。你豁拳倘然輸了。我儘可代你喝酒。何苦再叫別人。少牧聽他這幾句話。說得很是有理。況且也沒做過第二個人。自然不去叫了。其時冶之叫的豔香尚沒有去。初因他看上阿素。做了小蘭。已是十分不快。如今又叫二排。瞅着冶之一眼。分付大姐裝過水烟。一句話也不發。起身要走。冶之知他動了醋心。甚是過意不去。再四央他坐下。陪了好些安慰的話。豔香祗是不言。臨行問冶之幾點鐘了。冶之在身旁取出金表一看。剛正十點。豔香夾手將表搶過。說停一回你來拿罷。扶着小大姐的肩頭。佯笑而去。冶之不敢作聲。合席的人齊齊喝一聲采。多說豔香與冶之看來眞是要好。纔要這樣吃醋。稍停二排局陸續到了。衆人正在說情打趣。弄盞傳杯。樓下邊的相幫忽又傳上話來。說方纔來過這姓計的。現在門外候着。說第一樓要打烊了。約着與二少爺講話的人。有句要緊話兒。必須當面一講。快請一同過去。講過了再來用酒。少牧聽了。究竟不知是甚麼人。爲了何事。摸不着他頭路。好生不快。正是

空中樓閣從何起。平地風波不易防。

畢竟不知這姓計的第二次來。少牧跟着去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熊聘飛智伏拆梢黨　鳳鳴岐巧解是非圍

話說杜少牧在巫楚雲家飲酒。冶之等叫了二排局。十分有興。忽樓下相幫傳上話來。說那姓計的在下邊等着。因天已不早。第一樓要打烊了。約着的那一個人有句要話面談。等得心中焦燥。故此要少牧一

同前去。講過了話。再來喝酒。少牧聽罷。欲待不去。不知等在第一樓的。究竟是個何等樣人。欲待同去。又與那姓計的面不相識。恐他有甚詭計在內。心下好不躊躇。冶之見此光景。對他說道。少翁休得狐疑。我想那姓計的。與你倘然沒甚交涉。斷乎不來尋你。或者第一樓等着的果然是你至交。央他請你過去有甚要話。也未可知。我們酒也够了。散了席。你去一次罷。志和也是這般的說。載三子靖要阻擋時。因游鄭二人所言。也很近理。不便再說。少牧遂吩咐相帮。快上乾稀飯來。叫那姓計的先去。說我隨後就到。相帮諾諾連聲。下樓自去。這裏乾飯的乾飯。稀飯的稀飯。各人用過。局也去了。檯面也就散了。冶之因被豔香把金表取去。拉着志和同到花家。要把此表取回。聘飛鳴岐被岫雲邀到自己房中去了。錦衣因方纔一家春請他吃番菜的客人。約十點鐘後。在西同芳花月紅家碰和。謝過少牧。起身告辭。房中祇剩載三子靖來去。少牧要二人陪他到第一樓。二人深恐約着的人。有甚密話不便。因囑少牧先往。他們到岫雲那邊略坐一刻。邀着鳴岐聘飛同來。少牧不便相强。送二人到了岫雲房中。回轉身獨自下樓。楚雲送至樓梯口方回。又說了些停刻再來的話。少牧出得院門。祇見那計萬全尚在門口守着未去。搶行一步說。杜少翁。做兄弟的等得久了。少牧道。怎的你還沒有先去。萬全道。先去了。恐你再有兜搭。第一樓打了烊時。來不及講甚話了。故而在此候着。少牧道。正要問你。那第一樓約着的人到底姓甚名誰。有甚事兒。這般要緊。萬全道。約着的人。姓劉。別號夢潘。乃天津人。為了何事。連我却也沒有子細。少牧想了一想。暗道。這又奇了。我在蘇州的時候。雖然結識得幾個外路朋友。却從沒有個天津姓劉的人。到了上海。更不必說。不知這人如何指名要與我講話。倒要提防一二。一頭思想。一頭與萬全信步而行。到了第一樓門口。萬全說聲引道。領着他走上樓去。繞至烟堂裏邊靠東壁的一張煙榻之上。說聲劉大哥。姓杜的我邀他來了。你們有話快講。少牧向那烟榻上躺着吸煙的這人一看。見他三十多歲年紀。一張紫色臉兒。滿臉多

是横肉。身上穿一件半舊不新紫花布十行棉襦。內襯元色縐紗密門鈕扣小袖緊身。外罩黑摹本緞心子元色線鑲滾羔皮先鋒褂兒。頭戴頂天青緞子方頂大結子瓜皮帽子。足穿藍洋布廣襪。天津布十行元色緞挖如意滾脚棉套褲。元色緞千針幫薄底踢殺虎班尖頭鞋。分明是一個流氓樣兒。莫說認不得他。連面也沒有見過一次。心中吃了一驚。立定了脚。尚未開言。那人早放下煙槍。立起身來道。姓杜的你來了麼。我等得你不耐煩了。你一向可好。少牧聽他開出口來。就是些不尷不尬的話。明知入了姓計的圈套。不由不火往上衝。祇因此間人地生疎。沒奈何耐着性兒。回身與計萬全說道。這是個什麼人。我與他沒有見過。怎的找我說話。你莫弄錯了人。萬全此時也反了臉。撲嗤的冷笑一聲道。杜少翁。你當眞認不得他麼。你眞認不得他。怎的肯跟了我來。少牧道。我不但認不得他。并且也認不得你。萬全道。你認不得我。我却甚麼又認得你。少牧尚要發話。那劉夢潘把手向萬全一揚道。你說什麼。我與姓杜的講話。誰要你多開口兒。姓杜的你不要理他。我叫他請你過來。要問你一句話兒。你且坐下來講。少牧道。我與你面不相識。有甚麼話要講。劉夢潘把眼一睜道。姓杜的。你如今眞認不得我了麼。可還記得去年十月裏。在青陽地窰子裏喝酒。向我借錢的時候。怎麼隔不到兩三個月。就認不得人了。這眞是豈有此理。少牧聽得借錢兩字。這話更不是了。祇氣得手足冰冷。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高聲答道。那個借你的錢。此話從何而起。你莫是在那裏做夢。劉夢潘不聽猶可。聽了此言。伸手把少牧的衣袖一扯道。你說甚麼。你沒有借過我的錢麼。我去年二百塊錢。不知是那個囚囊借的。你好說得乾淨。少牧被他一扯。發起急。少慌。把身子一偏道。姓劉的你休要含血噴人。我與你面都不識。有甚銀錢往來。聽你的話。敢是想拆梢麼。夢潘道。誰是拆梢。你不賴人的錢。也就夠了。我實對你說了罷。今夜叫你到這裏來。就為我這幾天沒有錢用。要問你討這筆錢。你好好的還我便罷。如若不然。你也在外邊打聽打聽。我可不是與人家頑的。你莫

要吃了虧。懊悔不及。少牧冷笑道。人家並沒問你借錢。如何還你。眞是放屁。那一個有甚工夫與你鬬口。你也休得錯了念頭。說畢。把衣袖一灑。起身要行。爭奈夢瀋力大無窮。一把手扭住道。你要走麼。今夜你來得去不得了。你到底幾時還錢。須與我說個明白。這時候圍着圈兒觀看的人。不知其數。祇氣得少牧走又不好不走又是不好。忽旁邊來了一人。三十多歲年紀。身上穿一件竹灰色斗紋布棉襖。煙漬滿身。上罩天青小呢羔皮馬褂。已是有皮無毛的了。臉上帶着一副玳瑁邊近視眼鏡。骨瘦如柴。擠入人叢。向少牧勸道。你們不要這樣。你且同我到那邊去。有話好說。少牧把那人仔細一看。料着也不是個好人。但想古人說得好。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與其在這裏與姓劉的嘔氣。莫要他當眞動起蠻來。吃了他眼前的虧。何妨趁着有人相勸。暫且避他一避。好得李子靖等約着也要到第一樓來。畧畧躭擱些兒時刻。且待他們到了再說。主意一定。跟着那人向西首靠樓梯一張煙鋪上來。劉夢瀋高聲向那人說道。你要來管我們的事麼。這人我交代你了。若是被他走去。我便要尋你講話。那人道。不妨不妨。口中說話。那身子睡下鋪去燒煙。盤問少牧因何與姓劉的爭鬧。少牧把上項事說了一遍。並問那人姓甚名誰。那人自稱姓刁。別號深淵。是個無錫秀才。在煙鋪上聽罷少牧的話。回說此事容易明白。老兄祇要問他借錢有甚憑據。是誰作中。共有若干數目。他如沒有紙筆。沒有中人。這就是他在那裏拆梢你了。這裏租界地面。可以報得巡捕房拿辦的。但他倘然又有筆據。又有中人。老兄却待怎樣。少牧道。我並沒借他的錢。那有甚麼筆據。你如不信。儘好問他。看他如何回你。深淵點頭道。此話甚是有理。待我吸過了這一口煙。與你問去。遂颼颼的呼過一筒。把烟籤子遞與少牧。給少牧燒。少牧回稱不會。將籤子接來。放在烟盤裏面。看這人慢騰騰的走過那邊。與夢瀋講了好一刻話。走過來道。杜老兄。這又奇了。據你說是一定沒有借錢。據姓劉的說。不但你去年在青陽地借他二百塊錢。并且還有中人筆據。這却如何是好。少牧跳起來

道。怎麽說。他講我借二百塊錢。有中有據。深淵道。一些不錯。少牧道。是那一個的中人。這筆據現在那裏。深淵道。我已曾問過他來。他說中人姓何。筆據現在家裏。祇要你還了他錢。自然取來還你。少牧聽了。更是又氣又惱。坐在烟榻上。如針毡一般。正當焦急萬分。忽聽得一陣樓梯聲響。上來了三四個人。正是子靖載三聘飛鳴岐。一同從巫楚雲家出來。尋到此處。少牧一見。恍如雲開現日一般。高喊李大哥平載翁。你們來了。來得正好。我有件不平的事。與你們說。站起身來。向衆人把劉夢潘如何硬說借錢。如何姓刁的出勸。夢潘如何說有中有証。硬想拆梢的話。述了一遍。尚還沒有講完。那邊夢潘聽得有人來了。也在烟榻上坐了起來。斜着眼睛。把子靖等一瞧。多不認得。又留心聽他們的說話。一個個多是外路口音。他怎放在心上。在烟盤中左手取了一支八寸長的象牙蘭花烟袋。裝上一筒煙兒。右手取了兩個胡桃大的鐵彈。挺胸突肚。走將過來。滿心想與來人尋事。給他一個下馬威兒。使他們不敢管這閒帳。因走近衆人身傍。故意的把肩膀使着勁兒。向載三等一擠。說聲你們站開些兒。好待我與姓杜的說話。他欠的錢。究竟怎樣。這一擠不打緊。惱了載三聘飛兩個。暗想此人有多大本領。敢在人前舞弄。載三尚還性子耐些。聘飛怒從心起。要想當場發作。祇因第一樓來得人多。租界上的章程。相打相罵是犯禁的。故此沒奈何讓他擠了進來。也不開言。且看他與少牧怎樣。夢潘進得人叢。見載三等一個個不敢作聲。認做多是些無用之輩。大着膽兒高聲嚷道。姓杜的。天不早了。欠債還錢。你待裝傻甚的。此時聘飛再耐不住。搶前一步說道。姓劉的。你且慢說。這姓杜的是我的朋友。他既然真欠你錢。自然應該還你。待我與你去講。終須有個下落。說着。舉步要走。回頭忽又立住。向他手中一望。笑微微的說道。我因走得忽忙。沒有帶得香烟。你這烟管很好。想是在天津買的。可肯借給我吸筒烟兒。夢潘尚未回言。聘飛已伸手過來。起三個指頭。向這小小的象牙烟管用力一揑。說也奇怪。但聽得刮的一聲。這煙管比毛竹的好像還脆。頓時起了

三五條碎路。眼見得是無用的了。原來聘飛的拳脚功夫甚好。不但深得內堂宗派。載三及不得他。幷且還有一樣絕技他能把五十文銅錢疊將起來用兩指揑緊祇要畧使一使勁兒兩頭的兩個錢可以碎做虀粉。中間的却分毫不動。同年中那一個不佩服着他此時旣把烟管揑損輕輕的向地下一摔道。怎麼說很好的一支煙管。這樣沒用。姓劉的。你不要生氣。多是我這三個指頭不好。揑得太重了些。我賠你罷。不知你是幾多錢買的。劉夢潘初時見聘飛是個書生模樣的人。不隄防他有甚本領。忽見他把煙管揑碎。心上吃了一驚。暗想此人好大手勁。可惜這支烟管。用了十三四年。吃得這象牙紅紅兒的。不料送在他的手中。心上如何不惱。却怕自已敵不過他。北邊人最是傲氣。不肯當塲出醜。倒了威風。夢潘雖然是個流氓。那羞惡之心。究竟北人不比南人。動不動向人丟臉。因此不敢十分發作。鼻管中祇哼了一聲。那兩隻老蟲眼睛。把聘飛子細瞧了一瞧。開口說道。好麼好麼。你把我這烟管碎掉。說甚賠錢。分明是在我面上賣弄你的工夫。我且問你。究竟你有多大的本領。敢來與姓杜的出頭。我劉夢潘。也不是服輸的人。難道就怕你不成。聘飛聞言。依舊含笑答道。有甚本領。姓杜的欠了你錢。自應還你。我怎好與他出頭硬賴。這烟管是我失手碎的。終是我的不是罷了。好在不過是象牙的。並不是翡翠漢玉價値連城。我姓熊的便賠你不起。夢潘見他語言和靄。挑他不動火兒。心上更是沒有法想。無奈把嘴眼向計萬全與刁深淵一斜。叫他二人來勸。二人會意。走將過來。都向聘飛招呼。說碎了姓劉的一支煙管。値得甚事。姓劉的也不是計較的人。你要賠幾個錢也罷。就是不賠他也決不勉强着你。聘飛道。你們說什麼話。姓杜的欠了他錢。他一定要討。我姓熊的碎了他的煙管。怎的不賠。何況姓杜的那一筆錢。他雖說得有中有據。究竟借與不借。沒人瞧見。我姓熊的碎了他的煙管。那是大衆見的。你們說不要我賠。祇怕沒有這種好人。若然他眞可不賠。那姓杜的錢。自然也可不討的了。不知他心裏頭到底怎樣。萬全聽聘飛舌鋒犀利。

弄得沒了話兒。深淵涎臉答道。那是你太多事了。你碎了姓劉的烟管。不要你賠。你的面子。已有了十二分光彩。他向姓杜的討錢。與你什麼相干。何必牽他在內。聘飛冷笑道。姓劉的與姓杜的討錢。與我姓熊的無干。這話果然不錯。但那姓杜的眞欠姓劉的錢。却干你們甚事。深淵道。那也本來不干我們的事。無非大家爲好。故而在此相勸。聘飛道。正要你說。你們相勸。因是爲好。我的意思。也是爲好。終想叫姓杜的拿出幾個錢來與你們用。你們可要。深淵見他開口你們。閉口你們。這話一句緊似一句。明明道着他三個人。乃是一黨。也覺得無言可答。與萬全打個暗號。同說旣然你這樣說。大家不勸也罷。莫要疑我們幫着姓劉的人。難爲着姓杜的。聘飛道。你們不幫着姓劉的。怎的有人替他把姓杜的在西薈芳邀到這裏頭來。敢是騙着三歲孩兒。萬全聽了這話。更覺十分沒趣。一溜煙跑了出去。深淵看萬全去了。單絲不能成線。也就走了開來。夢潘見手下的兩個人。多被聘飛把話說退。自己沒了下場。右手拿着兩個鐵彈。盤得格格的響。也一句話多講不出來。聘飛看了。又是好氣。又是好笑。算定他決不防備。夾手把他鐵彈取來道。姓劉的。怎的你不開口。弄著這小孩子頑耍的話兒。我替你埋在地下。緩幾天來拿罷。省得你手指很酸的。說畢。把彈向後樓外天井中間一擲。夢潘要想伸手搶時。奈已不及。祇聽得拍的一聲。一個彈已飛下地去。尙有一個未曾擲下。見他舉起手像要劈面飛來。夢潘此刻。眞着了急。大嚷姓熊的你莫這樣。我曉得你了。鳴岐等見聘飛也像舉彈要打。深怕鬧出事來。反而不好。多來勸他。聘飛因乘機向夢潘發話道。姓劉的。今夜我看衆人分上。暫且饒你。不然。這一彈子。管教儘你受用。夢潘羞得無地可容。空着一雙手兒。垂頭喪氣的站在一旁。這時候不但不想同少牧詐錢。祇想尋個脫身之策。且待日後再作計較。因此也乘着衆人相勸。說聲列位明見。我姓劉的並不與姓熊的爲難。姓熊的何苦與我這般作對。又說我這煙管碎了也罷。這鐵彈却是自幼兒盤起的。我須拾他上來。說畢。趁勢要行。少牧喝住他道。你要

到那裏去。你方纔不是說我來得去不得麼。你問我討的錢。我還沒有還你。怎的你要想走。這錢難道不要討了。聘飛道。是吓。這錢就算你不要了。你這臉子是不能不要的。年紀輕輕的人。那件事兒不好混些飯吃。却偏要幹這沒本錢的拆梢生意。眞是令人羞死笑死。幾句話。祇說得劉夢潘面赤耳紅。皆因怕着聘飛。不敢發出火來。嗚岐見此光景。曉得夢潘已是無極奈何。想着冤家宜解不宜結的古話。正好就此收場。多事不如省事。莫使他老羞變怒。翻了臉兒。當場雖然不怕。日後却要防他報復。這種朝吃露水夜吃月亮的人。那一件做不出來。倘然受甚暗虧。這卻是說不定的。因與戟三使個眼色。把聘飛用話兜搭住了。始向夢潘問道。你到底是椿甚樣的事。說與我聽。我好與你解圍。夢潘祇不做聲。嗚岐又道。男子漢大丈夫。作事有什麼說不出的。何況我看這一件事。也不是你一個人的主意。何苦做好漢替人受過。究竟你與姓杜的怎樣認識。怎樣咬定他在蘇州青陽地妓院裏借你的錢。向他硬要討還。其中必定有個主使的人。祇要你說明白了。姓熊的我保得他決不難爲。自然放你過去。若是吞吞吐吐。那可不要吃了現虧。莫說姓熊的不甚好惹。就是那姓杜的。也是蘇州有名的鄉宦。總不然受你欺騙。不敢告到當官。倘然案發起來。雖不至於殺頭落腿。那遞解却是穩的。這時候幾百竹片。一角公文。把你遞回天津原籍。教你沒臉見人。你想還是說明的好。還是不說明硬着的好。夢潘聽到此處。把頭點了一點。回說。你這人說話很是。但我姓劉的向來不肯落臉與人。受人笑話。這却怎好。嗚岐道。誰要你落什麼臉。你祇把主使的人說了。靜悄悄你走你的路兒。就是。說甚落臉兩字。夢潘躊躇半晌。對萬全與深淵開燈的兩張鋪兒一望。見二人多已不在。始附着嗚岐的耳朶。告訴他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與姓杜的。是向來沒有見過面的。此事多由計萬全在昇平樓茶館而起。那日姓杜的在樓上吃茶。不知爲了何事。與一個野雞妓女爭鬧起來。多虧萬全勸開。姓杜的理也沒有理他。萬全說他眼底無人。着了惱兒。暗暗打聽他是何等樣人。

後來遇見一個姓刁的朋友。說起此事。姓刁的是二年前曾在蘇州教過書的。曉得姓杜的家計行爲。說他爲人柔懦無用。上海也不聽見有甚至親好友。纔敢定下這條計策。叫我一口認定債主。向他討錢。多少弄他幾個受用受用。包管不至落空。我不合聽了二人的話。就鬧出這話柄來。那是句句實言。你去對姓杜姓熊的說罷。鳴岐聽畢。果把始末根由告訴少牧等衆人。少牧方纔曉得這計萬全。就是昇平樓勸解野鷄妓女相罵之人。怪不道很是面善。祇因當初沒有理他。以致平白地與出事來。可見這種爛小人面上一些兒也大意不得。眞是處世的難處。聘飛聽罷鳴岐的話。向他附耳問道。北邊人爽直的多。既然他說是計萬全起意。有根有蒂。諒來並非撒謊。若據鳴哥意思。那姓劉的當得甚樣發付於他。鳴岐也附耳答道。我們做好做歹。放他逃走是了。與他糾纏甚的。聘飛又道。那計萬全呢。鳴岐道。計萬全且看杜少翁意下如何。如果定要辦他。明日好告到當官。請官懲治。姓劉的祇要保他無事。就叫他上堂做個見証。少豈不甚好。聘飛點頭稱是。暗地通知少牧。問他心上甚樣。便好發放他們。少牧沈吟了好一回兒。說出幾句話來。有分教

眼前已見風波息。日後還防陷阱多。

欲知少牧說出甚樣話來。如何放走劉夢潘。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開豪宴浪子揮金　題妙曲可人如玉

話說杜少牧被計萬全、劉夢潘、刁深淵三個人設計拆梢。在第一樓將他軋住。幸虧熊聘飛等到來。把萬全深淵二人驚散。劉夢潘是個鹵莽之夫。不甚狡猾。被鳴岐三言兩語。說出實情。方知詭計多端。都是萬全爲首。因與少牧商量如何發放。少牧沈吟良久。始向鳴岐等答道。此事據我看來。姓計的旣與姓刁的走了。不去究他。這姓劉的也望聘翁鳴翁設法放他過去。免得多出事來。好在他們枉費心思。我還沒有

入他閽套。子靖搖頭道。牧弟。你太便宜他們了。上海的事。逢凶便住。逢軟便欺。今日不把他們告到當官。給些苦吃。往後必定不能心死。又生別的支節出來。你須三思而行纔好。少牧道。大哥說得甚是。我豈不知。但要出首辦他。却有三個難事。故此躊躇不決。子靖道。是那三個。少牧道。第一件。我與安哥此來沒有帶得下人。倘然果要告他。必須親自對質。未免失了自己身分。第二件。此種官司。南面的人。未必能十分重辦。無非枷責了案。不多幾日。依舊出來。結下寃家。反多不妙。第三件。上海報館甚多。旣到公堂。必登報紙。這件事自然通國皆知。內中像大哥等曉得細情的人。知他們設阱陷人。多是空中樓閣。若是不明白細底的。必說上海拆梢雖多。究竟螞蟻不鑽無縫磚街。反疑我有甚話柄。落在他們手中。故敢借端滋詐。莫說旁人議論。祇恐我家少甫大哥在蘇州知道。難保不生出氣來。也疑我在外有甚不端。眞是有口難分。無言可表的事。大哥。你道是也不是。子靖聽罷。默然不語。平載三道。少翁旣如此說。不如竟把這姓劉的放他去罷。古人說得好。得放手時須放手。可饒人處且饒人。祇要那姓劉的使他十分知懼到十二分。日後並無別事。也未可知。少牧點頭稱是。鳴岐遂至外廂。把手向夢潘一招。將他招至樓梯口頭。祇說姓杜的。現已暗地差人到巡捕房報捕去了。這事我竟勸不下來。我念你也是受人之愚。通個消息於你。快些走罷。夢潘聞言。勉强答道。姓杜的要當官告我。我不是怕官的人。老實說一年十二個月。那一個月不去打場官司。不過這一件事。乃是計萬全鬧下來的。他已走了。我犯不著再去替他出力。你旣又是這樣的講。我還在這裏做甚。鳴岐道。我却還有句話問你。從今以後。你還要找姓杜的不找。夢潘道。我已說明的了。姓杜的他與我平日無讐。這是我受了姓計與姓刁的唆弄。明兒自然要找他二人說話。再與姓杜的什麼相干。鳴岐道。丈夫一言。可還算得。你是個漢子。回頭向聘飛打個手勢。把他手中的一個彈子取來。遞與夢潘。說下邊尚有一個。你自到天井取去。夢潘接過。又羞又惱。哭喪著那張紫臉。移步下樓。如飛

而去。少牧佯做追趕不及。一塲禍事。當下冰消。堂倌結算烟帳。一共開了三隻烟燈。分文未結。少牧此等煙資。本欲不付。子靖說這事與烟館無干。譬如被他們詐了幾角錢去。令少牧如數付訖。四個人下樓各散。子靖等分身回家。少牧叫了部東洋車回棧。第一樓也打烊了。劉夢潘因今日在此出了這醜。從此不再到第一樓一步。祇尋計萬全與刁深淵說話。萬全另圖擺佈少牧等衆人之策。這是後話慢題。再說少牧回到棧中。動問幼安身體可好。幼安回說。已有八九分痊愈了。明日便可起牀。少牧心中甚喜。又講了幾句閒話。解衣上牀安睡。那第一樓的事情。却一句也並沒提起。到了明日。少牧想起昨夜在楚雲房中飲酒。多被計萬全打斷興頭。散了席面。忽忽就走。深恨沒有與他談句心兒。吃過午飯之後。問幼安今日可到街上走走。幼安回說病體雖痊。心性疎懶。尚要在棧靜養幾天。沒與出門。少牧正中下懷。遂依舊瞞過了他。也不去另約別個。私自一人。往楚雲院中而去。俗語說的。單嫖雙賭。嫖字最忌單走。可以無所不爲。楚雲又見少牧是個初出來。容易伏伺的客人。年紀又輕。人才又好。又是有錢。自然要放出手段。做他先弄個他意亂心迷。不由自主。方好使他花錢。故從那一日起。少牧打了一個茶圍。被楚雲灌了無數迷湯。這一條心。遂時時刻刻的掛在楚雲身上。就一連吃了兩個雙檯。無一日不到那邊坐坐。楚雲更留心摸到他的性度。要長便長。要短便短。少牧愈覺得他好到萬分。那消四五天工夫。就有些難分難解起來。每晚必要坐到一點多鐘。方纔勉强回棧。一夜風雨交作。楚雲留住了道。今夜如此風雨。夜又深了。何須回去。不如就在此間借個乾鋪。免得身體受虧。少牧滿心歡喜。惟恐幼安見疑。明日責備。於他不敢應允。怎禁得楚雲千般獻媚。萬種取憐。少牧欲走不能。遂在院中住下。直到明朝午刻。方纔起身。給了兩張十塊洋錢滙豐鈔票的住夜下脚。娘姨們謝過收了。楚雲要少牧打一頭金飾。做一身外國緞子棉襖褲子。兩身藍緞子心子。黑緞子鑲滾的馬夫號衣。兩頂藍緯白纓胎號帽。預備下個月看跑馬時穿戴。少牧一

一允許。楚雲歡天喜地的。親自替他梳了一條辮子。叫帶房間相幫到聚豐園去叫了兩隻湯炒。留少牧吃了午飯。方纔放他出門。少牧得意非凡。興忽忽回至棧內。見了幼安。祇說昨夜大雨。與平載三熊聘飛經營之叉了一夜麻雀。這三個人與幼安多還沒有見過面兒。料是對不穿的。幼安聽了。把頭點了幾點。也不再問。少牧祇道果然瞞住了他。豈知他最是個心細的人。自從在棧中臥病好幾天。並未出門。見少牧每朝向外。深夜纔歸。已料到他一定有兜兜搭搭的地方。昨晚又一夜不回。其中必有緣故。暗暗向棧中的茶房盤問。茶房因每夜少牧吃酒。皆有轎飯錢給他。叮囑他在幼安面前不許多嘴。故而推說不知。幼安無可奈何。這日少牧尙還沒有回棧的時節。他到李子靖那裏去了一次。動問子靖近日可與少牧晤面。知他在那裏走動。爲甚白天出去。必須半夜纔回。少年人血氣未定的。多防他迷戀煙花。做朋友的。不可不提醒於他。子靖是個心直口爽的人。遂把與平載三等在巫岫雲家碰和。遇見少牧在楚雲房中飲酒。邀着他們過去。同席的是那幾個。後來計萬全設計拆梢。大鬧第一樓。幸虧熊聘飛與鳳鳴岐解圍的話。從頭至尾。述了一遍。又說以後事情。我因沒與他會晤。不知道了。幼安就曉得昨夜不回。必定住在楚雲那裏。關照子靖日後再與少牧見面。必須設法規勸。子靖連說這個自然。幼安遂告辭回棧。又是好一刻兒。少牧方始回來。見他花言巧語的有意瞞人。本欲當場說破。因想初入迷途的人。不是三言兩語。可以悔悟得來。更慮因此傷了友誼。日後反難下口。因此當下一句話也沒有說得。祇冷眼看着他撒完了謊。得意洋洋的在房中略略坐了片時。開箱換了一身衣服。取了許多銀洋。推說平載三約著上燈時在雅敍園天津館子小酌。去去便回。又刻不待緩的出門而去。幼安見他這般心熱。好不替他暗地擔憂。左思右想了一回。開箱取出一個冷金扇面。一面畫了幾筆墨筆山水。一面寫了幾行草書。摺疊好了。放在少牧床邊那張桌上。等到晚上回來。說是天氣將次暖了。今日悶坐無聊。書畫得一柄春扇。明兒不妨

將就用用。少牧接來一看。見一邊寫的是酒闌花謝黃金盡。花不留人酒不賒的一首古詩。一邊畫的是幅黃麓台派山水。峯巒層疊。澗水迷茫。山上有一少年騎着一匹馬兒。一手執着馬鞭。一手却勒住着馬韁。在那裏看山下的水。上面題着七言絕句一首道。

萬山深處碧峯巔。　山下迷茫水拍天。　一失足成千古恨。　臨崖不若猛收韁。

又有一行欵字道。旅窗無事。寫臨崖勒馬圖以應少牧如弟清鑒。幼安謝景石。時同客海上。少牧看了。心上一呆。明知自己所作的事。幼安已有風聞。祇因不便當面說破。故而借着書畫隱寓勸戒。看了一番。收拾好了。說聲有費安哥清心。我收下了。幼安道。爲兄的不盡欲言。多在扇上。你是個絕頂聰明的人。切不可聰明誤用。我就放得心了。少牧道。安哥金玉之言。我敢不聽。實不相瞞。那幾天就是那經營之與隔房鄭志和游冶之等。強着我有些酬應。以後我少走是了。幼安道。說起鄭志和那一班人。我看多是些紈袴子弟。你可不比他們。雖說朋友愈多愈好。究竟也要留點兒神。少牧連稱曉得。二人又談了些別的說話。天已兩點多鐘。各自安睡。就從那日以後。少牧果把那心勉強收起。一連三四天。沒有到楚雲那邊。祇與幼安到城裏頭去拜候過方端人。一同到也是園萃秀堂那些清靜之地遊了幾回。又與李子靖平載三到曹家渡水雲鄉去了一次。子靖也向少牧勸了好些的話。少牧一條野心。更又收住了許多。不防楚雲因連日不見姓杜的到院中走動。錯認他又做了別的相好。幾次要差人到棧裏去請。因他說過在先。棧裏頭有一個同住的換帖弟兄。此事瞞着。諸多不便。急得沒了法兒。一日在檯面上遇見志和冶之。問起少牧這幾天到那裏去了。怎的絕跡不來。二人回稱他被那姓謝的天天同着到城裏頭去。不知爲了何事。我們幾次約他。他終沒有出來。楚雲道。這話可眞。志和道。誰來騙你。楚雲道。知道他可別有什麼相好的人。冶之道。這却沒有聽見。楚雲道。明兒可能想個法兒。請他到我那邊來。我有句話要與他說。志和想

了一想道。明日是我請客。把他請到席上。你自己再請他前去可好。楚雲道。你請客在甚麼地方。他既然被姓謝的盤住身子。祇怕他要來不能。志和道。堂子裏或者不來。明日我請的却在愚園。不但要把姓杜的請來。就是那姓謝的。我也請他同去。楚雲緺眉道。那姓謝的請他做甚。志和道。你還沒有瞧見這姓謝的。雖然性子古方些。兒却也不是不能親近的人。明兒我不但請他。并且也要他叫局。使他一樣入了道兒。就管不得姓杜的了。免得我們這幾天也冷清清的少了伴兒。冶之聞言點頭稱是。楚雲更千多萬謝的再三囑託而去。少頃。衆人席散。志和冶之。打了兩個茶園。回至棧中。夜已深了。幼安少牧早已安睡。且不去驚動於他。到得明日。二人起身。走過房來。志和把今日在愚園請客。請二人同去的話。請了一遍。幼安道。承蒙相約。怎敢敗興。爭奈昨日先與一個姓李的敝友約着同到雙清別墅遊玩。不能分身。這却如何是好。少牧也是這樣的說。志和道。姓李的不是集賢里李子翁麼。我也有帖請他去的。人還沒有同來。子翁若約二位在棧中等着。停回他來的時候。正好一同前往。倘是約二位到他公館動身。却要拜煩你二人代請的了。幼安倘待推却。冶之道。雙清別墅是老闆的徐家花園。好得出路甚近。緩日再去也罷。今日鄭志翁的席上。請客不多。休使主人掃興。少牧道。志翁請的是那幾位。志和道。是二位與李子翁平戟翁、榮錦翁、鳳鳴翁、熊聘翁。連冶之與我自己。共是一桌九人。你們三位不去。還像個局面麼。少牧道。愚園在甚麼地方。這裏去有多少遠近。那邊的景緻可還好麼。志和道。愚園在靜安寺西面。這裏去雖有十里之遙。馬車祇消半點多鐘。那園基乃是申園西園與品泉樓三處的舊址。本來甚是冷落。自從洋人築了馬路。有人在珍珠泉左近。開了一所品泉樓茶館。更有人造了一所洋房。取名申園。賣些茶點洋酒。漸漸有人前往遊玩。後來日盛一日。有人又把品泉樓的房屋翻造起來。並將地址放大。種些花木。建了一個西園。搶奪申園生意。不料那邊究竟是個僻靜所在。除是夏天喜歡涼爽的人。多到那裏去納涼。若是春

冬雨季。與那陰雨天時。有什麼人前去。漸漸開消不住。前年逐歸併了一個主人。大興土木。造了無數亭臺。取名愚園。氣象一新。園中迴廊曲折。複室幽深。又有荷池、假山、四面廳、新廳、戲檯。眞是步步引人入勝。那戲檯上每逢夏日。演的是髦兒戲。很有幾個有名女伶。如今天氣尚寒。遊人還少。沒有開鑼。這新廳乃在園外。從月洞門出去。收拾得甚是精緻。四面廳坐在廳中。四面的景緻多可瞧見。更造得十分合趣。我們今日就在那裏擺酒。好也不好。少牧被志和這一席話。說得遊興勃然。幼安聽說愚園是個花園。也想見識見識。因此多就允了。並說既蒙志翁盛情。李子靖大哥我們約他三點鐘在公館等着。停刻到愚園去。大馬路乃是必由之路。可把馬車接他。叫他也到愚園。徐園改期再去。志和方歡喜道。如此甚好。我們相聚正長。日後幼翁與少翁。倘然請客邀我作陪。我也別的地方不去。一定應酬二位。幼安道。牧弟是請過客了。我還沒有做過東道。緩日自當相請志翁與冶翁。決定要來。冶之道。這個自然。四人談談說說。直到茶房開飯。方散。飯後志和冶之本來包着公一馬房的馬車。到了兩點多鐘。馬夫放車過來。坐了先去。幼安少牧。差茶房到善鐘馬房。叫了一部橡皮輪快車。講明連酒錢兩塊五角洋錢。坐着先到大馬路集賢里去邀了子靖。子靖又去邀了戟三。因四個人一部馬車不很受用。并且戟三子靖不時拜客。坐慣轎車。故又向龍飛馬房叫了一部轎子馬車。大家一同前往。路上不必絮說。到得園中。志和冶之先在同衆人到各處去遊玩一番。又到園外珍珠泉去看了一回。泉水順道往靜安寺略略隨喜一過。二月裏的天氣。看看時交酉刻。將次夜了。志和催着回去聘飛鳴岐。都已來了。祇有錦衣因京中出來了一個同寅。在棧裏頭與他敘話。故差榮升拿了名帖。趕到園中辭謝。志和見錦衣不來。其餘的客都已到齊。端整入席。背後忽來了一個人。舉手向他肩上一拍道。志翁你今日請客。如何沒有請我。志和回頭看時。乃是逢辰。含笑答道。老逢你幾時來的。好幾天不見你了。不知你在甚麼地方。叫我怎樣請你。如今來得正好。我們

本來很惦記你。逢辰道。不瞞志翁與諸位說。這幾天有些賤恙。有十數日不出門了。今日方纔好些。到長發棧拜望諸位。曉得志翁在此請客。故而特地前來湊與冶之道。原來你身子不好。怪不得這幾日來連影兒也不見。志和道。老逢你的府上究竟住在那裏。我們沒有知道。你有了病。望也不曾望你一次。逢辰道。我住的地方遠咧。我又不在家裏的時候甚多。所以不敢告訴你們。免得諸位來時怠慢。冶之道。你說甚麼。我們很知己的朋友。怎的連住處多不肯告訴。難道怕我們來騷擾不成。逢辰道。冶翁你又差了。我實逢辰巳不得列位長來敘敘。祇是家裏頭很不像個樣兒。恐防列位見了。背後笑話。故此不敢有屈。休得錯怪了人。志和道。閒話少說。我們就坐席罷。冶之問園丁道。酒可盪了沒有。園丁道。已盪好了。請衆位爺們入席。志和遂讓李子靖坐了首位。聘飛二位。戟三第三。鳴岐第四。幼安少牧。雖然也是初交。究竟住在一個棧中。親近些兒。屈他二人作陪。逢辰冶之更不必說。共有九個人團團一桌。園丁見衆人坐定。端上菜來。第一道是白汁排翅。衆人舉杯謝過志和。大家飲酒用菜。其時一輪新月。高掛樹梢。照得四面廳上。如同白晝一般。園丁又上第二道芙蓉底燕菜湯。志和道。這麼樣的月色。又是這麼樣很好的花園。我們今夜必須叫幾個局。頑頑方合李青蓮春夜宴桃李園序上兩句道。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知衆位意下何如。冶之道。本來靜悄悄的悶酒吃着很是無味。和哥倘叫媚香。我叫豔香奉陪。逢辰道。我本來好幾天不叫局了。今夜自然應該叫他一個。志和問子靖等可肯助興。子靖等本待不允。爭奈冶之已喚園丁取筆硯局票過來。强着要他們先寫。實是拗不過去。子靖遂開手寫了一張公陽里梁小玉。聘飛寫了一張東薈芳巫岫雲。戟三仍是鼎豐里李飛雲。鳴岐是百花里顏小紅。少牧自然就是楚雲。祇有幼安並沒攀過相好。回說沒有。志和那裏肯聽。說了半天。始知道當真沒人。祇得替他代薦一個。想了許久。說萃秀里有個桂天香人才甚是出衆。祇是過於雅靜。凡是鬧些的客。他俱看不上眼。因此走動的人

甚少。幼兄如此溫雅。或者與他氣味相投。待我來做個媒人。不知你二人緣分如何。且不知他生客代局。來也不來。當下即寫了一張桂天香的局票。此外逢辰是花小蘭。冶之也是小蘭。又是豔香。志和是媚香一個。冶之不依。又叫了個尚仁里的文雅仙。冶之看衆人將局票寫好。交與園丁。分付速去。這裏檯面上的湯炒。傳話廚子略略慢些。等着局來。靜安寺到四馬路轉囘。究是路遠。園丁去有一點多鐘。尚還沒有回來。媚香、豔香。却一馬車先已到了。接着飛雲、小玉、小紅等。也多陸續坐着馬車而來。叫局的方纔囘轉。說桂天香轉局過來。餘多一概就到。少停楚雲岫雲也多來了。志和冶之。祇道楚雲見了少牧。必有許多話說。豈知却一句沒有。甚是詫異。後來媚香等各自唱了一支曲子。輪到楚雲唱曲。忽聽笛聲響亮。却是帶了一個烏師來的。志和道。什麼說楚雲你會崑曲。我還沒有聽你唱過。楚雲點了點頭。開口先唱一支新水令道。

畫眉人去黯魂消。細思量離愁多少。鶯花空有恨。風雨太無聊。鳳泊鸞飄。害下這病。不了的相思債誰療。

那聲音正如新鶯出谷一般。清脆異常。衆人齊聲贊好。又聽他唱第二支江兒水道。

望斷花前騎。吹殘月下簫。你恩情那忍輕相掉。你身軀是否當初好。你精神莫要消磨了。別有傷心。說不盡夢魂顛倒。

唱到此處。志和擊節道。果然好曲。怎的譜曲上好像沒有見過。不知是那裏來的。楚雲笑而不答。又唱第三支道。

情切切無端眉懶畫。悶懨懨有恨筆難描。心香一瓣空燒。祇未許春愁掃。那裏有解鬱的沈醪。將綺悶澆。

冶之道。這曲子眞是愈唱愈好聽了。不知以下還有多少。志和道。這第三支的曲牌。是僥僥令。諒還有一支尾聲。楚雲把頭一點。又唱道。

緣慳命薄空嗟悼。問郎君幾時兒重到。聽唱這海樣深的想一思疊稿。

唱畢。烏師收入笛子自去。志和正要動問楚雲這支曲子。究竟是在那一部曲譜上的。覺得鼻觀中有一陣異香遠遠吹來。衆人多說好香。道言未了。但見分花拂柳。進來了一個香馥馥人兒。正是

乍向筵前聆妙曲。　又從花下見僊娥。

要知來者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看跑馬大開眼界　戲拉韁險喪身軀

話說楚雲唱罷曲兒。志和正要問這曲子的來歷。覺得一陣異香。又來了一朵名花。年約二十左右。身穿一件蛋青緞子銀鼠皮緊身。內襯淡雪妃湖縐小襖。下繫元色縐裙。天藍緞褲子。足上湖色花鞋。打扮得甚是幽淨。不長不短身材。一張鵝蛋臉兒。脂粉不施。眞是天然本色。一手攜着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大姐。那行路却大大方方的。絕無一些扭揑之態。走上廳來。小大姐問那一位是謝大少爺。志和一見道。我認是誰。原來卻是天香。怎的到得甚遲。又把手向幼安一指道。這位就是。你在那邊坐罷。天香把頭一點。同小大姐走至幼安面前。低低的叫了一聲大少。就在背後坐下。小大姐點火裝烟。自不必說。幼安本來是個目中有妓。心中無妓的人。自從天香到了席面。微微的看了幾眼。並不作聲。天香雖然是個妓女。也不喜惹蝶勾蜂。故亦無甚話兒兜搭。小大姐裝好水煙。遞過琵琶。天香和準了絃。唱了一支落花園一支遊龍戲鳳。幼安始說一聲辛苦。衆人多贊他唱得甚好。天香略略謙遜幾句。以下又沒有話了。幼安看他人品沈靜。尚無靑樓中打情駡俏那些惡習。心中暗暗契重。衆人卻因他不甚風騷。並不十分在意。就是志

和。雖是與他相熟。卻也沒甚交談。席中楚雲。最是伶牙俐齒。與衆人指天說地。講個不了。志和問他方纔唱的那支曲子。出在什麼曲譜上邊。他說並無古本。乃是自己胡亂謅的。所以其中不通不接的句子很多。冶之等多說看不出你小小女子。有此才調。這曲譜得甚有意思。但須起個曲名纔好。志和道。曲文果還不錯。祇是若照前人譜上。脫節的地方太多。故而我要問他來歷。楚雲道。我本說是胡亂謅的。曉得什麼節拍。你可指點指點。待我將來改過。志和道。你唱的第一支。不是新水令麼。新水令下邊接的。應是步步嬌與折桂令。然後方是江兒水。那江兒水下邊還有雁兒落一支。纔是僥僥令。僥僥令的下面尙有收江南園林好沽美酒三支。合着尾聲的淸江引。方成一套。如今你祇有新水令江兒水僥僥令淸江引四支。其中脫去甚多。若要改正。很是費力。我看不如將錯就錯。竟把這支曲叫做減調相思曲罷。冶之撫掌道。這曲名起得很好。楚雲你可不必再改。楚雲點頭稱是。旁邊逢辰問志和道。什麼曲子裏頭有這許多講究。志和道。若像你平日間隨口唱唱。有甚交代。不過子細講究起來。不但曲牌接拍本有一定。并且還有南曲北曲兩種。分別字眼。宮商一些不能相混。這纔難咧。逢辰吐舌道。如此說來。我以後再不敢唱曲子了。省得在人前丟醜。志和笑道。你唱的曲子。又不是你自己撰的。儘你一天唱到晚上。丟甚麼醜。無非不甚好聽罷了。逢辰涎臉答道。志翁休得取笑。我這喉嚨。怎能及得楚雲。所以生角唱不上去。唱了小丑。幼安聽志和論曲。知他是個慣家。暗想此人舉止雖浮。原來胸次卻還不俗。後聽逢辰自己說會唱小丑。正合着他的身分。不覺看他一眼。撲嗤的笑了一聲。逢辰覺着。雖然猜不出笑他甚的。也就不再往下講了。其時席上酒已半酣。花小蘭、李飛雲、梁小玉等。都已各散。祇剩楚雲、岫雲姊妹兩個。與桂天香還沒有去。天香已倩小大姐裝煙。楚雲推稱看花。走至庭心。把手向少牧招招。叫他出去。咬着耳朵。說了無數的話。方始回席。天香先已走出去了。岫雲遞個眼色。催着要行。跟楚雲的大姐。把水煙管遞與少牧自吸。他

到外邊去關照馬夫配好車子。回至廳中。說聲各位大少爺。散席之後。一同請來。一手挽着楚雲。一手携着岫雲大家微微一笑而去。志和見叫來的局多已散訖。要與衆人猜拳賭酒。衆人多說酒已够了。祇有逢辰與他猜了十大杯搶三。逢辰輸了七拳。吃得前仰後合。脚步歪斜。冶之看他已醉。深怕尚要鬧酒。分付園丁拿乾稀飯來各人用過散席。剩下來的殘餚。自有園丁收拾應付的園金酒資明日園中有人到棧算取。一言表過不必絮提。祇說衆人散席以後。除了賈逢辰坐東洋車子來的。其餘皆有馬車。各馬夫多在園門伺候志和見逢辰已醉得不像樣兒。若使仍坐東洋車回去。很不放心。因與冶之說知。三個人一部馬車。同到媚香家去打個茶圍。略坐片時。等逢辰醒一醒酒。然後回去。其餘各人。謝過志和。回家的回家。回棧的回棧。共是四輛馬車。同時起行。臨上車的時候。志和低問少牧。今夜楚雲那邊可去。少牧道。實不瞞志翁說今晚安哥在此。不便。明日去罷。志和點了點頭道。明日三四點鐘。我與冶之在媚香那邊候你同去可好。少牧道。如此最妙。二人方纔分手各自登車。少牧與幼安的車。並不兜甚圈子。一直回到棧中。給過車錢。上樓進房茶房泡上一壺茶來。少牧問幼安今日勞動了這一天。身體可還舒服。幼安道。今日身子尚好。此刻夜已深了。我們早些睡罷。少牧答應。拴上房門寬衣安睡。祇因心想着楚雲題曲的好處。與在花園內說的無數話兒。翻來覆去。這一夜竟合眼不來。幼安睡在牀上。暗想少牧與志和等那一班人聚在一處。久後恐怕沒有結局。一心要想早日回蘇。不可多躭日子。弄出事來。故此一時也不能安枕。直到兩點多鐘。方纔睡熟。及至早上醒來。見少牧已經起身坐在牀前那張椅上。拿着一支水烟袋兒吸烟。幼安道。牧弟今日起來好早。少牧推說道。諒因昨夜多吃了酒。不知如何睡不起來。幼安道。多吃了酒。應該貪睡。甚麽你反不能睡覺。眞是奇事。口說着話。披衣起牀。茶房送上臉水。洗過了臉。用過早點。對少牧道。牧弟。我有句話。不知你意下如何。少牧道。安哥有甚話說。幼安道。我們在蘇州動身的時

節。原說不多幾日就回去的。如今已有一個月了。我想上海也沒有甚麼名勝地方。這幾天頑的夠了。再住幾時還待要到那裏去頑。故而明後天想動身回蘇。你可也是這樣意思。少牧聞言沈吟半晌。始回答道。本來我也要想回去了。祗因出月初寓滬西商就要跑馬。那是上海春秋二季最是熱鬧的事。外路人多有到這時候到上海來看熱鬧的。我們既在上海。不可不看了跑馬回去。因此還想躭閣幾天。幼安道。跑馬有甚好看。且知他出月幾時纔跑。少牧道。曾見笑林報與遊戲報繁華報上說是三月初四初五初六。初七祗隔得十數天了。我們看過跑馬。一准回去可好。幼安道。今天是二月十九。如此說來尚有半個多月。不是我過於多慮。上海的花消很大。那十數天裏。你須格外留點兒神。我也陪你再住幾時。但是跑過了馬。那可不能再躭擱了。不要你鬧孩子氣兒。一時間又不肯回去。少牧笑道。安哥說那裏話來。我們看過跑馬初十左右動身就是。正說着話。隔房的榮錦衣過來。說起昨日到了一個同寅約他要一同上京。因此愚園沒有去得。未知園中景緻如何。幼安道。園中的景緻還好。不知錦翁上京究於何日榮行。錦衣道。大約看過跑馬。就要走了。少牧道。原來錦翁看了跑馬。也要動身。我們也等跑馬一過就要回蘇去了。方纔正在這裏說起。三人閒談片刻。茶房進房開飯。錦衣分付把自己的飯菜開在一個房中大家用過。說說講講。甚是投機。到了兩點多鐘。錦衣要到大馬路亨達利洋行。買些鐘表幷千里鏡八音琴等。邀着幼安少牧同去。幼安回稱昨日身子勞乏了些。今日不敢出門。少牧本約志和冶之三點鐘在媚香房中等着。一同到楚雲家去。巴不得趁早脫身。乘着這個機會。就與錦衣出了長發棧。一部馬車到亨達利去。錦衣買了一座擺鐘。一隻金表。與些零碎洋貨。少牧買了一隻外國金鑲的金剛鑽戒指。足足二百兩銀子。套在指上。錦衣將金表藏在身旁。餘下的東西交與馬夫收拾好了。便想回去。少牧把鄭游二人在花媚香家等他的話與錦衣說知。要他一同前往。錦衣本來無甚別事。遂答應同到薈芳里去。果然二人

先已來了。略坐片刻。每人吃了一碗四如春水餃子。點了點飢。少牧恨不得一步就到楚雲那邊。心裏頭好像有無數的話去與他說。竟有些坐立不安。志和冶之會意。遂與錦衣少牧起身出了花家同到楚雲院中。楚雲一見眉花眼笑的與四個人說了好些溫存話兒。其時天已黑了。分付小大姐到杏花樓去叫了一塊洋錢一桌消夜。留吃夜飯。四人見他款待殷勤。過意不去。吃過夜膳。替他碰了場和。方纔回去。臨出門時。楚雲見少牧指上帶的那隻鑽戒。晶光奪目。甚是愛他。要少牧照樣再買一隻。少牧見楚雲歡喜竟把他除將下來。套在楚雲指上。送與他了。楚雲笑迷迷的謝了一聲。暗想這種客人。不巴結他再去巴結那個。從此更留了一倍心兒。要放出十二分的手段來。做到他一個留連忘返。少牧那裏得知。就是幼安也防不到少牧已經落在楚雲手中。祇想看過跑馬。一同到上海的人自然一同回去。光陰如箭。這半個多月的日子。很是易過。那天已是三月初了。志和冶之本來包着馬車。錦衣也向龍飛馬房從初四起包了三天轎車。少牧想要到善鐘去包。幼安說是太費。不許。後來祇替楚雲去包了三天橡皮輪快車。連酒錢共是三十六塊洋錢。瞞着幼安。並不使他知道。自己到了初四飯後。與幼安在四馬路馬車行中叫了一部木輪的皮篷馬車。這車價甚是便宜。連酒錢祇花了兩塊洋錢。一樣如飛的到跑馬場來。但見場上邊人山人海。那馬車停得彎彎曲曲的。不知有幾百部。兒也有許多東洋包車在內。車中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小的村的俏的。不知其數。還有些少年子弟。坐着腳踏車。在場邊兜圈子兒。瞧看婦女吊膀子的。又有些鄉村男女。與着一班小孩子們。多在場邊搭着的木板上頭高高坐着。真正看跑馬的。至於那些大人家出來的宅眷。不是坐在馬車上瞧。也有到泥城橋堍善鐘馬房洋樓上面出資觀看的人。這座洋臺。每逢春秋兩季跑馬。必招看客登樓觀看。第一日第二日每人收洋二角。第三日收洋三角。去的人却也不少。少牧與幼安兩人停了馬車。就在車上畧看一番。祇聽得耳朵邊一陣喧嘩。場上的人萬頭攢動。

遠遠瞧見跑馬廳上。跑出八匹馬來。起初原是一線齊的。不到半圈。漸漸分出先後。跑至十分至七。祗有一匹黑馬與一匹黃馬在前。及至一圈跑到。乃是黃馬第一。騎馬的人。身穿紅衣黑褲。頭上戴的帽子。祗因離得尚遠。看不淸楚。幼安瞧罷。微微一笑。對少牧道。牧弟你見了沒有。諒來一次這樣。下次也是差不多的。我們既經見識過了。何須再去看他。還是到張家花園走走去罷。少牧道。安哥要到張園很好。倘要再看跑馬。明日本來還要出來。幼安道。今日天氣很熱。明天防要下雨。不來也罷。少牧道。這是一年祗有兩次的事。我們又是難得到此。何妨再來瞧瞧。幼安道。既然你心上喜歡。且待明日再說。遂分付馬夫動身到張園去。進得園門。下車向別處閒走了一回。那些看跑馬的馬車。一部部都也來了。少牧要在安塏地大洋房內泡茶。幼安嫌他太覺熱鬧。一定要到老洋房去。因至老洋房坐下。園丁泡上茶來。這老洋房的面前。乃是一方空地。約有三四畝田開闊。四邊種些樹木。前面是個荷池。左旁是通安塏地的一條馬路。右旁是條花徑。花徑裏邊。曲曲折折的有兩三條小橋。三四座茅亭。那景緻倒還幽淨。老洋房的隔壁。是全玻璃窗的兩間花房。那花房中種着無數外國花草。姹紫嫣紅。甚是好看。幼安少牧吃過了茶。復又散步一回。因見天要夜了。登車回棧。一路之上。馬夫因還接有後趟生意。祗在四馬路兜了一個圈子。忽忽的就送到棧門。幼安也不計較。給過車貲。由他自去。少牧心上。因當日沒見楚雲。面兒覺得不甚開懷。等着茶房開過夜飯。曉得錦衣一時決不回來。推說他約在天仙茶園看戲。偸空跑至楚雲院中。問楚雲今日可曾出來。怎的沒見。楚雲回說。是三點鐘出外。四點半鐘在安塏地靠窗泡茶。五點半鐘方回來的。志和冶之錦衣逢辰。與媚香等衆姊妹們。俱在那邊。都說如何不看見你。諒你又與那姓謝的進城去了。少牧道。我今日何嘗進城。因在老洋房裏泡茶。故此你們一個不見。這都是姓謝的性情古怪。他嫌安塏地人多。纔到老洋房的。楚雲道。姓謝的你不過與他朋友罷了。他要往東。你就跟着往東。却撇得我一個

人冷清清的。我想你也說不上來。明日你在棧中不出來。也罷了。倘若出來。到了張園。莫要再到老洋房去。那邊是我們不過去的。少牧道。明日出來。我一定到安塏地等你。你也千萬莫要不到。我想看看替你做的那身衣服。可還稱身。楚雲道。我包着三天馬車。怎的不去。除是大雨不得出門。二人正在說話。聽得玻璃窗上一陣雨點聲響。天公當眞下起雨來。少牧道。你纔說下雨。甚麼果然就應了你口。天不早了。我要去了。且等明日張園見罷。楚雲拉住他道。你不聽見自鳴鐘纔敲十一點麼。你着甚慌。就要回去。敢是怕那姓謝的有甚說話。少牧道。朋友相交。何言怕字。你聽雨聲甚大。故我急欲回棧。楚雲道。下雨有甚要緊。你不是沒有在這裏住過的人。不回去也不妨事的。回頭叫老娘姨。端整稀飯。與二少爺吃。老娘姨傳話出去。不多時。相幫端上一小銅鍋稀飯。一碟火腿。一碟爊魚。一碟椒鹽花生肉。一碟皮蛋。老娘姨服侍少牧吃過。楚雲也吃了一碗。那雨越發下得大了。少牧這夜竟又沒有回去。明日整整的又下了一天大雨。出不得門。不但楚雲這天沒坐馬車。少牧也在房中坐了一日。與楚雲幷娘姨們叉了八圈小蔴雀兒。到得晚上。楚雲要到丹桂看戲。擄着少牧同去。少牧回他天雨。楚雲把自己穿的那件玫瑰紫呢一口鐘與少牧披了。雖是短些。尙可將就。喚娘姨到弄口喊了一部東洋車。陪着他一同前往。看到十一點鐘。雨還沒有住點。依舊雙雙回院。少牧又在院中住了一宵。初時還想着幼安在棧寂寞。且恐回棧時見面爲難。把甚話兒推託。爭奈楚雲有心要離間二人。說話之間。半譏半刺的嘲着少牧。說人家怕父母拘束。妻妾吵鬧。不敢在外過夜。那是有的。姓謝的是個朋友。你竟受他管束。令人羞也不羞。少牧被他說動了火。竟把幼安拋撇在九霄雲外。故第二夜住在院裏。反比隔夜安心了好些。祇是春宵苦短。及至一夢醒來。早又天已過午。但見一輪紅日。照耀滿窗。天氣略覺冷了些些。却已晴了。少牧心上很是得意。與楚雲說知飯後一同出去。楚雲應允。不過不肯同坐在一部車上。說是青天白日。旁人瞧見不雅。叫相幫另去叫

了一乘橡皮輪亭斯美車。午飯已過。楚雲梳好了頭。馬夫來說。馬車放在三馬路弄口。娘姨服侍楚雲更衣。上身穿的是荷花色外國緞棉襖。下身是雨過天青色外國緞棉褲。正是少牧替他做的。穿好之後。向着衣鏡中照了一照。對少牧笑微微點點頭兒。說聲我們去罷。少牧看他打扮好了。越顯得十分嬌媚。心裏頭已甚喜歡。又見他臨行的時節。那副笑臉。眞把人魂靈兒也勾得過去。不由不愈加着起迷來。說聲我們就走。喜洋洋的出了院門。登車而去。楚雲在前。少牧在後。先向四馬路兜了一個圈子。方到跑馬場邊。將車歇下。這日是跑馬的末一天了。昨日又是下雨。人人都沒出來。今日故更加熱鬧。比第一天看的人。又多了十分之二。少牧停車的前面。就是錦衣的馬車。少牧見了。正想下車去與他說話。後面忽有人大呼杜少翁你也來了。回頭看時。乃是志和冶之。還有一人。年紀甚輕。身穿淡湖色外國緞棉袍。白地藍花漳緞馬褂。頭上戴一頂瓜皮小帽。那帽上釘着一塊玭霞。價值連城。眼上戴着一副金絲眼鏡。嘴裏頭啣着一支呂宋煙。這烟咬嘴。是金星瑪瑙的。足上天藍緞套褲。元色漳絨旗圓式鞋子。品貌風流。衣披瀟洒。也與少牧點頭。少牧却不認得他。三人將車停住。一齊跳下車來。走至少牧那邊。志和問他是幾個人一同來的。少牧把手向楚雲的馬車一指。回說是與楚雲同來。又附着志和的耳朵。問這穿漳緞馬褂的是甚麽人。志和道。此人姓屠。別號少霞。本地人氏。家財萬貫。可算得富甲一城。那屠少霞見了少牧。雖然與他胡亂點首。也因從沒見過面兒。細問冶之。此人是誰。冶之與他說明。二人始又重新見過。各說了幾句仰慕的話。志和對少牧道。我們今天來得不巧。聽說第五次馬已跑過了。第六次倘有好一刻耽擱。呆呆的停在這裏做甚。不如到張家花園去彎一次兒。回來再看可好。屠少霞道。我本約林黛玉等都在張園。此刻不知到了沒有。正想去看看他們。冶之向少牧一瞧道。你不是一個人獨自一車來麽。我們因屠少翁的馬車。被他貴相好花笑春坐去。故此三個人坐了一車。覺得很不舒服。若是你也要到張園裏去。

我想與你一車可好。少牧大喜道。我一個人。正是寂寞。你肯坐在我的車上。那是很好的事。有何不可。治之含笑跨上車去。果與少牧並肩坐下。志和少霞。說他不合拆了姘頭。輕輕的在肩上打了兩下。回身各自登車。分付馬夫快行。少牧在車上向楚雲做個手式。叫他一同前去。楚雲會意。也叫馬夫將車開放。都向張家花園而去。這日從園門外馬路爲始。接至安塏地大門。那馬車停得水泄不通。挨擠了有半刻多鐘。方纔挨了進去。各人下車入內。果見林黛玉金小寶等。凡是有名的妓女。都在那裏泡茶。身上穿的衣服。俱是簇嶄新的。很甚奪目。花笑春與黛玉坐在一張桌上。少霞看見。走過與他搭話。楚雲也走到這一邊來。要想揀張桌子。誰知一張也沒有空的。祇聽得東壁廂有個大姐高呼先生可要到這裏坐。却是跟花小蘭的阿素。那小蘭也在旁邊桌上吃茶。楚雲點了點頭。回身要走。被靠窗口坐着的媚香艷香姊妹兩個看見。各人把手招招。說這邊也還有個座兒。楚雲沒了主意。因見少牧與志和治之。多在媚香豔香隔肩那張桌上。遂決定到窗口邊來。一面差娘姨去回覆阿素。說客人叫他坐在那邊。不過來了。免得阿素多心見怪。阿素見治之等多在那廂。手中拿了一支水煙袋兒。從人叢中擠得過來。點了個火。遞與治之。治之接過吸了兩筒。與他說了幾句閒話。將煙袋交還。阿素接着自吸。又同楚雲媚香講話。獨有艷香却不甚去理會於他。少頃。榮錦衣、康伯度、經營之、賈逢辰等。也都先後到園。衆人好不興頭。坐了一點多鐘。始各漸漸散去。少牧與志和等。依舊同行。治之仍與少牧一車。路上邊說說談談。甚是有趣。行至斜橋已過不多路。就是跑馬場了。治之見坐着的。乃是亨斯美車。忽然要想拉起韁來。馬夫因今日路上人多。欲待不許。怎禁得治之性起。一定要拉。馬夫無奈。把韁繩雙手遞過。治之接着。照法拉動。如飛而去。及到泥城橋下塊。少牧要停。治之說。停在過橋沿浜的安康里口。那邊有些住家野雞。很是好看。遂一直車過了橋。正要轉灣。不防迎面來了一部船車。轉灣角上又來了一部轎車。治之慌了手腳。韁繩扣得過緊了

些。勒傷馬口。那馬負痛往前一奔。與船車上的那一匹馬撞個正着。四蹄發起蹶來。轎車正在轉灣。一時收不住韁。也巧巧的撞在一處。但聽得豁喇一聲。竟把冶之馬車上的車槓撞斷。那車子翻下地去。馬已跑了去了。冶之少牧。一骨碌滾到塵埃。正是

莫言可作逢場戲。　着意須防行路難。

畢竟不知冶之與少牧性命如何。溜韁的那一匹馬。可鬧出別的禍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龍華寺廣結香火緣　高昌廟盛賽清明會

話說冶之與杜少牧。同坐着一部馬車。從張家花園回來。冶之自己拉韁。到得泥城橋。想要在浜口暫停。不料下橋轉灣的時候。迎面來了一部船車。彎角上又衝下一部轎車。冶之慌了手脚。手中的韁繩。緊了些兒。勒傷馬口。那馬往前直奔。三部車撞在一處。把冶之馬車上車槓撞斷。車子翻下地去。冶之少牧滾倒街心。那一匹馬已溜了韁。如飛而去。馬夫也跌下車來。急忙忍着疼痛。向前赶去。後邊楚雲志和等許多馬車。見前面少牧的車撞翻。大家勒住了韁。停在一邊。志和慌忙下車。動問二人跌得甚麼樣了。早有巡捕過來。把那闖禍的船車轎車。一齊扣住。觀看二人傷勢若何。祗見冶之跌傷左臂。少牧磕損了右膝。幸喜多是實地。尚還沒甚緊要。并且頭面均未受傷。不至血汚狼藉。志和把他二人扶起。見滿身多是灰沙。替他畧畧拍去。那溜韁馬已被馬夫設法牽了回來。巡捕問明雖沒鬧禍。但馬夫不應任從客人胡亂拉韁。漫不經心。幾乎弄出性命交關的事來。因此要與船車轎車一同帶到巡捕房去。冶之解說不依。祗得與馬夫說明。倘然捕房要罰。不論多少洋錢。叫馬夫到棧房去取。撞壞的車槓修理。也是冶之出錢。馬夫始哭喪着臉。收拾車輛。手牽着馬。跟了巡捕自去。船車轎車中坐着的人。也多跳下車來。聽憑馬夫駕着空車。同赴捕房。少不得多要罰幾塊錢。儆戒他們下次。一言表過不提。再說冶之少牧二人沒了馬車。

冶之自然回到志和車上。依舊三個人一車。少牧祇得與楚雲同車。楚雲因天已將晚。并見少牧受傷。說不出不許他坐。勉强叫娘姨扶他上車。問了幾句痛癢相關的體己話兒。說你方纔跌下去的時候。嚇得我魂不附體。如今可還沒事。明兒我要到虹廟燒香。保佑你無災無病纔好。說畢。更把雙手向少牧的膝上撫摩。少牧很是感激着他。祇因跌了一交。身子究竟不甚舒服。無心再看跑馬。分付馬夫就此回去。後邊冶之也是一般。並不躭擱。各自散歸。冶之等到豔香那邊坐了一回。豔香煖了一壺熱酒。與冶之吃。囑他吃酒之後。就在院中安睡。不必回棧。志和少霞各歸各人的相好地方住宿。少牧與楚雲回至院中。膝蓋疼痛。寸步難行。楚雲親自與他泡了一杯糖湯。伏伺吃下。名爲白糖飲。取糖能和血。不至瘀血積滯。又命相幫到帶鈎橋大街姜衍澤堂藥店北號。買了一張加料寶珍膏。此膏善治跌打損傷。效驗如神。上海祇有衍澤堂一家出售。老店在南市小南門外大街。帶鈎橋乃是分店。相幫買了膏藥。另外又買了兩角洋錢麝香。三個錢老薑。回院交與楚雲。楚雲替少牧解開褲脚。看膝蓋上跌有碗大一塊傷痕。顏色青中帶紫。輕輕替他先用老薑在傷痕上擦過。後將膏藥揭開。把麝香滲向中間。貼在傷處。再把褲脚紮好。稍停。覺得舒暢了些。楚雲要留他仍舊住在院中。少牧不允。分付相幫打了一乘轎子。送他回棧。扶上樓梯。時已十二點鐘。幼安早經睡熟。聽得房外有脚步聲響。在牀上動問是誰。相幫回說杜二少爺回來。幼安披衣起身。開了房門。見少牧一蹺一拐的扶在相幫身上。步進房來。幼安大驚。急問爲何這等狼狽。少牧進房坐下。在身旁摸出兩塊洋錢轎錢。給與相幫去訖。始向幼安把坐馬車跌傷之事。說了一遍。幼安搖了搖頭。並不去抱怨他。祇問前昨兩夜。住在那裏。現在身體如何。少牧支吾回說。前夜在平戟三公館裏頭。昨夜在熊聘飛那裏。叉了一夜麻雀。現在身體尚好。幼安明知他隨口撒謊。也不提破於他。祇說夜已深了。身子旣受了傷。早些睡罷。少牧巴不得他有此一句。乘機脫了衣服。上牀安睡。到了明日起身。膝蓋

上尙隱隱作痛。不能行動。在樓房中靜坐了一天。幼安請平戟三來。替他開了一張藥方。叫茶房撮了一服藥來。煎好吃下。一連數日。那傷急切不能全愈。幼安屢想回蘇。無奈看着少牧這般光景。萬難動身。祗得安心再住幾天。直到五日以後。方能稍走幾步。七日後始漸平復。正是流光如駛。已是三月半了。那日早上茶房遞進一個帖來。乃是榮錦衣今日約往龍華寺遊玩。在船上設宴請客。幼安問少牧可能出去。少牧回說。勉强可以走得。幼安因龍華是上海的著名叢林。聞得景緻十分幽雅。又是錦衣的主人。故也允着同去。二人用過早膳。錦衣又差榮升催請。說船在老閘橋戴生昌碼頭。二人點頭答應。各自換過一套衣服。幼安在前。少牧在後。出了房門。榮升扶了少牧。下落扶梯。喚兩步東洋車。拉到戴生昌碼頭。幼安給過車錢。少牧由榮升扶下車來。又扶着他一步步慢慢上船。錦衣出艙迎接。船中已有平戟三李子靖熊聘飛。與一個北邊口音的人在內。問起是江蘇候補道滿洲人毓春。別號秀夫。與錦衣同寅。就是前天從北京來的。後來志和冶之也都到了。冶之跌傷了手。也還沒有大愈。錦衣見客已到齊。動問衆人可要帶局。志和說自然要帶。遂喚船家取筆硯來。自己先把媚香的局票寫好。問冶之是否叫花豔香。還是小蘭。冶之說你既叫了媚香。我這能再叫別個。志和點頭。又把豔香的局票也寫好了。再替錦衣子靖聘飛一一寫過。幼安仍舊是桂天香。少牧是巫楚雲。毓秀夫初到上海。尙無相好。志和替他薦了一個百花里的小清倌人叫花小香。書寫的當交與榮升上岸去叫。一面分付船家端整酒席入座。祗因那些局隔夜沒有關照。都要梳起頭來。就擱了好一刻兒。方纔一個個先後到齊。錦衣令榮升傳話船家。將坐船的纜繩帶好在小火輪上。生火開行。起初是緩緩的。到了浦心。火機開足。便如弩箭離弦一般。如飛而去。耳旁邊祗聽得呼呼風響。不多時已是南黃浦了。衆人在船飮酒。與各妓女說說笑笑。甚是熱鬧。幼安生性愛靜。叫來的桂天香。又是一個極不喜歡打情罵俏輕嘴薄舌的人。憑着衆人頑笑。他却在旁並不作聲。後

來衆人吃得酒興愈濃。鬧得愈不像個樣兒。幼安有些忍耐不住。走至頭艙門口。觀看水景。天香也走了出來。站在幼安身旁閒看。但見浦面上往來的船隻甚多。也有裝貨的。也有載人的。忙個不了。無非是爲名利兩字。幼安暗想着當初　高廟南巡。勤問隨幸詞臣。江上的船。共有幾隻。詞臣回稱祗有兩隻。一隻爲名。一隻爲利。說的眞個有些意思。世人怎能勘得破名利關頭。可以免却許多奔波勞碌。不覺點頭嗟歎一回。少頃見巍巍塔影。矗立波心。幼安祗道是龍華到了。說聲好快。桂天香道。此處離龍華差不多尚有五里之遙。皆因寶塔甚高。故此遠遠已經望見。滬上有龍華十八灣。灣灣近龍華的俗諺。眞是不錯。幼安道。原來如此。你到過龍華已幾次了。可知旱路是甚樣走的。天香道。我連這一次。是第五次了。旱路上也曾走過。先時是從徐家匯那一條馬路。往西向南走的。都是小路。祗好坐轎。或是羊角小車。不便得很。近來從高昌廟製造局起。新開了一條馬路。直接龍華。聽說因爲龍華有一所子藥廠在彼。開了馬路。可通車輛。往來却便宜了。龍華寺的僧人。到了香汛。來往的人。絡繹不絕。十分中有八分是坐馬車去的。一分是東洋車。一分是船。那轎子小車。竟是絕無僅有的了。幼安道。旱路去的風景。比着水路如何。天香道。旱路上若是清明節在二月天氣。近龍華一帶人家。多是種桃爲生。到了這個時候。一路上桃翻紅浪。柳映綠波。流水小橋。閒雲野舍。那種天然的畫景。眞是觀之不盡。玩之有餘。若是三月清明。桃花已經開過。那就無甚景緻。不過夕陽塔影。幽徑鐘聲。可以撲去塵俗。避些叫囂嘈雜罷了。還比不得水面上去。波光一片。極目澄清。令人心曠神怡。覺得別有風趣的好。這一片話。吐屬幽雅。幼安聽了。暗想此人舉止行爲。看他甚是清高絕俗。因何落在烟花隊中。我知不遇見他也罷。既經與他相識。緩日須把些言語打動。叫他早出火坑。勿在風塵久溷。遂動了一片超拔之心。暗地裏要用好言勸他。此是後話慢題。再說二人在艙門口。小語多時。遠見一條橋影。好如臥虹一般。橫亘波心。天香說。這橋是百步橋。如今眞個到了。耳旁

邊聽小輪船上嗚的放了一聲氣筒。又是一陣鐘鈴聲響。因橋邊水勢甚淺。不便再進。遂在浦心下椗。船夫向小輪上解了纜繩。骨支骨支搖上幾櫓。船頭上又撐上幾篙。移近岸灘停泊。鋪好跳板。搭好扶手。方請衆人登岸。衆人移步上去。不多幾步。已是龍華寺的山門。抬頭看塔上貼着今春傳戒四個大字。寫得筆法甚好。山門兩旁。擺着許多攤子。也有賣竹器的。也有賣耍貨的。也有賣香煙食物的。也有賣雜技西洋景的。甚是熱鬧。衆人進了山門。便是四天王殿。兩壁廂塑着魔家四將。那法身約有一丈多高。十分威武。殿旁擺列無數攤子。賣的都是香燭紙馬。看見衆人進來。一個個上前兜賣。楚雲等每人至至誠誠。請了幾付香燭。分赴各殿燒香。錦衣同着幼安等諸人。到處隨喜。祗有少牧。因行路不便。就在天王殿暫坐。錦衣等欵步進內。便是大雄寶殿。正中供的是釋迦牟尼佛。兩邊十八羅漢。金光燦爛。法相莊嚴。大雄殿後邊。是三聖殿。供的三世如來。左廊是送子觀音殿。燒香的婦女們。最是擁擠。志和冶之走到此處。立定了脚。不肯就行。幼安與錦衣暗暗打個手式。由他們在此觀看。二人走到西偏新造的羅漢堂中。看過五百羅漢。重新回至正殿。其時各妓女。香已燒完。却都一個不見。錦衣先曾來過一次。知道他們必在方丈。或在女齋堂小坐。故與幼安同到方丈中去。看門闌上懸着一塊退光黑漆堆金字的橫匾。上寫着方丈二字。幼安大讚好字。錦衣道。幼翁。你曉得這寫匾人的來歷麼。我也因他書法甚好。上次來時。問過寺內僧人。據他們說。這兩個字。乃是當初一個燒香的僧人所寫。並不用筆。乃是把火鉗畫成。此僧名喚覺悟。不是個等閒之輩。你可信也不信。幼安聞言微笑道。此種讕語。信他則甚。但這方丈二字。很不易寫。竟能寫到這個地步。就算他出自仙筆。有何不可。錦衣點頭稱是。二人走進方丈。見正中一座法臺。臺上列着拂塵禪杖。臺下擺有許多交椅。任人閒坐。四壁掛着許多字畫。內中有幾幅朝陽補衲、夜月談經、等圖。乃是竹禪和尚畫的。後面反軒中間。又有一幅醉菩提。也是竹禪手筆。正在觀看。有知客僧過來招接。并問

可要在此設齋。錦衣回他不必。那僧人分付香火獻茶。又端上四盤果品。請二人用茶。二人坐下。喝了杯茶。向知客僧問問寺中勝跡。却也沒甚好頑的地方。遂開消了兩角洋錢茶金。別過知客僧。信步出外。走至糾察所中。但見中間供着一枝戒板。板上寫着許多禪門規矩。旁邊放着一枝戒杖。規模倒也甚是嚴肅。出了糾察所。旁邊就是齋堂。乃衆僧人吃齋之處。一排一排的放着無數板凳。二人畧看一番。回身抄出大殿。又到鐘鼓樓看了一回。信步走至塔前。見塔上邊遊人如蟻。那在第一層上的人。望去宛如四五歲小孩一般。錦衣道。我們可要上去頑頑。幼安回稱使得。遂摳起衣服。錦衣在前。幼安隨後。一層一層的走將上去。到第七層上面。見壁間有一首詩。墨跡未乾。二人定睛一看。低低誦道。

浮屠七級勢摩空。有客登臨顧盼雄。多少樓臺煙雨裏。大千世界有無中。
暮雲遠鎖茶山翠。落日斜沈歇浦紅。昂首層巔發長嘯。幾疑身在上清宮。

下寫天涯吏隱戟三平陸遊此偶題。幼安錦衣看罷。知道戟三已經來過。先自下塔去了。錦衣極口稱讚這一首詩筆力雄渾。幼安也讚不絕聲。後來倚在壁間。沈思片刻。說可惜沒帶筆墨。不然。也好和他幾句。錦衣在身旁一摸。道我有枝鉛筆在此可使。得麼。幼安大喜。雙手接過。就在戟三題詩的右面壁上振筆書道。

龍華古剎景清娛。樓閣參差入畫圖。滿地雲陰天欲暮。淡煙漠漠鎖浮屠。
帽影鞭絲去復還。香煙人氣滿禪關。鬧中取靜偏多趣。清磬一聲心自閒。

寫完。又註一行小字道。讀天涯吏隱題壁句。見獵心喜。得卽景二絕。不敢言詩。聊志鴻爪云爾。小東山主幼安謝景石并志。錦衣看他寫畢。收了鉛筆。從頭至尾細讀兩遍。說他吐屬幽雅。與戟三又是一副筆墨。眞是異曲同工。一般都是好詩。幼安聞言。謙遜不迭。正在談論。有個小沙彌喘吁吁的跑上塔來。向二人

一看。問二位可是謝爺榮爺。二人回稱正是。小沙彌道。鄭大少爺在齋堂設齋。請二位爺用齋。二人答應。隨着小沙彌移步下塔。曲曲折折。繞至齋堂。見志和等已經入座。少牧也進來了。都說你們那裏去了。這好半天。致人等得心焦。二人把遊塔的話說了一番。又讚戟三詩筆雄健。令人欽佩。戟三連稱不敢。錦衣四顧一望。楚雲等衆妓女。依舊一個不見。問到那裏去了。志和道。在女齋堂吃過了齋。現到大殿上鋪佛未回。錦衣道。如何叫做鋪佛。治之道。那是和尚們哄騙愚夫愚婦的名目。彷彿道場中夜課一般。聚集合寺僧人。擂鼓撞鐘。一同念佛。那也罷了。最好笑的是念到轉佛的時候。那施主也須跟在和尚裏頭跑來跑去。說甚麼可以懺除罪孽。你們想愚也不愚。衆人都點頭含笑不已。移時齋已用畢。殿上鋪佛也已完了。船家見天色將晚。催請回船。錦衣等遂出了寺門。令衆妓女下船。然後各人陸續登舟。船家解纜拔跳。搖到小輪船上。帶好了纜。放過氣筒。生火開行。回到上海。已是酉牌時分。衆妓女也有馬車來接的。也有轎子候在碼頭上的。也有並沒馬車轎子。坐了東洋車回去的。不必細表。錦衣等上岸之後。正想分手各回。治之要請同到花豔香家吃酒。少牧回稱脚上受傷未痊。不便再行勞動。治之說現有馬車。可以讓與你合謝幼翁坐着同去。少牧未便再辭。祇得允了。幼安也不好過卻。竟與少牧登車同往。其餘的人一個不少。到得薈芳里。並不再請外客。寫好各人局票。分付起手巾入座。席間錦衣談起明日是清明了。不知此間可有賽會。志和道。城隍廟聞得有會。一年三次。乃是清明七月半十月朝。會中人叫做上元中元下元。共有五尊神像。乃清江司、長人司、高昌司、財帛司、城隍神。會中有的多是些尋常儀仗。沒有甚麼好瞧。其時媚香的本堂局還沒有去。接口說道。城裏頭出的城隍會。又叫做三巡會。果然沒甚好瞧。十七尙有城外的高昌會。乃是大南門外迎春廟出的。更是沒有瞧頭。十八日聽說是高昌廟要出會了。會裏頭有龍船檯閣看馬陰皂隸大鑼班解餉官花十景牌逍遙傘並臂香拜香三百六十行等。很是熱鬧。你們可

要瞧去。志和聞言歡喜道。可曉得是甚麼時候出的。經過的是些甚麼地方。媚香道。是聽說早晨出的。走的地方。多在南市陸家浜馬路、大南門馬路、斜橋、小木橋、一帶。錦衣道。斜橋不是張家花園那邊麼。如何說是南市。媚香笑道。張家花園地方有條斜橋西門外一直下去也有一條斜橋。乃是到徐家滙去的大路。你們倘然眞要看會。正好坐了馬車前去。志和道。你到了那一天也去看麼。倘然你也要去看。我一定與你同往。冶之也問豔香可去。豔香媚香同說去去也好。四個人遂訂定了約隔晚住在院中。一早一同出門。錦衣等也有歡喜看熱閙的。約着衆人屆期同去。幼安決意不往。少牧回說。且看脚上傷勢如何。倘能走動。一定奉陪。衆人說說笑笑。盡歡而散。流光如電。轉限已是十八到了。志和冶之。隔夜果然住在豔香媚香房中。天明起來。催二人梳洗過了。換好衣服。吃些早點。那馬車是預定着的。已經放在弄口。四人登車而去。到得斜橋。尙祇十一點鐘。會還未來。這些看會的人已挨擠得水洩不通。杜少牧與榮錦衣同坐一部馬車。先自來了。志和看見。叫應二人。幷問少牧那晚回去。身子可好。少牧道。那夜多吃了幾杯酒。回棧安睡。覺得筋骨酸軟。誰知明日起身。那膝蓋上的傷痕。反竟好了許多。想是多吃了酒。血脈活動的緣故。志和道。照此說來。我輩多吃花酒。原來也有用處。少牧點頭含笑。四人言談有頃。祇聽得衆人齊說一聲會來。先見一面三角大旗。遠遠而至。接着便是衝風鑾號。四匹白馬。兩面大鑼。與淸道旗。飛虎旗。肅靜迴避牌。及勅封高昌司加封永寧侯奉旨出巡賑濟孤魂等各牌。又是一道邀鑼。以後是馬吹手。馬執事。宣令廳風雷火電馬十二旗牌馬。對子馬。皇命馬等。約共六十多匹。走得塵埃滾滾。一線齊的按轡徐行。馬後隨着七乘轎子。乃是敕廳印廳令旗令箭巡捕中軍掌案各官會轎子。過完耳旁邊一陣笑聲大作。見來了七個一丈二三尺高的長人。乃是些踏高蹺的。第一個裝着呂純陽。肩背寶劍。第二個裝的是白牡丹。手中拿了一方白洋綢手帕。扭扭揑揑的引人發笑。乃是三戲白牡丹故事。第三個是武生打扮。

第四個是武旦打扮。第五個是開口跳打扮。乃一齣三岔口京戲。尚有兩人。一人裝着大香山中的大頭鬼面目猙獰。一人裝着小頭鬼形容奇怪。看的人齊聲拍手。高蹺過處。鑼鼓聲喧。龍燈來了。舞龍燈的那一班人。都一色的穿着雪青縐紗小袖緊身。藍摹本緞小腳夾褲。雙條短梁挖花京鞋。年紀均在三十上下。高喝一聲。閑人站開。一條十八接蟹殼青縐紗紮成的青龍。身上掛着幾百面白銅小鏡。裝做龍鱗。映着日光。照得人眼睛多睜不開來。一路翻騰飛舞而至。正是

說甚賑孤迎土偶。　分明好事耗金錢。

不知龍燈過後。尚有何等會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一席綺筵香温玉軟　千金孤注蝶舞蚨飛

話說那日的高昌會果然熱閙萬分。不要說會中花色甚多。就是那一條龍燈。已覺得異常出色。龍燈過處。便是兩座檯閣。一座扮的是鳳儀亭。一座扮的昭君出塞。檯閣之後。又是一座鞦韆架兒。四個十一二歲的小孩。雙手搭在架上。一路翻筋斗而過。鞦韆架的後面。乃是半副鑾駕。二十頂逍遙傘。四頂萬民寶蓋。都是五色緞子做的。末後又有兩頂大傘。四面方旗。那傘上旗上的字。一是銀的。一是玉的。價值甚昂。傘後兩座亭子。一座乃是香亭。一座是萬民衣亭。亭中供着一件萬民朝衣。繡得花團錦簇。萬民衣亭過去後。又聽得鑼聲大震。見兩個人赤着雙臂。臂上託着兩面大鑼。約有四尺圍圓。一路敲動。那便是大鑼班了。鑼後跟着無數臂香。一個個用銅鈎子把香爐鈎住。托在臂上。也有四五斤重的。也有十數斤重的。走得多是汗流浹背。臂香會的後面。接着是拜香會了。每人手中捧着一張小小香几。几上供着香燭。沿途朝拜而行。約有四五十名。走得街上香烟繚繞。後隨鼓樂一班。一路吹彈而過。聲韻悠揚。頗堪入耳。鼓樂過處。來了十塊鮮花紮就的花十景牌。花香觸鼻。八對陰皂隸。目不轉睛的扮得甚是好看。四對大肚

皮劊子手。各人坦開肚腹。手執雪亮鋼刀。狠是威武。劊子手的後邊。一人敲着一面大鼓。一人牽着一匹看馬又是一部小車一員解餉官兒那推車的頭戴草帽。脚穿草鞋。身上藍洋布大袖道袍。元色綢紗大脚褲。車上裝着冥鏹。插一面朝天解餉的黃綾旗。解餉官身穿天青緞子外套。蜜色甯綢箭衣。藍綢紗襯衫。頭戴晶頂花翎大帽。足穿一雙薄底快靴。手中拿着一根馬鞭子兒。押着餉車。跟着看馬。款步而行。馬後隨着一隊護餉健兒。都是元色綢紗密門鈕扣。小袖緊身。元色綢紗小脚夾褲。千針幫踢殺虎跳鞋。手中拿一面杏黃綢三角小旗。旗上邊寫着護餉兩字。擠擠挨挨的圍着解餉官走去。這都是同治年間西門內茅山殿出茅山會時有的。後來有個好官。姓葉。官名廷眷。別號顧之。做了上海縣知縣。把此會嚴行禁止。殿屋發封。如今改入高昌會中。志和等衆人看了。暗暗好笑。豔香在馬車上說道今日這會。果然好看。但我聽得人說尚有三百六十行會首。爲甚沒有看見。冶之把手向前一指道。那不是三百六十行來了麼。豔香等在車中站起看時。果有無數不三不四的人遠遠而來。及至走近。見扮着許多醫卜星相漁樵耕讀、與那賣雜貨、賣鹽婆、搖船婆、採桑女等。老着面皮。倒也狠像。引得看的人笑聲大作。直至三百六十行過完。方是六房書吏、二班三班、判廳、朝房、六執事、提爐、符節、冲天棍、搭工、奶茶、軍健、遮頭傘、等各種儀仗。一頂八人擡的綠呢神轎。轎後兩匹跟馬。這會方纔過畢。足足走了一點多鐘。那些看會的人。見會已過完。大家一哄而散。斜橋的那條馬路本來不甚開闊。一時逐擁擠不開。冶之恐馬車在人叢中。萬一又要鬧出禍來。分付停在一旁慢走。少牧也是一般。直到街上的人散個盡絕。方命馬夫起行。忽然後面赶上兩部馬車。大呼杜少翁鄭志翁。你們往那裏頭去。少牧等回頭看時。一部車上是賈逢辰。與一個年紀三十上下。身穿湖色緞子十行棉袍。藍漳緞馬褂。頭戴一副金絲眼鏡。沒有見過的人。一部上是屠少霞與花笑春。帶着一個十三四歲的大姐。志和瞧見。在車上起身答道。我們想回去了。你們怎樣。逢辰道。

這時候有一點鐘了。肚子裏飢餓得很。想與白湘翁屠少翁到一品香吃大菜去。你們可肯一同前往。志和尙未回言。治之道。我們肚中也飢餓了。同去何妨。逢辰又問杜少牧榮錦衣道。少翁錦翁可去。少牧錦衣本要回棧吃飯。怎禁得治之志和。幫着逢辰不許他們各散。二人也就允了。一共是四部馬車。從西門馬路取道法蘭西大馬路。過帶鉤橋向四馬路而行。豔香媚香的馬車。跟在後邊。到得一品香。下車入內。各人開了菜單。逢辰請豔香等一同吃飯。又寫局票叫花小蘭、巫楚雲、花影嬌、等同來。那戴金絲眼鏡的人。叫了一個公陽里淸倌人小花巧玲。衆人動問此人名字籍貫。回稱姓白。別號湘吟。又號湘岑。湖北黃州人氏。在江蘇候補。乃是一個通判官階。語言漂亮。對答如流。志和等見他是個宦場中人。甚是敬重。吃過番菜。豔香等各自散去。湘吟要邀衆人同到張園遊玩。衆人見與他雖是初交。很要朋友。況且各人閒着無事。這日又是禮拜。張園必定熱鬧。故此都願前去。湘吟大喜。讓衆人出了一品香。登車同到張家花園。少牧等在安塏地泡茶。治之與湘吟到彈子房打了三盤彈子。乃是湘吟輸的。逢辰便要罰他今夜請酒。湘吟滿口應允。說准定在花巧玲家。就請衆人同去。治之志和少霞三人都允下了。錦衣因另有聚豐園應酬。决意不去。少牧也要告辭。逢辰等那裏肯放。湘吟更不許他走。在安塏地坐了一回。天要黑了。馬夫進園。說沒有帶得燈燭。不知可就要回去。衆人同說我們都要走了。大家上車而回。到石路公陽里口下車。少牧別了錦衣。同着衆人進弄。錦衣獨自一人。到四馬路聚豐園去。按下不表。祇說少牧與湘吟等一同來到花巧玲家。入房坐下。跟巧玲的娘姨。名叫阿秀。本來也是個有名妓女。嫁了人。不安於室。又出來的。如今已是二十四五歲了。自知年長色衰。因此買了一個小淸倌人。招接幾戶熟客。生意倒也不甚落寞。湘吟與他姘識。已有半年多了。十分要好。這夜見衆人進房。除逢辰常常來往。曉得他的名姓。餘多沒有見過。一個個動問明白。令巧玲敬了一遍瓜子。自己每人倒上一盌茶來。裝了二盆水菓。纔過一道

手巾。又替逢辰開了一隻烟燈。應酬得很是周到。湘吟叫取筆硯點菜擺酒。阿秀眉花眼笑的。問點好了菜。幾時來用。湘吟道。今夜就吃。阿秀道。今日有個外路客人到此。早間已經吃過酒了。小先生的場面每日有一檯酒。已是很好。今夜有了兩檯。眞是睡裏夢裏沒有想到。不過吃酒是本家的好處。我們房間裏人。一點兒占不得光。你明兒最好再替小先生碰幾場和。照應照應纔好。逢辰道。白大少爺當眞照應的是小先生麼。我看不要瞧小先生的分上。還是瞧在你的分上。替你今夜就碰場和可好。阿秀把眼睛向逢辰一斜。微笑答道。賈大少爺。可是當眞就算湘吟是照應我的。今夜替我碰一場和。湘吟向阿秀一望道。湘吟二字。你怎的亂叫起來。阿秀笑道。叫你湘吟。打甚麼要緊。我還要叫你阿湘哩。阿湘。你今夜吃了酒。一定替我碰和。湘吟還沒有回他。逢辰連稱算數。催阿秀將菜單交給相幫叫菜。端整把檯面擺好。一共是少霞、少牧、冶之、志和、逢辰、連湘吟。乃是六客。並不添請外人。等到菜席一來。就此起手巾入席。各人寫票叫局。仍是日裏頭在一品香叫的那幾個人。冶之因逢辰叫的是花小蘭。阿素嫩着他要轉局。少不得轉了一個。少牧叫的楚雲。在席面上說起好幾天沒有和酒。要少牧翻檯過去裝裝場面。少牧不允。楚雲一定要他答應。逢辰聽見。說道。今夜這裏散了檯面。尙要碰和。來不及了。况且二少爺的心上。又是不願。不如明日也替你碰場和罷。楚雲道。吃酒碰和。是一樣的。賈大少爺。明日你可保得他麼。逢辰道。甚麼保不得他。今兒這裏白大少爺的和。也是我說下來的。明天二少爺。怎能教我丟臉。楚雲道。既然如此。我就拜託着你。逢辰道。一准在我身上。少牧見逢辰說得斬釘截鐵。不便再說。也就允了。移時楚雲等先後回去。衆人吃過乾稀飯散席。少牧要想回棧。逢辰拖住他道。你明晚不是要替楚雲碰和麼。今夜湘吟的和。我想你須應酬了他。明兒我們原班。免得去再請別人。豈不甚好。少牧躊躇未決。旁邊阿秀。二少爺長。二少爺短的。央個不了。少牧不便過却。祇得坐下。娘姨等收過檯面。把碰和桌子搭開。分好籌碼。點好洋

燭。阿秀替逢辰接連燒了七八筒煙。又親自向少牧志和冶之少霞。每人裝了幾筒水烟。說說笑笑了一回。等到逢辰煙癮已過。扳位入局碰的乃是五十塊洋錢一底的二四麻雀。志和冶之兩人合碰。少霞與逢辰合碰。前四圈是少牧輸的。湘吟最贏。逢辰志和無甚進出。後四圈。少牧和了一副二百八十塊的萬子一色。及至碰完結帳。反贏了八十六塊洋錢。湘吟輸了四十。逢辰祇輸得九塊洋錢。冶之志和合輸了四十九塊。各人交出鈔票。湘吟說聲對不住衆位。自己也在身旁摸了幾張鈔票出來。提出十二塊洋錢頭錢。給與阿秀。餘下的多送與少牧。少牧不好意思收下。回說何妨明日再算。湘吟笑道。賭錢不能隔夜。少兄何必客氣。逢辰也是這樣的說。少牧方纔收了。阿秀分付端上稀飯。請各人點飢。逢辰煙癮又到。睡在炕榻上吸煙。問阿秀現在幾點鐘了。阿秀回稱尙早。大約不過一點多鐘。湘吟在衣袋內取出一隻金表一看。搖搖頭道。三點半了。逢辰道。什麼已是這等夜深。我又住得很遠。回去不是要天亮了麼。阿秀道。旣是這樣。你今夜就與阿湘住在這裏。不要去罷。逢辰道。不去可是與你們打更。湘吟道。休得取笑。看如此夜深。不要說老逢不必回家。就是杜少翁等也不要去了。我們大家又幾圈小麻雀兒。等到天明出門。免得身體受寒。那可不是頑的。逢辰道。小麻雀有甚趣味。我想推幾方小牌九。不知這裏可有現成的骨牌。阿秀道。現成的沒有。你們眞要。可在挖花牌中揀付出來。湘吟道。推牌九誰做莊呢。逢辰道。就是我來也好。湘吟道。你推多少輸贏。逢辰道。二三十塊錢罷了。我們原是小頑。湘吟道。你輸完了。我來做莊。如何。逢辰道。說什麼話。我贏進了。讓你做莊。二人你言我語。阿秀開衣櫥取出一付挖花牌來。揀了三十二張。子細對過不錯。放在桌上。逢辰的煙也吃好了。起身走至桌邊。拿出三十塊錢來。當檯一放。拽過一張椅兒坐下。問阿秀可要起手巾作一塲和。阿秀道。你們旣是小頑。作甚麼和。停回兒誰是贏家。多少給幾塊錢也就彀了。下次倘然有甚大局面兒。挑挑我們。怕不有一百八十塊錢。今年正月裏。我們在尙仁里

的時候。阿湘合了許多的人。推了五次牌九。差不多有八百塊錢頭錢。不過阿湘輸了二千多塊。我至今還替他心疼。逢辰道。怎麼阿湘今年輸過這好多的錢。湘吟搖頭道。今年交了輸運。祗要揑着骨牌。就是輸錢。這幾時所以不賭。逢辰道今夜你試試手氣看有甚樣。湘吟道如今這手冷了好幾時了。諒來不至再輸。待我把你的莊打掷過了。我來做個莊與你看。逢辰道說嘴有甚用處。且看你的財運。快些坐下來扳門。湘吟含笑點頭。一屁股在逢辰的對面天門上坐下。招呼少牧等一同出手。少牧因聽得人說上海的翻戲甚多。逢辰雖然叙過幾次。幼安背後總說他不是好人。白湘吟又是第一次見面。須要留點兒神。故此佯稱不會。不肯扳門。少霞平時最喜歡的。乃是嫖賭。況與逢辰交情甚密。絕不疑心。遂一把手拉了少牧在上門坐下。冶之志和在揚州時。多是濺賭的人。輸贏三百五百塊錢。毫不在心。何況二三十塊錢的小莊。因一同坐了下門。逢辰見衆人坐定。把牌洗過。向阿秀要了兩顆骰子。推出第一條牌來。各人因是毛關。不肯重打。每人打了一塊洋錢。少牧更沒有動手。莊家把骰子擲動。乃是個九自頭。拿了一個別十。自然通配。第二條冶之志和在下門上打了十塊洋錢。少霞一人打了十塊。湘吟是十塊分作二三四三道。莊家骰子擲的五點。又是自頭。拿了一付風吹八。上門是長八。下門是和板八。天門是戳槍九。仍是一個通配。三十塊錢已不够了。逢辰發起火來。又在身畔摸出七十塊錢鈔票。配過衆人。推第三條。少牧見他牌九甚瘟。打了十塊錢的上角。這回骰子是六上莊。上門是個七點。天門又是九點。莊家是副長五。祗吃了下門人丁一。冶之志和的十塊錢。有了上角少牧十塊。少霞十塊。天門上湘吟十塊。逢辰將錢配畢。搖了搖頭。不敢再推。拖水將牌重洗一洗。推第二方。衆人看看眼子。有時輕打。有時重打。祗有四方牌九。那一百塊錢。已經輸得精光。立起身讓湘吟來推。不料又是一個倒莊。輸了二百五十塊錢。天已亮了。就此歇手。算一算。少霞贏了一百十塊。冶之志和合贏了一百十六塊。少牧打得最小。贏了六十一塊。逢

辰起先推莊輸了一百。後來打莊打回了五十三塊。淨輸四十七塊。衆人結好了帳。贏家合出三十塊錢。給與阿秀作頭。阿秀謝過收下。分付相幫到聚豐園叫六碗火雞麵來與衆人吃。一面把牌骰收拾。衆人吃好了麵。起身多要回去。祇有湘吟是就在這裏睡了。少牧怕與志和等同回。幼安倘已起來。不免犯疑。又有許多責備的話。不如竟到楚雲那裏睡他一覺再說。因此竟向東薈芳去。臨行時與衆人訂定今夜准八點鐘。原班在楚雲房中碰和。不可失約。衆人諾諾連聲而別。少牧到得楚雲那邊。楚雲未曾起身。娘姨等開了房門。伏侍他進房睡下。這一覺直到午後兩點多鐘方醒。楚雲等他起來吃飯。少牧隨意點了幾樣飯菜。與楚雲同桌吃過。楚雲梳頭。自己親手與少牧打了一條辮子。問他此刻到那裏去。少牧道。昨夜打了一夜的牌。今日身子很乏。不想出去。楚雲道。正要問你昨夜碰和輸贏甚樣。少牧道。起初麻雀贏了八十多塊洋錢。後來賈白二人推小牌九。贏了他們六十一塊。楚雲道。原來是你贏的。你從前許我再兌一隻金鋼鑽戒指。與前兌的配做一對。如今好去與我兌了。少牧道。一共祇贏得一百四十幾塊洋錢。要兌好的尚還不够。楚雲道。不够貼些也罷。算你沒有贏錢。本來也要兌與我的。少牧拗不過他。微笑應允。楚雲催着快去。少牧果然立刻就走。少時兌了一隻戒指回來。共是二百二十塊錢。貼了七十三塊。楚雲將戒帶在手上瞧一瞧。晶光奪目。與前兌的二百兩那隻。甚是配得上去。心下十分歡喜。因見天已晚下來了。留他在房夜膳。候志和等到來碰和。等到八點半鐘。還沒一個人來。少牧心中焦躁。正要寫請客票到各處去請。相幫報說客人進來。逢辰與少霞到了。說湘吟因有人請他在美仁里吃酒。散了檯面立刻就來。少牧問志和冶之可曾會過。逢辰說會過的了。他們在豔香那邊。祇要湘吟一來。寫條去請。少牧又問二人可用夜飯。逢辰回說在杏花樓吃過的了。楚雲見有客來。敬過瓜子。分付房間裏的阿娥姐倒茶裝煙。少牧曉得逢辰煙癮甚大。開了一隻煙燈。叫阿娥姐與他燒了七八筒煙。聽得天井裏有個客人。

問巫楚雲的房間在那一邊。逢辰聽是湘吟聲音放下煙槍跑至牕口招呼進房各人見面之下湘吟連說來遲。逢辰道鄭志翁與游冶翁也還沒有到哩。如今你既來了。我們去請他罷。湘吟道原來志翁冶翁也還都沒有來。快快差人去請。祇怕少翁等得不耐煩了。逢辰道他等在這裏不耐煩麼。我想他這個所在。就等一輩子也是願意。少牧道你又要取笑了。待我寫張請客票去請冶之志和。逢辰道你寫請客票麼。我替你代勞了罷。遂提起筆來。七差八搭的寫了一張便票交給娘姨付與相幫去請。果然一請就來。房中娘姨們排開桌子。起過手巾大家入局。仍舊是五十塊底麻雀。碰了八圈又是少牧贏了六十多塊。志和冶之沒有進出。湘吟輸了六十多塊。逢辰巧巧輸了十二塊頭錢。算好籌碼。村清現洋。阿娥姐收過了牌。端上稀飯。請衆人點飢。閒話中間逢辰說起湘吟真是賭不得錢。逢賭必輸。湘吟不服。吃好稀飯。又要推起小牌九來。湘吟做莊。輸了一百多塊。逢辰接了一莊。也輸八十塊錢。湘吟又陪莊輸了五十多塊。乃是少牧等四人合贏了二百多塊。提了二十塊頭錢。湘吟尚要再做一莊因已三點多了。衆人多說昨夜賭了一夜沒有睡得身體吃耐不起。要做輸贏緩日再來。湘吟遂約定明夜十二點鐘以後。准在花巧玲家再做一場輸贏。必須大家都到。衆人彼此應允。始各散去。少牧那晚依舊住在楚雲房中明日起身。吃過中飯。回棧一次。幼安不在棧內。動問茶房。知他到集賢里看子靖去了。遂拿鑰匙開了箱子。取了三百塊錢鈔票四十塊錢現洋出房。將門鎖好。鎖匙交與茶房。與忽忽喚一部東洋車。又到楚雲院中。與他同到一品香吃了晚飯。因天樂窩那夜打唱。楚雲要少牧去聽書點戲。少牧答應。點了十齣在書場上坐了一回。楚雲唱過曲子。回院去了。少牧等到書場已散。看表上已是十一點半。始向花巧玲家而去。湘吟已與逢辰先到。不多時。少霞志和冶之也都來了。逢辰臥在湘妃榻上吸烟。衆人散坐閒談。等到一點鐘敲過。院中的客人靜了。湘吟纔叫阿秀把骨牌骰子取出。招呼衆人入局。逢辰要推頭莊。湘吟不許。搶住

骨牌坐下先推。起初又是輸的。後來莊風燥了。贏了六百多洋錢。方纔結帳。叫逢辰接下去推。逢辰道。錢不够了。做甚麼莊。湘吟道。可有人與你合推。豈不甚好。少霞道。我來與他合推。湘吟問共推多少。少霞道。三百塊罷。逢辰道。我祇有五十塊了。少霞道。你就是五十塊。餘下多是我的。逢辰連稱使得。推了十數方牌。不知不覺這三百塊被湘吟贏去。旁人多是輸的。因這夜湘吟不但自己打得很重。幷且把志和冶之少牧等打的角宕。與一切本門。他總吃在一門上去做個雙輸雙贏。故把莊家閒家的錢。都輸在他一人手裏。志和冶之氣他不過。也合着推了一莊。輸了二百多塊。又是湘吟贏進。逢辰因沒有錢。並不曾打。少牧帶來的錢。都輸完了。逢辰問他可要向湘吟挪移。少牧說與湘吟乃是新交。恐多不便。逢辰道。白湘翁爲人豪爽。借幾塊錢。算些甚麼。何況你杜少翁是個極體面人。那有不相信的道理。你心上眞個要錢。儘管問他去取。少牧道。既然這樣。我也想推一個莊。少是斷斷不够。須得借我三百塊。明日奉還。湘吟聞言接口道。三百塊錢。放在少翁那邊。難道我不放心麼。說甚明天後天。你快拿去就是。口說着話。手中拿了一疊鈔票。一五一十的數與少牧。逢辰道。如何。我說白湘翁是最爽快的。少翁你收了他就是。少牧果然照數收了。點一點足足三百。就坐下去做莊。逢辰也向湘吟借了五十塊錢。跟着湘吟。看准眼子。一記一記的打去。有時不跟湘吟。跟着志和冶之少霞亂打幾下。湘吟必定吃在自己門上。不消片刻鐘時。少牧的莊。又打坍了。推到結末一條。莊家一個通配。算一算錢已不敷。湘吟問可還再要移些。少牧躊躇道。再移不太多了麼。逢辰道。不移。你不够配了。再移一百也好。湘吟道。杜少翁輸得很了。須要使他翻翻本兒。一百塊錢。濟得甚事。還是再拿三百去罷。少牧聽了。暗想湘吟這人。果然很好。點點頭兒。回說如此最妙。明天我一併還你。湘吟道。休要放在心上。我望你燥了一莊。停回就加利還我。少牧道。謝你金口。果然又向湘吟借了三百塊錢。把當檯應配的錢都配完了。因見湘吟方纔推莊的地方。莊風甚好。與他掉了一

個坐位。重新開手。正是

甘把千金作孤注。再將一局博翻梢。

要知杜少牧這一局勝負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謝幼安識破機關　杜少牧脫離陷阱

話說杜少牧向白湘吟又借了三百塊錢。換了一個坐地。再推第二個莊。一心祇想翻本。果然莊風好些。翻了一百多塊洋錢。湘吟却不甚很打。旁邊賈逢辰道。湘吟你想是要結贏錢麼。我們這賭是書房局。難以爲情。你瞧我今夜也輸得多了。却還記記應酬少翁。你怎的這幾記看他莊風好了些兒不下重注。湘吟道。阿逢。你不要這麼的說。不下重注。正是我照應少翁。祇要上門擺得一重。祇怕他就吃不斷根。逢辰道。這是句什麼話。我却不信。湘吟道。你不信麼。這一下我打個顏色你看。拿了一百塊錢鈔票向上門一放道。你瞧賠是不賠。逢辰道。你打上門。我偏打下門。遂在下門擺了二十塊錢。少霞在天門上擺了念塊。志和冶之合擺五十塊錢橫宕。湘吟看衆人擺好。伸手一注一注多吃在上門上。看少牧欲待不許。逢辰道。你怯甚麼。他又並不是個神仙。拿得住上門一定要贏。倘然你獨把上門吃了。使他代你莊家賠賠我們的錢。豈不很好。你快把骰子擲出去罷。少牧被他數言。心上也想。難道竟是獨賠上門。那有這般巧事。果然就把骰子擲出。擲了個八落底。下門拿的四點。天門是八點。上門是六點。莊家的牌還沒有翻轉。逢辰大喊七點。少牧先翻了一張梅花。又翻第二張。上面乃是二頭。逢辰道。不是二五。必是二六。湘吟道。祇怕是二三罷。逢辰將眼向湘吟一斜。湘吟不言。少牧舉起牌來一看。果眞是張二三。呸了一聲。搖搖頭兒。把上門的錢一注一注照數配出。逢辰連呼奇怪。志和把牌一看。暗想上門好個活門。第二記遂與冶之在上門上打了三十塊錢。湘吟却又吃到下門上去。這一回下門拿了個九點。莊家八點。上門祇有三點。

又是湘吟贏的。就從這兩條起。莊風又倒下去了。那消半刻鐘時。少牧的三百塊錢。又輸得分文不剩。算一算。借了湘吟六百。自己在棧中帶來三百鈔票四十現洋。連身旁五十多塊鈔票十幾塊洋錢。足足輸了一千有零。少霞輸了四百。冶之志和合輸了五百多塊。逢辰輸得最少。連借湘吟的五十塊在內。不過二百塊光景。都是湘吟一人獨贏。除去頭錢。連開消男女相幫在內。共約二百塊左右。盡贏一千一百多塊。天已明了。大家散局。阿素備有自己煮的香粳米粥。叫娘姨們搬來。隨手擺上八個碟子。乃是雞鬆、魚鬆、牌南、燻蛋、玫瑰乳腐、春不老、滷香瓜、醬十景。甚是精緻。衆人坐下。一同吃些。少牧輸得多了。口雖不言。心下不免十分懊惱。被逢辰看了出來。因道勝敗乃是兵家常事。少翁何必掛心。我們朋友聚首的日子長哩。緩日可到楚雲那邊再推一場。一則你好指望翻本。二則也好挑挑楚雲。湘吟接口說道。阿逢說得不錯。少翁如果擺局。祇要定個日子。關照一聲。我與逢辰一定到場。逢辰又問少霞、冶之、志和、三人甚樣。三人都道本來輸得有些不服。正要再敘一場。逢辰遂要少牧約個日期。當檯訂定。少牧道後天可好。湘吟道。祇要少翁定奪。我到那日無論有甚要事。也要來的。逢辰聽罷。把大指一伸道。阿湘果然是個朋友。又問少霞等這日可能得暇。少霞等都說沒甚事兒。准定十二點鐘必到。少牧點點頭兒說。如此最好。吃完稀飯。彼此各散。冶之志和回到豔香媚香院中住宿。少霞有包車候着。坐了回家。逢辰尚要吸煙。與湘吟就在煙榻上談。一回心小睡片刻。再行回去。少牧心中納悶。喚了一部東洋車。回到棧中。時祇七點多鐘。幼安尚未起身。不去驚動。於他倒頭便睡。直到茶房開飯。方纔叫他起來。祇吃了半碗飯。臉上很是無精打采。幼安看在眼裏。疑在心頭。吃過午飯。子細問他連夜不歸。爲了何事。却又這般氣惱。少牧初尚不說。幼安講了幾句氣話。說我們二人的交情。枉說自己兄弟一般。爲甚麼事事瞞我。少牧始約略述了一番。幼安問他到底輸了多少。少牧說有千金左右。幼安跌足道。牧弟。你也不是一個小孩。我與你出來的

時候。怎樣與你說的。到了上海。你要諸事留心。如何鬧出這種事來。你行囊中共帶多少銀兩。就算有處挪移。你的膽也太覺大了。家中尙有少甫大哥。將來他曉得了。怎樣交代。少牧歎口氣道。這原是我的不是。但是事已如此。說也無益的了。最好明天翻一塲本。就此永遠不賭。安哥你休埋怨。幼安道。你怎麼說明天。尙要賭麼。再輸了。你待甚樣。少牧道。實不瞞安哥說。此回我在蘇州動身。帶有三千銀子。原想到了上海。隨便做些店業。如今陸續用去七百有餘。昨夜輸了一千。明兒尙想再做一千輸贏。倘然僥倖翻本。以後自當戒賭。若使再把這二千輸了。後天一定動身回去。你道好是不好。幼安搖頭道。大凡賭錢的人。輸了總想翻本。贏了總想不來。豈知輸了錢。翻得本的能有幾人。贏了錢結得住的。祗有幾個。我想你明日不要賭罷。還是收拾收拾。早些回去的好。莫再鬧出事來。少牧道。安哥你不曉得。昨夜不是我一人輸的。明兒大家都想翻本。叫我怎得不去。何況我在檯面上借了人六百塊錢。須要還他纔是。幼安聞言詫異道。怎的你借了人六百塊錢。這是那一個借給你的。少牧把自己祗帶三百數十塊錢鈔票。數十塊現洋。後來輸完。向白湘吟借錢做莊的話。述了一番。幼安道。白湘吟是何等樣人。幾時認得起的。是那一個的朋友。少牧道。是前天看高昌司會認識起的。賈逢辰與他很是要好。幼安聽了。半晌不答。少牧道。安哥想些甚麼。幼安道。我想這白湘吟與你一面之交。怎的借錢與你這樣要好。少牧道。安哥沒有見過此人。他是一個候補通判。爲人極是豪爽。與我一見如故。算得一個緪要朋友的人。眞是難得。幼安道。是那裏人。在那省候補。可有差使在身。少牧道。是湖北人。就在江蘇候補。現時沒有差使。幼安道。可知他的公館所在。少牧道。聽說在虹口什麼地方。須問逢辰便知。幼安皺眉道。我且問你。逢辰昨夜他可贏錢。少牧道。也是輸的。幼安道。你們共叙過幾次了。先時的輸贏如何。你不要着了倒脫靴的道兒。少牧道。一共是兩場麻雀。三場牌九。前幾場都是湘吟最輸。我也曉得上海地方局賭騙錢的人甚多。第一塲牌九。所以不

甚很打。後來看他並沒花樣。纔敢出手。安哥你休錯疑了人。幼安道。並不是我多疑。祇因白湘吟是賈逢辰的朋友。我看逢辰這人生得獐頭鼠目。決不是個好人。我曾幾次囑付於你。不要與他同淘。如今偏是他的朋友贏錢。却又是先輸後贏。輸得尙小。贏的很大。叫我怎的不疑。少牧道。逢辰雖然不是好人。這回他自己也輸了好多的錢。你去疑他則甚。幼安道。牧弟你不知道。我曾聽得李子靖大哥說起。上海最可惡的。乃是那班賭棍。他要做弄人時。起初一定看不出他破綻。就是他動手的時候。倘然不是慣家。也還瞧不出來。其中的弊竇多端。不要說是別的。就是牌九裏頭。有亂筋牌、對筋牌、藥骰、褪龍、稍拍、箇頭種種名目。種種手法。而且動手的人。可以場場祇管輸錢。暗裏頭多被同黨贏去。結好了帳。大家分拆。這事極不容易看穿。你須格外留點兒心。切莫與這班人往來。纔好。少牧尙不信道。安哥你來說獃話了。白湘吟賈逢辰兩個。算他多是壞人。難道冶之志和少霞三個人。也是他一黨。不成。幼安道。不是這樣講。冶之志和他們都是紈袴子弟。曉得甚的。少霞雖然我沒有見過面兒。聽你說來。也是一個花天酒地的人。祇怕逢辰等也在做弄着他。此時你莫不信。須與你同見子靖大哥。把情節與他說明。他在上海久居。定然識得他們那些鬼蜮伎倆。不知你意下如何。少牧聽罷。因一心認做姓白的是個好人。姓賈的也無歹意。都是自己手色不好。本待不去與子靖說知。怕他也如幼安一般。當面責備。爭奈幼安越想越疑。定要他同去一問。少牧無可如何。祇得隨着幼安。垂頭喪氣。出了長發棧。同到子靖家中。把自從遇見白湘吟起。如何叉麻雀。如何推小牌九。如何愈輸愈大。湘吟如何燥莊。自己與冶之志和少霞如何倒莊。逢辰湘吟如何打品子。子細細述了一番。子靖跳起來道。照此說來。不是你受了翻戲的害。還是怎的。少牧呆了一呆道。大哥怎麼叫做翻戲。子靖道。翻戲是賭棍的別名。上海那一班人極多。一樣也有師傅。內中却分上中下三等。下等的充作工匠模樣。中等的充生意人。上等的充作官塲。他們一年四季。靠賭爲生。遇見了人。

滿口胡言。天花亂墜。下等的必說是某局某廠的工頭。刻需添請工匠。專騙手藝百工的財物。中等的不是說開設茶棧錢莊各種大項生意。必定說是要到何處開辦礦務。或是公司招人入股。乘機誘賭。那上等的起居闊綽。滿口官腔。一出門不坐馬車便坐轎子。招搖過市。令人初看了他儼然是個達官貴人。甚至也有帶着家眷租起極大公館的人。一時最難識破。你遇着的正是上等賭棍。所以你絕不疑他。少牧搖搖頭道。大哥講的雖是不錯。但他們倘然眞正活手。起先幾塲爲甚都是輸的。後來贏了。却又肯借給人家。子靖笑道。牧弟你又來了。起初的時候若然不輸幾塲。你怎能信得過他。肯把大注錢財與他共賭。後來他贏了錢。若然不借給你。怎能夠輸到一千有餘。這是做翻戲人一定手段。你如何見不到。他少牧道。如此說來。那姓白的難道眞是一個牌九司務。殺不可恕的人麼。子靖道。不是司務是誰。但他一個人不能做弄你們幾人。這人既然是逢辰認得的朋友。逢辰必定與他一黨。暗裏頭輸贏總拆。少牧道。逢辰他也很輸。這話祇怕未必。子靖道。逢辰本來不像是個好人。你怎樣着了道兒。還口口聲聲的開脫着他。眞是太糊塗了。管敎你日後自然明白。少牧聽得子靖的話。一句緊似一句。曉得此人心直口爽。再講下去。恐他發起火來。不敢再言。幼安道。大哥既然識得准是個黃局。可有法兒把牧弟輸去的錢。替他取了回來。再想一個善法。辦辦他們。也與世間除害。子靖道。這又何難。祇消尋個內家。等到他們再賭的時候。當塲把他的牌骰拿住。怕他不自願還錢。聽你甚樣辦法。但那內家。却向那裏去尋。幼安道。大哥可能替牧弟出口氣兒。子靖道。這事我辦他不來。自古道。兵來將擋。我於賭博一道。也不過聽得人說有這許多弊病。自己不甚精明。那能拿得住人家把柄。倘然拿錯了他。這人一定不服。那時枉費許多口舌。說不定還要鬧出硬吃翻的事來。這便如何是好。幼安道。大哥如此說來。難道罷了不成。子靖沈思半晌道。人却有一個在此。不知他可肯出塲。幼安忙問是誰。子靖道。就是鳴岐。此人前年初到上海的時候。也曾受過

翻戲的暗算。後來多虧有個姓張的朋友。叫張得明當塲看破。把他輸去的錢。一齊取回。至今鳴岐封了雙手。不再賭錢。若要拿他們的破綻。不是鳴岐去挽姓張的出來。斷乎不可。幼安道。姓張的是何等樣人。鳴哥與他交情如何。子靖道。這却不甚子細。須問鳴岐方曉。幼安道。大哥可肯陪我們到鳴哥那邊去問問麼。子靖道。那是極便的事。我們同去何妨。幼安大喜。遂與子靖少牧一同找到鳴岐住處。說明來意。要他代請張得明。明夜到楚雲家去。鳴岐道。得明這人。賭裏頭果然很是精明。并且兩眼識人。可惜已於去年冬裏病故的了。如今再無這樣的人。杜少翁眞是不巧。少牧聽了。因他終還未信幼安子靖二人之言。默不作聲。幼安旁觀者清。暗想此事須得捉破了他。好使少牧死心塲地。否則賭是最沒有限制的。一入迷途。整千整萬的輸得下去。却是一件心腹大患。好不代他着急。子靖也是這樣的想。因與鳴岐使個眼風。約他同到書房裏邊。把少牧現還執迷不悟的話。講了一遍。又說目下輸錢的事尙小。日後防他不堪設想。必須找一個人當塲識破他們。纔能免得後累。鳴岐躊躇了好一回兒。始說旣然這樣。做朋友的豈可看他下水。人雖沒有找處。我却是個過來的人。況且張得明在日。他因我誤入人家圈套。也會把黃牌九中的弊病。細細指示。略能看得出七八分兒。這麼樣罷。明兒我去與他瞧瞧。或者捉得破他。也未可知。但是巫楚雲那邊。叮囑少牧斷斷莫去。還是仍在花巧玲家的好。子靖道。這却爲何。鳴岐道。內中有個道理。捉破了。自然明白。子靖道。祇要你肯同去。我叫少牧一定仍在巧玲那邊聚局。鳴岐道。這便是了。二人商議旣定。忙至外廂。向幼安少牧說知。幼安甚是感激。少牧聽說要把地方換過。仍在巧玲院中。回說這是隔夜約定着的。祇怕有些不便。鳴岐道。楚雲在東薈芳。他房間不是靠街的麼。你今日每處寫封信去。可說楚雲處房間窄小。逼近沿街。諸多可慮。明夜准十二點後。仍在公陽里花巧玲處候叙。庶無意外之虞。租界上的賭禁。本來甚是嚴密。他們見了你的信札。知道楚雲那邊不便動手。自然仍到公陽里去。彼

時我與李子翁謝幼翁也來入局。看事做事。你在旁邊見機而作。包你當場自有分曉。少牧倘自半信半疑。幼安替他滿口答應。坐了片時。起身告別。訂定明夜准十二點鐘到巧玲處相會。子靖也要去了。三人在路上又談了好些的話。子靖回家。幼安少牧雇車回棧。幼安催着寫好了信。叫茶房分頭送訖。這夜少牧並沒出去。因隔夜一夜不眠。精神疲倦。不到十點鐘就上牀睡了。幼安卻替他擔了一肚子心事。怕的是明夜鳴岐拿他破綻。倘然不服。不要鬧到見官見府。那是大失體面的事。臨時必須斟酌而行。不可造次。想了又想。直到一點多鐘。方纔睡熟。明早起來。見少牧尚還未醒。暗想他自到上海。將及兩月。爲甚性情改變。貪睡到這般地步。這多是受嫖賭之害。今夜果把賭局捉穿。還須細把嫖字勸他。終要早早回去纔是。想罷一番。因見天已午初。叫他起身。一同吃過午飯。少牧就要出外。幼安問他到那裏去。少牧說去看少霞。幼安道。逢辰這幾日不是與少霞長在一處麼。今日莫去看他。祇防你有甚言語漏洩。少牧笑道。我又不是一個小孩。漏泄甚麼。幼安總不放心。因想與屠少霞沒見過面。不知究竟是個何等樣人。何不與他同去見見。遂道。牧弟你眞個要去。我與你一同前往可好。少牧道。同去有何不可。二人換過衣服。少牧開箱取了七百兩銀子一張即期滙票。又零碎拿了一百幾十塊洋錢。三百塊鈔票。幼安也帶了二百塊左右的鈔票。現洋。出了棧房。同到百花底花笑春家。尋屠少霞。少霞果然住在院中。方纔起來。吃過了飯。睡在榻上吸烟。幼安見他神思迷糊。語言浮蕩。眞是一個酒色之徒。勉强與他叙談幾句。不多時賈逢辰來了。一屁股睡下榻去。替少霞燒烟。帶着自己過癮。直吃到四點多鐘。方纔吸足。放了烟槍。房中娘姨來說。馬車在寶善街南面停着。馬夫來問今日可到張園。少霞問天氣好麼。逢辰道。天氣還好。今天不是禮拜。園裏頭去的人一定不多。我們也不要去罷。少霞道。不到張園。到那裏去。逢辰道。我想同杜少翁與你到小蘭那邊碰和。不曉得你二位可肯。少霞道。還有一個是甚麼人。逢辰道。還有一個就是湘吟現在

巧玲那邊。一請就來。停刻碰完了和。翻了過去。豈不甚好。少霞道。不錯不錯。今夜不是杜少翁的局頭。仍舊改在巧玲那裏了麽。巧玲這間後房關了門。正是鐵桶一般。憑你甚麽聲響。外頭聽不出來。眞比楚雲靠街房間妥當好些。幼安道。原爲楚雲那裏不便。所以關照改的。少霞點頭道。這事謹慎些兒的好。我們雖然不怕甚人。却也不要鬧事最妙。逢辰道。方纔遇見湘吟。曾說巧玲房中多已預備下了。我們碰好了和。翻過去就是。少霞道。既然如此。杜少翁可能立刻同去。少牧因碍着幼安。尚未回言。誰知幼安正想先看看湘吟的麻雀如何。滿口應許。二人合碰。慫恿少牧快去。少牧遂也允了。四個人出了花笑春家。來到小蘭院中。阿素敬過煙茶。逢辰寫了一張請客票去請湘吟。果然一請就到。擺開檯子入局。起四圈湘吟和了四副大牌。天已夜了。點上燈火。扳過坐位。碰後四圈。湘吟又和了一副倒勒一副一百多和的清一色。一共贏了二底半籌碼。少霞輸了一底。少牧幼安合輸底半。逢辰又輸了十二元頭錢。幼安叫少牧把七百兩頭滙票。交與湘吟收下。說是還他昨夜借欵。連今日麻雀輸的。共是六百七十五塊。餘下的停回再算。湘吟推着不收。逢辰道。老湘有甚客氣。且收下了。停刻他贏了。好還。湘吟方始收下。阿素收過了牌。叫相帮端上夜飯菜來。就請五人吃過夜膳。阿素替少霞逢辰燒煙。差不多吸了一點多鐘。其時已是十一點了。花巧玲家。因冶之志和已到。阿秀親自來請湘吟等過去。湘吟候逢辰少霞吸好了烟。與幼安少牧阿素一共是六個人。同到巧玲那邊。嗚岐子靖也已到了。因與湘吟多沒見過面兒。大家動問名姓。湘吟知道是少牧的朋友。也是喜歡此道的人。並不疑心。又想幼安雖聽逢辰說過不喜歡嫖。方纔却肯與少牧合叉麻雀。看來乃是歡喜賭的。也就並不放在心上。瞧一瞧人已到齊。時候也已不很早了。遂分付阿秀取出牌骰。點上洋燭。起過手巾。讓少牧先推頭莊。少牧暗問嗚岐甚樣。嗚岐點點頭兒。少牧遂坐下去推。祇有四方牌九。輸了三百塊錢。又是湘吟贏的。衆人多說湘吟這幾天眞是轉了賭運。嗚岐暗叫幼

安步至少牧身旁。向他衣衿上輕輕一扯。少牧會意。遂結了莊。讓與湘吟去做。湘吟也不推辭。坐下去一連拿了兩副通配的牌。幸虧檯面上打得甚少。祇輸了一百多塊洋錢。少霞等認做是個爛莊。要想把昨夜輸去的錢翻他轉來。第三條上因上一條出了環頭。各人多要重打一下。少霞是上門五十塊。上角五十塊。志和也是上角五十塊。冶之是天門五十塊。逢辰這記却沒有打。鳴岐向幼安子靖使個眼風。二人合擺了一百塊錢下角。少牧坐的下門擺了一百塊錢孤注。鳴岐也打了五十塊。點一點檯面上共有四百五十塊錢。湘吟不慌不忙。拍的一聲。擲出兩顆骰子是二上莊。正要將骰收回依次拿牌。不防鳳鳴岐左手將骰子一拿。喊聲且慢。右手取起六七塊洋錢。向骰子上用力一敲。頓時碎成虀粉。原來是灌鉛的。湘吟大驚失色。子靖見鳴岐得手。破了圈套。夾手把結末的那一副牌。搶在手中一看。乃一張梅花。一張二三。祇有五點。不甚很大。心上發怔。慌把上門的翻開一看。是無名二。天門是天地四。下門是和九三。莊家若然擲了自頭。又是一個通配。擲了七戳。應配橫裏兩門。就是擲了落底。應配天門。那上下角沒有來往。祇有上莊是個通吃。暗暗說聲好險。就把這副牌揣在懷中。鳴岐已向幼安使個眼色。伸手把湘吟的右手一捏。在指縫中又搜了兩顆骰子出來。少牧見果然有弊。呆做一堆。少霞冶之志和一齊立了起來。大喊豈有此理。逢辰也隨聲發喊道。湘吟你幹得好事。怪不得我們這幾場個個輸錢。正是

莫向當場施騙局。　須防背地有能人。

不知白湘吟被鳴岐等捉住破綻。怎樣了結。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指迷津鳳鳴岐諫友　接家書謝幼安還鄉

話說鳳鳴岐李子靖謝幼安三人。當場把白湘吟的牌骰拿住。衆人見了。大喊起來。湘吟雖有神出鬼沒的手段。無奈到了這個時候。眞贓實據。多被他們拏住。也覺有法難施。祇急得面如死灰。一句話也說不

出來。兩隻眼睛滑溜溜的望着逢辰解救。好個老奸巨猾的賈逢辰。他見事已決裂。斷斷轉圜不來。走上幾步劈胸膊將湘吟扭住。大聲喊道。湘吟。我祇道你是個有骨氣的朋友。纔與杜少翁鄭志翁等合你賭錢。你不該應做出這樣事來。輸錢尙是小事。却教我怎樣對得住人。你是一個候補官兒。沒得別說。我與你當官去講。氣匆匆搶步要行。幼安見了。暗想這件事若果見官。雖然占得上風。究竟不該聚賭。少牧等也有不便。又看逢辰如此行徑。不是要借着與湘吟爲難。趁勢脫身。便是意存挾制。明曉得在場的人不願見官。因急目視鳴岐要他上前阻擋。鳴岐會意。起手把二人一拉道。你們現在要那裏去。逢辰道。他既做得好事。我與他到官衙中去。鳴岐道。你當眞麼。白湘吟既然是你的朋友。幹下此事。可知你也不能脫身。就是見官。怎得你二人獨去。也須問問我們。逢辰聽語出有因。故把湘吟一鬆道。我要與他見官。因我對不起衆人。故要分分清白。並沒別的念頭。你們若是不願。聽憑甚樣擺佈着他。好在我賈逢辰也是輸錢的人。杜少翁等都知道的。子靖道。你要對得起人。你不該帶這樣的人與朋友賭了。我也知你輸錢。我却不曉得擯掇白湘吟放上檯錢的是那一個。逢辰聞言發急道。這是天在上頭。杜少翁輸了錢。他想翻本。自己向湘吟借的。當初我不合多了一句嘴兒。怎樣就怪起我來。少翁你自己要心上明白。幼安冷笑道。你倒辯得乾淨。如今已往的事。我們也不要講了。祇問輸去的錢。應該甚樣還人。逢辰道。他既是黃牌九。自然應該照數嘔吧。我逢辰除了借過他五十塊錢。也還有二百多塊洋錢。可以收回。怎麼不向他要。鳴岐大笑道。我也不要你說甚別話。祇要你有此一句。你的朋友。你去問他嘔吧。嘔回了錢便罷。若有半個不字。叫你們不能再在上海做人。子靖道。還有一件。這結統自然是湘吟帶來。不必說了。那骨牌是那一個的。好副頭等亂筋。逢辰道。牌是巧玲家的。祇問阿秀便知。阿秀道。甚樣叫亂筋牌。我們不懂。鳴岐笑道。你懂也罷。不懂也罷。待我停刻交代到茶會上去。看你再說不懂。阿秀哭喪著臉道。白大少爺與朋友

賭錢。不是一次了。難道他到別地方去。也祗管帶著這一副牌。鳴岐道。別地方帶去不帶去。我們不知。好得這幾場多在你家並沒有別的所在。你還胡賴甚的。你不要假癡假呆的坐在這裏。快去與姓白的商量回話。我們沒甚工夫等候。阿秀始不敢作聲。慢騰騰的跑了出去。幼安等纔知道鳴岐不許少牧到巫楚雲家的緣故。防湘吟混了牌骰進去。反說是楚雲房內東西。推卸得一無痕跡。暗服鳴岐見識不差。少霞冶之志和三人。見鳴岐等喝令阿秀出外。爭問這一樁事。鳴翁等看來甚樣辦法。鳴岐道。我們的意思。大家都是有體面人。也犯不着與賭棍爲難。祗要他把贏進的錢嘔了出來。也就完了。不知志翁等有何高見。志和道。兄弟的愚意。嘔出了錢。尙須把姓白的辦他一辦。使他下次不敢。鳴岐道。這班人的行爲。辦了他。就肯改麼。他們幹這昧良的事。也算是件行業。莫說辦他一次。就是三次五次。也是改不回來。不過拿穿了他。必得到別碼頭去暫混幾時。冷冷場兒再到上海設局騙人。若說送官辦他。打他幾百板子。押他一年半年。祗要這案子結了。出一次碼頭。回來改過一個名字。依舊是這般造孽。何況他們的羽黨甚多。不動官事便罷。動了官事。很肯花錢。自古道。錢可通神。曾有幾個賭棍。地方官重辦過的。那原告却要匍匐公庭。與他對質。志翁你想犯得着麼。冶之道。話雖如此。倘然不肯還錢。難道罷了不成。鳴岐道。他不想在上海吃飯了麼。這種事他們也巴不得不要鬧穿。最妙怎怕他不肯還錢。衆人正在議論。阿秀回進來說。賈大少爺請衆位出去說話。鳴岐道。我們擺在檯上打莊的錢。且各人收了起來。與他外邊去講話不遲。衆人點頭稱是。各把錢來收起。大家步出後房。尋逢辰說話。那白湘吟見衆人出來。雙膝跪在地下。口稱衆位可看逢辰面上。饒我第一遭兒。我不該有眼無珠。做弄衆位。如今我知罪了。贏進的錢。情願如數奉還。祗要求你們全我一個體面。眞是感恩不盡。說罷叩了無數的頭。逢辰尙裝腔做勢的道。事到如今。我還替你賣甚面子。你莫錯了念頭。快把原錢還了人家。再聽他們怎樣處置。我面光也被你剷盡剷

絕的了。湘吟耳聽着話。立起身來。伸手向身邊摸出一卷鈔票。另外一張匯票。先把匯票交還少牧收了。再把鈔票點一點數。共有六百塊足洋雙手交與鳴岐。央鳴岐當衆分還。鳴岐瞧一瞧道。你前夜共贏多少。湘吟道。前夜除去頭錢。共贏一千二百塊現洋六百塊借洋就是匯票上的。鳴岐道照此說來。二六一千二百塊錢已經有了。還有五百塊呢。湘吟道。五十塊在檯面上被逢辰借去。二百塊出了頭錢。二百五十塊用散的了。祇好緩日再歸。逢辰道。五十塊錢果然借的。我輸的二百塊錢甚樣。湘吟道。你輸的錢。祇好鳳爺分付。鳴岐將眼對逢辰一翻道。你幹得好事。也要錢麼。逢辰尙強辯道。黃牌九是湘吟做的。與我何干。論理我輸的錢。怎麼不要。不過湘吟是我的朋友。如今做出此事。這麼樣罷。我的錢就不算在內。憑你鳴翁甚樣分派了罷。鳴岐道。照我分派。你的錢自然不算。但那副亂筋牌既然是院子裏的。前夜抽的頭錢。也應嘔些出來。儆戒儆戒。下次祇是爲數不多。屠少翁等諒來也不在心上。現今少牧拿出來的匯票收還的了。尙有六百塊錢。屠少翁輸得多些。拿了二百五十。冶翁志翁合拿了三百五十。不知這樣可好。衆人聞言。多說分得很是公允。各向鳴岐說聲費心。並沒客氣。都收下了。鳴岐見諸事已妥。喊阿秀取筆硯來。要湘吟寫張伏辨。逢辰做個見證。湘吟無奈。寫好呈上。鳴岐與衆人一同觀看。見上寫着

立伏辨白湘吟。不合用亂筋葉子灌鉛結統。騙賭贏錢。今被當場捉破。除將贏錢繳還外。尙虧洋五百元。已經花用。求緩料理外。感蒙不究。一切以後不敢設騙害人。立此伏辨是實。

立伏辨白湘吟。　見證賈逢辰。

鳴岐看畢。令在不敢設騙的那一句下。加了如再撞見聽憑重辦八字。叫二人簽好了押。收在懷中。對湘吟說聲便宜了你。還不快去。湘吟啞口無言。抱頭鼠竄而去。逢辰也覺老大沒趣。涎着臉兒。對衆人說這事多是我瞎了眼睛。誤把那圍霸當做朋友。幸虧鳴翁識破。以後諸位還望休得錯怪。天已不早。我也要

回去了。你們還是在這裏坐一回兒。還是同走。子靖道。你要回去。祇管就走。與我們甚麼相干。逢辰道。李子翁休得生氣。我姓賈的若然起甚歹心。有意叫白湘吟算計諸位。將來我家中天火燒光。鳴岐冷笑道。上海火燒。不比別處。你保了險。祇管燒盡燒絕。你還有得發財。逢辰道。那是鳴翁取笑我了。我逢辰也不是這等樣人。屠少霞道。話休煩絮。這裏並不是我們做的相好。坐在此間做甚。我們大家走罷。衆人始一齊起身向外。巧玲阿秀送也不送。逢辰向房中的粗做老娘姨丟個眼風。始勉强說一聲各位大少爺慢去。明兒來坐。少霞道。誰耐煩再要到這裏來。不是這亂筋牌還輸得不很彀麼。那老娘姨受了沒趣。啯哆着嘴。並不再言。衆人出了花家。少霞坐包車回去。逢辰要同冶之志和少牧三個到花小蘭那邊談心。冶之志和。是風過便無浪的。答應下了。少牧因鳴岐不許。叫了兩部東洋車。與幼安一同回棧。鳴岐子靖。因要細細規勸少牧一番。也叫了兩部車子。送至棧中。進房坐下。鳴岐把伏辨交與少牧收起。說放在身旁。以後好步步留心。莫再入人圈套。少牧問伏辨上葉子結統這四個字。可是骨牌骰子的別名。鳴岐道。正是賭棍的切口。骰子叫做結統。骨牌叫做葉子。少牧道。原來如此。我還要請問鳴哥。方纔逢辰說的圖霸兩字。與還有甚麼一句嘔吧的話。甚樣講解。鳴岐道。圖霸是賭棍的混名。解說起來。乃圖絆着你行凶霸道的意思。嘔吧是要把贏進的錢拿他出來。譬如嘴巴裏的東西。一定要他嘔將出來。少牧道。鳴哥這樣精明。可知道牌九裏頭。除了灌鉛骰子亂筋竹牌。還有甚麼別的花樣兒麼。鳴岐道。我正要告訴你。世界上吃着嫖賭這四個字。那一個人少年時節不犯些些。不過吃着兩字究竟花消尚小。嫖是無底洞了。却還不像賭字的爲害最大。譬如一人有了數十萬的家業。吃着是一世吃着不盡的了。就是嫖娼宿妓。差不多也要十載八載工夫。方能漸漸消磨。祇有這個賭字。一擲千金。莫說數十萬家私。就有數百萬數千萬的貲財。也可立時蕩盡。何況賭字裏頭的弊端最多。搖攤抓攤牌九麻雀。處處有弊。防不勝防。那白湘

吟做的黃局。灌鉛骰子亂筋竹牌。不必說了。還有骰子並不灌鉛。竹牌並不亂筋。全靠手法的賭徒。一時斷斷捉不破他。你如撞在這班人的手裏。今夜怎麼得了。少牧道。亂筋牌灌鉛骰子之外。不是尙有對筋牌頭花牌。這兩種有甚手法麼。鳴岐道。亂筋牌是三十二根竹頭做的。所以張張多有記認。對筋牌是十七根竹頭做的。每對一樣。故叫對筋。祇有么二二四。一張三點一張六點。不得不分做兩樣。故要用十七根竹頭做成。頭花是烏木牌。烏木的背上。不比得毛竹有筋。可以記認。因此祇能在牌的上下兩頭做些暗識。那都是用眼光苦煉出來。與亂筋牌一個樣的。聽得這班人說。初煉的時候。先數屋簷上的瓦簷。次數屋楞內的瓦片。煉到看得淸了。把三十二張骨牌平鋪檯上。逐一辨別。却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初時乃在白天。後來須在晚上。初時尙用燈燭。後來須用油盞。天天的把這牌做打五關頑。直到不用燈火。祇要點着一根燈草。在牌背上或牌頭上一照。張張多能認得出來。方可出得手去。其實這種牌不過內家。自然穩穩贏錢。若有個略知經絡的人。捉破他倒是容易。幷且不用灌鉛骰子。祇能讓人推莊。在旁看幾記活門落手重打。若然自己推莊。必須換用鉛骰。這些多是眼法。仗着軟牌軟骰。還比不上硬牌硬骰。全靠手法的人。眞是神出鬼沒。少牧咋舌道。什麼牌九裏頭有這許多弊端。却不知究竟甚樣的叫做手法。鳴岐道。手法共有掐揿搶三個字的正訣。拍撈兩個字的偏訣。掐字工夫。最是利害。譬如你在那裏推莊。這牌乃是你自己的。他坐下來扳門。每扳一副。暗暗在每張牌上掐個記識。祇要你推到四五方牌。那三十二張牌。張張經過他手。他已張張做了記認。一目了然。你却如何曉得。這是手法裏的頭等伎倆。揿字是砌牌的時候。內中揿着兩副同點的牌。或是劈開對子。俗呼叫做夾棍。又叫雙夾。莊家拿了穩吃。閒家拿了穩輸。搶字俗呼爲襯龍梢。是砌牌時預先留心這條牌內第幾副的點子最大。無奈擲出骰子。偏偏拿不到他。夾手急把骰子一收。不等旁人取牌。趁這收骰子的時候。把那大點的牌自己搶了進來。將

手指略略在牌上一帶。把檯上剩着的牌。排得層次井井。一點看他不出。已被搶了牌去。這皆是手法中的眞正功夫。拍字是拍筍頭。手中預先藏下一牌。及至拍開觀看的時候。譬如一張長三。一張長二。本來是副別十。把長二抽去。拍上一張天牌。或是地牌。便是八點。那藏牌的法子。却有兩個過門。藏在虎口下的。叫大過門。藏在中指無名指下的。叫小過門。一般多看不出來。抽出的那一張牌。依舊藏在手內。並沒一些痕跡。撈字是撈浮屍。譬如拿了一副別十。急向面前放着已經推過的牌內揀。祇曾出過一張的好牌。隨手撈換一張。不過這個法子。必定在第三條上。第一條還沒有牌撈。第二條出來的牌不多。若是第四條拖水。却又牌已出全。無從下手。所以這撈字。是手法中的下乘。且與拍字多是偏鋒。撞著細心的人。不大穩便。然而撞破他也是希遇難逢。皆因他眼快手鬆。勝人數倍的緣故。你想牌九與人賭得還賭不得。少牧點頭暗詫。子靖幼安聽得津津有味。同聲向他說道。聽了鳴哥這番抉弊的話。賭字眞個拆得七穿八洞。萬萬休想贏人。以後總須痛戒。不可再犯纔是。少牧道。鳴哥金玉之言。怎敢不牢記在心。鳴岐道。還有一說。不但牌九有弊。就是叉叉麻雀。也要仔細防人。幼安道。不錯不錯。我正要與鳴哥說。今天我們先在花小蘭家碰和。湘吟和了好幾副大牌。贏了兩底半籌碼。我瞧大半是逢辰放他成的。少牧道。安哥你既然看得出來。爲何當場不喝破他。幼安道。你又來了。我二人當眞與他碰甚和麼。我的意思。不過先要看看二人賭品如何。幷要他們料著我也是一個愛賭的人。夜間方能攏局。若使當場喝破。豈不誤了事麼。少牧始恍然道。原來有此緣故。怪不道你忽然要與我合著碰和。但我想那麻雀牌共有一百三十六張。不比牌九祇有三十二張。可以張張多有暗認。這弊端却在那裏。鳴岐道。你要問麻雀牌的弊端也有兩個人合著做的。却也有一個人獨自做的。兩個人的名叫抬轎。打牌的時候。張張多有暗號。彼此互相關切。譬如要碰中風。祇須向鼻上一摸。要發風捋捋頭髮。要白板擄擄面孔。要東風把門前擺着的牌。

微微擄開一張。南風兩張。西風三張。北風四張。及至等了張子。檯上總有吃進的牌。若在筒子裏頭吃的放在外面。若是索子與手中剩著的牌並放一處。若是萬子吃的牌。放得畧畧進些。彷彿醫家的寸關尺三脉。至於幾索、幾萬、幾筒。把手中剩着的牌。做作配搭。畧畧搬動。搬一張便是一筒或者一索一萬。兩張是兩。三張是三。以此類推。直至九數。若是手中祗剩四張牌了。等的却在五六七八九裏頭。把四張牌先往下一合。再行拿起。搬過幾張。若等的乃是麻雀頭兒。手中沒有牌了。祗好把檯上吃進的牌。畧畧移得端整些兒。移幾張便是幾筒幾索幾萬。倘是沒有吃人家牌。摸起來等張的。要關照那筒索萬時。祗好先把手中全副的牌。當檯一合。慢慢再拿他起來。若是筒子牌要移動。把索子牌移出些兒。萬子移進些兒。抬轎的人見了。自然心中明白。旁人却那裏得知。并且砌牌的時候。還有把中發白各砌一對。莊家骰子擲了三點七點十一點。雖是對掉。却仍在他二人手中。祗要那家的牌好些。那一人就拆對打與他碰。若是莊家擲了二四六八十十二。或五作六九作八的骰子。那牌被旁人拿了。却每人一對。誰肯拆開。到底碰不出來。你想可惡也不可惡。至於一人做的。名叫飛手。也如黃牌九一般。全靠手法。有摳心挖角脫梁換柱等種種名目。摳心是向旁人打出的牌內。摳進一張。挖角是挖取角上的牌。脫梁換柱是把手裏頭的無用張子棄去。揀有用的換他進來。還有砌牌的時候。預先砌下幾張要張。臨時應用的法兒。諸如此類。那種偷天換日的本領。誰能防得許多。所以不但牌九莫賭。就是麻雀叉得底碼。過於太大。也是不叉的好。幼安道。怎麼那一班賭棍。竟是這樣的手段。若照鳴翁說來。今天小蘭家的麻雀。是賈逢辰與白湘吟抬轎無疑。鳴岐道。他二人黃牌九尚且做了。何況抬轎。以後我勸少翁凡遇逢辰那等的人。總莫與他親近。子靖也是這樣的說。四人正在談得高興。茶房送進一封信來。說是旁晚時全盛信局送到棧裏。由帳房先生代接下的。少牧取來一看。乃是蘇州寄來幼安的家信。急忙交與幼安。拆看信中寫的。乃是齊

氏分娩在即。姊在上海無事。務望早日還鄉的話。幼安看罷。對少牧道。家中屢有信來催我回去。我們自從正月到此。差不多已三個月了。府上少甫大哥不是前日也有信來催你回家。不知你我何日動身。一同出來的人。大家一同回去。免得家中掛念。少牧道。安哥你眞要回去了麽。本來我在上海頑得也是够了。前時要想動身。不料跌損了膝蓋。因此又就擱下來。如今這麽樣罷。明兒我想買些東西。再住一天。後天叫船。准回家可好。幼安大喜道。牧弟眞肯回去。明日再緩一天。有何不可。不過到了後日。必須下船纔是。少牧道。那個自然。鳴岐子靖聞說二人多要回鄉。皆因少牧住在上海。頗覺放心不下。不如回去的好。故也不敢相留。祇說回到蘇州。緩幾日不妨再來。那時莫住客棧。就住在我們家內。可以朝夕聚首。二人多稱緩日如再到申。定當到府攪擾。鳴岐子靖。又商量明夜在法蘭西大馬路鴻運樓餞行。那邊的酒菜好些。訂定晚間八點鐘入席而去。其時夜已過半。幼安少牧。送了二人出棧。回至房中。各自安睡。到了明日飯後。少牧果然出去買了好些洋貨東西回來。乃是家用的地毯保險燈與那送人用的洋酒洋糖之類。幼安差茶房去定好了一隻無錫快船。及至晚間。鳴岐子靖在鴻運樓寫請客票。到棧中來請用酒。二人未便推辭。坐車同往。席間乃是鳴岐子靖的主人。戴三錦衣的陪客。祇有六人。這晚並不叫局。甚是安靜。到得將次散席。少牧忽聽得巫楚雲的聲音在隔壁一間房裏頭唱曲。想起楚雲那邊局賬。尙還沒有開消。明日既要動身。今夜必須送去。豈知已被跟楚雲的大姐在外看見。拿了一枝銀水烟袋過來裝煙。嬲着要他轉局。少牧吸了筒煙。附在耳上向他說道。今夜沒人叫局。可以不必轉了。明日我要動身回頭散了席。就到你那邊來罷。大姐聞言。低低的道。怎麽二少爺你明天要動身了麽。我家先生還沒知道。祇怕他還有幾句說話要告訴你。今天本要叫我到棧裡來的。因恐不便。故此未來。現在又並不轉局。散了席。你千定要來一次。兒少牧點了點頭。打發大姐自去。幼安等見他眞個不令轉局。道他倘還有些把

握。卻聽不出與大姐說些甚的。席上不便問他。後來席面散了。各人都分道而回。少牧向幼安說。倘要到四馬路買些零碎。叫他先自回棧。幼安認做當眞。叮囑他早些回來安睡。明天好早些上船。果然先自回去。少牧哄得幼安走了。叫了部東洋車。如飛的便向四馬路去。那裏是買甚東西。無非再要與巫楚雲見個面兒。一想開消他的局錢。二要問問他有甚說話。要叫大姐來請。誰知這一去。有分教

兩脚難離風月障。一身又入是非叢。

欲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蕩子歧臨話別難 美人布局迷魂易

話說杜少牧對幼安說要到四馬路買些零碎東西。明日好一早下船。叫一部東洋車。如飛的到西薈芳巫楚雲家而去。豈知楚雲在天樂窩書場上未回。偏偏又有人來叫局。房間裏的阿娥姐叫相幫趕快去轉去。少牧暗想來得狠不湊巧。不如把局錢開消淸楚。早些回去。何必在此呆等。因向阿娥姐說知明日要動身回蘇。說不定何日再來。叫他到帳房裏去抄張局帳。一共有多少堂唱。那阿娥姐年紀三十多了。應酬客人。甚是周到。幷且又是一個老口。楚雲沒有回來。那裏肯抄了局帳放他出去。回說二少爺旣然明日要回府去。我家先生立刻就回。且請寬坐片時。聽得他還有甚麼說話要與你說。倘然你先自去了。先生回來。必要抱怨我們。說罷。又把別的言語去兜搭他。少牧不便竟走。祇得安心坐等。約有一點多鐘光景。楚雲方始回來。少牧一見。恍如天上跌下了一件至寶。從心坎裏歡喜出來。那楚雲也滿面春風的道。二少爺。你來了麼。這幾天在甚麼地方。少牧倘未回言。旁邊阿娥姐道。先生。你莫問他這兩天在那個所在。他明天要動身了。今天纔來。總算他還有點意思。楚雲聞言。急忙問道。明天動身到那裏去。阿娥姐道。想是二少爺怕府上邊的二少奶奶多冷靜了。故此要回去陪他。少牧道。休得取笑。我當眞明日要回

去了。楚雲道。你家中有甚事麼。少牧道。事是沒有。出門得日子多了。自然須要回去。楚雲道。你是幾時來的。少牧道。正月十六動身來的。楚雲道。此刻是幾時了。少牧道。是四月初了。楚雲冷笑道。出門了兩個多月。怎能說得日久二字。難道做買做賣的人。在外頭一年半載。不要就擱也不見得家裏頭的老婆冷靜死了。怎的你偏是這般要緊。少牧笑答道。二少奶奶是不要緊的。楚雲瞧了一眼道。二少奶奶不要緊。是那個要緊。祇怕他一個人在家裏頭等得有些不耐煩了。寫信來催你回去。因此你好像接了軍批令箭一般。星夜就要動身。那可不是頑的。你明天早些下船。但願順風順水。馬上趕到蘇州的好。但不知你一個人回去。還是有甚別人作伴。少牧道。你不曉得我與謝大少爺一同出來的麼。自然兩個人一同回去。楚雲道。可就是叫桂天香那一個姓謝的。他早早說要回去了。怎的這時候還沒有走。少牧道。他本來早回去了。祇因等着我一塊兒走。故此也沒有動身。楚雲道。這是句甚麼話。難道你一輩子住在上海。他也一輩子不回蘇州。世上邊就是老子管着兒子。也沒有這樣利害。俗語說得好。兒大不由爹。偏你聽信着他。叫你往東。你就不敢往西。叫你回去。你就不敢再住這裏。怪不道好幾天你沒有來。原來又是被那姓謝的纏絆住了。我却錯認做這個人已經回去。你又做了別的相好。不把我放在心上。絕跡不來。我白白的與你相好一場。眞是世界上的男子。看來負心的多。令人又氣又惱。少牧道。這幾天我沒有來。其中有個緣故。却不干姓謝之事。你休錯怪了人。楚雲道。不是姓謝的把你纏住。不許你來。還有何人。你休哄我。少牧道。誰來哄你。祇因這兩天與賈逢辰等賭錢。沒有工夫。遂把白湘吟怎樣做局。衆人怎樣輸錢。謝幼安怎樣疑心。鳳鳴岐怎樣捉破的話。細細述了一遍。楚雲聽罷。伸手把少牧擰了一把道。你這個人甚麼會輸這許多的錢。我要你兌一隻鑽戒。你推三阻四的總是不肯。却情願送與那一班人。雖然拿了幾百塊錢回來。先前輸的已是追不轉了。我替你疼惜這錢。少牧道。鑽戒不是前天兌給你了。怎的你還說我

不肯。楚雲道。那是拿贏錢兌的。可知道是我的財運。見不得你的心跡。若使那日沒有贏錢。祇怕至今還沒有兌。你還賣甚麼情。如今閒話休提。你明天一准要行。此刻已是十二點鐘多了。你該早些回棧。那姓謝的一定等候着你。他是個生死至交。比不得我一個妓女。心上有興走來坐坐。當了面也像個很有意思的人。誰知一轉了背。就把人拋到東洋大海去了。想起來總是前世不修。今生從沒見過一個有情有義的人。說他做甚。講罷。歎口氣兒就在那張紅木煙炕上面朝內睡了下去。絕不做聲。弄得少牧走又不好。不走又是不好。回頭叫阿娥姐扶他起來。有話好說。楚雲不睬。少牧走至炕邊。自己來扶楚雲。把兩隻手掩着面孔。也不理他。少牧無奈。叫阿娥姐把炕上的煙盤傢伙收拾起了。軟綿綿的也在炕上睡了下來。低低說道。你心上到底要我甚樣。儘管與我說知。祇要我做得到。總可依你。況且我明日動身以後。說不定隔了一月半月就要來的。你休這樣着惱。快起來與你再說句話。楚雲祇當得沒有聽見。仍不開口。少牧又道。好妹妹。你是一個極好的人。為甚今兒晚上忽然使起性來。可知我歡喜着你。明兒我要回去。也是出於萬不得已。一則家中屢次有信來催。二則姓謝的見我住在上海嫖賭吃著。總不是件事兒。故此他要逼着我一同回家。也是做朋友的好意。三則我在上海並沒一些正事。倘要長久就擱。却教我怎樣回覆家中。你也與我子細想想。不要祇怪我明天定要動身。把你一點兒不放在心上。楚雲依舊一句話也沒有回他。少牧此時沒了法兒。暗想青樓中那有這種執之一見的女子。客人要動身回去。也是常有的事。為甚一聽見就着起惱來。憑你甚樣對他言講。他總是一言不發。但不知要把我留在上海怎樣。何不探探他的口風。倘然有甚別的深意。我就再在此耽擱幾天。若是沒甚意思。開消了他的局帳。立刻起身就走。豈不甚好。想罷。一番把身子睡近些兒。咬着楚雲的耳根道。好妹妹。你千定不要發惱。你對我說。倘然我明日不動身了。你待甚樣。楚雲始開口道。誰叫你不要動身。有家有室的人。自然應該回去。我

惱的是自己蹉跎得不好。本來我有許多說話。要與你說。這兩天你偏偏不來。今天來了。却明天又就要動身。叫我怎樣來得及說。少牧道。你有什麼說話。此刻好講。我可以聽得你的。聽你就是。楚雲總把臉兒回了轉來。又歎口氣道。你曉得我今日本來要差人到棧裏來請你麼。少牧道。請我是曉得的。爲甚事情。我却沒有知道。楚雲道。事情我沒有說起。你怎得知。不過你明天既然動身。說已遲了。不如不說也罷。少牧道。好妹妹。你又來了。自古道。說話不說不明。你且說了出來。動身不動身。我們好慢慢再講。楚雲道。目今不是四月初旬。離端午不過一個月不到了麼。少牧道是。楚雲道。我到端午。自從吃這碗煙花飯起。足足是六節了。這六節的日子。眞是比着過六年還難。可憐我也是個好人家的兒女。怎配做這無耻勾當。前年秋季裏有個客人。是廣東人。到湖南去做官的。前程却也不小。聽他說署過兩次道臺。他一心要娶我回去。無奈那時節我的母親尙在。不便帶着他出門。故此沒有允許。後來我母親於秋後死了。冬季裏又有一個茶商客人。年紀五十多歲。原籍徽州人氏。他想娶我到徽州去。據說正室是故世的了。進門去乃是一個繼室。家中有兩個兒子。已多娶了媳婦。我看這人雖然很有些些家私。爭奈是年紀大了。幷且說話裏頭有些靠不甚住。因此上又沒有允他。但心上邊却時時刻刻的不願吃這飯兒。祇望的是早能彀嫁人一日。便是早能夠出頭一日。無奈沒有對眼的人。那一天與你在天樂窩書場上邊初次見面。說也奇怪。我心上就有了你這個人。後來你來叫局喫酒。眞是喜歡得了不得。所以不多幾天。就與你有了交情。我巫楚雲雖然身在娼門。人家瞧起來是閒花野草容易攀折得的。誰知道有交情的客人。却也不多。有了交情。拋不了的。更是沒有。偏是爲了你這個人。不知怎的心坎裏發熱出來。可憐我還是個討人身體。祇好暗暗的藏在肚裏。却不能夠放在面上。怕的是被撫蓄娘與娘姨大姐們知道了。說我有了恩客。這是堂子裏最犯忌的。因此祇望你時來走走。要暗裏頭說幾句知心話兒。誰知道你又馬上就要走

了。想我巫楚雲生得好條苦命。令人怎得不惱。說着。嗚嗚咽咽。好像要哭出淚來。少牧連忙温慰他道。你休如此傷感。你有甚麼心事。祇管說與我聽。到底你要把我留在上海有甚意兒。楚雲道。我要把你留在上海有甚別事。我實對你說明了罷。我想與你商量可能够住到端午節上等我外邊的局帳收淸楚了。你與我妥妥當當想個法兒。倘然你家裏的少奶奶爲人慈善。你自己能夠作得主意。可與我撫蓄娘說知。竟把我娶了回去。或者住在上海。或者同到蘇州。我總聽你意思。若是你自己明白估量着一時不能娶我。或者力量裏有些不及。可替我借幾百塊錢來。先把我身體贖了。免得受人節制。下節我自立門戶。再做他一兩節生意。你慢慢的回去設法。總要成功了這一樁事兒纔罷。否則死也不甘。我心裏頭要與你說的。就是這幾句話。不曉得你的心裏甚樣。你也細細的盤算盤算。少牧聽罷。他本來是個鍾情的人。又在風月場中並沒閱歷過的。聽了這些言語。覺得巫楚雲句句是眞心中又是憐他。又是感他。沈思半晌。竟把那回去的念頭。頓時撇在一邊。也不想家中妻子盼望。兄長掛心。客棧裏有良朋焦急。却心心念念的癡想要把楚雲拔出火炕。弄出許多幾乎收拾不了的事來。當下回答他道。你的意思我知道了。但不知你究竟是何方人氏。父母在日作何生理。如何流入娼寮。共欠人多少債項。說明了我好替你做主。楚雲道。說也慚愧。我本蘇州人氏。父親姓錢。名喚用之。母親金氏。並無兄弟。家住北濠。向爲縣中書吏。我父在生尋下的錢。喫着嫖賭。甚是撒漫。因此一無積蓄。到得亡故之後。母親又不合吸上洋煙。坐喫山空。欠了人家無數的債。蘇州住不得了。纔到上海幹這事兒。初時在東尙仁里。原是自己身體。名字叫花含香。生意尙好。不幸做不到三節。母親又得了煙漏重病。臥牀不起。足足兩月有餘。眼見得是死多活少。這兩個月的醫藥開消。多是向人借貸來的。母親一死。日後如何得了。故此始把我抵在這裏。改了現在的名字。做了討人。一共是四百塊錢。抵據上寫明四年爲期。我母親自從將我抵出。那病體日重一日。就亡

故了。現在舉目無親。說起來。你想慘也不慘。少收聞言躊躇道。你押在這裏。既是四年爲期。如今尚還未滿。倘然我要娶你。自然你撫蓄娘不能攔阻從良。若然一時間我娶你不來。須要回到蘇州與家中人商議。定妥那就躭擱工夫。必須先要贖你出來。不知你娘可有別的話麽。楚雲道。沒有滿期。怎得不費些口舌。但他們要的是錢。祗須加上一兩倍兒。那有做不到的事情。少牧點頭道。如此說來。這件事就好辦了。我明天就一准不去。且等姓謝的先自動身。我託他帶封家信回家。信上邊把你的事情略略敘他幾句。看家中的覆信如何。再行定奪。你道如何。楚雲聽了此言。忙接口道。這話你可當眞。少牧道。丈夫一言。誰來騙你。楚雲在炕上邊站起身來道。既是這樣。你也起來。我還有話與你商量。少牧果眞也站了起來。楚雲先問阿娥姐。現在有幾點鐘了。阿娥姐道。一點多了。楚雲道。一點多怎的還沒有打烊。可把洋燈息了。房門也關了罷。又回頭問少牧道。你今天可不去了麽。少牧尚還沒有答他。楚雲夾手把他脫下來掛在衣架上的那一件藍漳緞馬褂。叫阿娥姐摺疊好了。放在櫥內。少牧知道回去不來。樂得安心住下。楚雲又喚阿娥姐把自己燉的蓮心桂元取來。盛做兩盌。與少牧一同吃過。洗了個臉。阿娥姐伏伺楚雲把頭上邊插戴的釵環各物多卸下了。與小大姐等出房自去安睡。楚雲寬去外衣。祗穿一件大紅縐紗薄棉小袖緊身。西湖色縐紗褲子。燈下看了。更顯得千嬌百媚。與白日不同。少牧愈覺得六神無主。說的話更是句句依從。好個巫楚雲。不愧是個名妓。他要少牧着迷。方好使他花錢。故纔放出這手段來。寬好衣服。尙故意的不去上牀睡覺。在妝檯上取出一個白銅香匣。印了一匣壽字香末。取個火來點着。焚得氤氳氤氳的滿屋多香。又在抽斗內取出三十二張牙牌。兩本牙牌神數。在燈下起了一數。第一次十六開上上。第二次四開下下。第三次二十一開。又是上上。叫少牧替他翻開書來查看。見上刊着

成算在胸中。　安危道不窮。　淮陰天下士。　背水出奇功。

又有四行解語道。

所事本非難。　忽然平地起波瀾。　所事原非易。　平平淡淡終有濟。

又有六句斷語道。

智者千慮。　必有一失。　愚者千慮。　必有一得。　道在中孚。　占在麗澤。

少牧看罷。交與楚雲。問他起的可是爲了終身。楚雲道。怎的不是。你與我詳解詳解。這數不知起得可好。少牧道。這數雖然沒有甚麼好處。那句語却也不壞。楚雲接過書來。自己子細一看道。這數起得好靈。你看成算在胸中。這二句起句。便已道着我的心事。安危道不窮。明明是叫我不要多疑。結末這淮陰天下士。背水出奇功兩句。據我解來。分明暗暗指點着你。叫你背水立陣。不要回去的意思。你想可能當得一個靈字。不過解語裏頭。尚有忽然平地起波瀾。平平淡淡終有濟二句。莫是這段姻緣。似易實難。似難實易。其間尚有許多周折。這却怎處。說罷。又把斷語看了又看道。在這裏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是指着你。祇怕寫信回家。家中人一定不允。乃是失着。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是指着我。或者叫我代你想個法兒。道在中孚。這四個字。明明叫你我二人不可失信。占在麗澤。是應在朋友身上。成功必須尋個好友圓全這樁事兒。不知解得有些對麼。少牧道。照此詳解。果然有理。但那朋友是誰。不見得竟應在姓謝的身上。楚雲搖頭道。姓謝的這個人。休要提他。難道你除了此人。在上海竟沒有別個麼。少牧道。朋友倘多。知己的人。除了姓謝的。還有李子靖、鳳鳴岐、平戟三三個。無奈他們的性格。也與姓謝的差不甚多。若要託這事兒。一定成不得功。楚雲皺眉道。如此說來。難道竟罷了不成。少牧道。這事真個你替我想個主意。第一件是我明日不回蘇州。若無家信帶去。却教我對姓謝的怎樣說法。第二件就是想出了一個人來。還是與他商量辦事。還是與他商議錢財。我家中既不把此事提起。帶出來的盤川。已祇有一千多銀子了。焉能

幹得事來。楚雲道。一千多若是贖身。已經差不多了。若要娶我。果然不彀。這便如何。低着頭想了一回。忽然想起一個人來。問少牧道。有個經營之。我記得與你同檯面喫過酒的。你與他可知己麼。少牧道。經營之卻還要好。問他怎的。楚雲道。那便我有個極妙的主意在此。他是做久安里杜素娟的。方纔我遇見跟素娟的娘姨阿翠。說起他今夜在那裏碰和。碰過和大約不回去了。你明天早些起來。到久安里尋他。把我們今夜商量的話。一一說知。央他一同回棧。向姓謝的撒一句謊。祗說前幾天你與他要合股在上海開一書局。如今房子已借定在拋球場地方。昨日接到外國來信。託人辦的那副機器。再過一禮拜可以送到上海。端整把房子收拾。便可擇吉開張。這個生意。是將來包賺錢的。目下開辦的時候。說你不可回家。必須在上海照顧諸事。可使姓謝的先自回蘇。託他帶封信去。說是資本尚恐不敷。再寄三四千兩銀子到申應用。那姓謝的聽見你與經營之在上海合股貿易。那是一件正經事情。怎能彀一定要同你回去。就是你家裏的人。曉得你在外開張店業。並不是浪蕩逍遙。說不定竟寄幾千銀子出來。那時不但我的事情可了。並且手裏頭有了銀子。儘可住在上海。當眞與經營之做些生意。安安穩穩的過他幾年。究竟比住在家裏散心。眞是一舉兩得的事。你想有甚不好。少牧聽罷。點頭讚道。計倒果是一條好計。但不知經營之可肯撒這個謊。楚雲道。營之是個極勢利的。旁人央他。或者不肯。你去祗要把家中倘然眞個寄銀來申。事成之後。尚有盈餘。一定合股做些買賣。他曉得你當眞有錢。看來包你一無推托。牌課上占在麗澤這句。定是應在此人身上。你明天趕緊找他是了。不必多疑。祗說得少牧滿心歡喜。恨不得立刻天明。一腳就到久安里去。楚雲見少牧主意已定。瞧瞧自鳴鐘。不知不覺已三點半了。把牙牌與牌課書收拾停當。笑微微與少牧登牀睡覺。就着心事的人。到得八點鐘。雙雙的多已不嬾自醒。大家披衣起身。楚雲喚阿娥姐進房。倒臉水。洗過了臉。點心也沒有吃。催着少牧前去。少牧不敢遲延。急忙走到杜素娟

家。因營之每天九點鐘必要到票號裏去一次的。故而也已起身。素娟在那裏與他打辮。一見少牧進房。營之說。少翁來得好早。諒來有甚貴幹。幸喜我還沒有出門。不然就遇不見了。少牧回說果然還巧。回頭叫娘姨端過一張椅兒附近營之身畔坐下。低低的把昨夜與楚雲商議各話。子細述了一番。要央他一同到棧裏頭去。營之初時不允。後來少牧講了許多好話。并說家中寄銀來時。一准提出二千兩銀子放在他滙票號內。預備將來生意資本。始得允許。叫少牧回到楚雲那邊。畧等半個鐘頭。候他到票號裏去過回來。再一同到長發棧去。少牧大喜。先回。營之坐了包車。如飛的跑到號中。問一問並無要事。就到薈芳里。下車入內。其時祇有九點一刻。楚雲見他來了。要言不煩的向他當面央懇了幾句話兒。營之對少牧道。天已不甚狠早。恐姓謝的等着動身。性急。我們就此去罷。少牧道。就去最妙。兩個人遂一同出院。一個仍坐包車。一個喚了部東洋車。到長發棧尋幼安說話。做下圈套。要幼安先自動身回蘇。并想託他帶信寄銀。正是

眼中有刺須教拔。　手裏無錢誆取來。

不知謝幼安見了二人。可聽信他們言語與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吟碧廬端陽開夜宴　醉紅樓消夏訂香盟

話說杜少牧與經營之商量定妥。同至長發棧。用花言巧語。要騙幼安回蘇。并要他寄信帶銀。幼安因少牧一夜不歸。心中十分焦急。船家又一早來催。說是潮水已來。趕將行李衣箱挑下船去。少牧的鋪陳也由茶房打好。祇要等他一到。就好下船。豈知從潮來起等到潮平。雙眼望穿。杳無蹤影。正要差茶房到各處堂子裏去尋他。見他同了一個四十來歲年紀。趾高氣揚的人走進房來。幼安不認得他。不知到此何事。勉強起身招呼。並問少牧。怎的此刻纔來。少牧懷着鬼胎。不敢多講。祇指着經營之道。這位是經營翁。

昨夜遇見了他。商議一件合股買賣的事。故而沒有回來。并且今日我又不能動身的了。特地同來與你商量。幼安心上一怔。接口問道。合股做甚生意。經營之道。不瞞謝幼翁說。少翁一個月前。曾與做兄弟的說起。要合股開一所書局。這項生意本來利息也好。兄弟也曾久有此意。自從少翁說及。無一日不放在心上。後來有個朋友到倫敦去。託他打聽機器價目。共要若干。預備下本。前日這人寄了一封信來。誰知他格外要好。說目下機器價甚便宜。以後必定要漲。已經代定了大小兩部。不日要到上海。兄弟接了這信。雖然感他盛情。却弄了個騎虎之勢。機器到了。倘然不做書局。要他則甚。因在拋球場找了一處房屋。共是五上五下。足够用了。連日尋少翁商議開辦。因他着了賭棍的圈套。每天在迷龍陣中。尋不到他。直至昨日方纔在四馬路上遇見。兄弟想創業的難處。不比守成易容。那一件事不要親自費點兒心。我自己又有票號。又有錢莊。又有綢緞洋貨等鋪。真是沒有工夫。若然少翁又回去了。這書局裏的事情。却教那個照管。因此特來與幼翁商議。我想留他再待幾時。且把這書局開了。招一個誠實可靠的夥友。託他料理諸事。那時方可來去自如。或是一年到上海一次。看看帳目。或是長來住住。多可隨便。幼翁你道是也不是。幼安一面聽他說話。一面肚裏盤算念頭。他想經營之真是一個生意場中的人。雖然沒有見過面兒。少牧先時也曾說起。不過合股做事。當時何以並未透些口風。況且倫敦買機器的那一番話。既是託他打聽價目。那有貿貿然便替人家買下的道理。莫非少牧昨夜遇見了花柳場中的那一班人。忽又心熱起來。不想回去。故與這姓經的把說話來唐突於我。這却叫我怎樣回他。心下好不懊惱。營之見幼安半晌沒話。深怕他識破機關。急與少牧遞個眼色。少牧會意。對幼安道。安哥不必躊躇。我不回去。與你一同住在上海最好。若然你一定不能再躭擱了。我立刻寫封家信。託你帶與少甫大哥。大哥不但做生意是件正經事情。并且我帶出來的資斧。倘還不够下股。須要他再寄三四千銀子到來。我料大哥曉得是個

正用。必定不爲難的。幼安聽罷。仍未回言。祇見船家又忽忽的上岸來道。潮已退了。客人們快請下船。再遲。恐洋涇浜裏落枯了水。開不出去。營之乘機說道。既然如此。少翁决定緩日回去。快快寫封家信。好托幼翁帶與令兄。或者連幼翁已經下去的行李。一齊搬了起來。大家再住數天。這信交信局寄去。休得遲疑不决。幼安搖了搖頭。子細一想。此事多因少牧迷戀烟花而起。今日若要逼着回去。一定不肯動身。若要說破他們的來意。又是一個正經題目。不便發話。若說自己再在上海陪他幾天。却也無益。何不假裝朦懂。回到蘇州。且與少甫說知。再到上海勸他。倘然今日做書局的那一席話。多是虛的。硬拉也拉了他回去。倘是當眞做甚生意。這種花花世界。斷不是少年人住得的地方。也要勸他收拾回家。好得來去倘便。不過多費些些川資。祇要勸得朋友回心。有何不可。主意一定。始開口道。既是你們爲了正事。我也不便强着動身。不過我因離鄉已久。家內乏人。今日祇好先自回去。不能奉陪的了。牧弟有甚家信。快些寫來給我。好待我趕緊下船。少牧聽了這幾句話。好如半天裏得了恩詔一般。急喚茶房把收拾起的紙墨筆硯。取了出來。寫了一封切實家書。封好了。交與幼安。又叫茶房把已經下船的東西。檢點檢點。凡箱籠上貼着小東山主字樣的。多是幼安的行李。一概放在船上。浣花舊主的多重新拿了起來。部署已定。幼安下船。少牧營之送至船上。幼安附着少牧耳朵叮囑了好多的話。無非是叫他步步留心。不可恍惚。少牧口裏頭連連答應。其實心裏頭那有一句記他。船家進艙稟稱就要開船。幼安轉送二人上岸。二人站在岸旁。看船過了洋涇橋。少牧方始放心。向營之說聲好險。幸虧沒有露出破綻。看來不到四五天。必有銀子寄來。我的大事可望成功。營之道。但願如此。也不枉我替你謀幹一番。但我看那姓謝的人。狠是精細。起初好半天沒有說話。不知他心上邊轉甚念頭。必須等銀子寄到。方可放心得下。少牧道。幼安這人。雖然精細。怎禁得你所說的話有根有蒂。我看他不見得有甚疑心。祇等我家中回信來時。自有分曉。我

們此刻到那裏去。營之道。且回棧去鎖了房門。再到楚雲那邊。給他一個回信。須知他眼巴巴的望着。少牧道。言之有理。當下回至長發棧內。叫茶房把搬上來的行李。依舊放在一處。又把鋪陳拆開。重新攤在牀上。說明這一間房。從今天起。無論住與不住。包定下了。每天作兩客算。不必再借別人。免得多所不便。茶房唯唯。自向賬房關照。少牧見諸事收拾已妥。與營之移步出房。將門鎖上。把鑰匙交與帳房。仍舊營之坐了包車。自己叫了部東洋車。飛也似的回到楚雲院中。把上項事一一說知。楚雲聽了。眉花眼笑的說。你看這一條計。使得可好。却也虧了經大少爺能說能言。纔把那姓謝的哄他走了。回頭問少牧道。你該怎樣的謝他纔是。少牧道。今天晚上。請他吃個雙檯可好。楚雲道。有甚不好。但不曉得經大少爺今兒晚上可閒。他每天的應酬。比你多呢。營之笑道。果然今夜有個姓潘的請我吃酒。一個姓鄧的請我碰和。這裏來不及了。明天也好。楚雲道。如何。我說你沒有空閒。這麼樣罷。你二人此刻還沒有吃飯。不如請幾個朋友來吃檯早酒。豈不狠好。少牧道。此刻吃酒。好是好的。却叫我到那裏去請甚客人。營之道。少翁當眞要請我麽。我替你請幾個客叙叙何如。楚雲道。經大少爺有客。那是再好沒有的了。叫少牧快些點幾樣菜。交代下去。又叫阿娥姐快拿請客票來。等營之寫好了。分付相帮去請。營之寫了一張到久安里顏如玉房請潘少安。又是一張到新清和坊金粟香房請鄧子通與溫生甫。又是一張到百花里花小紅房請康伯度與他的洋東大拉斯。少牧道。康伯翁白天裏恐沒有工夫來麽。營之道。今天乃是禮拜。說不定竟是來的。楚雲數一數。一共請了五個客人。雙檯酒尚嫌太少。又叫少牧寫條去請了游冶之、鄭志和兩人。不多時。請客的回來說。請客一概多來。少牧狠覺有興。等了一刻多鐘。衆人陸續到了。擺好檯面入席。少牧與潘少安、鄧子通、溫生甫、大拉斯。多是初見。一個個動問姓名籍貫。潘少安是常州人。面如冠玉。年紀祗有二十歲左右。鄧子通是廈門人。四十多歲年紀。看他舉止狠是闊綽。溫生甫是常熟人。與子通最

是要好年約三十多歲。子通與他是頑慣的。不叫他生甫。叫他溫生。他笑笑嘻嘻的滿口答應。大拉斯年紀約三十左右。雖是個外國人講得好一口中國話。一樣叫局猜拳。少牧得了這一班新結交的朋友。這興致比前自然又豪了許多。幷且幼安又動了身。更覺毫無避忌。這席酒直吃至上燈方散。到了晚上。潘少安在久安里請營之吃酒。轉請少牧。後來鄧子通的碰和也被營之拉着同去。碰至二點多鐘方完。並不回棧。仍在楚雲房中住宿。從此一連數日今天你請。明天我請。流光如駛。看看端節將臨。蘇州的銀子沒有寄來。祗接了幼安的一封空信。那信上寫着。少甫已於日前因杭州要開租界。彼處有塊地基。劃在界內馬路之中。故到杭州料理去了。急切不能回來。家下乏人。勸少牧不必與人合股貿易。趕緊回蘇。少牧看了。大失所望。好不沒趣。歇了兩日。少甫從杭州也有信來。開頭說動身赴杭的時候。先有一封家信寄到棧中。何以並無回信。曾否收到。後面寫的是刻接蘇州幼安來信。所談我弟與經營之合開書局一節。目下生意艱難。我弟素不精於會計之術。加之兄在杭州。家中無人管理各事。不如作爲罷論。趕速回鄉。免致合家盼望等語。少牧想第一封信。怎的沒有見過。早知道他已到杭州。也不叫幼安動身去了。後來想着幼安動身的明日。長發棧裏茶房曾送一封家信到荷芳里來。那時我正在碰和。因想幼安昨日纔得動身。這信必是家裏頭又要催我回去的那些厭話。決無別事。所以藏在身邊忘記下了。至今沒有看過。眞是糊塗得狠。急忙伸手向衣袋內一摸。挖出一封信來。這信封袋已爛的了。拆開一看。纔知道幼安在上海動身之時。少甫正在蘇州動身。此時少牧氣得呆了。急忙拿了這信。去找營之商議。營之看了道。令兄既赴杭州。急切也無法可想。須得回蘇之後。方可再作計較。少牧悶悶不樂。與營之帶着這幾封信去見楚雲。給與他看。楚雲望了個空。起初甚是不快。後想杭州回到蘇州。不甚狠遠。祗要少甫早日回去。好恐營之再替少牧說法。尙有後望可圖。故而尙不十分着緊。祗

說既然事已如此。且俟緩幾天再行計較。少牧看他不狠發惱。畧畧安心。這日已是五月初三。後天就是端午節了。少牧叫把局帳抄來。略略一瞧。共是連雙檯十一檯酒十二場和連檯面局足足七十個局。一大半是四月下半個月裏頭的。少牧在身旁摸出一把鈔票來。照數付訖。另外給了十六塊手巾洋錢。那是楚雲先關照的阿娥姐交代出去。帶房間的相幫進來。謝了一聲。照例絞上一道手巾。阿娥姐又問二少爺的節盤。可要明天送到棧裏頭來。少牧道。我每天不在棧裏。可以不必來了。說罷。又拿出了四塊洋錢盤洋賞給他們。阿娥姐帶笑接了。叫相幫拿上四色禮物。乃是枇杷粽子鹹蛋火腿。要少牧略受些些。說是先生的敬意。少牧望着楚雲。祇是含笑。那裏肯收。楚雲伸手取了三四隻枇杷道。二少爺的家眷不在上海。就算了罷。你們拿去。口講着話。把枇杷剝好一隻。送至少牧口中。說是領些兒情。營之在旁喝一聲采。少牧吃下肚去。覺得異樣鮮甜。滿心歡喜。阿娥姐道。二少爺今天不回棧去。可與經大少爺吃司菜罷。省得我們再去尋別的客人。少牧不明白甚樣叫做司菜。動問營之。纔知是廚房送與妓女討賞錢的。共是四大碗菜。三節多有。妓女必定找個體己客人代吃。破費六塊洋錢賞錢。少牧想六塊錢算得甚麼。向阿娥姐滿口答應。說既然如此。我們肚中飢了。何不此時就吃。阿娥姐果然關照出去。不多時搬進四樣菜來。乃是一碗紅燒魚翅。一隻全鴨。一碗火腿。一隻白蹄。另外一壺京莊。阿娥姐篩好了酒。二人坐下同吃。楚雲在旁相陪飲酒。中間阿娥姐說起端陽日。房中須得多幾檯酒。替先生爭些塲面。少牧允了一個雙檯。准定七點鐘吃。阿娥姐送上菜單。點菜少牧隨意點了幾樣。當面約着營之這日一定要到。營之道。端午日的花酒。眞是應酬不及。我七點鐘自己在久安里請客。正要請你作陪。怎能分身得來。我的檯面散了。鄧子通、潘少安、溫生甫、大拉斯、康伯度那一個沒一檯酒。幷且人人多要請你。我看你七點鐘斷來不及。不如改在十二點鐘罷。我們翻檯過來。豈不甚好。少牧道。不錯。我昨日遇見志和冶之。他們也說

端陽日多要請我吃酒。因怕晚上邊擠不開來。約定了兩點鐘入席。照此說來。從白天兩點起。接到晚間十二點鐘。共有七八處檯面。這裏七點鐘眞是來不及了。一准改在十二點。後也好。楚雲道。能够早些最妙。當眞應酬不轉。莫說是十二點。一兩點鐘來吃也一樣的。營之道。各人的酒。多是預定時刻。大約挨到這裏。總須這個時候。楚雲點點頭兒。二人又用了杯酒。叫拿飯來吃過。阿娥姐收拾殘餚。營之有事先去。楚雲有人來叫堂唱。聽說姓潘。少牧問他可是少安。也做你了。楚雲道。並不是他。乃是個廣東客人。少牧不在心上。坐到楚雲堂唱回來。這幾天因是節邊。院中沒甚客人。不到一點鐘時。已打烊了。少牧與楚雲雙雙安睡。楚雲在枕上邊再三把蘇州銀子不來。必須先替贖身的話。說了又說。要他帮助幾百塊錢。少牧因蘇州銀信望了個空。自己又剩得不多。除去節下開消。祇有七百兩那張匯票與百幾十塊鈔票。四五十塊現洋。不便多應承他。祇允了二百塊錢。怎奈楚雲撒嬌撒癡。纏個不了。因又加了二百。共是四百洋錢。約定初五晚上吃酒時帶來。楚雲始暗暗歡喜。並不再言。一宵易過。明日少牧仍沒回棧。到得端午日吃中飯時起身。楚雲催他回去取洋。始勉强跑到棧中。開箱拿了匯票。到後馬路票號裏。盡數換了鈔票。帶在身邊。看看已是二點多了。因冶之志和約着先到花小蘭家吃酒。防他們等着不便。急忙喚了部東洋車。一直到小蘭院中。果然二人先已來了。等到客齊入席。差不多有三點半鐘。就從這時候起。第一檯是冶之的主人。第二檯五點鐘。是志和的。在花媚香房。第三檯又是冶之。翻到隔房艷香那邊。天已黑了。第四檯是榮錦衣的。在花影嬌家。第五檯是經營之。在久安里杜素娟房。第六檯是潘少安。請在同弄顏如玉那邊。第七檯是鄧子通的雙檯。在新清和坊金粟香院中。第八檯是溫生甫。在金粟香樓下一個小清倌人叫花小桃房中的酒。這席檯面上來了、一個生甫新認識的朋友。姓夏。單名一個與字。別號時行。做百花里花蓮香的。第九檯。就翻到花蓮香房間裏去。又是一個雙檯。第十檯是大拉斯請的。倌人叫

楊小蠻。又叫小田。住在西合興弄內。直至第十一檯。方纔輪到少牧。已是三點多鐘。少牧心中暗暗焦燥。却又當着衆人不便說我的地方先去這十個檯面上叫來的局。旁人多掉換幾個。少牧因祗做楚雲一人。始終是他。叫到第八九個檯面看楚雲臉上已不甚高興。第十個檯面上楚雲咬着少牧的耳朶說天要亮了。你的酒朋日吃罷。少牧呆了一呆。回覆他道。朋友多已約定下了。怎能够改在明日。我們馬上就翻過來可好。楚雲不答。坐了一坐。起身就去。少牧等散了檯面。邀着衆人翻檯過去。祗見房中對床的正面壁上。新掛了吟碧廬三字一塊橫匾。乃是銀杏板的。黑邊綠字。寫得好八分書。下欵落的河陽小主。少牧一看。暗疑道。河陽小主。此人一定潘姓。莫非這匾是潘少安替他上的。那兩個字。眞是他的筆跡。爲甚前天晚上有個姓潘的叫局。也曾問過楚雲。他偏推說是廣東客人。看來內中有意瞞我。倒要留神瞧他一瞧。口內不言。暗中就留下心兒。果然席面上見二人眉來眼去。甚是親熱。不由不發起酸來。無奈這姓潘的是經營之的好友。營之也在席間。未便發作。遂草草的吃些酒菜。推說醉了。不耐久坐。就要回棧安睡。催着散席。衆人本也吃不下了。又見楚雲不甚苦勸。分付快端乾稀飯來。略略用過。一因主人自己急思回去。二因再無別的翻檯。道謝過了。大家各散。少牧也要穿衣往外。楚雲問他到那裏去。少牧說是回棧。楚雲道。天快明了。回去做甚。少牧道。回去自然睡覺。說過了這一句。也不再言。向外就走。楚雲一把拉住。問道。你換的匯票換了沒有。少牧假意失驚道。匯票今天沒有換得。且等明日說罷。楚雲不依道。怎麼你答應了我的事。這樣有口無心。少牧道。我倒不是有口無心。祗怕你心不應口。楚雲聽語出有因。愈加不放他走。道。怎的我心不應口。你須說與我聽。少牧道。你的心果然應口。前天晚上姓潘的來叫局。他究竟是那一個。楚雲道。姓潘的不會與你說過。是個廣東人麼。少牧冷笑道。祗怕他是常州人罷。你來瞞我做甚。楚雲發急道。你疑心潘少安做我麼。我可發個誓與你聽。若果是潘少安叫我。往後沒有好日子過。

你莫冤枉人家。少牧聽他發誓。心上軟了些兒。回轉身在交椅上坐了下來道。潘少安既然沒有做你。爲怎這一塊匾明明是他寫的。楚雲撲嗤一笑道。你這個書獃子。他寫了一塊匾。就算做了我麼。那是我一個姓何的客人央少安寫的。姓何的與少安是個要好朋友。往後你可自己去問。譬如你也是個會寫字的。有人托你替他的相好寫一塊匾。我問你寫是不寫。難道寫了他相好房裏的匾。這相好就算你的。世上那有這樣執一之見的人。少牧被他這幾句話說得沒有口開。房中阿娥姐等也一個個多說二少爺莫要疑心。我們先生眞是沒有這事。少牧頓時這口酸氣。不知不覺平了許多。不過方纔說過了回棧睡覺。幷且終疑今夜這兩檯酒。前天點菜時候。楚雲就催着要早。後來在檯面上更有明日再吃的話。莫是散了席還有酒在後頭。故此決定要去去轉來。試試他有酒無酒。有客無客。所說的話是假是眞。好決計替他贖身辦事。主意已定。對楚雲道。既然你不做少安。那是我錯疑你了。換的滙票實在不在身旁。且待我回棧取來。楚雲道。當眞回棧去取。還是去去就來。還是要明日再來。少牧道。就來怎講。明日來怎說。楚雲道。就來我不睡了。在此等你。若要明日纔來。我今天出了一夜的局。人也乏了。要睡覺了。少牧想了一想道。不見得馬上就來。你睡覺罷。楚雲尙要與他說話。少牧已出了房門。因天尙未明。外邊伸手不見五指。喊阿娥姐拿盞洋燈照着出去。跑到弄口。本來覺得天氣甚熱。一陣曉風。却吹得滿身發起冷來。心中好不懊惱。一步懶一步的。從三馬路往東而行。走到第一樓後面那條橫街。轉了個彎。抄至四馬路口。那風却愈覺大了。身上穿着一件湖色春紗夾衫。二藍實地紗夾馬褂。薄羢襪的。竟有些受耐不住。就想縮回轉去。又想楚雲面上這幾天花的錢也不少了。況且還托着我替他贖身。將來嫁我。那有變心的事。此刻若馬上回去。顯見得我疑心着他。有意抄他過失。何不先到久安里顏如玉那一邊去。祇說尋潘少安。又有朋友請他吃酒。他如住在那裏。已經睡了。楚雲處不必再去。竟然回棧去罷。若是不在。何妨問問如

玉。再去未遲。不强如在街上邊拚着身子。受這些苦。想罷。因又轉身往東信步向久安里而行。到得弄中。正在記不起是第幾家門口恰好有個相幫手中拿着正堂公務燈籠在各家門口照看妓女的牌子叫局。少牧借這個便。跟了他一路照去。到第四家牆上看見醉紅樓顏寓的硃牋貼條。暗喜這裏是了。敲門進去。回看那叫局的人。乃是往隔壁杜素娟家去的。少停。聽得院裏頭高喊素娟先生堂唱姓經的叫到西薈芳。這時候因萬籟無聲。故此甚是明白。少牧心上一怔。暗思姓經的不知可是營之。西薈芳可是楚雲。且待上樓見了如玉再說。誰知上得樓去。如玉房門緊閉。已是睡了。少牧輕輕敲了兩下。跟如玉的大姐阿寶。從夢中驚醒轉來。趿了一雙拖鞋。七跌八銃的出來開門。如玉也已醒了。在床上動問是誰。少牧看床面前。祇有一雙女舄。明明沒有客人。回說是我。替一個朋友來請少安吃酒。怎的他不在這裏。如玉聞言。坐起身來。叫阿寶掛起一邊的帳門。請少牧在床門前一張籐椅上坐下。向他臉上一瞧。似笑不笑的道。二少爺。你怎麼此刻到這裏來。少安方纔與你一同吃了楚雲那邊的酒。沒有回來。諒是俗語說的連底凍了。你却怎的出來。少牧聽罷。臉上一紅。道怎麼少安連底凍在楚雲那邊。你不惱麼。如玉微笑道。我還沒有甚麼。祇要你二少爺曉得了不惱就是哩。少牧聽了。更是火往上衝。忙問如玉。難道少安當眞做了楚雲不成。乃是幾時起的。快與我說。如玉歎口氣道。我告訴你罷。少安本來做我。很要好的。自從你請他吃酒。在檯面上見了楚雲。兩個人就勾搭上了。酒也沒有吃過一檯。和也沒有碰過一場。容容易易的就下了水。說起來。楚雲眞是不該這麼樣賤。如今他們火一般熱。今天白天裏瞞着你碰了場和。聽說晚上尚要補吃檯酒。諒來你散了席。必定躲在左近什麼地方。等你走了出來。他又進去。此刻祇怕檯面坐了。怎的還想到這裏來。少牧聽了這幾句話。祇氣得口也開不出來。立起身來。恨不得一步趕到西薈芳去。如玉一見。慌在床上。伸手出來拉住他道。我告訴了你。你慌甚麼。你若然去鬧出事來。豈不怕我招

怨。你們朋友是好朋友。我們姊妹也要好的。就是你要去發作。也不在這一刻兒。少牧始又立住了脚。回轉身來。恰與如玉打個照面見他上身衹穿一件淡粉紅提法布小衫。下身蓋了一條湖色縐紗夾被。露出三寸不到的一雙小脚。那一種嬌媚之態。比着楚雲更令人情不自禁。遂頓時轉了一個念頭想何不喊個雙檯下去做了如玉。一來剪還少安的邊好報此讐。二來如玉的房間又大又多。正好做個消夏地方。三來看看如玉人品如何。倘比楚雲更好。一樣娶一個人何妨就娶了他好把楚雲氣他一氣。豈不甚好。故此移步床前。與如玉說出一番話來。正是

嬌花已被他人采。　　嫩蕊何妨別處攀。

要知少牧在醉紅樓自從這一夜起。鬧出何許事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牢籠有術蓮子儂心　　來去不由藕絲郎意

話說杜少牧聽顏如玉說出巫楚雲果然已做了潘少安。不由不心懷醋意。後見如玉風姿嬌艷。態度溫存。動了一個移花接木之心。暗想少安做得楚雲。難道我做不得如玉。并且要把從前愛楚雲的心思。一齊移在如玉身上。將來娶他回去。因此移步回至床前。捺住了氣。强作歡容。對如玉道。你莫發急。我此刻不去就是。但我有一句話要與你說。不知你依是不依。如玉道。有甚麽話。你且說來。依得的自然依你。依不得的再說。少牧道。你與少安是很相好的。論理我這句話不該出口。但恨少安太不講理。瞞着我與楚雲往來。絕不念朋友交情。我想此刻就在這裏吃個雙檯。從今日起常在你那邊走走。略出我心頭之氣。不知你可答應得來。如玉躊躇道。我們做妓女的。雖說朝張暮李。沒甚要緊。但姓潘的將來知道此事。祇怕有些不便。斷使不得。少牧道。姓潘的他做楚雲。不怕我與他吃醋。我反怕他不成。如玉道。不是說你怕他。須知道我要為難。少牧道。你又沒有嫁他。他也沒有包你。妓女掛了牌子。那個客人一做了他。便不許

另做別人。為難甚麼。若說你明曉得我與他是個朋友。不該再做。那是他自己先剪了人家的邊。人家纔還報他。打甚麼緊。如玉道。話雖如此。你此刻要在這裏吃酒。莫非一時之火罷了。到得後來。自然仍要回到楚雲那一邊去。那時我們好好的姊妹。為你這一檯酒。豈不傷了和氣。少牧發恨道。楚雲那裏。我斷斷不去的了。他既與姓潘的這樣要好。我還去討甚麼嫌。不過我做了你。那姓潘的。以後却也不准他往來。好在前節的局帳。諒來多已還清。今天祇吃了一檯酒。叫了幾個堂唱。這麼樣罷。那些錢多是我姓杜的認罷。如玉聽罷。把手一鬆。向裏牀拿了一件湖色縐紗小夾襖兒。穿在身上。又取了一條元色縐紗夾褲。到被窩裏去穿好了。將被一揭。扒下床來。把粧臺上點的洋燈拈旺了些。在洋鏡旁邊拿出一面小手鏡。一隻小牙梳來。掠掠鬢脚。一面對少牧說道。你此刻氣頭上的說話。怎能作得你准。我起來了。陪你在這裏坐一刻兒。等天明了回棧去罷。以後還是好好去做楚雲。莫要到這裏來。少牧初時見他起身。祇道允了。後來聽得還是這樣的說。認做當眞不許他在此吃酒。覺得如玉的身分。比着楚雲高出數倍。一心一意的愈要做他。說是天快明了。我這雙檯隨你甚樣。今夜一定要擺。莫說講的多是氣話。作不來准。若是吃過了酒。再到楚雲那邊。我來發個盟誓你聽。如玉聽到這句。慌把鏡梳一放。將手向少牧嘴上一掩道。毒時毒月。你說甚的。我就許你喫酒可好。少牧始歡喜道。許我喫酒。我就不往下說。如玉道。男子漢動不動發甚麼誓。祇要你眞個做我。休得有口無心。像那姓潘的東也去鑽。西也去鑽。那就是了。少牧道。姓潘的共做多少相好。要好的人。除了你與不要臉的楚雲。還有那個。如玉道。他的相好做一個要好一個。也記不清共有幾個。少牧點頭道。這都是他生得好一副白嫩臉兒。如玉道。這又是句甚麼說話。我偏不喜歡他那副滑頭滑臉的樣兒。纔與我心中有些不合。新近去做楚雲。往後你莫再說。少牧道。閒話休提。既然你應許我喫酒。快快喊將下去。不瞧瞧天已亮了。如玉道。吃酒可要請些客來。少牧笑道。這時候回的

回了。睡的睡了。那裏頭去請甚客人。如玉道。你一個人獨吃雙檯不成。少牧道。自然是一個人坐坐罷了。當眞要吃甚東西。如玉道本來這時候廚房裏也沒有好菜的了。且喊下去看他們拿甚菜來。遂回頭叫小大姐去喚跟局的張家妹起來。說杜二少爺在此吃酒。叫他到樓下去關照一個雙檯。小大姐答應自去。不多時。張家妹來回覆道。廚房裏說菜沒有了。祇好將就些兒。對不起二少爺。下次補情。少牧連道。不妨不妨。祇見相幫上樓。排開桌子。端上菜來。那碟子却還整齊。不過熱炒不甚新鮮。大約是夜間檯面上賸下來的。少牧要如玉陪着同吃。如玉依言坐下。又叫張家妹與小大姐。也兩橫坐了。共是四人一桌。上了一隻魚翅。一碗白木耳湯。少牧要去叫楚雲的局使他到來看看。被如玉阻住不許。上到第五道菜。少牧分付不要上了。給過下脚。即將檯面收去。其時天已大明。少牧起身要行。如玉說此刻出去。身子最易受寒。不許他走。張家妹道。二少爺作晚吃了一夜的酒。身體諒來疲倦。何妨就在牀上略睡片時。養息養息。再回棧去。口說着話。把牀上被褥重新鋪過。催他快睡。少牧遂乘機住下。與如玉在枕上邊又講了好些知心的話。這一覺直到旁晚方醒起來。梳洗過了。給了三十塊錢住夜下脚。張家妹等滿心歡喜。曉得這戶客人甚好。自然巴結萬分。如玉當日且不抄他小貨。要先把這人收伏住了。慢慢的與他開口。免他依舊去做楚雲。這是名妓手段。比不得沒用妓女。一接客人。便要砍他斧頭。砍得客人害怕。以後就絕跡不來。但是此種妓女。他不來算計着你則已。若來算計。不是數十塊錢的事。下手必定甚辣。也比別人不同。少牧却見他不來要長要短。自己過意不去。反問他可要買甚東西。如玉一口回絕。給他一百塊鈔票零用。也不肯收。祇說現時沒甚用處。少牧愈見得與楚雲相形見絀。這日起來之後。本來要想回棧。誰知如玉要到天仙看戲。留他吃了夜飯。一同前去。先差相幫到戲館裏定了一間包廂。少牧問天仙今夜唱的是什麼戲。張家妹道。是三麻子小連生趙小廉的鐵公雞頭本。少牧道。這戲好麼。如玉道。丹桂的查

潘闓勝。天仙的鐵公雞。多是拿手戲兒。那一家蓋招得來。少牧道。鐵公雞是甚戲文。張家妹道。是長毛戲。三麻子扮向大人向榮。小連生扮張國梁。趙小廉扮張玉良。董三雄諸壽卿周來全趙洪小各人扮長毛。眞是再像沒有。再好沒有。少牧點點頭兒。三個人言談有頃相幫端進飯來。見乃是四盆一碗的堂菜。另外一碗全鴨。一碗火腿。這是院子裏的規矩。隔夜那一個先生房中有了檯面。明日廚房裏開飯。本家必定關照添兩碗菜送進房去。名爲加菜。乃擡敬先生的意思。如玉瞧了一瞧。對張家妹道。這菜怎能吃得。就是加菜也是隔夜席面上餘下來的。五月裏的天氣。不吃爲妙。你們撤到後房去吃罷。可取聚豐園的摺子。叫他們送一碗清湯蝦仁。一碗醋溜黃魚。一碗鹹菜笋湯。帶兩碟排南白斬雞來。張家妹答應。自去料理。不多一刻。菜已送來。少牧正要與如玉同吃。夾忙裏有人來叫堂唱。張家妹問樓下相幫。是那個客人叫的。甚麼地方。相幫回說姓潘。到一家春。如玉聽得回稱轉局過來。少牧問可是少安。如玉道。姓潘的客人。我們共有三個。不知是少安不是。且待我叫張家妹先去瞧瞧。若然不是。祇說要轉局過來。恐他性急。先差人招呼一聲。倘使果眞是他。就說我到老旗昌去了。怕來不及再到這裏。暗暗的謝絕了他。豈不很好。少牧道。你從今往後當眞不做少安了麼。如玉道。我雖是個女子。說出不去做他。一定不做。你且瞧着。少牧聞言大喜。如玉果喚張家妹到一家春去看叫局的到底是誰。自己與少牧坐下吃飯。移時。張家妹回來說姓潘的不是少安。乃福建人潘三少爺。如玉道。潘三是過路客人。做了我還不到十天。已吃了三檯酒。碰了兩場和。也算是一戶好客。這局倒要快些去的。張家妹道。一些不錯。如玉遂趕緊吃完了飯。換好衣服。向少牧說你且畧坐一坐。我們去去就來。若是嫌得寂寞。可與小大姐先到天仙瞧戲。我也就到天仙裏來。少牧尙未回言。聽得樓下又喊如玉先生堂唱。少牧因他有了轉局。必定就擱工夫。不耐煩在房裏獨是等着。因說決定與小大姐先到天仙。你出完了這兩個局。不必回來。竟到天仙裏去。我在那

邊等你。如玉說如此也好。遂讓少牧與小大姐先走一步。外邊相幫的打好轎子。如玉坐了。張家妹跟着往一家春去。原來一家春叫局的人。並非甚麼潘二潘三。正是少安。這是如玉要瞞少牧。特地差張家妹先去探看。一來好使少牧絕不疑心。二來少安那邊先有張家妹去了。這局去得遲些。便可不妨。及至到得席間。却又一字不提起少牧隔夜的事。竟輕輕的又把少安瞞過。眞是一個有本領的妓女。後來第二個轉局。乃是假的。因防少安散了檯面要到院裏頭來。少牧在房中窺見不便。故此使這一個調虎離山之計。好把少牧調到戲館裏去。果然少牧中了這計。與小大姐先到天仙。如玉心中暗暗歡喜。在一家春坐到檯面散了。逼着少安一同回到院中。講了半點多鐘的話。說他不應昨夜住在楚雲那邊。要罰他吃個雙檯。少安那裏肯依。正在扭結不解的時候。眞有轉局來了。少安始得乘機出外。楚雲已差大姐在街堂口候着。看見少安出來。迎上前去。手拉手兒同往楚雲院中而去。如玉見少安走了。今天且自由他。匆匆的又出了一個堂唱。方纔趕到天仙。已是十點半鐘。鐵公雞唱過一半。少牧問今夜想是堂唱多了。來得怎遲。如玉道。堂唱也不很多。不過四五個罷了。况且也沒有久坐的地方。這是你等人心焦。所以分外覺得慢了。少牧道。一個人坐着瞧戲。眞個心焦得很。如玉道。小大姐呢。少牧笑道。小大姐自然坐在這裏。那可替不得你。如玉道。一樣是一個人陪着你也就算了。怎說替不得我。少牧道。他如可以替你。我也不做你了。如玉道。小大姐不能替我。我却可以替得一人。少牧道。你替得誰。如玉道。我可替得楚雲。所以你不做楚雲。却來做我。我祇怕的是眼前我替着他。將來又要他來替我。那可比不得小大姐是個傻了頭。不中你的意兒。少牧道。楚雲這無情無義的人。你再提他做甚。你既斷得下姓潘的。難道我反斷不得他。如玉道。話雖如此。但看你日後如何。此時我也不來與你說嘴。且看戲罷。其時戲檯上正做到張家祥做親。小連生穿着蟒袍補服。乖不乖獃不獃的裝出長毛初投誠。絕不曉得官場規矩。那種樣兒。引得看的人

一齊發笑。如玉更是笑不可仰。後來瞧到巧刺鐵公鷄一段。官兵與長毛開仗。多用眞刀眞槍。最險的是那些彩頭。也有刀劈入背內的。也有槍刺在肚上的。也有朴刀砍入面門的。膽子小些的人看了有些害怕。如玉閉着眼睛不敢再瞧。暗暗拉了少牧的手。要他一同回去。少牧也不要看了。招呼小大姐袋好煙袋。立起身來雙雙下樓。出了戲園。如玉坐轎。少牧仍與小大姐步行回去。這夜自然仍住院中。不必細表。到了明日。是初七了。巫楚雲因少牧答應着替他贖身。并且西薈芳的房屋早已回絕的了。新房間看在久安里內。贖了身好調進去住。不料自從端午那夜吃酒之後。絕跡不來。心中好不焦躁。他也明曉得是潘少安的事情有些發覺。却萬想不到做了如玉。祗認做一時之火。不久必要回心。故此過了一天。始差人到棧裏去請。直到棧裏頭回說沒有回來。方覺有些詫異。又差人四處訪尋。并打聽鄭志和游冶之一班至友。多說初五以後。並沒見面。不知新做了甚麼相好。更覺摸不着他頭路。那本家節前曉得有人替楚雲贖身。已經議定。准他加倍回贖。就有許多要做這沒廉恥生意的男女相幫。那一個情願掮些帶擋。攬做娘姨。那一個去攬梳頭。那一個去攬粗做。那一個去攬帶房間。楚雲一一說定下了。那個帶房間的看定久安里房屋。就在如玉隔壁樓上房間。共是一間正房一間客堂樓一間亭子。早與本家說妥。約期初七八內調頭。過了端午。自然這班人多要向楚雲說話。楚雲此刻弄得沒了主意。想與少安商量。爭奈他不比少牧。並沒有錢。說也枉然。到了初七這日。愈逼愈緊。祗得一早起來。坐了部東洋車。先到長發棧跑了一次。果然少牧不在。沒奈何老着面皮。到幾戶老客人家中說明此事。求他們幫點兒忙。衆人因却不過情。勉强答應。也有二三十的。也有四五十的。湊了三百幾十塊錢。再難設法。幸虧久安里的本家。很是有錢。憑着帶房間的懇情。取了四百塊帶擋。又由帶房間的與跟局的另外借了三百塊錢。三分起利。叫楚雲出了借票。始將身價交清。又略略辦些衣服插戴。敷衍過去。這夜就揀定了初九日一准調頭。初

八那天。先由娘姨相幫。把新屋裏收拾收拾。又叫了一名裱糊匠。把房間的四壁糊好。初九一早。相幫到傢生店裏租了一房間紅木傢生。一客堂樓甯波檯椅。那亭子裏祗租了一張榻牀。一隻梹木八仙桌。四張單靠。兩張茶几。兩張骨牌杌。將就將就這些器皿。自從飯前搬起。直搬到將近上燈。尚還未畢。如玉房中的小大姐。在門外瞧見。報與如玉得知。說巫楚雲已贖了身。調在街中今夜就要進宅。如玉一聽。心上品的一跳。暗想這個人如何住到一街中來。莫說少牧仍恐被他做去。就是少安也怎能再到這裏走動。這便如何是好。想了一番。叫小大姐打聽今夜進宅。那個吃酒。可有少安。稍停小大姐回說。夜間一共是三檯酒。有潘大少爺一檯在內。如玉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忙與少牧把楚雲調頭的話。一一說知。幷調侃他道。枉說與你是知己相好。連信也沒有帶一個與你。也不要你去吃檯酒兒。想來眞是令人好氣。少牧道。當眞他已贖了身麽。這是我第一個人替他說起的事。他還要問我借錢。如今有了姓潘的人。就把我擱在一邊。眞是可恨。如玉笑道。人家不喜歡你。你去恨他則甚。我倒有一個出氣的法兒在此。不知你依是不依。少牧道。是甚法兒出得這氣。如玉道。如今要用你初五天明時叫局的那一法了。楚雲今夜進宅。潘少安必定在那裏吃酒。你可在我這邊吃個雙檯。把鄭志和游冶之那幾個知己些的朋友。多請他來。當着衆人。把楚雲叫到檯面。一來問問他贖身的事。奚落他一場。二來也好使姓潘的知道他剪了你相好的邊。自己相好的邊。也被人剪了去了。着着實實的使他氣上一氣。你道好是不好。少牧點頭道。此舉正合我意。你與我喊下酒去。我就寫起請客票來。如玉道。此刻就去請客。不太早麽。少牧道。與我交往的人。有一大半與少安也是朋友。遲了恐被他先自請去。反爲不妙。如玉說他想得周到。遂命張家妹取過筆硯。請少牧就寫。一面喊下菜去。少牧提起筆來。一連寫了九張。請的乃是鄭志和、游冶之、榮錦衣、康伯度、大拉斯、經營之。與新結交的鄧子通、溫生甫、夏時行、等那一班人。又想起賈逢辰久不見面。那黃牌九

乃是白湘吟所做的事。逢辰也是受人之愚。與他何干。分明謝幼安鳳鳴岐等錯疑了他。如今弄得他不好意思見我的面。少了一個識趣朋友。每日裏覺得很是寂寞。何不發張請客票到花小蘭那裏去請他前來。解釋前嫌。因又添寫一張。一齊交與張家妹。轉給相幫叫他們趕緊就去。張家妹接了。交代下去。不到半點多鐘。鄧温夏三人先來。接着賈逢辰也到了。先說了些表白的話。又連連的自已抱歉。說是不應該有眼無珠。結識白湘吟這衣冠禽獸。幾乎冤累好人。少牧道。以前的事。既經說明已過去了。我也決不疑你與姓白的通同一氣。從今以後此話休題。我們要好在前。還是依舊長來長往。不必再把此事掛在心上。逢辰道。少翁是明白人。自然不怪做兄弟的。但恨世上的人。那能够一個個像你這樣明白。說起來眞令人又恨又惱。二人正在談心。志和冶之錦衣來了。冶之說杜少翁三日不見。原來新公館打在這裏。怪道我們難尋。少牧道。休得取笑。這裏果然是新做的。志和道。這裏不是前節潘少安做的麼。怎麼你剪起朋友的邊來。少牧道。說也話長。今夜的酒。正爲此事。要與諸位談談。遂把少安先做楚雲。楚雲如何變心。如何贖身。自已如何改做如玉。如玉如何相待。今夜如何要叫楚雲的局。如何要羞辱他一場的話。從頭至尾。述了一番。衆人聽了。多埋怨着楚雲負心。少安無理。俱要替少牧出場。嘔這口氣。誰料經營之吃得醉醺醺闖進房來。他偏一心的幫着楚雲。說少牧先時既有要他的話。不應該言而無信。後來許他幫助贖身。却又分文沒有給他。弄得人幾乎下不得場。眞是男兒薄倖。少牧與他辨白幾句。奈他已經吃得大醉。說話顚三倒四的不比平時。祗得且自由他。回頭與冶之等又閒談了一回。瞧一瞧請的客人。祗有康伯度與大拉斯兩個未來。寫催客票去連催兩次。相幫回說沒有請到。不便再等。分付擺檯面入席。各人紛紛叫局。少牧果然去叫楚雲。局票去的時候。楚雲房中。正是潘少安在那裏擺酒。四面請不到一個客人。異常焦躁。聽見姓杜的忽來叫局。問一問在同街顏如玉家。楚雲心上一呆。少安曉得如玉並無姓

杜客人。必是少牧新做了他。究竟有過相好的人。不免氣往上衝。却全不怪是自己做了楚雲鬧出來的事兒。當時把臉一沈。對楚雲道。少牧叫你的局。你還去是不去。楚雲躊躇道。少牧雖是把我贖身的事答應下了。並沒幫忙。究竟上一節的局錢。沒有少過。不去祇怕有些不便。少安帶怒道。你本來是做少牧的人。既然愛做少牧。爲甚又來做我。我實對你說罷。你當眞出了這一個局。今夜點下的菜。還是少牧來吃。我與他勢不兩立。你莫張三是個好的。李四却又是好的。我潘少安有些不依。楚雲聞言進退兩難。本待決計不去。一來少牧是個花錢的好客。二來今夜第一天調到這裏。倘少牧使些性子。傳刻散了檯面。借着酒意。同朋友們到來尋事。也是說不定的。三來搧帶擋的娘姨相幫。也有曉得姓杜的客人在薈芳里的時候。因爲與姓潘的過不過去。纔不做的。如今既來叫局。正是個很好機會。怎好不去。有這三層意思。甚是爲難。若然說明了一定要去。又怕少安當場發標。那又是個心愛的人。怎能夠使他生氣。因而一時間竟委決不來。幸虧新進來的跟局大姐名喚阿巧。年紀雖祇二十歲不到。却是自小吃起這盌堂子飯的。他見這個形景。曉得楚雲方寸亂了。暗暗與他遞個眼風。連說既然潘大少爺叫先生莫去。不去也罷。楚雲聽語出有因。方纔點點頭兒。說不去了。少安始轉怒爲喜。暗想少牧在如玉處請客。諒來洽之等一定多在那邊。怪不道一個多請他不到。不如另請別的朋友前來。趕快入席。待我也去叫如玉到來。問問他爲甚做了少牧。豈不甚好。因又重新寫條請客。并喚阿巧把檯面端正起來。及至來了三個朋友。匆匆坐席。寫好局票。去叫如玉。那叫局的還沒有回來。樓下相幫的又喊楚雲先生堂唱。姓李的叫到公陽里。少安聽不是少牧。不好攔阻。祇得讓他自去。楚雲說了幾句對不住。去去就來的套話。與阿巧一同下樓。誰知那裏是到公陽里去。乃是阿巧掉的槍花。囑相幫在樓下喊的。其實仍是少牧所叫。因此並不坐轎。與阿巧手攙手兒步行前往。少牧已是等得不耐煩了。看他一到。就想發作幾句。好個楚雲。受了少安的

話。沒有發洩出來。一見少牧。他拿定了一個先下手爲強的主見。到了席上。笑臉多無。不等少牧開句口兒。先數說他不合哄弄人家。說要討娶回去。又說要代替贖身。誰知句句空言。毫無結果。抱怨他一個不了。經營之更帶着酒意。幫助着他。弄得少牧反一句話多說不出來。旁人見少牧不言。誰肯多事。營之更要少牧翻檯過去。吃檯和氣酒。兒楚雲得了這風。假意拉着少牧一定要去。少牧沒了主意。要想答應下來。又怕惱了如玉。心中大是爲難。如玉却又出局去了。不知是那個叫的。好久沒有回來。楚雲在檯上𨇠了好一刻兒。少牧初時尚是怒氣塡膺。後來竟把那不平之氣。漸漸消盡。想起當時恩好。反怪自己沒有幫他贖身。實有些對不住他。何忍再與他一般見識。况且大凡做妓女的掛了牌子。張三好去叫局。李四本來也好去叫。這多是潘少安的不好。與楚雲何干。就算楚雲那天不合瞞我。他也怕的是我曉得此事。一定着惱。故此得瞞且瞞。這叫做出於無奈。凡事須要存些恕道。我何苦怪人怪到極處。遂把一腔怒氣。捱了回來。旁邊惱了張家妹與小大姐。欲向楚雲發作幾句。爭奈如玉出局未回。正是少安叫的。懷着鬼胎。防他衝口說穿。反多不便。祇得耐着性兒。一言不發。且待如玉歸時再處。恰好門帘一動。如玉轉了。張家妹急忙丟個眼風。同他到後房中去。把席面上的情形告訴於他。楚雲甚是乖覺。看見二人鬼鬼祟祟。必無好意。急忙咬着少牧的耳朶說了幾句。不知甚麼話兒。叫阿巧拿了豆蔻盒子袋好烟袋。起身就走。及至張家妹與如玉說明就裏。要尋楚雲說話。已是去得遠了。祇氣得顏如玉柳眉倒豎。杏眼圓睜。要與少牧尋事。說他楚雲到來。不應該軟弱到這個地步。明明又要前去做他。正是

祇爲一時鬧閒氣。　遂教兩面做難人。

欲知如玉與少牧甚樣說話。少牧將來果然再做楚雲與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大姐晒臺罵大姐　先生粧閣拜先生

說話顏如玉堂唱回來。正是潘少安叫的。在檯面上受了少安無數說話。怪他不應去做少牧。幸虧如玉能言舌辨。說這是少牧有心作對。纔來做我。我原說朋友做的相好。剪不得邊。他偏說既然這樣。爲甚你做了他的楚雲。因此一定要在房中擺酒。我還再四推卻。他卻拿出現洋錢來。我們院子裏的規矩。你知道的。現錢吃酒。怎得不依。方纔勉強允許。但願他鬧過了這一遭兒。以後不來便罷。倘要再來。我曾說過。下不爲例。決不使你失色就是。少安聽了這一席話。起初原是一團烈火。後來也就息了。這叫做柔能尅剛。與巫楚雲的純用反話去吃住少牧。又是一般手法。全在做婊女的因人而施。如玉既把少安穩住。始數說他不應做了楚雲。得新忘故。眞是女子癡心。男兒薄倖。臉上邊露出不悅之色。少安聽在耳裏。看在眼裏。反覺得過意不去。停了一回。說定吃完了酒。今夜一准過來。如玉始歡歡喜喜的起身別去。回至自己院中。纔進房門。見張家妹與他丟個眼風。心中明白。退至後房。等他進來。把楚雲在檯面上發標的話。略述一番。如玉大怒。暗想楚雲好生利害。我今夜設的主意。原是要叫他前來。與少牧厮鬧一場。使他二人以後好死心場地。怎的楚雲如此了得。少牧如此無用。如今弄巧成拙。反令二人吃了和氣酒兒。這便怎好。柳眉一皺。道聲也罷。今夜且與他個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待我出去。衝動二人。必得使他們破面纔是。想罷一番。急與張家妹步出後房。走至席間。滿意要與楚雲尋事。誰知楚雲早已回去。落了個空。如玉愈覺火往上衝。坐在少牧背後。細細報怨他既是見了楚雲。這樣懦弱。吃甚麼酒。叫甚麼局。少牧見如玉又動了氣。不得不安慰於他。低低的輳着耳朵。說了無數好話。且把這事多推在經營之一人身上。說他不應該吃醉了酒。幫着楚雲。若是翻起臉來。朋友面上。深怕有些過不過去。因此且自由他。如玉聞言。低着頭兒。默默無言。少牧又再三申說。席上鄭志和等。都知道是爲了方纔的事。營之卻又爛醉如泥。偏要強着少牧猜拳。少牧無奈。與他害了五拳。營之輸了四大杯酒。一杯杯的一口氣吃乾。不料受耐不住。頭

時嘔吐起來。濺了一地。娘姨大姐忙來收拾。見長衫上已嘔了一大塊的穢跡。與他脫下用水滴洗。方見營之醉了。催上乾稀飯散席。營之竟醉得不能行動。倒在煙炕上昏昏睡去。衆人因夜分已深。不去等他。大家謝過少牧。各散。祇有營之鼾聲大作。莫說叫他不醒。推也推不醒。他少牧心上好不沒趣。如玉又依然不發一言。任憑少牧舌底生蓮。說楚雲處決計斷絕往來。賭神發誓。他祇當做沒有聽見。少牧眞覺沒了法兒。也呆呆的睡在炕上着惱。猛聽得樓下相幫喊聲客人上來。張家妹跑了出去。如玉也一步懶一步的移步出房。少牧不知來者是誰。要想到後房張望。却被小大姐阻着不許。足足坐了一點多鐘。那個客人方去。如玉進來。營之也已醒了。張家妹絞了一塊手巾與他擦了擦臉。又倒了一杯熱茶。問他此刻心中可自然些。營之道。今夜怎的吃得這般大醉。如今好了。要回去了。少牧道。回去不太晚了麼。何妨就在這裏權住一夜。且等天明一同出去。營之笑道。你們是新相好。我在這裏討甚麼嫌。明日會罷。向張家妹要長衫來穿。張家妹道。長衫漸了。還沒有乾。這便怎好。營之道。不妨不妨。杜二少爺的身材長短與我不相上下。且借二少爺的長衫穿了回去。明天一早叫車夫拿來掉換。可好。少牧道。營翁果然要去。這又何妨。命張家妹在衣櫥裏把自己寬下的一件雪妃羅紡長衫與他穿好。叫車夫點好了燈。照着出院而去。少牧分付張家妹等多去睡覺。房中祇有如玉與着自己。又細細把檯面上營之迴護楚雲的話。述了一番。并說爲日方長。且看後來。必有與他萬不過去的時候。如玉始漸漸的回嗔作喜。微有笑容。少牧問方纔來的客人是那一個。如玉說他姓趙。是書塲上新做的一戶生客。少牧不再問了。豈料又是作對的潘少安。到來。少牧那裏得知。少安却曉得少牧尚在房中。本想與他尋事。都虧如玉說他喫醉了酒。與經營之睡在炕上。故此一時不能回去。少安親至房門外板縫中張看。果見二人睡着。認作如玉老實。又想酒醉的人。睡起來有甚時候。故而坐了片時。他就走了。纔能夠安心把少牧留下。沒點事情。可見青樓

中的女子。凡是應酬狎客。全在見景生情。祇要有法想瞞得過人。任憑父子兄弟。他都可以弄到你個亂倫蔑理。說甚朋友。想起來眞是可怕。閒話休題。仍說少牧這夜又住在如玉院中。楚雲那邊並沒有去。楚雲雖有少安作伴。究不是個花錢客人。况且少牧年紀也輕。品貌也還去得。心上怎能撇得下他。必要像如玉一般的一箭雙雕。方纔如願。那晚胡思亂想了一夜。心中悶悶不樂。到了早上起來。洗了個臉。頭也未梳。足也未裹。呆呆的坐在牀面前一張籐交椅上。盤算念頭。順手拿着一支水煙袋兒喫煙。忽聽得耳朵邊一陣阿巧的聲音。好像在那裏駡人。不知爲了何事。後來愈駡愈甚。祇鬧得沸反盈天。急卽放下烟袋。趿了一雙拖鞋。跑出房來。聽一聽。在晒臺上面。故也跑往晒臺上去。但見阿巧伸起兩個指頭。指着貼隔壁的一隻晒臺大駡。不要臉的東西。你替客人曬晾衣服。又不瞎着眼珠。這竹竿兒這麼戳到我一邊來。把我好好曬着的白洋紗衫褲兒。挑下地去。那邊曬臺上站着的。也是一個大姐。正是顏如玉房中的人。年紀十五六歲。穿一件魚白夏布小衫。廣東拷白夏布褲子。赤着一雙七八寸原生脚兒。也擎起了一隻右手。把指頭對着阿巧點點戳戳的還駡道。你這潑貨。好不講理。人家失眼。把竹竿誤碰一下。髒了你洗的衣服。也是有的。又不是來偷了你的東西。怎麼就破口駡人。眞是豈有此理。阿巧聽罷。又答駡道。你想偷東西麼。祇怕輪你不到。祇好去偷個人罷。那大姐冷笑一聲。隨口說道。偷人也要有些本領。尠像人家把好好做着的客人。還要放他出來。那纔丟臉得很。眞與我現甚麼世。楚雲聽到此句。觸了自己的心那無名火往上直衝。三脚兩步跑至闌干邊來。開口問道。你說的是甚麼句話。人家好好做的客人。都是你們一班騷貨勾了去的。好不要臉。反來說這話兒。我問你是靠着那個的勢。叫他上來見我。那大姐見楚雲替阿巧出頭。把眼睛一斜。舌尖向外一拖。搖搖頭道。我認是誰。原來是新調頭來的隔壁先生。你不去陪着標緻客人睡覺。可是到曬臺上來要張張姓杜的臉兒。可惜他還沒有起。讓我與你帶一個信。叫

他今晚來罷。你莫要這樣發急。我也不靠着誰的勢兒靠的或者就是姓杜的罷了這幾句話祗氣得楚雲臉上紅了又白白了又紅。把一雙小足在曬臺上蹬得登登的响大罵好個利嘴丫頭你敢來這樣衝撞人家。我也犯不着與你多說且待停刻見了你家先生。有話再講你家先生不見得就死掉了。那大姐道。我家先生並不害臊。又不害甚相思病兒怎的會死。那像人家想着客人。這客人偏偏不來大清早睡不穩。覺起來替人鬪口。也不曉得自己害臊。自己害着的病。那纔要留點兒心。不要像三國志上的三氣周瑜一般。活活的氣死方好。楚雲聽那大姐一句緊似一句。這說話句句藏着機鋒覺得自己說不過他。沒奈何歎一口氣。暗想這都是少牧被如玉做去。拉不回來。纔受這醃臢氣兒眞是愈思愈惱。愈加說不出甚話來阿巧見小大姐罵得楚雲開不出口。不由不心中大怒。舉起一根曬衣裳的長竹竿兒用盡平生之力。隔曬臺向小大姐打去。小大姐眼快躱過大喊隔壁巫楚雲家阿巧打人。頓時屋裏頭鬧出一曬臺的娘姨大姐。上來七張八嘴。幫着小大姐多來痛罵阿巧此時阿巧與楚雲兩個。怎能敵得許多的人。楚雲見勢頭不好。忙喝阿巧把竹竿放下。不許動手。那邊也聽得隱隱是如玉聲音。把小大姐叫了下去。其餘的娘姨大姐。遂倶一哄而散。楚雲受了這一場氣。竟弄得個無處發洩。反怪阿巧不應該大早晨與人尋事。叫他把褪落在地板上的洋紗衫褲。收拾下去。重新洗過。主先婢後下落曬臺回至房中。聽着少安尚還酣睡未醒。阿巧自去洗衣。楚雲仍在籐椅上坐了一回。如今更要想個法兒定須把少牧弄回日後方能向這潑婢出此一口惡氣。想起初做少牧的時節。被謝幼安拘束住了。幾乎絕跡不來。後來多虧在愚園叫局。席面上唱了一支的相思曲兒。纔能够把他感動。看來少牧在花下往來。第一重的是個才字。第二乃是情字第三第四方是色字技字。如玉的風姿嬌豔。酬應圓融。那色技兩字。不必說了。情字是做妓女人差不多的那一個不會用些假情假意。祗有這個才字。如玉連字多不甚認識。莫說他下筆成

文。仔細想來。可以勝得他的。就是這一件事。何不費些心思。切切實實的寫封信去。或能使他回心轉意。也未可知。并可令如玉相形見拙。想罷。一番定下主意。立起身來。走至書桌旁邊坐下。取出文房四寶。濃磨麝墨。輕吮犀毫。先起了一道草稿。子細改正過了。方取薛濤牋謄上道。

妾以蒲柳之姿。猥蒙
郎君不我遐棄。花前邂逅。謬許定情。方謂三生有幸。得見
君子。故曾腆顏以終身相託。蓋以墮溷飄茵。本非素願。得溫柔敦厚如
郎君其人者。獲抱衾裯。何修得此。初不謂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好事多磨。良緣莫遂。幾令妾寸心欲裂。百念多灰也。嗣知
郎君之戛然中止。亦廹於萬不得已。妾又自恨負債太重。無可爲計。乃有贖身之舉。俾作後圖。自謂以此身屬
郎。更無二念。且所謀亦周且至矣。乃
郎君蛾眉代贖。又付空言。致妾多方借貸。百計張羅。始獲調頭。已疲心力。孰料自是以後。望穿秋水。不見人來。妾果何負於
郎。至遭見惡若此。潘少安亦
郎君之友也。渠以妾爲風塵中人。自然人盡可夫。安知我二人有白頭之約。妾亦以不足爲外人道。未及隻字。至渠視爲路柳牆花。如謂妾因尙在青樓。存他人不能以不貞見責之心。故與潘郎纏綿備至。則妾與潘郎。胸中大義。僅有周旋之雅。並無肌膚之親。區區此心。鬼神可質。奈何
郎君不察。職是之故。棄妾如遺。妾敢怨

郎薄倖。惟有以眼淚洗面自嗟命薄而已。今敢倩管城子傳語
郎前。倘能
鑒妾寸忱。
寵臨一敍。妾尙有肺腑之言。爲
郎縷述。此後惟
命。否則寸心所結。縱他日憔悴以死。亦當與
郎夢訴衷腸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惟
郎君憐而察之。敬此叩請
牧郎青電。　　　　辱愛妾巫楚雲和淚叩。

寫畢。從頭至尾看了一遍。用信封封固。寫好信面。趁少安尙未起身。交與阿巧。差相幫立刻送到如玉那邊而去。因信面上寫的是內函送久安里巫楚雲房交杜二少爺少牧收展。下邊僅寫知緘兩字。分付相幫。祇說這封信是旁人寄到院中。轉送過來的。免得如玉疑心。那是楚雲慮得周到。誰知相幫的送信過去。如玉正在梳頭。少牧還沒有起身。如玉接來一看。認做有甚麼人來請少牧吃酒。也不等少牧起來。竟與他拆開觀看。約略認得幾個易識的字。明知不是請客。却瞧不出講些甚麼。後見結末寫着楚雲兩字。又滿紙的郎字甚多。就估量着是楚雲寄與少牧的情書。本想吃住了他不給他看。後想好個楚雲。他明欺我不能識字。要把這筆墨工夫去籠絡少牧。我雖小時沒有讀書。不能夠提起筆來寫寫就是一篇。何不假拜做少牧爲師。叫他每日教我識字。大凡讀書的人。終有些頭巾氣兒。最喜歡的乃是有人拜師。一來將機就計。可以縛住他的心思。盤住他的身子。二來又好自己長些學問。豈不一舉兩得。因即梳好了

頭。笑迷迷的走至牀前。把少牧喚醒。說楚雲有封信在這裏。快起來看。少牧披了衣服。睡眼矇朧的接過來。就在枕上一瞧。把頭點了幾點。微微歎一口氣。將信放在枕邊。一言不發。如玉也不做聲。候他起身梳洗過了。小大姐端上一碗蓮子羹來。請用早點。如玉把信取出。坐在少牧身旁。要他逐字的講解。少牧果然細細的解與他聽。說到並無肌膚之親。區區此心。鬼神可質。這幾句。如玉撲嗤笑道。神道是不管這種事的。況明明是句鬼話。還是去告訴鬼罷。少牧道。潘少安不知究竟是幾時做起的。人若使昨夜吃的是第一檯酒。楚雲那般身分。兩個人還沒有相好。也未可知。如玉笑道。他們還沒有相好麼。你難道不曉得少安與我。先前原是狠要好的。自從做了楚雲。他纔絕跡不來。若然沒有相好。怎能彀我這裏水一般冷。他那裏火一般熱。如今莫去管他。且自往下說去。少牧又把信中後半的話。一字字解將出來。直到講完。方將原信摺好。隨手放在桌邊。如玉重又拆開。看了再看。覆去翻來。不肯釋手。少牧道。你要看熟他麼。如玉道。看得熟他這倒好了。祇恨我不能識字。看看他要想多認得幾個。少牧道。怎麼樣說。像你這人不識字麼。小大姐在旁插嘴道。二少爺你要聽他。我們先生是識字的。如玉睬了他一眼道。你怎曉得。小大姐道。你不會叉麻雀牌麼。麻雀牌上一張一張有字的。多不認得。怎好去叉。如玉含笑道。傻丫頭。麻雀牌上。乃是東南西北中發與一二三四等幾個數目。裏頭易識的字。認得了。怎能就算識字。小大姐不服道。請客票上局票上的字。七曲八曲。比牌上難得多了。為甚你也認得。如玉道。局票上的姓名。若是些常見的字。果然尚能識得。若然冷僻些的。那就難了。請客票上的字。無非是請客人到那一弄那一家去吃酒。碰和。看得爛熟的了。自然都認得出來。倘使寫得雅些。也有一個字多看不出的。你要說我是識字的人。那識字的世上多了。少牧道。依你說來。究竟還能識得幾個。不知你幼時節可曾讀書沒有。如玉道。我是五歲上父母雙亡的人。幾時拜個師讀過書來。眼前識的這幾個字。都是自己留心強記來的。少牧道。這就

難爲你了。大凡識字的人。前生必定有些夙根。我看你的資質。本來很聰明的。你要識字。祗要有人教你。怕不一年半載。就瞧得出那封信上的這些字兒。如玉道。不是我在此誇口。沒人教我便罷。倘然有人肯盡心教我。縱然我的年紀已是十九歲了。記性却還甚好。將來雖不能像楚雲一般的下筆成文。便票頭兒一定也能寫得出來。祗是那一個人肯來收我做女門生。我就拜他爲師。少牧與他取笑道。拜師是要贄見錢的。你端整下多少贄見。我就收你做個門生。張家妹道。贄見不多。一隻元寶可好。少牧大笑。如玉將眼對張家妹一橫道。說甚贄見。他如當眞肯教我識字。我就當眞拜他爲師。從此把早上學曲子的工夫改做識字。曲子學得多了。將來一從了良。是無用的。識了字。日後何等受用。少牧尙未回言。如玉立起身來。向他恭恭敬敬。果眞叫了一聲先生。又問可要遞個門生帖兒。再與你叩一個頭。引得少牧與滿房的人多笑起來。少牧道。休得如此。教幾個字。有甚難處。就從今日爲始。每天揀你不識的字。教你幾個。何妨。世上那有相好拜客人做先生的事。豈不被人笑死。如玉聽了。撒嬌撒癡的還一定要拜。少牧笑得前仰後合。執定不依。如玉始就算了。回頭叫張家妹喊一檯菜。到廚房裏去說。是先生請杜二少爺。先生吃的。這菜不要寫在帳上。少牧道。這又是一句甚麼話兒。吃一檯酒。算得甚事。怎說你請我吃。不要登帳。如玉道。這是我門生孝敬老夫子的。不過這一檯酒。你吃了有些不甚容易。少牧道。有甚難處。如玉道。先生教導學生。聽得人說。最忌的是作輟兩字。今天讀過的書。隔了幾天不讀。就要忘記下來。你吃了我這檯拜師的酒。以後便要天天在房中教我識字。却不可教了一天。不來了三天兩天。那可誤人子弟。這過處就不小呢。少牧聽罷。大笑道。祗要我住在上海。天天教你。却也不難。若是將來回了蘇州。你便甚樣。如玉道。且到你回蘇州的時候。我自然尙有話說。楚雲知書識字。要想嫁人。難道我不想嫁人不成。不過他是說在嘴上。有口無心的人。我却好容易不肯說到這一句話。少牧聽語出有因。暗想怎麼又是一個楚雲

來了。我杜少牧做的相好。如何一做了就有嫁我的意思。但是楚雲的話。當初信以爲眞。如今看來。乃是半眞半假。不知如玉的心腸。眞假如何。若然果有此心。我看此人的內才。雖然不比楚雲。品貌却與楚雲不相上下。性度也還算得爽直。何不竟把他娶回姑蘇。也不枉了我在花叢中物色一場。心中暗想。口內不言。如玉見他默無一語。料着他轉到這個念頭。索性給他些些甜頭。因把許多話去籠絡着他。少牧不由不又認起眞來。把當初要娶楚雲的意兒。移到如玉身上邊去。正是

落花故意隨流水。　流水多情戀落花。

欲知少牧與顏如玉將來甚樣結局。楚雲處少牧還再去與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茜紗窗下昨夜誰人　油碧車中深宵底事

話說少牧被顏如玉要拜他爲師。教他識字。這是讀書人喜歡的事。并且要請少牧吃拜師酒。又說了許多隱隱約約要嫁少牧的長脚話兒。自古道。事不關心。關心則亂。少牧看了他這種舉動。聽了他這種說話。覺得如玉的行爲。比不得巫楚雲是個有口無心有才無品的女子。心上又起了一片憐惜之心。要把他拔出火炕。娶回家去。祇恨手頭一時不便。緩緩的想與營之志和冶之等幾個人商量。按下慢提再言如玉當下果眞叫張家妹喊了一檯酒來。要少牧寫請客票請客。少牧那裏肯依。說了半天。這酒依舊是少牧出錢。方纔允了。祇因天氣尚早請客不便。竟與如玉并張家妹小大姐等合房的人坐了一桌。不請外人。席間說說笑笑。那趣味自與別的花酒不同。直吃到紅日將斜始散。如玉尚怕少牧到楚雲那一邊去。這日散席之後。便差小大姐到畫錦里理文軒書坊裏。買了一本百家姓。一本千字文。一本女兒經。兩本日用雜字。幷一部珍珠塔。一部還金鐲。一部天雨花等許多閒書。開手要少牧先敎幾句。千字文讀完了。再讀百家姓女兒經。那日用雜字等到閒空的時候。隨意問他幾個。珍珠塔等閒書。乃是晚上邊出完

堂唱。沒有事了。叫少牧點着字句。唱與他聽。一半乃是消閒。一半也可多認得幾個字兒。少牧不知不覺。竟把這身體絆得生根似的。每日裏休想出去。從此一連數日。除非有人請他吃酒碰和。如玉差小大姐跟着同行。此外連棧房裏的衣服。多差相帮去取了出來。放在房中。由他更換。防的是一出去了。或被楚雲這邊有人邀去。好一個杜少牧。入了這迷魂陣兒。終日終夜的伴着如玉。別的心思。漸漸一些沒有。更好的是如玉共有三個房間。少牧每日佔了一個。尙有兩個應酬別的客人。也有來吃酒的。也有來碰和的。也有來打茶圍吃便飯吃稀飯的。姓張的方纔出去。姓李的却又進來。雖然忙碌異常。卻看不出有一個房間裏。每日有個客人住着。如玉又是有心的人。少牧又並不是個恩客。旁人怎能够看得出他破綻。故此住了十日有餘。外面却仍沒甚風聲。祇有巫楚雲自從寫了一封信去。滿想着少牧當夜必來。誰知道蹤影全無。估量着必被如玉迷住。暗暗差人打聽。果然住在院內。與如玉寸步不離。心中好不懊惱。又曉得少牧每天在那裏敎如玉識字。這明明是如玉要纏住他的身子。不是十天二十天的事情。深怕日子隔得久了。那邊一日親熱一日。這邊自然一日冷淡一日。那時再要使他回心。更是不容易了。因又想出一條二虎爭餐的念來。屢次挑唆少安出頭。少安起初因在如玉身上並沒花過大錢。如今有了楚雲。何必得隴望蜀。況且楚雲初調頭的那夜。曾把如玉叫到檯面上來。聽他說起。當着少牧是個戶頭。使的多是些假情假意。騙他的錢。更何苦與彼認眞。後被楚雲講得不耐煩了。說他當時雖然不很用錢。究竟也是一個客人。比不得是個姘頭。戴着一頂綠頭巾兒。硬不出來。祇好凡事讓客人一着。心中始漸漸着惱起來。有一夜十二點鐘過後。因夏時行請他在西薈芳吃酒。吃得有些醉了。及至散席。已是兩點多鐘。楚雲本來在檯面上等着。要與他一同回去。他却酒在口頭。事在心頭。忽然提起顏如玉來。一定要去看看他近來與杜少牧怎樣要好。楚雲聽了。正中下懷。並不阻擋。由他自去。又估量着這個時候。少牧必在

房中。說不定已經睡了。酒後的人。深怕鬧出事來。好得近在隔壁。祇要聽得聲響。便差阿巧過去勸他回來。乘機說笑他一場。豈不甚好。主意已定。自己坐了轎子先回。阿巧叫他跟隨少安。送到如玉家門口。不可進去。且自回來。有話叮囑。阿巧回稱曉得。隨着少安脚步歪斜。果到如玉院中而去。推一推門。已經下了門了。少安舉起手來。錚錚的敲了兩下。相幫聽得答應來開。阿巧看見。避了過去。少安進得院門。移步上樓。醉眼朦朧。向如玉房中亂闖。第一間並沒有人。祇有一個小大姐睡在榻上打盹。聽得脚步聲響。從夢中驚醒。問是那個。少安高聲答道。是我。小大姐見是客人。慌忙立起身來。擦一擦眼。子細向少安一看。說我道是誰。原來是潘大少爺。怎的此刻請來。少安道。此刻來不得麼。小大姐道。潘大少爺說那裏話。祇要請得到你。莫說這時候。我們本還沒睡。就是再晚些些。也是不妨。少安冷笑道。你們既還沒有睡覺。怎的你在這裏打盹。說罷。坐也不坐。大踏步又闖向第二間房中而去。也沒客人。祇見烟榻上橫躺着一個粗做的老媽子。年紀已有五十多了。睡得好像死人一般。少安進去。一些不知。外邊那小大姐早已乜跌八跌的跟了進來。說潘大少爺可要在這裏坐。一面過去叫喚這老媽子起來。誰知憑你甚樣的喊。祇管喊他不醒。小大姐發起火來。用手來擰。始得把他略略擰醒。却糊糊塗塗的喊了幾聲阿唷。翻了個身。縮做一堆。又睡去了。小大姐又是好笑。又是好氣。少安也不去理他。趁着二人扭結固結。索性闖到第三間房中。祇見一樣的房門大開。門簾掛起。也不像有客人在內。心上呆了一呆。暗想難道少牧今夜偏偏不在這裏。急往上牀一看。又見空空的一張大牀。並沒一個人影。莫說旁人。連如玉也沒些蹤跡。纔曉得必定是出局未回。定一定心。在靠牀的一張籐交椅上坐下。小大姐倒了一杯茶來。果然說先生堂唱去了。對不住潘大少爺。請你略坐一坐。少安問是那裏去的。出的是個酒局。還是牌局。小大姐道。到公陽里去的。此刻沒有回來。諒來是牌局了。少安道。可是杜二少爺叫的。小大姐愣了一愣道。不曉得是那個客人。

須等先生回來問他。少安冷笑一聲。不再問了。稍停。見粗做的老媽子噘咯着嘴。進來說道。煤爐已經息了。沒有開水。連手巾也沒處去絞。怎樣對得住潘大少爺。少安道。手巾本來不必。有茶再去倒一杯來。小大姐道。茶是好用洋風爐來燉的。待我去取火油進來。少安道。今兒天氣很熱。我又吃了些酒。倘有冷茶也好。小大姐笑嘻嘻的道。涼茶。潘大少爺你吃得麼。少安聞言。也微微的笑了一笑道。我吃涼茶是不妨的。不比你家杜二少爺。小大姐道。說起杜二少爺。好幾天沒有來了。不知他在那裏。少安道。你怎麼說杜二少爺天天住在這裏。還說沒有來麼。小大姐道。當眞有好幾天沒來。不是誆你。若說天天住在這裏。今天怎的不來。那有這樣巧事。少安還要問他說話。耳聽得樓下有人叩門。又是一陣脚步聲響。如玉回來。小大姐就跑出房去等他上樓。說姓潘的現在房中。吃得醉醺醺的。看他滿面孔有些不很自然。須防他有心尋事。如玉走上樓梯。站住了脚道。不妨事的。好得張家妹還陪着二少爺在公陽里。須等吃完稀飯纔來。停回他們上樓。你候在樓梯門口。祇說有個過路客人。明天一早動身。行李已經下船。要在房中借夜乾鋪。把二少爺留在西面第一間內。莫使他二人見面。我自有法去發放那姓潘的。決不使他亂撒酒風。鬧出事來。小大姐點頭答應。如玉款步進房。一見少安。裝出怒容。連呼半夜三更。還要去出這斷命堂唱。鬧得人睡覺的工夫一些沒有。眞是悔氣。回頭對少安道。你是幾時來的。虧你倒還有點良心。我認是風箏斷了線了。怎麼又半天裏落將下來。少安初聽得如玉回院。便側着耳朶。留心細聽。他共有幾人同來。無奈一進門。祇聞一陣草鞋脚聲。跑得蹋蹋蹋的亂響。乃二三個抬轎龜奴。其餘有無別人。一時聽不出來。直到如玉上樓。始聽見小脚聲音。祇有一個。今見他又說出這幾句話。暗想今夜果然沒有客人。那叫局的也斷斷不是少牧。所以說得這般嘴硬。究竟是個酒醉之人。萬想不到還有個張家妹未回。被如玉埋下一條伏線。到得如玉進房之後。張家妹就跟着少牧回來。小大姐在樓梯門口照着如玉的話。

向少牧說知。少牧認做當眞有甚過路客人。一早動身。今夜暫在房中借住片刻。倒還沒甚醋意。皆因如玉不時說起。凡是體卹相好的客人。遇見生客與過路客。必須原情一二。一則免了相好的左右爲難。二則好使那個客人多花些錢。相好受些實惠的緣故。張家妹見少牧並不發酸。陪着到第一間房內坐下。小大姐要去通知如玉。少牧反說不必勞他。這裏一樣也有牀帳被褥。我礙了八圈的和。人也疲了。略坐坐兒。便要睡覺。何必一定要他前來。且待天明再說不遲。張家妹道。二少爺雖如此的說。我們堂子裏那有這個規矩。少牧笑道。我這幾天。夜夜在此。好算得一戶最熟的熟客了。說甚規矩二字。決定莫去與他說知。我立刻就要睡了。說罷。將身上的那件湖色熟羅長衫。鐵線紗馬甲寬下。交與張家妹摺好。藏在箱中。自己又脫去鞋襪套褲。揭起牀上那條竹灰色綢紗夾被。把身子向被內一鑽。竟自睡了。張家妹見少牧一些脾氣沒有。臨睡的時候。却又有些孩子氣兒。與他說笑一回。放着膽子也去安睡。小大姐見睡的睡了。去的去了。輕輕把房門掩上。也一溜烟跑了出來。因怕如玉說他貪睡。不敢躲懶。忙到第三間房內。將少牧已在房中安睡的話。暗暗告知。如玉聽了。心中大喜。發付小大姐自到小房間中去睡。粗做老媽子。也不必伺候。自己與少安兩個就在靠窗口那張湘妃榻上閒睡一回。講些心腹話兒。不但把少安要來尋事的一片心思。不知消歸何處。連一句話也沒有發得。反把少安留他住下。那邊楚雲怎算得到有此一舉。尙在隔壁提着精神。醒着耳朶。滿望他們吵鬧起來。好叫阿巧去請少安回來。爭個臉兒出出。晒檯上受的那口悶氣。豈知直候到天色將明。毫無聲息。葫蘆裏不知他二人賣甚仙丹。心中好不懊惱。阿巧也是滿腹狐疑。跑來跑去了一夜。主婢二人。雙雙多沒有睡。暫且不表。再說少牧住在第一間房中。初時原是格外體恤。不許關照如玉過來。寬衣便睡。後來睡在牀上。聽張家妹與小大姐一個個多已去了。祇剩得獨自一人。冷清清的覆去翻來。不能成寐。漸漸懊惱這過路客人起來。瞧一瞧時辰表。已三點半

了。心火一提。愈睡愈難入夢。因索性坐起身來。好得天氣甚熱。不必披衣。在牀底下尋出一雙阿巧穿的淡竹布蝴蝶頭拖鞋。拖在脚上。向房中閑走一回。望到第三間房內。燈火半明。側耳細聽。人聲隱隱。料着如玉與這客人還沒有睡。想去瞧瞧他究是一個何等樣人。因輕輕的開了房門。走到第二間房。舉手一推。那雙扉是虛掩着的。呀的一聲。開了半扇。裏房聽如玉聲音。問是那個開門。少牧並不作聲。又聽得那客人說道。諒來是張家妹或者阿巧拿甚東西。如玉道。是他二人。爲何不聽見答話。那客人又道。半夜三更。除了他們兩個還有甚麼人到此。你疑怎的。且把阿巧在晒檯上怎樣痛罵的話。說與我聽。少牧聞言訝道。怎的這客人聲音。耳中很熟。說的又是阿巧在晒檯上與如玉相罵那一節事。不像是個過路客人。莫非竟是少安在此。何不挨身進去。瞧他一個明白。不是此人便罷。若然果是此人。如玉眞與楚雲一樣的說不過去。我須喝破於他。思想已定。就從推開的半扇門隙中間。側着身子。傴步進去。好得穿的乃是拖鞋。並無聲息。到得第二間房門。要想尋條門縫。向內張看。可恨門內掛着一幅外國五彩花綢的門帘。遮得一些影也瞧不出來。少牧呆了片時。見沿天井有八扇玻璃短窗。倘然立在椅子上邊。隔窗向房內望去。祗要窗帘沒有遮好。倒可以一目了然。遂輕輕扒到椅子上去。探頭一看。果然因天氣炎熱。不但窗帘沒下。并且靠西面的那一扇窗。關多沒關。少牧大喜。就從這扇牕中留心看去。見炕榻上左邊橫臥着的乃是如玉。右邊的雖是面朝着內。不甚清楚。那背後形與穿的衣服。恰恰竟是少安無疑。不由不無名火冒面孔上紅了又白。白了又紅。暗把如玉一指。罵聲幹得好事。本要當塲發作。使他二人共吃一驚。忽然轉了一個念頭。怕少安翻了面皮。下不來塲。兩硬必有一傷。自己人地生疏。不要吃了姓潘的虧。故又捺住了氣。下落交椅。呆呆的就在椅上坐下。約有一刻多鐘。那邊說些甚麼。不去聽他。祗管盤算自己念頭。算來算去。必須等到天明。再與如玉說破。看他有何分辯。慢慢的跟究於他。或者竟能把姓潘的從此

制斷。也未可知。此爲上策。決不可過於激烈。鬧出事來。不是頑的。想罷一番。歎了口氣。依舊挨着脚步。退了出去。回至房中。悶昏昏的向牀上一滾。雖然睡他不着。且把眼睛閉閉。養點兒神。五月裏的天氣。那消片刻鐘時。早已東方將白。少安的酒也醒了。想起進來的時節。乃是楚雲差阿巧陪着同來。楚雲必定沒有睡覺。恐他着惱。過意不去。起身要走。如玉那裏肯放。留他到牀上去睡了一回。叫小大姐起來。燉些開水。洗了個臉。吃了一杯熱茶。方纔送他出房。少牧聽有人走動。曉得是少安去了。暗想如何走得這般的早。好不奇怪。難道他已經知道我住在這裏。不敢與我作對。大早晨竟自溜了。又想不是少安那一等人。心上猜不出是甚緣故。後來想到如玉的槍花很大。必是他又把些花言巧語。將姓潘的哄出門去。好來敷衍着我。也是有的。却怎知我已看破機關。這回憑你怎樣的說得天花亂墜。除非發個重誓。與姓潘的日後永斷葛藤。方能萬事全休。不然。那一個再來信你。正在胡思亂想。耳聽得一聲門響。如玉已走進房來。靜悄悄絕不做聲。直至來到牀前。輕輕的把帳門一揭。伸進一隻粉嫩的手來。向少牧手上一搭。始低低的說。不要在這裏睡了。裏房去罷。少牧看了他這種舉動。幾乎把方纔的那些怒氣。消到不知那裏去了。因祗與少安實是勢不兩立。勉強裝做睡熟模樣。不去理他。如玉又輕輕的叫了幾聲。少牧依舊不應。祇認做眞個好睡。何必一定喚他醒來。就在牀沿上一坐。寬去外衫。也想睡將下去。少牧猛然間把被窩一掀。將身坐起。倒把如玉嚇了一跳。說你與我頑耍怎的。幸虧我膽子還大。不然。竟要被你把魂多嚇出。你要起來做甚。少牧冷笑一聲道。誰與你頑。你自己不做甚麼虧心事兒。也犯不到這樣吃嚇。如玉聽語有蹊蹺。又見他面帶怒色。急把身子縮住。沒有睡下。暗想莫非夜間的事。落在他的眼內。倒要問個明白。因笑微微的隨口答道。我做了虧心的事。這幾天那能瞞得過你。難道你還裝糊塗麼。少牧道。不要瞞我的事。自然不必瞞我。要瞞的怎得不瞞。如玉聽他一句緊似一句。估量着姓潘的已有八分露眼。不能再

把別的說話搪塞他了。沒奈何涎着臉兒。將身一側。倒在少牧懷中。說杜老二。我有甚麼事情要瞞着你。你心中這樣不快。少牧道。你不瞞我。昨夜房裏頭的客人。到底是誰。快與我說。如玉歎口氣道。昨夜房裏頭的。我勸你不問也罷。知道了你定要生氣。少牧道。曉得我要生氣。你就不該留住他了。如玉將臉一沈道。那一個不長進的要留住他。這是他喝醉了酒。闖到房中來尋事的。千不該萬不該。我不該吃這飯兒。掛了牌子。任憑是甚麼人。進來了不能推他出去。我因怕你生氣。纔與張家妹商量。在你面前祇說是個過路客人。有心瞞過你的。如今你既然明白。不要祇怪着我的不是。須要想想我們做妓女的難處。若是我要留他。爲甚這時候天還沒亮。就把他送出去了。我來陪你睡覺。你也太覺錯怪人了。說罷。眼圈一紅。好像要流下淚來。少牧聽了他這一番話。也覺得句句有理。竟有些不忍駁他。祇得雙手把他的身子一扶道。大後早的時候。身上脫了外衫。要受涼的。有話還是睡下來說。你就是與姓潘的要好。要來哄我。我却還很疼着你。如玉見少牧口齒鬆鬆。乘機叫他替把那弓鞋褪下。睡上牀去。千老二萬老二的講了無數好話。無非說一片心思。多在少牧一人身上。姓潘的不過是怕他生事。假意敷衍罷了。好在他不多幾天。一定就要回去。任憑他好花自謝。犯不着與這種人生氣。不要惱出病來。身體吃虧不起。少牧聽他越說越情。這口酸氣。遂一絲絲消了下來。到得後來。如玉當眞發了個誓。說若是與少安眞心要好。待少牧有些假意。日後必生楊梅毒瘡。潰爛而亡。少牧愈覺過意不去。反安慰了他好些的話。雙雙睡去。一腔怒氣。頃刻冰消。那如玉籠絡少牧的工夫。眞個比了楚雲更是利害。這且不在話下。再說少安在如玉院中出來。走至隔壁楚雲門口。剛要舉手敲門。偶然回頭向弄口一望。祇見有個絕色的倌人。坐了一部橡皮輪轎子馬車。到得弄口。停了下來。遠遠望去。雖然不甚淸楚。彷彿是經營之做的杜素娟。不帶娘姨。車上還有一人。不是營之。走近看時。見他身上穿的是元色鐵線紗長衫。內襯黑拷綢短衫。下身黑拷綢褲子。

元色緞挖花京鞋。元色外國絲襪。打扮得一身墨赤黑的。甚是異樣。頭上邊留着一圈劉海髮兒。剧得一線齊的搭在額上。手裏頭拿了一柄金象牙油單扇子。在大指上盤來盤去。送着素娟進弄。明明是在戲園裏唱戲的戲子。少安故意咳嗽一聲。嚇得素娟品的一跳。定睛一看。忽見是他。慌忙說道。潘大少。你這樣的早。少安見他神色忽忙。笑微微的答道。我倒不早。還是你比我早些。坐了一夜的馬車。幹些甚的。你不太勞碌麼。素娟道。夜間天氣甚熱。坐在家裏頭很不舒服。還是出來逛逛的好。少安道。原來如此。你的興致却也很好。逛逛就是一夜。口說着話。指着那穿黑的。要問他此人是誰。豈知這人見素娟與人說話。早已一溜烟跑掉的了。少安愈加逼着要問。并說他為甚走了。不送你到院子裏去。素娟聽罷。不由不臉上一紅。對着少安說出一席話來。央懇於他正是

隱情已恨春光洩。私願還須夜雨瞞。

要知杜素娟說出此人是誰。怎樣央懇少安。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怒殘花跳槽客去　爭閒氣擺酒人來

話說潘少安在顏如玉院中出來。走至隔壁巫楚雲家門口。正要敲門進內。忽見經營之做的杜素娟。與一個戲子模樣的人。一同坐了夜馬車回來。少安立住了腳。等素娟走近身旁。問他同來的那一個人。究竟是誰。素娟明知不能隱瞞。臉上一紅。那心上邊好像有幾十隻小鹿在那裏頭亂撞。口中却說又不好。不說又是不好。沈吟半晌。祇得老着面皮走近一步。附着少安的耳朵說道。阿潘。這件事我謝謝你。不要說罷。這個人你又不是不認得他。我與他實是第一遭兒。你切莫張揚出去。不但經營之曉得不便。目今上海的報館很多。他們信息最靈。祇要有些風聲。必定就去上報。若然在報紙上說了出來。那時名氣有關。我還有甚臉兒見人。你向來是個不管閑事。很能體卹人家的人。這件事你不要聞罷。少安聽他這般發

急。暗笑做妓女的。何以要姘戲子。全不想被人撞破難以爲情。却又故意的嚇着他道。我是不過問問罷了。營之面前自然不提。何况報館裏頭。但你方纔下車的時候。弄口頭可還見一個人身穿雪青官紗長衫。頭上戴着一副外國眼鏡。口裏頭咬着一枝香烟。那正是報館裏的訪事。祇怕你不與我說。那訪事已曉得明明白白。明天定要上報。我却替你擔着這憂。素娟聽罷。頓時失色道。這話可眞。少安道。誰來哄你。不過是那一家報館裏的訪事。我却記不起他。素娟道。這人你可認識。少安道。我是不認得的。朋友裏頭却有認識的人。素娟道。這就還好。明兒我可花幾個錢。就求你的朋友。替我去說一個情。叫他把這事兒不要上報。少安搖搖頭道。我聽得報館裏人說起。各處的新聞事情。報不報在於訪事。上不上却在於主筆。大凡做主筆的。有身家人居多。誰要你們妓女的錢。就是做訪事的。他們也不敢胡亂拿錢。怕的是主筆曉得。有些不大穩便。素娟愣了一愣道。如此說來。這件事定然瞞不下了。偏我第一次幹這事兒。就落在人家眼內。却敎我甚樣纔好。少安見他急到個不可收拾。始轉口道。法兒我替你已施下一個。但不知靈與不靈。素娟大喜道。是甚法兒。少安道。你方纔進弄的時候。我見你幹下這事。立刻揑訣念咒。召來當方土地。差了個遮眼神。把訪事人的兩隻眼睛遮了。或者沒有瞧見着你。也未可知。素娟聽到此句。纔知道是與他戲耍。又是好氣。又是自己好笑。自己定一定神。帶笑罵道。我把你這作怪東西。你撒了半天的謊。我還當你句句是眞。被你嚇了一跳。眞是豈有此理。少安聞言。笑微微伸手向他胸口一摸道。當眞你這個心。還在那裏拍拍的跳呢。素娟把手一攔道。規矩些罷。當街路像甚樣兒。少安道。不錯不錯。此間是久安里。比不得在愚園外面的草地上了。素娟啐了一聲道。閒話少說。天已亮了。你可是要裏面去快敲門罷。楚雲姊姊祇怕已經等了一夜。我也想要回去睡了。少安被他這一句話提起自己心事。暗想此時回院。楚雲必要問起昨兒一夜住在那裏。却把甚話答他。倘然曉得這一夜竟在如玉那邊。一定要鬧出

酸來。雖然他有甚爲難。祇要發些標勁。自然沒事。究竟不費唇舌的好。況且如玉就在隔壁。聽見了。狠不像話。何不將機就計。叫素娟陪至院中。祇說夜間與營之等同在一處。坐了一夜馬車。豈不甚好。主意已定。急向素娟說知。要他陪着進去。素娟問明底裏。說這是極便的事。不過我替你周旋過了。我的事在營之及旁人面前。也不許走漏風聲。少安道。這個自然。何消過慮。素娟好似心上邊掇去了一塊大石。狠輕鬆的。與忽忽替少安叩門。果然陪着他一同進內。祇見楚雲與阿巧兩個。多還沒睡。看見少安進來。楚雲正要發話。又見後面跟着素娟。心中不解。忙問二人從那裏來。素娟把與營之一同坐夜馬車。顛了一夜的話說知。楚雲問少安在甚麼地方遇見營之。既然一同去的。營之如何沒有進來。你們共是幾部馬車。少安道。營之是在如玉那邊出來。纔撞見的。我到如玉那裏。如玉堂唱去了。房裏頭靜悄悄沒甚客人。坐了一刻。狠是乏味。就此走了。剛要回來。在門口巧巧遇見營之與素娟阿金三個。他們就叫着坐馬車去。共是二部轎車。我與營之一車。素娟與阿金一車。營之此刻因天已大亮。栗號裏頭有事。不敢貪睡。坐着原來的車。到行去了。阿金是素娟叫他先自回去叩門。纔祇剩下我們兩個。楚雲道。原來如此。爲甚不來給我個信。也好同去顛顛。少安道。撞見他們的時候。馬車已放在弄堂口了。四個人坐了兩部。恰恰正好。若要關照你一同前往。少不得要添一部車。營之的性格狠急。你曉得的。怎能等得及你。你當眞喜歡坐夜馬車。此刻纔是五月中旬。往後大熱的日子多哩。我就與你夜夜坐一部兒兜兜圈子。解解悶熱。豈不很好。楚雲聽他說得有理。又有素娟同來。不甚疑心他有別的事情。問過了這幾句話。往下也不問了。素娟見他二人沒事。起身要行。楚雲差阿巧送他回去。素娟說近在隔壁。儘可不必。楚雲親自送至房門口方回。素娟獨自一人到得自己院中。院裏頭男女相幫曉得這樁事的人多。因他是自己身體。沒人管束。又不欠甚麼債。那一個好去說他。房裡的粗做娘姨見他回來。端整一盆臉水。伏侍他洗過了臉。本想上

床安睡。祇因身上潮熱。忽要淴起浴來。娘姨說早上邊恐防受涼。勸他不要了罷。素娟那裏肯聽。反說他們貪懶。不肯去燒取浴湯。娘姨拗他不過。祇得到廚房中去燒了一大桶熱水。提進房來。傾在浴盆裡頭。灑了些花露水在內。又把浴凳浴巾粗肥皂香肥皂多預備好了。方纔出去。帶上房門。素娟寬去衣服。洗了個浴。覺得背上尚有些些汗垢。又叫娘姨進去擦了一回背脊。始覺渾身通泰。娘姨把乾浴布替他渾身抹乾。送上一條白洋紗褲子。一件淡湖色汗衫。一雙蝴蝶頭小拖鞋。穿了。走至窗口邊一張皮交椅上坐下。把玻璃牕一齊開直。一霎時清風習習。祇吹得遍體生涼。覺着有些疲倦起來。催娘姨把浴盆等物收過。走至床邊。脫了拖鞋。倒身便睡。誰知道竟冒了風寒。睡不到一點多鐘。這身子就發起冷來。急把一條淡雪妃縐紗夾被。裹在身上。尚沒些兒煖氣。雖防他冷過之後。一定發熱。祇因明曉得是自己不好。不欲聲張。心想睡他一覺。或者無事。也未可知。豈知再睡也睡不着。到得午飯時候。身上果然轉熱。心裏頭好如火燒一般。十分難過。其時房間裏的娘姨大姐。多起來了。沒奈何與他們說知。商量去請個醫生。房間裏人多怨粗做娘姨不合大侵早替素娟燒水洗浴。素娟說這是我的主意。不干他事。如今不要說了。快請醫生服藥要緊。衆人七張八嘴。也有說是六馬路有個張先生。手到病除。不過醫金貴些的。也有說張先生新近吃壞了某院子裏一個先生。不要請他。還是二馬路王先生好的。也有說王先生也醫壞過某院子裏一個大姐。還是三馬路李先生高明些的。也有說李先生他外科狠好。若是內科。四馬路趙先生來得穩足些的。議論紛紛。沒了主意。恰好經營之因這日票號裏新到了一個山西客人。要想當晚在素娟房中擺酒請客。特地前來。娘姨們慌把素娟得病商議請醫的話說知。祇隱起了坐馬車那節事兒。營之聽罷。走近床前。揭起蚊帳。將素娟瞧了一瞧。見他臉上邊熱得紅紅兒的。與他講話。覺着他一些氣力也是沒有。眞個來勢非輕。明曉得這種病。最好是請大英大馬路浙江里內的張驤雲。祇是替他去請。

一來捨不得錢。二來要請此人。必須一早掛號。此刻日已過午。來不及了。心上邊盤算一回。點點頭兒。放下蚊帳。走到炕榻上邊坐下。說偶然發個寒熱。雖是沈重。諒來不妨。你們不要慌張。我有一個至友。住在五馬路上。此人姓翁。醫道精明。待我寫個字條。可差相幫去請。等他來開紙藥方。吃幾帖藥。就沒事了。那醫金待我日後總送。你們祇要出肩轎錢是了。娘姨們聽了千多萬謝。急忙取過筆硯。請營之寫好字條。交與相幫趕速去請。營之因見素娟病了。晚間請客的事。並不提起。改在新做的兆富里金玉香家。隨車夫進房。附耳叫他先去關照一聲。菜要辦得清潔。自己又坐了片時。等那車夫回來始去。臨行時。娘姨們約定晚上再來看看服藥後怎樣情形。營之滿口答應。故於夜間金玉香家散席之後。就到素娟那邊問翁先生說他是甚病源。娘姨說先生道他寒食相關。沒甚要緊。怎奈吃下藥去。第一次一齊嘔掉。第二次畧畧受了些兒。却也嘔去不少。這便如何纔了。營之討藥方來看。見上寫着寒食積滯。法宜疏達。八個字脈案。用的藥乃是防風、荊芥、車前子、元明粉、使君子、鮮佛手等七不搭八的十幾味兒。因自己不曉得藥性。看了仍如未看一般。正在躊躇。素娟忽稱要大解了。娘姨們扶他下床。頓時上吐下瀉起來。眼見得那病勢比日裏頭更是危險。內中一個老娘姨。說翁先生的那一帖藥。祇怕有些不對。爲甚吃了下去。反是這般的吐瀉起來。經大少爺還是替他再請一個醫生來看看罷。營之也覺有些不妥。想起方纔玉香檯面上邊。有平戟三在座。前時聽得少牧說起。醫理甚精。謝幼安初到上海。在長發棧患病。多虧他一手看好。此刻散了檯面。或者還在他相好鼎豐里李飛雲家。沒有回去。何不請他前來瞧瞧。不但不要請封。連轎錢也是沒有。豈不大妙。主意已定。立刻寫張請客票去請他到來。診過了脈。看過舌苔。問營之昨夜你可住在這裏。營之認他取笑。回說沒有。戟三正色道。當眞住是不住。這是傷寒重病。不是頑的。素娟在床上聽得道着他的虛心病兒。性命要緊。顧不得營之在傍。低低的回營之。果然不在這裏。客人却是有

一個的。營之聽了。未免有些酸意。問這客人是誰。素娟沒有回他。載三道。有病的人。營翁察他怎的。何况做妓女的本來人盡可夫。你待認眞做甚。我因必須曉得病情。方好下藥。故此不能不問他一聲。營之聽載三如此說話。始不再問。載三向娘姨們討取姓翁的藥方看過。笑了一笑。要過紙筆。開了一張表邪發汗藥方。叮囑伏侍病人的人。須要格外小心。大忌的是冷茶水果。不可亂吃。更不可再聽他貪涼冒風。必須過了七日。方能保得無事。衆人諾諾連聲。營之分付阿金。將藥方交給相幫。快到大馬路朱芝堂去撮藥。一面端整把風爐生好了火。等到藥來。立刻煎與他吃。載三起身告辭。營之見素娟病重。不便住下。也就去了。到得明日早上。差車夫問昨天吃過了藥。可已好些。車夫回來報說服藥之後。得了一身大汗。吐瀉已止。今天好得多了。營之佩服載三醫理。當下再差車夫。到載三公館裏請他覆診。載三答應旁晚時必定前去。營之等到五點多鐘。先往院中候他。少停。載三來了。診過了脈。依照原方略略改動。叮囑服伺的人。仍要小心。不可懈怠。房間裏娘姨大姐。一個個多說我們先生的病。幸虧平大少爺昨兒這一帖藥。若聽了翁先生的說話。幾乎送了性命。營之道。翁先生原來這樣不濟。却怎的在上海多年。生意倒也甚是去得。載三道。上海地方與他處不同。大凡行醫的人。不論指下如何。祗要場面闊綽。每日裏坐着飛轎。往來街頭。動不動門診四角六角。出診一元二元。拔號四元六元。轎錢起碼四角。稍遠些的一元二元。掛號念八五十六文。偶然交着好運。看好了一兩個有些名望的人。頓時哄動起來。他就聲價自高。定要門診一元。掛號一角。出診二元四元。拔號八元十元不等。其實他醫好的人。多是這人命不該絕。何嘗有甚眞實本領。最好笑的是這種醫生。到得沒人請敎的時候。那掛號簿上。却偏偏姓張姓李的每天寫得狠是像樣。又天天的坐着飛轎。在街上抬來抬去。裝做忽忙樣兒。竟有不知好歹的人。聽信着他。說不定走上門去。自己送死。他的招牌底下。不知有多少冤魂。說起來眞是可歎。那不喜歡裝做時髦。眞有十分

本領的醫生。反被這班庸醫一齊抹住。儘有鬱鬱不得志的。營翁你想難是不難。營之點頭稱是。戟三又講了一番閒話因這晚夏時行在百花里花蓮香家擺酒。吃的是雙雙檯客人狠少。必定要邀他前去。戟三看姓夏的這一個人。念天不到。聽說蓮香處已吃了八檯酒。況且舉止太浮。眞是個浪蕩子弟。本待不去。奈他又挽志和代請兩個人的情面不便過却。勉强答應約定八點鐘一准入席。時候差不多了。起身要行。營之問他何往。戟三說知。營之道夏時行也託鄧子通轉請着我。方纔已有催客票來催過的了。既然如此。我們一同去罷。戟三道。同去甚好。二人出了杜家。來到蓮香那邊。客人已到齊了。乃是鄭志和、游冶之、鄧子通、潘少安、温生甫、大拉斯、屠少霞、那一班人。却沒有杜少牧、榮錦衣在內。戟三私問志和今天可有他們兩人。志和回說。少牧因近來與潘少安有些嫌隙。恐他見面不便。故而並沒請他。錦衣已於前日與毓秀夫動身進京去了。聽說要過了八月再來。戟三問少牧與少安有甚嫌隙。志和把二人吃醋的事。約畧說知。戟三心中老大的不以少牧爲然。怪他這種地方。豈可這樣認眞。倘然今晚遇見。正好細細的規勸一番。叫他早日回蘇。却偏偏沒有在座。甚是納悶。并且錦衣也動了身。其餘在座的人。不是紈袴少年。便是些狠討厭的齷齪人兒。沒一個可以得談句心。因此自從入席之後。並不作聲。夏時行等叫局搳拳。甚是有興。戟三等到自己的局來過。託稱有事先去。時行要鬬衆人叫二排局。并要營之去叫素娟。營之回說素娟有病。不能出局。時行尙還不信。營之把請戟三看症。并與他一同到此的話。述了一遍。纔許他另叫別人。旁邊少安。聽了營之那一席話。問營之道。你可曉得素娟此病。從何而起。營之道。聽說是受了些涼起的。少安道。好好的人。怎得受涼。營之笑道。受涼也是常有的事。何況做妓女的夜裏頭祇要局多了些。就半夜三更的還在外邊。那能保得不受些涼。少安微笑一聲道。祇怕他的受涼。不是從出局起罷。營之道。你怎見得。少安走近一步。附耳把前夜無意中在弄口撞見他與一個戲子同坐夜馬車回

來的話。一一訴知營之聽罷。從頂門裏起一股酸氣直往上衝。不過他本來是個陰刻的人。又在花叢中頑得久了。一時不發出來暗罵素娟幹得好事。照他這種行爲那裏再好走動。明日何不假稱問問他可要再請載三覆診。且去奚落他一場以後决計跳槽竟做兆富里金玉香去。慢慢的再拿他過處出他的醜。豈不甚好。主意已定。當時祇顧吃酒。並沒句話。席散之後。是晚住在玉香院中。明早起身先到票號裏去了一次沒甚要事。吃過了飯。就到素娟那邊。問他昨夜怎樣。今天可要再請平大少爺到來轉方。素娟因寒熱已退。勉強在床上坐得起來。親自回說。昨夜比前夜更是好些。今日須要轉方。營之道。前夜比再前一夜怎樣。素娟呆了一呆道。再前一夜。好好兒的我還沒有起病。你糊塗了。營之道。再前一夜。祇因好好兒的。故纔生出病來。我倒沒有糊塗。祇怕你太辛苦了。素娟聽他說話不對。臉上一紅道。辛苦怎的。營之哼了一聲道。辛苦你串得好戲。素娟知道是那宵事發。却萬想不到是少安告訴他的。尙想抵賴。回說串甚麼戲。此話從那裏說起。倒要講個明白。營之道。不講也罷。你旣要喜歡做戲。我可不是串戲的人。可把我的局帳抄來算給你錢。平大少爺轉方。你們自己再去請罷。素娟聽到這幾句話。曉得內中必有搬說是非的人。已被他知道得七明八白。此人性度狠不好弄。又是自己不好。再不可與他強辯。不要當場吃虧。祇急得啞口無言。旁邊阿金等還想替素娟遮瞞。說經大少爺是老客人了。不要聽那一個斷命的非言非語。寃枉我家先生。我們是向來很規矩的。那有此事。營之聞言。祇是冷笑。接連催着要抄局帳。衆人不肯抄給與他。營之坐了一回。說你們不肯抄帳。抄不抄由着你們。來不來却由我自己。本來我有了錢。也犯不着給與人家去貼戲子。我且睜開着眼看你們甚麼樣罷。說畢。立起身來。把足向地上一蹬。往外就走。阿金等拉也拉不住。他素娟在床上一句口多開不出來。房間裏人見營之已去。未免抱怨素娟。不該應幹這事兒。以後須要改過。纔好。素娟聽了他們那些說話。不怪自己。反怪別人。不過因氣極了。不

免掉下淚來。那前天央經營之去請平戟三的老娘姨。見他究是有病之人。不便過於生氣。向衆人丟個眼風。衆人始不言語。老娘姨又問今天的醫生怎樣。素娟激氣說。聽天由命。不要看了。衆人正在毫無主意。聽得外邊相幫的喊一聲。客人進來。原來是潘少安。衆人多說潘大少爺。難得請來。少安道。聞說你家先生有病。特地前來看他。素娟聽得明白。正要尋他問問經營之這一件事。那個與他說起。勉強在床中扒起身來說。阿潘。你可到床口邊來坐。我正有話問你。少安已料到營之來過。他因想到大凡姘戲子姘馬夫的妓女。若是客人去做了他。祇要品貌生得好看。這種人必定皆肯倒貼。故此看上素娟。要去做他。祇因礙着營之不便。莫要又像做楚雲一般。與少牧不得開交。故把姘戲子的事情。昨晚有心說與營之知道。要他死心塌地的這裏不來。方好自己下手。今聽素娟喚他到牀口去坐。正中下懷。急忙走至牀邊。先問他身體可好。次問營之可曾來過。請了醫生沒有。素娟把方纔的事一一說知。盤問少安何人走漏風聲。少安賭神發咒的說。此事營之面前從未提起。怎的被他知道。真是奇怪。又說營之這人也太火了。就算曉得你姘了戲子。是樁壞事。現時你在病中。也不該與你生氣。且連醫生都不肯去請。世上那裏有這樣很心之人。還好的是平戟三。我也與他認得。待我寫個條子。替你請來。小心服藥。休要氣壞身子纔是。素娟聽了他一番言語。認做這場是非。當真不是少安搬的。其間或者另有別人。反把少安當做體己人兒。感激萬分。當時少安果然寫條去把戟三請來。轉過了方。戟三說病已十去其五。祇要留心調養。可以保得無事。又問營之如何不見。少安何說。來是來過的了。不知道他爲甚事兒。今日與素娟生氣。爭了幾句。出門而去。故由小弟寫條相請閣下到此。戟三聞言微笑道。原來如此。又向素娟說你的病體未痊。諸宜保養。切不可多怒傷肝。變出症來。素娟點頭稱是。戟三起身先去。少安也要走了。素娟留他再坐一刻。好在他的身體甚閒。每日除了碰和吃酒之外。並無別的正事。故又重新坐下。直至傍晚還沒有去。并

替素娟留心湯藥。甚是殷勤。房間裏人。說潘大少爺這樣應酬我家先生。看來比了攀過相好的人。還要要好幾分。倘然當眞做了相好。不知還要甚樣待情。少安乘機含笑說道。我的心上。正想要做你家先生。不知你家先生可怕營之吃醋。素娟向少安瞧了一眼。滿心歡喜道。這種不顧人家死活動不動就要翻臉的人。你再提他怎的。他已一面孔的走了。看起來未必再來。你眞個有心照應着我。今天可就肯替我吃一檯酒。與我爭爭氣兒。不要被人家七張八嘴的說姘了戲子。走了客人。也曉得姓張的去了。就有姓李的來。少安道。吃酒這又何妨。祇是身旁沒有帶得下脚。這便怎樣。素娟道。下脚乃是小事。我可替你墊給。緩日帶來不妨。少安看已入了港兒。樂得吃他一檯。還算是替素娟爭口悶氣。當下果然分付下去。就寫請客票去請夏時行、鄧子通、屠少霞等衆人到來。鬧得個不亦樂乎。始散。這晚若照素娟的意思。就要留少安住下。少安因他病還未痊。況祇得第一檯酒。面子上邊不好看相。依舊往楚雲院中住宿。要等他病體好了。再吃檯酒。或是碰一場和。遮遮房間裏人眼目。然後方可暢所欲爲。誰知不到三天。此事傳入營之耳中。暗中惱恨少安。算計着要與他講一句理。想到少牧也因楚雲的事與他十分不睦。一日寫了一張字條。差車夫送到顏如玉院中。約少牧明日一早到城裏也是園去賞荷。取的是城裏頭沒人進去。可以靜悄悄商量個報仇雪恨之策。處置少安。正是

嘗來梅子憐同味　看到荷花約共談。

畢竟不知兩個人會面之後。甚樣商議。少安受虧與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挹朝爽也是園賞荷　納晚涼安塏地品茗

話說經營之聞潘少安做了素娟。大怒。說他不應該向朋友面前掉這槍花。反疑素娟姘戲子的那一件事。或是少安造他謠言。有心離間。必須設個法兒出這一口悶氣。想起杜少牧也因巫楚雲的事情與他

結下不解之仇。故此寫了一張字條。差人到顏如玉院中。約他到城裏頭也是園去賞荷。要與他計議這事。少牧還不曉得內中緣故。祇認做營之在洋場上頑得厭了。忽然要到城裏頭去。這幾日天氣很熱。早上邊正好納些早涼。看看荷花。當下面覆來人。准其一早進城。來人諾諾而去。到了明日。少牧侵早起身。睡慣了晏朝的人。偶然起個早。起覺得心地上有股清氣往來。與平日不同。方信西人考究養身之法。果然是早起第一。張家妹聽得少牧起來。急忙進來伏伺他洗過了臉。吃些早膳。如玉尙還酣睡未醒。少牧分付不必喚他。穿好衣服。忽忽便去。走至街口。喚了一部東洋車子。拉到小東門下車進城。雖然三月裏頭。曾與謝幼安到也是園去過一次。祇因街道不熟。已忘記了。一路上逢人問信。路又狹窄。地又朝滑。走出一身汗來。把件簇新的湖色香雲紗長衫。出得透濕。暗想城裏頭與洋場上比較起來。眞是天上地下。好容易走了十數條街。方纔得到。抬頭見兩扇硃門。門上邊懸着蕊珠宮一塊橫匾。記得這裏是了。移步進去。左邊乃是蕊珠書院。右邊一條盤街。走完這街。乃是一間旱船式的精舍。一條小石橋兒。過橋有座小小假山。橋對面三間平屋。乃蓬山不遠。右面便是廳事。廳外一道石欄。一個大荷花池。開着無數荷花。清香撲鼻。石欄左側。一條小小廻廊。臨水裝着一排吳王靠闌干。正好憑闌小坐。由廻廊再走進內。尙有許多亭榭。因做了詁經精舍書院。遊人不能進去。少牧走得乏了。在吳王靠上一坐。把衣服寬了下來。涼快涼快。要想喚値園的人。泡碗茶來解解煩渴。誰知一個人也沒有。記起三月裏來的時節。園中吃茶之人甚多。怎的目今荷花盛開。反是這樣冷清清的。難道是天色尙早。正在思想。外面走進一個人來。回身一看。正是營之。急忙起身招呼。問他幾時到的。可曾泡茶。營之道。來了好一刻了。我因找不見你。在後面雷祖殿上閒玩。若說泡茶。園中現在已不賣了。少牧道。爲甚不賣。營之道。說也話長。這裏也是園。原算是城中一個名勝之所。聽得老輩中人說起。從前上海沒有租界的時候。那些秦樓楚館。多開在城裏頭縣

橋左近。怎麼三多堂五福堂的。很是熱鬧。每到荷花開放。就有許多狎客。帶着他們到這裏來頑。彷彿日下張家花園一般自從紅巾擾亂之後有了洋場。這些堂子慢慢的多搬到洋場上去。城裏頭遂沒有了頑的地方。這也是園也就沒人到了。直到同治年間荷池中忽然開了一朶並頭蓮兒一時哄動多人。都來觀看。又漸漸的有起人來。管園的是個道士。看見來的人多。想出一個生意之法。叫香工泡幾碗茶。與遊客解渴。這茶錢原是隨意給的。一角兩角小洋錢的也有。三十五十文銅錢的也有。那道士香工。却也不無小補。今年春季裏尚還賣茶。近來因太嘈雜了。地方上與書院裏的紳董得知。說好好的一個清淨地方。弄得幾如茶肆一般。不像了個樣兒。因此禁止他不許再賣。現在若要吃茶。任憑你多給他錢。他也不賣的了。少翁你還沒有知道。少牧道。原來有此緣故。怪不得園中比前冷落好多。但此園既由道士照管。後進又供有雷祖神像。不知可有燒香的人。營之道。怎麼沒有。每年六月二十四日雷祖誕期。這裏頭與丹鳳樓兩處。燒香的男女最多。少牧道。丹鳳樓在甚麼地方。營之道。在小東門內黑橋一直。這廟有一半兒造在城頭上邊。古時名順濟廟。那個地方名萬軍臺。最高一層。是魁星閣。登在閣上。可以瞧得見隔城河租界上的車輛行人。與黃浦裏帆檣來往。很有些兒遠景。少牧道。跨城造廟。這倒也是少見的事。未知與這丹鳳樓一樣造法的。上海可還有甚別的所在。營之道。新北門城上。還有座振武臺。供的是玄天上帝。不過房屋小些。西門城上。還有所關帝廟。此處俗名大境。廟中除供奉關帝之外。尚有一個月老祠。供着月下老人。求婚姻的人很多。為的是月老祠除了此處旁的地方沒有。故而香火最盛。少牧聽得有月老祠。暗暗記下。因為心上要娶如玉。正在委決不下。想緩幾天去求枝籤兒。且看籤語上吉凶如何。再行定奪。這是着迷的人。往往有此一舉。當下二人談够多時。營之漸漸說到少安身上。把那夜在花蓮香家檯面上邊說素娟姘了戲子。是他親眼得見。不合聽信了他。認做真有其事。與素娟斬盡割絕。誰料他

是個反間之計。把我離間開了。近竟私自做了素娟。幷天天代請戟三看病的話。一一訴知。並問少牧你想這一口氣。教人怎能夠咽得下去。少牧聽罷。火往上衝道。這種人還容得他麼。不瞞你說。從前他剪我的邊。做了楚雲。被我瞧了出來。我到如玉那邊喫酒。把楚雲叫到檯面上來。滿心要說他幾句。不料你吃得醉了。反去幫着楚雲。說少安斷斷沒有這事。後來你又吐了。髒了衣服。明天小大姐替你漿洗。到曬檯上去晒晾。與楚雲家的阿巧。又相罵起來。鬧得個不像樣兒。這是你可記得。營之道。怎麼我不記得那天我穿了你的衣服去的。明天我叫車夫來還。順便叫把隔夜吐的髒那件衣服取回。車夫回來說起。小大姐與隔壁阿巧相罵。當時我還深怪你不合跳槽。弄得他們姊妹不和。那裏曉得少安當眞不是個人。後來我知道了。也替你生了一肚子氣。如今鬧來鬧去。竟又鬧到我的身上來了。我可比不得你。與他交情甚深。他更不該做這事兒。因此今天請你到這裏來。大家必須想個法兒。處治處治他纔好。少牧道。你想怎樣去處治他。營之道。我想邀幾個人。今天在金玉香家吃酒。把少安請來、我們吃個大醉。着着實實的仗着酒意罵他一場。出一口氣。你道好也不好。少牧搖頭道。好是好的。祇怕他已與你有了心病。未必肯來。營之道。這便怎樣。少牧道。據我想來。此事倒要用着逢辰。叫他在花小蘭家請酒。少安自然一定肯去。營之道。逢辰的做人。從來在應酬上面很講究的。怎肯爲了我的事情。替我招這個怨。況且又要他貼這一檯菜錢。少牧道。逢辰我與他近來很有交情。祇說這一樁事。乃是我的意思。諒來他沒有不答應的。不過要他賠貼菜錢。理上說不過去。他又是個手頭很緊的人。這麼樣罷。這檯酒我索性與他說明。面子上是他請客。暗裏頭我給還他罷。營之聽罷。大喜。二人正在計議。忽外面又走進兩個人來。前頭一個身穿白夏布長衫。是登雲緞面靴鞋。眼上戴着一副黃銅邊近光眼鏡。手裏拿的是一把白竹柄闊扇。走路一步一蹺的。後面這人。是個小孩。年紀祇有十二三歲。也穿着一件夏布長衫。手中拿了一把紙傘。進着太陽。

跟着那人。傴僂曲背的搖擺而來。營之暗笑世上邊有這一對壽頭壽腦的人。少牧看後面小孩子。沒有見過。前面的是方端人。這人乃父輩至交。性情古執。禮貌上一些忽畧不得。急忙立起身來。將雙手一垂。趨步上前。恭恭敬敬的叫了一聲端叔。端人把眼一擠。又將眼鏡略擡一擡。向少牧一看道。我認是誰家來賢姪。回頭對那小孩子道。快把傘兒收了過來。見過杜家哥哥。少牧問此位可是令郎世弟。端人道正是小兒又端。少牧道。今年已幾歲了。可曾開筆沒有。端人道十四歲了。筆是去年開的。做個破承題兒尚還勉强。少牧訝道。目今八股一道。將要廢了。破承題做他則甚。端人道。文章代聖賢立言。憑他八股廢掉。初開筆的時候。總要打這裏做進去的。纔能夠有眞實工夫。少牧口中說是。心裏頭暗是好笑。因見大家站着。說聲端叔與世弟請坐。端人點點頭兒。向吳王靠上一坐。又端仍站立一旁。動也不動。少牧估量着他父子的規矩很嚴。並不再說。自己且也坐了下來。端人道。我記得與你在昇平樓一別。好幾時了。你回過蘇州沒有。還是一直住在上海。少牧道。蘇州沒有回去。端人道。住在上海做甚。少牧恐他說出掃興話來。營之在旁不好聽相。祇得撒句慌道。現在上海從了一個名師。早夜苦讀。因此未曾回蘇。端人道。難爲你有心向學。這是一件極好的事。但上海目今喜歡講西學的人很多。你休要走錯了路。不知從的是那位老師。少牧隨口答道。從的先生姓經。別號古生。乃是個經學專家。西學却一些不懂。端人道。這便還好。二人言談有頃。少牧因與這種人久坐。正覺乏趣。暗向營之丟個眼風。立起身來。向吳王靠上取了長衫。辭別端人。披衣要走。不提防身上邊穿着一件外國汗衫。一伸手被端人瞧見。即發話道。你裏頭穿的是件甚麼衣服。好好的一個中國人。爲甚要着這樣不成器的東西。少牧聞他埋怨。臉上一紅道。這衣是朋友送與我的。本來不喜歡穿。回去就要脫掉。端人道。這纔不錯。你既然就要往北。我也與小兒要到館去了。大家走罷。少牧聽說他也要去了。祇得讓他先行。自己與營之隨在後面緩步出園。端人見少牧與營

之同走。方纔曉得是他的朋友。立住了腳。動問營之姓氏里居。營之勉強回答了幾句。趕出園門。沿浜又走了十多步路。見端人也是往北去的。少牧問他館在何處。端人說在龍門書院東面。營之想跟着他走。眞是乏味。暗暗在少牧的衣襟上一扯。說今兒天氣很熱。我們走路吃力。還是出大東門到迎春廟那邊。坐部東洋車子。打從斜橋馬路走罷。落得風涼些兒。端人道。你們要出大東門。城脚上有的是羊角小車。兩個合坐一部。祇要二十文錢。就可車到西門。何必打斜橋兜轉。又是路遠。又是費錢。營之不答。少牧說聲多承指示。緩日見罷。將手一拱。讓端人父子先動了步。回身與營之往南而去。過了薛家橋西王家街。出大南門。那裏坐甚小車。走到迎春廟門前。喚了兩部東洋車子。如飛向斜橋馬路而去。路上邊行人稀少。甚是清靜。雖然坐在車中。很可講話。不比得在熱鬧地方聽不出來。營之問少牧方纔這父子兩個。乃是何等樣人。見了他這般恭敬。少牧道。此人直隸宛平人氏。乃是個不通世俗的老秀才。見了他眞令人又是好惱。又是好笑。又因是個父執。不能不尊敬他些。況且這人性氣不好。動不動就要當面搶白。但看我穿了一件汗衫。干他甚事。他竟嘮叨起來。這種人我平日怕見得很。因此到了上海。從沒與他敘過一次。不知今日怎的偏偏遇見了他。倒把我們商量的事兒打斷。眞是討嫌得緊。營之道。這人眞個討嫌。也虧你有這耐性耐他。換了第二個人。祇怕耐不住了。少牧笑道。耐不住與他怎樣。俗語說得好。撞着這般人。不得不如此。我也叫做無可奈何。營之點頭稱是。二人談談說說。車子已過了斜橋。直達西門。再過去是方浜橋了。南門的東洋車。沒有租界照會。祇得給過車錢。另叫了兩部有照會的。到尙仁里花小蘭家。去尋逢辰。其時天交午正。赤日行空。逢辰隔夜並不住在那邊。這時候還沒有出來。阿素見是營之少牧。留住二人坐下。叫小大姐倒了兩盆臉水。替兩人抹了個浴。取出兩隻玻璃杯來。開了兩瓶揚清公司買來的香蕉荷蘭水。請兩人吃。自己又親手把拉風拉動。覺頃刻間心地清涼。與初進門汗流浹背的時節。

大是不同。少牧暗忖阿素應酬客人。果然名不虛傳。連客人的朋友。多是這樣看待。怪不得逢辰做了這裏。不想再做別處。營之也說阿素吃這堂子飯兒眞是有些經絡。不比別人時髦了些。就把客人不在眼裏。偶然走去打個茶圍。手巾是冰冷的。茶葉是稀淡的。坐定了也不去裝盆水菓。飢餓時也不來問聲點心。若是客人的朋友到來。更是熱面換冷面的。令人討氣。其實妓院中的生意。一大半是靠着房間裏人應酬來的。他們怎的都想不到。阿素聞言。笑迷迷說。我也曉得甚麼。我們先生又小。還要經大少杜二少包荒些兒。營之道。閒話少說。逢辰昨兒不在這裏。諒來必在公館裏頭。你家相幫的可認得住處。我們要與他說一句話。最好差一個人。馬上去請他前來。阿素道。阿逢的公館。別人不知。我却去過幾次。待我自己去請可好。營之道。足見你們是老相好了。但不知離此有多少遠近。這樣大熱的天氣。怎好勞你自去。阿素道。出路雖然不近。好得有的是東洋車。去去何妨。因回頭叮囑小蘭。好好陪着經大少爺杜二少爺坐一刻兒。自己去去就來。遂在衣架上取了一件青生絲衫。披在身上。脚下邊脫去蝴蝶頭湖色綢紗拖鞋。換了一雙元色緞鞋子。一步一笑的出門而去。不消兩刻鐘時。與賈逢辰同了進來。逢辰渾身是汗。見了二人。一頭寬衣抹汗。一頭坐下。說二位怎的如此熱天。一早到此。不怕身體受暑。若照這樣的日中時候。走在路上。恍如火炕一般。我賈逢辰有人找我。若不是你二人。任憑擡了轎子來接。也斷斷不肯出來。但不知有甚要事與我商量。當面請教。少牧把潘少安到處剪邊。太覺可惡。要他出名請客。等他到來。大家吃到有些醉意。罵他一場。出出悶氣的話。說了一遍。又說這一檯酒。明是你請。酒錢我付。你須替我出個力兒。逢辰略略盤算。滿口應承道。杜少翁的事情。祗要我辦得到。怎的不辦。何况少翁與經營翁。多受了姓潘的虧。做朋友的應該代抱不平。不過既然是我請客。這酒錢怎麼要你花費。這却萬萬不可。少牧道。這是我煩你的事。那有當眞要你請酒的道理。有甚客氣。營之也是這樣的說。逢辰始道。既然如此。我

老實了。叫娘姨們取筆硯來。請二人點好了菜。交代廚房裏。今晚八點鐘吃。部署已定。睡到炕榻上去吸烟。吸到五六筒左右。阿素已把便飯端整好了。搬進房來。請三人吃過了飯。營之少牧起身要去。逢辰與阿素都說此時街上邊暑氣很大。留着再坐片時。直至四點鐘。太陽略略退了。方纔出去。約定准八點鐘到齊而散。逢辰等着二人去後。自己也出了花家。私自跑到楚雲那邊。送信少安。叫他停回請酒。決不可來。并囑以後諸事小心。少安十分感激。逢辰遂做了個兩面光鮮。落得有人替他出錢。吃檯白酒。少牧與營之那裏得知。直到晚間。諸客請齊。獨有少安不來。逢辰接連發了好幾張請客票兒。凡是他不時常到的地方。都去請過。都說不在那邊。等有兩點多鐘。再等不得。祗得入席。營之少牧。尚認做當眞尋不到他。兩團醋意。依舊發洩不來。吃到散席。不見少安的影兒。沒有法想。祗好再圖後舉。營之散了檯面。因覺身上潮熱。與逢辰同到寶善街新錦園去洗澡。少牧因這事早被如玉知道。狠不放心。差張家妹候着。一來防他重做楚雲。二來恐少安不知。闖到檯面。鬧出事來。張家妹甚是來得。也好勸勸少牧。叫他早早回來。與少安解一個圍。故此散席之後。被張家妹同着回至如玉院中。這一晚天氣炎熱。寒暑表升至九十九度。如玉出完堂唱。在房裏頭一張皮交椅上。自己拿着一把麥柴扇子亂扇。一個小大姐兩手不停的拉風。尚覺心中煩熱。看見少牧回來。也是汗流浹背的。連呼好熱。并且尚是怒忽忽的。如玉不曉得少安那邊。已有逢辰通過信了。因此尋不到他。暗想今天好險。滿心要與少安見個面兒。與他說明就裏。以後好留意提防。又想今夜天氣這樣的熱。少安到處不見。或者在張家花園乘涼。也未可知。少牧既已回來。雖是怒氣不息。却已喫得醉醺醺的。諒來再不到別處去。何不等他睡下。瞞着他叫部馬車。到張園去找尋少安。給個消息。有何不可。主意已定。對少牧道。你可是有些醉了。快些睡罷。我還要坐一刻兒。乘乘涼呢。少牧怎知他肚裏頭的意思。回說果然有些醉了。無奈今夜天氣很熱。牀上教人怎能睡得下去。如玉道。

我讓你一個人睡張大牀。風涼些兒可好。少牧笑道。我一個人睡了大牀。你便怎的。如玉道。這麼樣罷。我到月臺上去坐一回兒。你可先在這皮椅上睡他一覺再處。說罷。並起身來把手中的麥柴扇將椅扇涼。說你來睡罷。我一准到月臺上涼爽涼爽再來。少牧絕不疑心看他出了房門。當眞就在皮椅上睡了下去。不多一刻深入黑甜。如玉身子雖在月臺上邊。那條心已向張家花園去了。那裏能坐得住。在欄干邊打了幾個盤旋。回至房中。看少牧已經睡熟。心中暗喜。忙叫張家妹去喚馬車。張家妹欲待阻止。爭奈如玉的生意。近來一日好似一日。脾氣却一日大似一日。他出了口。憑你甚麼人阻不住他。祇得勉强去叫相幫到一大馬車行。喊了一部皮篷子橡皮輪新車。如玉倘要張家妹一同前去。張家妹說。恐防少牧醒來。房內無人不便。遂叫小大姐陪着同去。幷囑他早去早回。如玉答應。換了一件白官紗衫。一條白官紗褲。頭上邊卸去釵環。祇戴一支翡翠押髮。一個茉莉花球。嬝嬝婷婷的扶在小大姐肩上。出門上車而去。其時天已兩點多鐘。若在六月裡頭。張家花園。初一爲始。不到十二點。已經禁止遊人。不許入園的了。恰好這時候。還在五月下旬。因此通宵達旦的毫無顧忌。馬車到得園中。如玉在安塏地洋房門口下車。見洋房裏自來火點得如白晝一般。那些喫茶的人。却因天熱。多在草地上邊。雖是有些星光。並沒月亮。看不出人面貌。主婢二人。走了一回。不覺已至海天深處。又從海天深處。走至彈子房門前。覺得兩腿酸了。走了回來。剛至一條板橋那邊。劈面來了一個穿黑的人。手中拿着一盞諸葛燈。向二人一照。走近一步伸手把如玉的兩眼一遮。如玉大驚。小大姐也嚇了一跳。正要破口罵他。那人雙手一鬆。格支笑道。你們二人在此做甚。如玉聽得這人聲音甚熟。子細一看。原來是夏時行。穿着一件黑生雲紗長衫。一手執燈。一手拿着一把潮州扇子。柄上綴着一個茉莉花扇球。花香觸鼻。小大姐也已看見是他。定一定神。帶笑說道。夏大少爺。你怎麼這個樣兒人嚇人是嚇不得的。夏時行道。你們莫嚇。我與你二人叫個喜罷。說畢。

傴身下去。放下了燈。拔了幾莖細草。口中操着蘇白。說如玉小大姐居來罷。把草向二人頭上亂簪。二人倒退幾步。大家笑個不住。如玉道不要頑了。我且問你。手中拿的這一盞燈。那裏來的。要他何用。夏時行道。這燈是我出了好幾塊洋錢買的。近幾天月黑無光。坐夜馬車到了這裏。倘然沒有燈亮。怎能够瞧得見人。若說此燈妙處。眞個是一言難盡。小大姐道。有甚妙處。夏時行道。此燈拿在手中。我可以瞧得見人。人家却瞧不見我。故而每夜必有許多吊膀子的。被我看見。那種形容不出的樣兒。眞是好瞧得狠。你想妙是不妙。如玉聞言。啐了一聲道。偏有這許多事情。落在你的眼裏。你方纔從那一邊來。可曾看見有幾個吊膀子的。夏時行道。我從老洋房起。兜了一個圈子。今天別的吊膀子沒有瞧見。祗看見潘少安。如玉搶口問道。少安怎樣。夏時行道。在那裏吊一個先生的膀子。如玉道。此話可眞。時行道。誰來哄你。如玉道。他吊的先生是誰。你可認得。時行道。說起此人。認得他的甚多。住在久安里內。叫顏如玉。如玉始知與他說笑。把眼微微一橫道。人家當你是句眞話。纔來問你。誰知你滿口胡言。却也虧你說得出來。時行笑而不答。如玉道。如今你莫亂說。我再問你一句正話。你今天當眞可曾看見少安。時行道。少安怎麼不見。現在前面草地上吃茶。我還與他坐了好一刻兒。如玉大喜道。既然他在這裏。我正要與他說話。可同你一塊兒去找他。時行道聲使得。拾起地上的燈。與如玉並小大姐。慢慢回至安塏地去。時行把燈一照。果見少安在外面草地上坐着。如玉走近身旁。剛要與他講話。不提防傍邊還有個人。原來少安自從那天在楚雲面前。涯說與經營之杜素娟坐夜馬車。楚雲怪沒有合他同去。少安許他以後天熱的日子。夜夜一同坐車去頑。這幾日果然天天兩個人一部馬車。到了一點多鐘出來。必要坐到三四點鐘方纔回去。如玉本來一團高興。要告訴少安說話。今見楚雲同來。好像當頭澆了一杓冷水一般。連忙縮住了脚。不再過去。夏時行也曉得他二人近來不睦。見如玉立着的地方。恰好有張空桌。就喚園丁泡碗茶來。拉如玉

坐下。問他有甚說話。叫小大姐去喚少安過來。如玉點點頭兒。那邊少安。初時看見燈亮。知是時行。後見他同着兩個婦女。走了幾步。不走過來。隱隱望去。好似如玉主婢。又恐未必是他要想跑來看個子細。楚雲的眼睛狠快。已經認定必是如玉。一把拉住。不許他走。這邊如玉泡好了茶。叫小大姐去喚少安。楚雲當面發話。說如玉並不是個野雞。怎麼叫大姐前來拉人。頓時鬬起口來。閧動了無數的人。多來觀看。正是

祗緣恩客互難拋。
爲底冤家成不解。

不知這一鬧怎樣散場。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廣肇山莊建醮　寧波總會碰和

話說顏如玉與小大姐夏時行一同到安塏地尋潘少安。要告訴他少牧合經營之算計的話。不提防少安與楚雲同來。如玉因此沒有過去。就在草地上泡了碗茶。叫小大姐去請少安過來。豈知楚雲一見。破口就罵。說如玉並不是野雞妓女。爲甚叫小大姐來拉客。眞不要臉。那小大姐自從在晒臺上與阿巧相罵之後。見不得楚雲與阿巧兩個。見了便要不得開交。如今聽得楚雲出口傷人。怎肯讓他。也還罵道。你說的是甚麼句話。我家先生本來不是野雞。你也自己想想。現在吃的是甚麼飯。潘大少又沒有討你回去。偏要放出這管漢子的樣來。虧你羞也不羞。楚雲道。正要你說。潘大少爺沒有娶我。却也沒有娶了你家先生。大家一樣是個客人。他好好的在這裏坐着。要你過來做甚。小大姐聞言大怒道。我偏來了。你待甚樣。楚雲道。我不要你來。快與我滾了開去。旁邊阿巧也揷口道。你這臊貨。當眞快些走罷。不要在此沒趣。說罷。舉起雙手。像要推他光景。草地上那些閒看的人。巴不得他們打起架來。眞是一樁絕妙新聞。齊齊的發一聲喊。那邊如玉聽見。雖然他的性度。比着楚雲耐些。這時候却也耐不得了。不由不柳眉微豎。

杏眼斜睇。指着楚雲主婢說道。那個敢來欺侮人家。須知我顏如玉也不是個好惹的人。一言未畢。立起身要迎將上去。被夏時行急忙勸住。潘少安見勢頭不好。也在那裏相勸楚雲。叫他休要這樣。楚雲祇當做沒有聽見。阿巧更是惡狠狠的指着小大姐與顏如玉打起蘇白千爛汚萬爛汚罵個不住。少安弄得沒了法兒。祇顧目視楚雲。把他的衣襟亂扯。楚雲仍舊不睬。反去幫着阿巧高一聲低一聲的愈罵得不像樣兒。少安無奈。祇得叫小大姐走散開去。便可沒事。如玉又怪少安不合聽了楚雲。要把小大姐趕他回來。少安正在爲難。恰好來了兩個救星。一個是賈逢辰。一個是花小蘭家的阿素。原來逢辰與經營之在新錦園洗澡之後。營之回家去了。他又回到尙仁里去吸煙。阿素因天氣狠熱不能安睡。喚了一部馬車。與他同到張園乘涼。剛纔進得園門。就聽見一片喧嚷之聲。耳根狠熟。因此茶也不泡。一直尋到這裏。看見楚雲合阿巧怒忽忽的與人爭鬧。那邊乃是如玉。估量着爲了禮拜三六點鐘的事情。逢辰與阿素遞個眼風。阿素會意。忙去勸住楚雲。逢辰走上一步。一手拉着小大姐來勸如玉。又叫夏時行陪着少安到別處走走再來。阿素在楚雲面前。抱怨如玉不好。逢辰在如玉面前。抱怨楚雲與少安不好。竟被二人不多幾句。把兩邊的火。漸漸俱平了下去。後來楚雲被阿素同着到大菜間裏吃冰忌廉去了。方始散場。夏時行與少安閒走一回。遇見屠少霞。合他到愚園裏去。少安趁這個空。溜到如玉那邊。咬耳朶陪了他幾句小心。逢辰在旁邊假意替如玉要打要罵。如玉發作不出。祇得就此干休。反把少牧與經營之在暗中算計他的話兒。依舊一五一十的細細說知。少安回稱此事多虧逢辰今天先通個信。不然祇怕要弄到個不知甚樣。雖然不怕二人。究竟不如省事的好。以後自當防着他們。如玉纔曉得少安不到樓面原來先有消息。逢辰看他兩人唧唧噥噥的講個不住。料着可以沒事的了。走了開去。恰好楚雲差阿巧來尋。說與阿素同在大菜間裏等他。逢辰遂到大菜間去。也喫了杯冰忌廉。又略略坐了一回。見園裏頭喫茶

的人多散去了。身邊摸出時辰表來一看。已是三點半鐘。再就擱半點鐘。天要亮了。催着阿素回去。阿素說。楚雲與少安一車來的。你去尋少安快來。我們一同走罷。省得見了如玉。又要生氣。逢辰點頭稱是。跑到草地上邊一看。泡的茶已經收了。人却不知去向。動問園丁幾時去的。園丁回說走了好一刻了。逢辰好不詫異。暗想二人怎的會走。必定還在園中幹些甚麼。信步向海天深處彈子房一帶尋去。沒有影兒。直尋到老洋房左面的六角亭中。方纔遇見逢辰。說你們二人在此做甚。累我這樣的尋。少安笑而不答。如玉也沒有說話。逢辰搖搖頭道。你們小心些罷。天不早了。曉風是很涼的。如玉道。休要胡說。你來找尋我們。可是要回去了。逢辰道。不去。難道住在這裏。自古道。涼亭雖好。終不是久居之地。還是回去了。等少安再來的好。如玉聞言。輕輕把逢辰的背心打了一下。說不許你多開口兒。與少安步出茅亭。逢辰問還有一個小大姐呢。如玉道。小大姐我叫他看馬車去了。你要被他放了空車。想來現在車上打盹。你要問他做甚。逢辰笑道。看你不出。你倒會調虎離山。狠好狠好。如玉舉手在逢辰背上又是一下。道。纔對你說不許開口。怎麼又要多嘴。逢辰笑個不住。三個人一同出了老洋房門口。少安替如玉喊馬夫配車。那車早已配好了的。小大姐果然在車上打盹。如玉喚醒了他。含笑上車。與逢辰點點頭兒。馬夫加上一鞭。如飛而去。少安逢辰就近從安塏地抄至大菜間。楚雲已等得不耐煩了。雖有阿素陪着。把些話來兜搭。究竟就擱得時候多了。防他與如玉要好。今見同着逢辰到來。把臉一沉。一句口也不開。移身向外就走。少安涎着臉兒跟他出了大菜間。逢辰阿素也出來了。大家分付馬夫配好了車。上車回去。少不得少安要在楚雲面前着着實實的溫慰他一番。我且不表。再說顏如玉回至院中。天已漸明。少牧睡在床上。已經一覺醒來。起初原是酒後神疲。後來祗因天熱。覆去翻來。不能成寐。看看如玉又不見到來。一闘嚕坐起床沿。喚了幾聲張家妹。聽得進房說先生因今兒天熱。在月臺上坐了一回。沒得一些兒風。與小大姐坐

馬車乘涼去了。就回來的。二少爺可要喝茶。待我洋風爐上燉去。少牧聽如玉坐馬車去了。怪他臨走時沒有說明。向張家妹發話。張家妹道。說是對你說的。因你正在好睡。一連喚了你三五聲。沒有答應。是我叫他不要擾你。纔與小大姐同去。你莫錯怪了人。少牧道。此話可眞。張家妹道。我家先生隨便甚麼事情。那一件背瞞着過你。何況這坐馬車的小事。不但當眞喚你。他本來還想與你同去。怎奈你睡個不醒。不是個三歲小孩。可以抱了走的。叫他眞是沒有法兒。少牧聽他說得咬釘嚼鐵。好像是句句實言。又把小孩來比着他。不由不微微一笑道。人睡宛如小死。古人講的說話。眞個一些不錯。我向來狠是醒睡的人。怎麼今天也喚不醒來。諒是多喫了幾杯酒的緣故。如今酒已醒了。人倒睡不着了。坐在牀上。好像火炕一般的。如玉既然沒有回來。我們可到月臺上去透透風罷。張家妹道。今兒天氣眞熱。我一直在月臺上邊。聽你叫喚。纔下來的。却背脊上汗還沒乾。你要到月臺上去。眞是再好沒有。說畢。伸手在床底下拿出一雙藍綢紗一墨繡大蘭花的拖鞋。放在牀前。少牧拖了。陪着他一同出房。到月臺上去。雖然夜已深了。那些同院的姊妹們。一個個多還未睡。有的在那裏叫娘姨大姐拿着梳篦通頭。有的在那裡喫水烟。閒講。看見少牧上來。因他平日做人和氣。那個二少爺長。這個二少爺短。多來與他講話。覺得狠是有趣。及至各人要睡。先後下去。如玉已經回來。張家妹是留着心聽的。祗要門兒一响。他就趕先溜將下去。把少牧怪他沒有說明。與自己搪塞的話。說了一遍。如玉知道。且不回房。一徑到月臺上去。見了少牧。先說他方纔怎的好睡。後把自己與小大姐在馬車上如何風涼。走過黃浦灘時。吹得身上涼颼颼。好不受用。講得少牧聽出了神。明天定要與如玉一同再去。如玉滿口答應。并要他喚一大裏的馬夫到來。索性包他一兩個月。夜夜坐個暢快。少牧聞言。更甚高興。談談說說。直至天明。回房始睡。到了明夜。果然叫了一大裏的馬夫。包了兩個月馬車。天天與如玉一同坐着去頑。初時是一點鐘去。在安塏地泡茶。後來如玉怕

他撞見少安。不甚穩便。推說張園太鬧。每夜到愚園去坐。及至六月初一。新衙門出了告示。照例禁止夜遊。巡捕房於夜間十二點鐘以後。張園愚園兩處各派了一個巡捕守門。遇見遊園的人。祗准出去。不准進來。二人祗得在園外邊草地上邊。停着馬車。閒坐一回。好得每夜裏來的人多。少牧必定遇見幾個朋友。彼此談談。內中一定來的。是夏時行、屠少霞、游冶之、鄭志和、鄧子通、康伯度、等數人。要算時行冶之最是坐不住立不住的。車子一停。便跳了下來。東也鑽鑽。西也望望。每有許多吊膀子與喫醋打架的新聞。瞧見說與少牧並如玉得知。當做笑談。賈逢辰經營之也不時常到。榮錦衣已與皺秀夫動身上京去了。李子靖平戟山鳳鳴岐等。是夜間難得出來頑的。却也有時見面。祗有潘少安聽見說是夜夜出來。偏偏沒有撞着過他。不知他在那裏停車。原來少安自從賈逢辰與顏如玉叫他隨處留心之後。每夜雖然與楚雲出來。那馬車祗到愚園外面兜個圈子。馬上就走。有時跑到黃浦灘大橋那邊略停回兒。有時在黃家厙馬路上就擱片時。有時更跑到新馬路去。倘然有巡捕看見。不許他停。他就分付馬夫回去。何況楚雲因怕被人瞧見。每夜與少安一車。說他做了恩客。故此包的是一部百葉牕轎子馬車。旁人看不清他。少牧坐了一個多月馬車。夜間那裏曾見過面兒。營之更不必說。大家依舊沒有出這酸氣。光陰荏苒。不知不覺。已是七月中旬。玉露飄涼。金風送爽。上海的風俗。每年到了這個時候。做盂蘭盆會的地方甚多。俗名叫做打醮。也有是道士的。也有是和尚的。鐃鈸喧闐。香烟繚繞。不但各幫各業多有公所。沒一處不幹這搗鬼的事。連妓院裏也挨家挨戶建醮三天。全不想這種齷齪所在。道士怎召得天神天將。和尚怎禮得大慈大悲。却偏是很虔誠的。上自本家先生。下至娘姨大姐。每到打醮的日子。一個個喫素除葷。多想消災免難。最不通的是這幾日。却又要客人去碰和喫酒。廚房裏殺鷄殺鴨。也不知傷了多少生靈。說起來真是好笑。顏如玉院中本家選了七月十一十二十三的醮期。共是三天。少牧替如玉喫了一個雙

檯。又碰了場和。到了十三那天。幾個火居道士。足足鬧了一夜。少牧瞧了一夜的熱鬧。因見他們把令牌亂碰。號召萬神。笑個不住。如玉怪他不敬神明。最是罪過。不許再笑。少牧問他是甚神明。如玉說。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太乙天尊、大梵斗母、九天雷祖、三界符官。那一尊不是神道。我也說不盡個許多。你怎好對他嘻笑。少牧更大笑道。那些神道當眞有麼。就算是眞個都有。祇怕這班鴉片烟鬼的道士。也斷斷召請不來。這種汚穢不潔的地方。那神道也一定不肯下降。你怎麼這樣的獃。如玉道。照你說來。我們堂子裏的打醮。難道竟沒用不成。少牧道。本來有甚用處。不如不打的好。倘然眞個要打。倒不如把采風報上從前悟癡子做的那花天餤口。放一回兒。倒還有趣得很。如玉道。怎麼叫做花天餤口。少牧道。花天餤口。乃仿瑜珈餤口科書做的。內中一樣也有發香、請聖、召鬼、施食、種種名目。不過請的聖。那主壇的是個管仲。其餘是謝太傅、白香山、杜牧之、鄭元和等。許多古時風流瀟灑的人。召的鬼多是些淫鬼色鬼。與笑林報上刻的香粉地獄燈科。乃是一個人手筆。眞是你們堂子裏應做的法事。怎麼多不去做。却要做這文不對題的道場。如玉聽罷。也微笑道。原來就是這花天餤口。我自從你教我識字。到今已能識得幾個。那花天餤口的舊采風報。與香粉地獄燈科的笑林報。前幾天多曾看過。雖不能字字認得。却也畧畧看得出他幾句。這多是弄弄筆墨罷了。怎能夠當做他眞有這事。打了一壇的醮。可以免悔消災。若像你這樣說來。那班和尚道士到我們堂子裏來。先要學起花天經懺來了。學着的許多正經經懺。反是沒用。那一個來聽你。少牧道。正經經懺要在正經地方拜的。即從沒甚益處。終算是個善願。如玉道。正經地方多哩。他們那些和尚道士。本來不靠着我們堂子。譬如明天起的廣肇山莊。年年打三日三夜大醮。難道你自己不信。叫人家也多不信他麼。少牧道。廣肇山莊在甚地方。這大醮有甚熱鬧。可許人進去瞧瞧。如玉道。廣肇山莊。在北泥城橋西首。平時沒人進去。到了打醮的三日。不論男男女女。多可前往。莫說別人。姊妹們

也去的甚多。裏邊收拾得狠是好看。少牧道。如此說來。我們明天可去。如玉道。今年不去。少牧道。這却爲何。如玉道你不相信念經拜懺的人。去他則甚。少牧道我又不去看他念經拜懺。祗去瞧瞧熱鬧。這又何妨。況且我也並不是吃教的人。這種所在不喜歡去。如玉道當眞你要前去頑麼今天一夜沒睡。明天須要養息養息夜馬車不要坐罷。還是後天十五再去。三天裏這一天乃是正日。去的人本來最多。少牧道。十五也好。二人談談說說。直到東方大亮。道士散場方纔睡覺。十四一天。果然晚上邊不坐馬車。十五夜間。少牧候到十二點鐘敲過。如玉的堂唱少了。帶着張家妹三個人。一部馬車。同往廣肇山莊而去。看看路上邊來往的馬車。好似蜂屯蟻聚一般。祗因那一條馬路。不甚寬敞。中間又夾着許多脚踏車、東洋車、小車。愈覺得擁擠不開。那坐脚踏車的。又一大半浮頭浪子居多。看見那一部馬車上坐着女子。祗要有些姿色。不論是公館裏的堂子裏的。總要跟定在車前車後。子細瞧瞧。順便賣弄他吊膀子的手段。說起來大家多是走路。誰走得。誰走不得。竟是沒奈何他。却難爲了做馬夫的。走到這種地方。眞要步步留神。偶然一個大意。最容易鬧出禍來。少牧是看跑馬的時候受過驚的。分付自己馬夫。緩轡而行。走了好一刻鐘方纔得到。張家妹先攙扶如玉下車。少牧也跳了下來。一同進了大門。但見正中間一條甬道。掛着無數敦梓堂蘭盆勝會燈籠。又有無數五色紙張剪就的冥衣與整串長錠。臨風飄蕩。甚是好看。甬道兩旁站着好幾個巡丁。一手執着燈亮。一手拿着根籐條。指點進來的人。分男左女右兩路。不許混雜。少牧祗得與如玉分了開來。如玉約定在女客廳中相等。少牧點頭記下。遂獨自一個跟着那些進來的人。信步走去。甬道走完。便是前廳。看廳上邊燈燭輝煌。照耀得如同白晝。正中設着三座法臺。每臺七個和尙。共是三個主懺。十八個班首。在那裏對臺施食。梵音一片。夾着那鐘鼓之聲。也甚好聽。法臺後面。擺着兩張極大供桌。陳設的多是些貴重供品與古玩之類。兩壁廂掛的。多是名人字畫。眞個是美不勝收。少牧

看了片時。移步向內。乃是個大天井兒。天井中堆着一座佛山。金光耀目。雕刻得甚是玲瓏。天井走完。便是後廳。廳上邊設着經堂。鋪供得十分精緻。正在駐足觀看。忽聽得左壁廂一陣鑼鼓之聲。原來是男客廳外面有班清音在那裏唱北餞的大面崑曲。少牧想男客廳既在這裏。那女客廳必在右邊。何妨到右面看看。因又舉步走去。恰好撞見了游冶之與鄭志和兩人。冶之問少牧昨夜可來。少牧回說昨夜沒有出外。志和道。昨夜既沒有來。今天可曾到後面瞧過甚麼。少牧道。後面也沒有去過。冶之道。後面有許多絹紮的廣東燈彩。與一個北瓜棚兒。眞是好看。我們可去瞧瞧。說畢。一手拉着少牧便走。曲曲折折的繞至後邊。果然見一個大翻軒中。陳設着許多廣東燈彩。紮的乃是觀音大士大香山得道全本。那大士的面相。開得甚是美麗。幷且內有機關。手眼多能活動。還有那妙莊王與白雀寺和尚。並十殿閻君。牛頭馬面。獄卒判官。一個個多如活的一般。結末乃是一座落伽山景緻。大士端坐在紫竹林中白蓮臺上。兩旁站着善才龍女。合掌朝參。冶之戲指少牧說。他像個善才。可惜龍女不在這裏。少牧說。冶之前劉海髮留得圓圓兒的。倘然把中間的長頭髮。挽個善才髻兒。那纔眞個與善才一般。可惜也沒有龍女作伴。志和道。你們多是孩子。本來多像個善才。却不知誰像觀音。冶之道。你的面貌狠像女子。倘然拍些兒粉。點些胭脂。頭上套一隻魚婆兒。把兩鬢的短髮遮掉。身上換一件漁衣。赤着一雙白足。怕不像個魚籃觀音。三人說說笑笑。猛然間一陣的鈸聲。怪響震得人兩耳欲聾。却原來燈彩旁邊。有一班廣東唱班。唱起曲來。那大鈸比大鑼還大。擊得聒耳亂鳴。三人覺得厭煩。走了出去。抄到最後進的那架北瓜棚中間。看見棚上掛着百餘盞玻璃小燈。掩映着碧綠的瓜葉。新紅與半黃半青的無數北瓜。眞個是光怪陸離。異樣好看。棚下更有幾塊海浮石兒。疊做一座小小假山。山上噴出一股廻龍水來。水中頂着一顆胡桃大的洋珠。隨着水花。高高下下。棚背後把瓜紮着兩條青龍。一左一右。在那裏張牙舞爪。要想搶這珠兒。看的人

多連聲讚好。少牧等看了一回。就從瓜棚下邊道向外。乃是一片空地。供着許多紙紮的焦面鬼王。與大頭鬼地方鬼小頭鬼等種種鬼卒並城隍土地判官功曹許多紙像正中間高扯起召鬼紙幡幡底下點着幾盞紙燈。遠望去宛似晨星數點。此處除了這幾盞燈火以外。別的燈火甚稀。祗有城隍土地等面前。設有幾副香案。覺得冷氣森森的。與別處不同。這時候又月色模糊好像要下雨光景。更是十分陰慘。冶之催少牧志和快走。說此地像是陰山背後。令人毛骨悚然。我們外邊去罷。少牧指着月色道。祗怕天公有雨來了。我想到女客廳那邊。招呼如玉一同回去。你二人可是一車來的。還是與媚香豔香同來。冶之道。我與東尙仁黃菊香一車。志和是百花里白素秋一車來的。現在諒來也都在女客廳上。媚香豔香因昨夜來過。今夜未來。少牧道。既然如此。我們大家到女客廳去。三個人遂轉灣抹角。抄到女客廳間壁。隔着天井望去。見如玉正與菊香素秋。坐在一處。旁邊還有鄧子通做的新淸和坊金粟香。溫生甫做的花小桃。屠少霞做的百花里花媚春。經營之做的兆富里金玉香。夏時行做的百花里花蓮香。都在一塊。冶之將手向他們招招。衆人都笑迷迷。點點頭兒。菊香把手指向外一指。冶之也把頭點點。菊香會意。與素秋一同起身向外。少牧立在冶之後面。舉手向如玉一招。如玉瞧見也與張家妹走了出來。衆人跑到甬道上邊。始一對對的合在一處。少牧向如玉說。深怕天公下雨。我們快些走罷。如玉遂別過菊香素秋。與少牧出了大門。登車而去。菊香素秋也不就擱。同着冶之志和先後上車。叫馬夫跟着少牧的馬車同行。此時夜分已深。路上邊比着纔來的時候。車子少了。衆馬夫加上數鞭。那三匹馬多跑得四蹄亂響。不料纔過得北泥城橋。那天公忽然發起陣頭風來。呼嚕嚕豁喇喇的好不怕人。祇吹得如玉等俱縮着身子叫涼。少牧等幾件紗長衫兒。幾乎刮破。風過處電光亂閃。好如萬道金蛇。連眼睛都睜不開來。少牧在車上邊對如玉道。留心要打雷了。如玉慌做一堆。將身倒在少牧懷中。口說我最怕的乃是響雷。道言未了。

耳聽得轟的一聲。好似山崩地塌一般。果然打了一個迅雷。如玉兩手牽住了少牧亂顫。少牧笑他怎的這般胆小。其時眼前又一道電光接連。又是一個急雷。頓時下起雨來。那雷聲更鳴個不住。少牧等這夜坐的。都是皮篷馬車。忙喊馬夫把皮篷張了起來。無奈祇遮得頭上邊兒。那身上因雨點大了。休想遮得。一霎時。多水淋淋的衣褲上濕得個不像樣兒。少牧心想這樣大雨。怎能再走。最好須要尋個所在。躲他一躲。後邊志和冶之問馬夫這裏是怎麼地方。也想暫避片時。馬夫回說將快到三馬路了。冶之道。三馬路不是有個寗波總會的麼。我們且到總會那邊停停再走。馬夫答應。拚命把馬鞭子在馬背上連鞭數下。飛也似的跑至總會門前。瞧一瞧門房內燈火尚明。冶之第一個冒雨下車。將門叩得如擂鼓一般的亂響。裏邊管門的開門出來。冶之說明避雨原由。與他借了一頂洋傘。替志和與菊香素秋撐着。接下車來。却不見少牧的車。祇道他們已回去了。動問馬夫。方知馬力不好。落在後邊。冶之志和等在門首待他來了。大呼停車。少牧見有了避處。心中大喜。也不問是怎麼所在。忙與如玉並張家妹下車進內。纔曉得是寗波總會。會與康伯度經營之等來過數次。冶之聽樓上邊骨牌聲響。問管門的尚有那幾個人在此礁和。管門的說是康老板、夏老板、屠老板、潘斯得大拉斯四人。少牧一聽。都是熟人。慫恿冶之志和上去。冶之答應。領着頭一哄上樓。康伯度正做了一副清一色索子。等嵌五索和到。共是二百五十六和。見衆人進來。將牌一推。起身相迎。因看他們一個個都如落湯雞一般。估量着必定在廣肇山莊遇雨而回。却眼覷着如玉菊香素秋三個。祇是好笑。夏時行屠少霞也格支格支的笑個不住。如玉等不知爲了何事。大家走到壁上掛的一面着衣鏡內一照。原來夏天的衣服。最是受不得水。三個人被雨一淋。三條白洋紗褲子。都搭緊在腿上邊。露出肉色。三件紗衫。貼着身子。胸前却高了起來。如玉更因倒在少牧懷中把畫着的兩條眉毛。擦得眼圈上都是烏赤黑的。那形狀好不難看。不由不臉上一紅。縮到壁角裏一張籐

椅上坐下。菊香素秋。也覺不好意思。跑了開去。少牧等也渾身是水。一齊脫了下來。祇穿着一條單褲。分付馬夫各自去拿衣服來換。大拉斯見衆人都是這個樣兒。忍不住也甚好笑。口裏頭幷操着强官話道。怪不得康伯度這副清一色牌和了出來。纔等着嵌五索。五索頓時來了三張。伯度等聽了這話。更是笑個不住。如玉因大拉斯取笑。立起身走將過來。伸手要擰大拉斯。縮做一團。祇顧討饒。正是

惱人最是風和雨。　迷性無如賭與嫖。

不知如玉饒得大拉斯否。後來與少牧及冶之等怎樣回去。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對對和豔婢佯嗔　雙雙檯癡郎豪舉

話說顏如玉等在三馬路甯波總會內避雨。祇因渾身是水。一個個逗笑他們。大拉斯更借着伯度等嵌五索調笑如玉等。三人說是來了三張五索。如玉聽見。伸手來擰。大拉斯最怕的是肉癢。縮做一堆討饒。如玉不依。旁邊康伯度道。我勸你將就些罷。你這水手鬼。原來外國人也多怕的。如玉道。怎麼我是個水手鬼。伯度道。你那雙手這樣濕淋淋的。難道還不是個水手不成。如玉聞言。也覺自己好笑。自己大拉斯已抽這個空溜開去了。如玉尙要找他。夏時行道。人家好好的一塲和。多被你們這班水鬼趕散。我輸了一底碼子。不要這麼樣了。還有兩圈半莊。讓我們靜靜的碰罷。如玉曉得夏時行的碰和是贏得輸不得的。輸了錢就要發極。見他這麼樣說。莫要再鬧下去。犯了他的脾氣。受些沒趣。因笑答道。旣然如此。我還瞧在你的分上。饒過了他。你碰你們的和。我們要回去換衣服了。省得水手水鬼的被人家說個不了。少霞道。我們果然還要碰和。你們要想回去。這樣狠大的雨。路上邊怎能去得。如玉道。不去難道叫我們住在這裏。伯度道。我想你們倒不如也碰塲和罷。等到雨點住了。再走不遲。如玉道。碰和我是極歡喜的。祇是身上邊這兩件衣服。實是再穿不得。菊香素秋也是這樣的說。衆人正在你言我語。馬夫在樓下叫茶

房來說。雨點小了。可要回去。隨手帶上雨套衣服。瞧一瞧是鄭志和、游治之的。少牧的還沒有來。菊香素秋。見二人衣服取到。天光也快亮了。催他們穿好要行。少牧不許道。你們一齊走了。我便甚樣。還是大家略待待兒。怎奈菊香性子甚急。幾次三番。催着治之。素秋也再坐不住。志和道。既是這樣。你們兩人先回去罷。菊香道。你們還要在此做甚。志和道。一來等杜二少爺衣服。二來雨雖小了。沒有住點。當眞想碰一場和。且等雨住再走。祇可惜有了三個人。尙缺一個。如玉道。缺一個我來也好。不過祇能夠碰一兩圈莊。再多我這身子要觔死了。隨你甚樣。總要回去。屠少霞在旁邊聽見道。很好很好。你們碰罷。缺一個人。如玉先碰兩圈。輸贏算是我的。還有六圈。待我去喚萃秀里新做的葉媚春來。治之道。積德些罷。這樣三四點鐘時候。人家與客人睡得好好兒的。叫甚堂差。造甚麼孽。少霞笑道。媚春你沒有見過。他是個十三歲的孩子。怎能夠留得客人。少牧道。十三歲孩子。怎的叫他來替你碰和。志和把眼梢向少牧一斜道。他當眞做這孩子麼。內中必定還有個人。少霞笑而不言。治之道。竟是這麼樣罷。你快把局票寫將起來。一面分付茶房取麻雀牌。分好籌碼。一面打發菊香素秋當眞先去。志和等分撥已定。少牧的衣服來了。張家妹伏伺換過。然後扳位入局。碰了兩圈半莊。葉媚春還沒有來。恰好少霞那邊已碰完了。自己走過來接了下去。少牧深恐如玉穿着這半濕半乾的衣褲。身體受病。又細聽聽雨也住了。催張家妹陪着回去。如玉還要在旁略坐。少牧再三不許。始與張家妹別過眾人。下樓自去。少霞接着又碰了一圈半莊。媚春依舊未來。連叫茶房去催。直至碰到第五圈莊。方纔來到。眾人看他果然尙還是個孩子。一張瓜子臉兒生得甚是白嫩。身體不到三尺來長。梳着一條鬆三股大辮。身上穿一件白官紗長衫。下身黑拷綢鑲滚的湖色官紗套褲。微露白洋紗襯褲。那雙脚像沒有纏過。穿的是外國絲襪。三套雲紙底京鞋。手中拿着一柄玉帶扇兒。活似京城裏的像姑。不過沒有穿得靴子。眾人齊聲讚好。又看跟來的那個大姐。年紀十八

九歲。身穿一件白生絲衫。內襯外國花邊淡粉紅汗衫。微微的袒開香頸。露出雙擐頭的金鍊條兒。手上戴一副金鑲玳瑁鐲。指頭上邊。套着兩隻鑽寶戒指。一隻珠戒。頭上是一頭老山翡翠的押髮簪、茉莉簪兒。下身穿的是蟹殼青生絲褲子。一雙五寸不到的天然足。衹因方纔下雨。穿了一雙外國皮鞋。襯着雪白的襪套頭兒。甚是乾淨。細看他的面貌。更出落得風姿嫣娜。體態苗條。尤妙的是一雙桃花眼兒。笑一笑水汪汪的。眞個把人家魂靈兒都鈎了過去。攙着媚春進來。向少霞點了點頭。取出水烟袋來裝烟。少霞立起身來道。水烟不要裝了。你來替我碰兩圈罷。那大姐把水烟袋遞與少霞。坐了下來。看桌上邊幾個碰和的人。多不認識。扯少霞到身邊來附着耳朶問過姓名。冶之等也問大姐叫甚名字。看他帶笑說道。我就叫做大姐。並沒名兒。衆人逼着一定要問。媚春低說他叫阿珍。早被阿珍聽見。把眼一斜。又向着衆人一笑。衆人多瞧着他說。好雙眼風。阿珍又微笑一笑。低着頭兒。雙手將牌略略擄過。把自己身邊應砌的多砌好了。見衆人還一個多沒有砌動。因問你們可是在這裏碰和。爲甚大家手多不動。等着怎的。衆人始知看出了神。彼此好笑。大拉斯立在旁邊。拍拍手兒。說一聲佛哩孤得。康伯度與夏時行也瞧着冶之等衹顧大笑。屠少霞伸手在冶之志和兩人的肩上拍了一下道。你們衹管好笑甚麼。還不動手。快碰。天要亮了。冶之尙還笑迷迷的看着阿珍。好像沒有聽見。阿珍立起身來。回頭對媚春道。我不來了。小先生你來碰罷。冶之始一把撳住他道。你慌甚的。我替你來就是。阿珍佯怒道。你替我來甚麼。冶之道。沒有甚麼。碰和罷了。你休纏到橫裏頭去。志和接着道。眞個你莫着忙。我們多立刻就與你來。阿珍啐了一口。催衆人快一些兒。冶之還要與他胡纏。說他喜快喜慢。被少霞在旁岔斷。又伸手拿了冶之的手。將牌擄動。說阿游你當眞快一些罷。人家等得你不耐煩了。冶之始把牌砌好。看一看志和少牧也多好了。志和乃是莊家。擲過骰子。拿好了牌。打了一張南風。阿珍坐的正是二家。就是一槓。衆人多咋舌道。眞好手

色。後來這牌竟是阿珍和的共是七十二和。接下去就是阿珍做莊。一連和了五副。得了風頭。又因檯面上那些碰和的人。此刻有一大半心思不在牌上。隨便甚麽張子。拿在手中亂打。故此阿珍的牌。愈和愈旺。後來竟和出一副索子三檯的倒勒牌來。乃是中風一碰。白板一兜。九索暗槓。五索一碰。等的是三索麻雀。因摸着了一隻一索。把三索打去。沒有人要。一個圈子一摸。又是一只一索。和了下來。算一算時對對和一共四百九十六和。作三百和倒勒。阿珍祇喜得眉花眼笑。這一副牌。乃是冶之的莊家。被他敲了一下。冶之搖搖頭道。怎麽有這好大的牌。志和道。不但牌脚好大。你看他和的乃是隻一索麻雀。我這裏已有了一對一索。他偏偏還會自摸。你想這一隻可算會摸得很。阿珍道。一索麻雀。乃是摸起了把三索掉的。剛巧一個圈子。又摸了一隻一索。成了個對對和。眞是難得。少霞道。若然你摸不到這一索。怎麽碰得出對對和來。這多是你會摸一索的好處。衆人聞言。一齊大笑。多說看不出阿珍會摸的是一索。會碰的是對對和。少霞道。你們還不曉得麽。他本來最會碰自摸一索的對對和。阿珍被衆人一嘲。心上已有些不甚自然。又聽少霞這樣的說。不由不臉上紅紅兒的。向少霞連啐數口。把牌一推。假意發怒道。人家替你正正經經的碰和。好容易和了一副倒勒。五十塊洋錢底碼么二解。開家十五。莊家三十。贏了六十塊錢。好話不說一聲。倒說人家會摸的是一索。會碰的是對對和。祇怕你太說不去。你還是自己碰罷。說罷。假做要立起身來。少霞連忙陪笑說道。我與你頑。你要認眞。怎的快快再與我碰。阿珍倘不依道。你喜頑。我不喜頑。當眞你自己來。衆人見阿珍動怒。因他裝得面孔板板兒的。瞧不出是眞是假。大家要看少霞怎樣下場。少霞却曉得他的性度。當着人不許十分嘲笑。今夜的話太過了些。須要敷衍他幾句。纔得過去。因笑微微附在他的耳上道。阿珍姐。你莫着惱。我偶然與你說幾句笑話。也是有的。你休作我的准。稍停碰好了和。與你回去再說。阿珍道。與我再說甚麽。少霞道。憑你要責要罰。我多依你可好。阿珍道。我

是一個大姐。敢來責你大少爺麼。罰你我也不要。少霞道。這是我自己失言。這麼樣罷。我自己罰自己罷。阿珍道。你自己怎樣罰法。少霞帶笑道。罰我一個月不到你小房子去。阿珍更佯怒道。你說什麼。少霞道。你聽清楚了。罰我一個月不到別堂子去。單在你那邊走動。那也好了。媚春湊耳朶聽見了這一句話。攙口說道。本來屠大少爺你也要有些意思。我們阿珍姐待你不錯。就像今夜這麼樣的時候叫局。他已回小房子睡覺了。聽見是你來叫。到六馬路去喚他起身。冒風冒雨跟着我來。換了第二個人。他那裏肯。你怎麼不照應照應我們一家。阿珍聽媚春說他已回小房子睡覺。把眼一橫道。你曉得些甚麼。我方纔送個客人到祥和里去。因他初到上海。不認得路。央我陪他同往。何嘗回去睡覺。故此相幫的到小房子去。沒有找得着我。就閣了好一回兒。屠大少爺幾乎等不及了。差這裏相幫的再三來催。你怎曉得。若說以後不往別家堂子裏去。屠大少爺做的相好。何嘗是你一個。你休想這種好處。少霞道。你道我撒謊麼。我往後一定不到別地方去。倘然去了。叫我脚上生一個瘡。那瘡字還沒有出口。阿珍聽着。把手急向少霞口上一掩道。你怎樣的。愈說愈不是了。二人講了好半刻話。治之志和少牧三個砌好了牌。呆呆等着。治之開口催道。方纔你們催我。此刻我要催你們了。你們有甚麼話。碰完了和。難道不好再說。志和道。炒耳朶吃得飽了。還是吃一索罷。少牧口雖不言。心中也有些焦燥起來。旁邊看的大拉斯、康伯度、夏時行。見二人講個不了。多跕到少霞的背後來聽。少霞見衆人這樣。祇得又照先前拉治之砌牌的法兒。雙手拉了阿珍的手把牌砌動。阿珍趁勢坐在懷中。由少霞的手。叫他甚樣。他便甚樣。衆人見了這個光景。又一齊喝起采來。阿珍始把少霞推開。自己獨碰。及至八圈碰畢。少霞一共贏了一底半籌碼。除去三塊洋錢坐頭。足足七十二塊洋錢。結好了帳。大家站起身來。茶房早已端整稀飯。乃是排南、燻魚、鷄鬆、皮蛋、蝦瓜、海瓜子、蝦醬、黃泥螺、八个蝶子。比着堂子裏的粥菜不同。就是白湘吟推黃牌九的時節。少牧等在阿素

那裏吃過一次稀飯。雖然考究。却沒有這許多的甯波粥菜。鹹鮮上口。衆人坐下吃粥。媚春與阿珍要去。少霞不許。叫二人再坐片時。同走。恰好如玉差張家妹來看少牧。阿珍遂與張家妹坐在一隻湘妃榻上。說了一回閒話。候衆人吃畢。一同出門。其時天已黎明。少牧自與張家妹到如玉那邊。冶之志和並不到菊香素秋家去。被夏時行邀至花蓮香家。打了個天明茶圍。要試試蓮香夜間有客無客。誰知奇巧不巧。蓮香那夜剛正有個生客住在房中。夏時行吃起醋來。喊一個雙檯下去。頓時逼着蓮香。要把房間讓與他坐。還好這客人是錢莊上的小夥計兒。瞞着東家揩手出來頑的。並不是個吃闘的人。大侵早聽得有人擺酒。明是與他作對。他却不敢聲張。忍着氣兒穿好衣服。無精打采的出門而去。不過蓮香却千對不住。萬對不住的。說了無數好話。夏時行這一檯酒直鬧到日高三丈。方散。檯面上吃酒的人。却祗有自己與冶之志和三個。先時曾寫請客票到衆會裏去請康伯度、大拉斯。到顏如玉家請杜少牧。到葉媚春家請屠少霞。誰知康伯度與大拉斯多已回去。杜少牧碰了一夜的和身子困乏。早與如玉睡了。也沒有來。屠少霞與阿珍在衆會出來。媚春坐着轎子。阿珍乃是步行。少霞要叫兩部東洋車。因天氣尚早。路上車子甚稀。並沒叫處。幸喜地上邊已略略乾了。阿珍陪着少霞。手攙手兒緩步而行。走有半刻多鐘方纔回到院中。媚春的轎子甚快。早已先自到了。少霞與阿珍進房。媚春接得夏時行的請客票兒。取來交與少霞。問他去也不去。少霞尚未回言。阿珍接來一看道。天已亮了。還要吃甚麼酒。這明明是姓夏的與人吃醋。纔來請你。你何苦去幫着人家作對。我想你不去也罷。少霞點頭道。果然夏時行吃的並不是酒。定是醋。他在蓮香那邊吃的酒不少了。動不動就是雙檯。若照這個樣兒到節上邊結算。不知共有幾十檯酒。阿珍道。你可知他還有別的相好沒有。少霞道。他何止做蓮香一個。還有同安里金寓。新清和花瑞香。美仁里錢寶寶。許多的人。不過不是常去罷了。阿珍道。雖然不是常去。難道一檯酒也沒有。少霞道。酒

是自然有的。就是錢寶寶家。差不多也十數檯了。還有我不曉得的。祇怕尙多着哩。阿珍道。如此說來。他吃的酒眞不少了。可算得是個有塲面的。但不知你在花笑春那邊。一共已吃了多少檯酒。少霞屈着指頭。略算一算道。也有四十多檯了。阿珍道。這裏頭呢。少霞道。這裏乃是初做。祇吃過一個雙檯。阿珍伸手向少霞臉上刮了幾刮道。虧你說祇吃過一個雙檯。我家小先生做了個很有名氣的大少爺。祇有這一點兒的場面。却半夜三更的叫夜堂差。要人家替你碰和。你還當着衆人取笑。眞是豈有此理。況且這一塲和。贏了七十多塊洋錢。也不說緩天到小先生這邊來碰一塲和。或是吃兩檯酒。完完情兒。我想有些意思的人。心上也過不去。少霞聞言含笑道。你家是小先生。怎的與花笑春、花蓮香、錢寶寶、比並起來。做得一個禮拜。還沒有到。已經吃了一個雙檯。這是你的分上。你還不平甚的。阿珍聽罷。把臉一沈道。小先生難道不是個人麼。做了他不要碰和吃酒。偶然有個塲面。算是我的分上。祇怕今夜叫的這一個局。也是爲着我哩。少霞道。不爲你却爲那個。阿珍冷笑道。你爲的祇恐是花笑春。怕他通宵辛苦。纔把我們來墊個空。將來碰和吃酒。那裏輪到我們。這是跟小先生的苦處。說他甚的。我等到中秋節後。將局帳收淸楚了。一定把媚春包與別人。不吃這碗飯兒。若然再吃這飯。也要去跟個有名的大先生。省得被人家小先生長小先生短的。又是吃虧。又是嘔氣。少霞見說了媚春是小先生。阿珍彷彿眞有些兒動氣。又想叫了個天明局。贏了七十多塊洋錢。不吃檯酒。當眞說不過去。連忙招陪他道。我與你說說頑話罷了。你又要生甚麼氣。小先生一樣是個相好。吃檯酒算得甚的。你與我喊一檯菜下去。今天晚上來吃是了。阿珍冷笑一聲道。說了半天的話。誰希罕你這一檯酒。難道就吃不得一個雙檯。一來是你的場面。二來也與小先生爭爭臉兒。少霞微笑道。莫說雙檯。祇要你依得我一句話。就是雙雙檯也沒有甚麼大不了事。阿珍道。是怎麼話。好依的我自然依你。少霞道。這一句話。祇要你肯。那有不好依的道理。阿珍聽語出有因。

走上一步。附着少霞的耳朵道。到底是句怎麼話兒。你且說來。少霞低聲道。我且問你。方纔媚春在檯面上說。我來叫局的時候。你已回六馬路小房子睡覺。你的小房子。究竟在六馬路怎麼地方。家中還有何人。阿珍道。你要問他則甚。少霞道。你是個聰明人。裝甚糊塗。說與我聽。我自然有個意思在內。阿珍道。我沒有小房子。你聽媚春胡說。少霞涎着臉兒又道。你莫瞞我。眞個住在六馬路那裏。阿珍道。莫說當眞沒有。就是有。也不與你說。少霞道。怎的不與我說。阿珍道。我雖吃了這一碗飯。也是好人家女兒。須知比不得濫汚女子。借了一間房子。隨便什麼人出出進進。鬧得不像樣兒。少霞道。原來爲此。我說媚春旣有這一句話。你小房子怎得沒有。但你與我說明白了。也不見得我走了進來。須要你答應我。來纔能來呢。阿珍尙不肯說。少霞回頭去問媚春。阿珍以目示意。媚春也笑而不言。少霞發起急來。仍向阿珍問道。你說了罷。我是個急性人。心上邊實是難過得很。阿珍始低聲答道。我當眞對你說了。你可要向人七搓八搭的亂講。少霞道。祇要我自己曉得。誰肯對人去說。說了叫我嘴上生一個疔。阿珍忙用手掩住他的口道。你又來了。我對你說。就在六馬路新仁壽里。家裏頭並沒別人。祇有一個兄弟。今年十七歲了。還有一個胞姊。乃是寡居。故與我一同住着。少霞道。你父母多沒有了麼。姊姊今年幾歲。可也吃這堂子飯兒。不知在那一家。阿珍道。父母死得久了。姊姊今年纔二十歲。現在絲廠裏頭揀絲。少霞道。他可有什麼人往來。阿珍道。你說怎的。人家好好一個靑年寡婦。怎說他有人來往。少霞道。如此說來。你家中倒是很淸靜的。你在生意上邊。還是天天回去。還是有時住在這裏。阿珍道。回去的日子多些。少霞道。那邊一個月要多少開消。阿珍道。連房租在內。差不多要三十多塊洋錢。少霞道。你姊姊貼你多少。阿珍道。自己姊妹。說甚貼字。他揀湖絲。得下來的工錢。自家顧自家。也就好了。少霞道。旣然姊姊不貼你錢。兄弟又小。你這三十多塊洋錢一月。那裏來的。阿珍臉上一紅道你來管我甚的。少霞說到此處。將他一把手拉至後房一張

炕榻上邊。並肩坐下。又低說道。不是我祇顧問長問短。我實是有了你的意兒。倘然你借的這小房子。可使我走動走動。那可不必說了。若是有甚客人包着。不便我去。或是家裏人多。我想替你另找一所房屋。搬一個場。往來開消。一切自然多是我的。不知你意下如何。阿珍聞言。半晌不答。少霞道。你有怎話。祇管直說。不要吞吞吐吐的悶人。阿珍道。我不瞞你。客人是有一個的。此人每月祇給我二十塊錢。並不是甚包客。你倘然當眞要來。我不瞞你。也沒有甚麼不便。不過你是個傲氣的人。有了你。就不能夠再有別人。莫說小房子裏。但看笑春那邊。也不知被你吃斷了多少客人。這却如何是好。少霞道。這有何難。你那客人是誰。可捨得把他割掉。你一個月要多少費用。祇在我一人身上。豈不甚好。阿珍躊躇道。割掉他是一定的事。祇是這一個人與他半年多了。叫我怎樣開口。少霞道。你眞個有心着我。祇要對他說廿塊錢一月不够開消。要他每月再貼二十。或者更要他打些貴重首飾。辦一房外國器具。他吃不住你許多費用。自然要回絕你了。那時你就說他不應該這般小器。與他鬧上幾場。怕不兩下拆開。有甚難處。阿珍聽罷。口雖不言。心裏頭卻還委決不下。怎禁得少霞嬲個不了。祇得帶笑答道。依便可以依你。我倘然有甚說話。以後你卻怎樣。少霞道。自然也句句聽你。阿珍道。既然句句聽我。方纔說的雙雙檯呢。少霞道。今晚就吃可要。阿珍點點頭道。可要點什麼菜。少霞道。點他怎的。隨便罷了。阿珍道。既是這樣。待我交代下去。這裏的菜。是自辦的。好等廚房裏預先端整。此刻將近七點鐘了。不要再晏些兒小菜場上要長沒長要短沒短。說罷。與少霞攜手出房。少霞碰了一夜的和。又講了一早晨說話。在烟炕上橫了下去。精神疲到萬分。且又烟癮發作起來。阿珍覺得。即忙開了盞燈。也睡下去。面對面兒替他燒烟。少霞滿懷得意。正是

莫道好花纔入眼。　須知冶葉亦移情。

欲知少霞這夜雙雙檯吃過之後。與阿珍怎樣。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撒嬌痴致眞樓照相　訂盟約福安居談心

話說屠少霞心愛阿珍。要到他六馬路仁壽里小房子內來往。并要他把現姘的客人拆去。答應晚間先吃個雙雙檯面子上替媚春做個場面。暗裏頭却是與阿珍吃的定情酒兒。當下少霞住在媚春房中。阿珍伏伺他吃好了烟。直到九點鐘方睡。阿珍也不回仁壽里去。就在烟炕上與媚春兩個暫寐片時。好個屠少霞。這一睡直到上燈時候方醒。阿珍叫房裏的小大姐。送臉水牙刷刮舌。與他洗臉漱口。自己在媚春的洋鏡內取出梳篦。替他親手打了一條辮子。又開了一盞烟燈。裝了五六筒烟。始問少霞可要吃飯。少霞此時精神抖擻。說天色已晚。不必吃了。快拿請客票來請客。一連寫了十數張的條子。去請志和、冶之、少牧、逢辰、大拉斯、康伯度、夏時行、經營之、鄧子通、溫生甫、衆人。祗除潘少安。因曉得經杜二人與他作對。沒有在內。寫完了。尙嫌客少。又去請與大拉斯不時作伴的一個假外國人叫白拉斯。一個客棧裏從北京新到上海的旗下人叫格達。一個蒙古人叫烏里阿蘇。那格達、說是個候補道臺。烏里阿蘇說是蒙古的武職大員。多是賈逢辰認得的朋友。在檯面上最是會鬧。格達脾氣狠大。烏里阿蘇更動不動就要尋事罵人。却見了大拉斯。甚是喜歡。白拉斯因不知他的來歷。也當做大拉斯一般看待。瞧着他就眉花眼笑。席間衆人叫局。白拉斯叫了個西同芳里的賽銀花。格達是迎春坊的衛鶯儔。烏里阿蘇沒有相好。要少霞薦一個與他。少霞見他性氣不好。不敢亂薦。後來由賈逢辰代了一個日新里的小清倌人花影嬌。其餘衆人。或叫一個。或叫兩個。多是天天常叫的顏如玉、花媚春、花艷香、花蓮香、那一班人。不必細說。祗因擺了兩個雙檯。房間嫌太小了。叫來的局。幾乎沒有坐處。大家擠做一堆。冶之與夏時行。多說少霞會頑。竟有這麼樣的熱鬧。少霞也覺高興非凡。這席酒自從九點半鐘坐起。吃到十一點半鐘方散。格達要翻檯到衛鶯儔那一邊去。拉着少霞同行。少霞因一心一意的爲着阿珍。今夜尙要與他說話。推說昨

天一夜沒睡。身體困乏。要回去了。沒有同往。冶之志和少牧營之四個。多因另有別的應酬。也沒有去。夏時行、鄧子通、溫生甫、賈逢辰、大拉斯、白拉斯、康伯度等。卻被他硬拉着一同出門。烏里阿蘇。他二人本來是個至友。自然跟着他跑。少霞見衆人已去。等阿珍指點小大姐老媽子把檯面收拾好了。祇因烟癮又發。喚他快快裝烟。阿珍答應。一連裝了三筒。少霞吸畢。從左首炕上掉至右首。又是三筒。阿珍問你這烟是幾時吃起來的。烟癮已是這樣的大。少霞道。是今年春天裡起的。初上癮的時候。每次不過三兩口兒。後來天天在堂子裏碰和吃酒。熬夜多了。覺得吃力。今天多添一口。明天又添一口。不上兩三個月。就是五六錢了。如今竟要吃到一兩左右。說起他眞是受累。阿珍道。你向來吸的是什麼烟。少霞道。是人參收膏的廣州烟。阿珍道。這便還好。不然年輕的人。要把臉色都吸變了。少霞道。臉色雖然沒有全變。卻已黃瘦許多。阿珍道。那還未必。少霞道。你不信麼。我有個去年七月裏拍的小照在此。可要瞧瞧。纔曉得已不對了。說罷。在貼身一件官紗馬甲裏。摸出一隻比洋錢小些。外國金的小照殼來。遞與阿珍。阿珍打開一看。見內藏着兩個小照。多祇半身。一個正是少霞春風滿面的那品貌。比了現在眞覺好看。一個好像先生模樣。卻不認得。因問此人是誰。少霞道。這是今年三月裏從蘇州來的花影香。你不認識麼。住在薈芳里花影嬌一家。眞個是色藝雙全。可惜已經死了。阿珍聽罷道。既然死了。這小照要他何用。你是個好端端的活人。怎與死人放在一處。動手要撕他下來。少霞阻住道。這小照是撕不得的。撕掉了。沒有第二個這樣小的照片來鑲在裏邊。阿珍把小照殼向自己身邊一袋。道。不要鑲了。兩個照片。待我一齊揭了下來。這照殼子送與我罷。少霞道。你要他來何用。阿珍道。自然也鑲小照。少霞道。既是你有這種小的照片。何不送我一張。我就把花影香的揭了下來。好鑲你的在內。阿珍道。我那裏有甚照片。好送與你。少霞道。沒有照片。要這小照殼子怎的。阿珍道。現時沒有。緩幾天不會去拍兩張麼。少霞在烟炕上坐起來道。明

天我與你就拍可好。阿珍道。拍幾寸的。少霞道。拍張小照殼子裏一寸的。再拍張六寸的。最好我與你兩個人再合拍一張八寸的。阿珍道一寸也好。六寸也好。兩個人合拍的那張八寸照片。我今年十九歲了。往從來沒與客人一同拍過小照。你休要轉這念頭。少霞笑道。你不肯麼。今天早上說的說話。倘然成了。往後你的身子。說不定也是我的。怎麼拍張小照。反要推三阻四起來。阿珍佯作不知道。早上說的甚話。少霞道。你裝傻麼。叫你把六馬路從前的客人撇掉。我一個人來包你開消。借小房子。阿珍道。說起這話。我本來還要問你。可當眞麼。少霞道。說了一日一夜。誰與你頑。阿珍道。你既然眞有這個意兒。我也實對你說。要我把從前的客人撇掉。祇要照着你說的意思做去。却也不難。但是我們做大姐的客人看上了眼。要甚樣就是甚樣。須知道却沒有那種容易。少霞道。依你怎講。有話祇管直說。不要初一一句。到了十五再是一句。阿珍道。依我的意思。第一件先要給我二三百塊洋錢。待我把房間收拾收拾。添些紅木器具。有人來瞧。也是我二人場面。第二件。我手上尙少一隻金鋼鑽戒指。第三件。我頸上現帶的這根金鍊條兒。雖是雙擐。又細又輕。狠不中意。心想換一條粗些的。你如答應了。我這三件事。別的就好說了。少霞道。三件事我多依得。拍小照你便怎樣。阿珍一笑道。你當眞依了我三件。難道我依不得你一件。明兒你當眞去拍。同拍一張也好。二人正在說得投機。百花里花笑春那邊。因少霞接連兩夜未去打聽。冶之志和。曉得今夜在媚春房中吃酒。差了兩個娘姨。假做看別的客人。闖進房來。阿珍眼快瞧見。慌把門簾一落。搶步出房。問他們來瞧那個。兩個娘姨。指東話西。一個說瞧姓張的三少可來叫局。一個說問姓李的四少可曾動身。阿珍早知來意。敷衍了幾句話。祇說房間裏有個客人。吃醉了酒睡着。此人性氣不好。你們不要進去。若是鬧醒了他。恐他要發酒風。兩個娘姨。坐了一回。沒奈何祇得回去。阿珍回房。說與少霞得知。又說笑春好不懂規矩。怎麼看客人看到這裏邊生意上來。不知那兩個騷貨看見了你。卻要把你甚

樣。不是我多一句嘴。以後這種沒有理性的地方。你要少去。少霞道。因我前天沒有去了。所以來尋。往後與你當眞借了房子。那邊就不去也罷。阿珍點點頭兒。問少霞可還再要吸烟。少霞說不消了。阿珍收拾烟具。因見天已不早。少霞決不去了。伏伺他寬衣睡覺。自己仍與媚春睡在炕上。到了明日起身。少霞因要去拍照。故此也是飯前起來。吃過了飯。問包車夫來了沒有。包車夫進房回說。早已來了。少霞叫他不必把車子拉來。可到公和馬房阿寶那裏去叫一部橡皮輪轎子馬車來。就要出去。車夫答應自去。阿珍問馬車坐一個人還是兩個。到那一家去拍照。少霞道。你我兩個同坐到大馬路寶記去拍。阿珍道。白天裏兩個人一車。有人瞧見像甚樣兒。少霞道。轎車有遮風的。你把遮風遮了。怕甚有人瞧你。阿珍尙待不允。說要與媚春同坐。叫少霞自己仍坐包車。少霞附耳答道。媚春他何必同去。我與你拍過了照。順便到楊慶和去換金鍊條。亨達利兌金鋼鑽戒指。若是媚春去了。豈非有許多不便。阿珍方始首肯。少停車夫來說馬車來了。二人出門上車。眞個把四面的遮風遮下。路上走過的人。一些影也瞧不出來。兩個人坐在車中有說有笑。將要轉灣到大馬路去。阿珍說。寶記的照片。果然拍得甚好。我聽得人說致眞樓有好幾套古裝衣服。拍下來狠是好看。前天見有個姊妹們拍了一張天女散花圖。眞是異樣出色。今天我想拍一張白水灘中的十一郎。或是八蜡廟中的王天霸。我們可要到致眞樓去。不知你意下若何。少霞笑道。你喜歡扮十一郎王天霸麼。這多是戲班裏頭等武脚色起的。看你不出。倒是個頭等武功。阿珍佯怒道。人家好好與你講話。你偏指東話西。到底你心上到那一家去。少霞道。致眞樓去也好。遂分付馬夫到致眞樓。上得樓去。因照相間裏先有個公館裏來的一男一女在那裏拍照。必須畧等一等。由帳房裏應酬客人的夥計。領至隔壁一間客位內坐下。問二人要拍幾寸照片。還是時裝還是古裝。阿珍道。時裝也要。古裝也要。你們拿張仿單。再取幾本裱好的樣照來。我們揀罷。那個夥計連連答應。遂到帳桌上去取

了一張仿單。又隨手拿了三本樣照。把樣照交與阿珍。仿單交與少霞。少霞接來一看。見上寫着。

四寸起碼三張。洋一元。多印每張洋三角。西裝半身四張起碼每半打洋一元八角。一打洋三元。取回相底洋五角。六寸半頭一張洋一元。多印每張洋四角。每半打洋二元半。一打洋五元。取回相底洋一元。七寸半頭一張洋二元。多印每張洋五角。半身加洋一元。每半打洋四元。一打七元。取回相底二元。十二寸頭一張洋三元半。多印每張洋一元。半身加洋二元。每半打洋七元半。一打洋十四元。取回相底洋三元。着色人多面議。補服古裝加半。

次看那着色仿單是

四寸每張洋一角五分。多一人加五分。古裝大衣加一角。六寸每張洋二角五分。多一人加五分。八寸洋四角。多一人加一角。古裝大衣加二角。尺二寸每張洋六角。多一人加二角。古裝大衣加三角。

又看那放大價目是

十八寸每張洋七元。二十四寸每張洋十元。三十寸每張洋十五元。四十寸每張洋二十元。五十寸每張洋三十元。六十寸每張洋三十五元。七十寸每張洋四十元。八十寸每張洋五十元。配架着色另議。

少霞看畢。摺小了揣在懷中。去看阿珍手中的樣照。見林黛玉、陸蘭芬、金小寶、張書玉等。凡是有名的妓女。沒一個不在其內。也有是時裝的。也有是古裝的。有也是西裝廣裝的。也有是扮戲的。那扮戲的要算謝湘娥扮的王天霸。范彩霞扮的十一郎。這兩張最是兒女英雄。異常出色。二人看了一回。阿珍說拍兩

張時裝的八寸半片。兩張扮十一郎。兩張扮王天霸。兩張西裝半身的六寸半片。另外再拍兩個最小的頭子。鑲在小照殼子裏邊。又與少霞合拍了兩張八寸半片。少霞因見樣照上。有一個人坐了東洋車拍的。那神氣很是好瞧。遂也照樣拍了兩張六寸半的。計議已定。先前拍照的那一男一女。早已拍好去了。兩人遂走到拍照間中。阿珍如法裝扮起來。一張一張的拍畢。次與少霞一同拍了一張坐花醉月圖。少霞又拍了張坐東洋車的。算一算連着色配架。一共是二十塊零九角洋錢。先付了十塊洋錢鈔票。約定一禮拜來取。雙雙下樓而去。少霞本來尚要阿珍拍一張在手帕上邊。再拍一張放大三十寸。或是四五十寸的。阿珍說手帕磁器團扇摺扇牙片上的。多曾在張家花園光繪樓與西倘仁里二惟樓內拍過。還有一方手帕在家。回去取來你看。倘是中意。送你也好。放大的在耀華照過一張四十寸片。麗華麗芳各照過一張三十寸片。全身半身多有。現在多在家中。將來儘好懸掛。不必拍了。少霞道。你的小照好多。昨天怎說沒有。阿珍道。小照果然不少。可惜這幾張大的不能送人。小的除了手帕上邊。眞沒有了。不是騙你。那手帕上這一張照。我本來也不願意送給人家。除了你。別人休想。少霞道。手帕上拍的。可能下水洗擦。阿珍道。聽說下水不致退色。洗却沒有洗過。兩人在車中談論。馬車已到亨達利停車。阿珍與少霞進去。揀了一隻金鋼鑽戒指。是三百七十兩價銀。比了少牧春間兌與巫楚雲的。更是晶光奪目。阿珍滿心歡喜。看少霞付過銀票。又上車到楊慶和去。兌了一條金鍊。共重一兩八錢有零。四十二換兌價。照算應洋一百多元。本說把頸裏頭現在帶着的細鍊換的。後來阿珍說帶在頸上。羞答答的。怎好除將下來。少霞聞言。意欲付些定洋。明天來取。阿珍却又不允。少霞明知道他不肯換了。笑一笑。照數把銀子付淸。取了鍊條。坐車回院。不知不覺天已夜了。阿珍留少霞吃了夜飯。等到十二點鐘過後。喊少霞的包車夫進房。與他說明仁壽里的門徑。自己叫了部東洋車。領着一同到小房子去。這一夜少霞方纔如了他的

心願。祇慮的是阿珍那一個包客。尚還沒有撤掉。未免有些吊膽提心。到了明日。少霞就開口催他。阿珍見少霞用錢撒漫。那包客早晚終是一個斷字。何况斷去了他。少霞那邊。尚有辦外國器具的三百洋錢好拿。這是親口答應着的。祇要客人那一日起不來。他便拿出錢來。故此當日吃過午飯。邀這客人到海天覽勝樓去吃茶。這客人姓史。別號五桂。蘇州人氏。從前是做過洋行裏跑樓的。有幾個錢。多花消在堂子裏頭。最喜歡的是借小房子。弄到後來。一無結果。如今已差不多兩手空空的了。阿珍約他到了覽勝樓上。照着少霞叫他說的說話。一五一十說知。史五桂明知他變了心。思半晌答不出話來。怎禁得阿珍舌劍唇槍。逼着他一定要逐件應允。史五桂自己估量自己。那裏有這力量。又要每月加錢。又要馬上拿錢出去。添辦首飾器具。呆了片時。歎一口氣。祇得開口回絕。阿珍聽了。翻起臉來。說人家拚着身子。嫁了個人。為些什麼。像你這樣。那又不肯。這又不肯。虧你講得出來。你有臉面不時到我那邊來。我却要長沒長。要短沒短。惶恐與你相交一場。想起來沒甚臉面。一句緊似一句的說得史五桂臉上紅了又白。白了又紅。直到他吐了口風。說姘頭比不得花燭。你心上有了別人。不要向我作難。以後儘可你過你的好日。我走我的路兒。阿珍又吃住了這一句話。問他此話可真。五桂因在激氣時候。縮不回來。硬着頭皮回說。好人家的說話。自然講一是一。譬像你有口無心。阿珍道。怎的我有口無心。五桂道。你還記得與我初要好的時候麼。你是怎樣說的。阿珍道。也沒有別的說話。不過說我再做了一兩節的生意。嫁你罷了。如今你也自己想想。倘然真嫁了你。這門戶怎麼能夠開消。難道叫我跟你受罪。老實說。父母作主的婚姻。自然無可如何。自己作主的。少不得要睜着眼睛。嫁個好些兒的。五桂聽了這話。更氣得說不出來。暗想若與他再講下去。眞是受不得了。沒奈何冷笑數聲。立起身給過茶錢。下樓便去。阿珍一見。跟了下來。逼着問道。到底你以後來是不來。必須與我一個了斷。五桂道。若大的上海地面。難道沒有旁的所在好走。一

定要你那邊來。說完。頭也不回。怒忽忽向人叢裏一跑。不知去向。阿珍見他斬釘截鐵的走了。心中暗暗歡喜。回至仁壽里去。與少霞把情節說知。要向他拿三百塊洋錢。去買外國牀、外國衣櫥、外國睡椅各種器具。少霞回說身旁沒有。晚上取來。阿珍問他到那裏去取。少霞說後馬路錢莊上邊。阿珍道。旣然是後馬路。我此刻要到福安居去看個客人。停刻你取了錢。可到福安居來。我還有幾句話要與你說。少霞道。福安居吃茶的人很多。你有甚麼說話。晚上再說可好。阿珍道。我叫你到福安居去。你不聽麼。少霞道。聽你怎樣。阿珍道。聽我你祇管來。自然有個道理在內。少霞因愛極阿珍。不顧衆人屬目的地方。滿口答應取了錢一定就來。阿珍纔歡歡喜喜的攜手出門。少霞坐了包車。阿珍叫東洋車。分道而去。那消一刻鐘時。少霞果然到後馬路與仁里內錢莊上去。取了三百塊洋錢鈔票。來到福安。見阿珍已同着一個二十多歲年紀的客人。在靠窗口一張茶桌上講話。少霞不便招呼。暗暗打個照會。揀了北面壁角裏一張桌子。泡了碗茶。耐心等着。直到這客人去了。阿珍方纔過來。少霞問這客人是誰。看他做甚。阿珍道。此人姓白。是媚春在天樂窩書場上做的客人。吃了三檯酒。叫了十幾個局。好幾天沒有見面。如今八月半將要到了。曉得他每日裏在此吃茶。故此特地來看看他。少霞道。原來如此。我却認做你與他有甚牽絲。阿珍將臉一沈道。有了牽絲。我不約你到這裏來了。我要對你說的。正是爲這一節。我看你的醋心很重。比不得別的客人。你却要心上明白。我爲你已把姓史的拆了。須知道我並不是箇朝三暮四的人。以後你千萬不要多疑。說我心上邊還有別人。不過現在吃的是堂子飯兒。那些來往的客人們。不能不與他周旋周旋。你却不能管我。且待做過了節。我們再作區處。你道是也不是。少霞道。你的話我明白了。但是做過了節。你能够不做這生意麼。阿珍道。不做生意怎講。少霞道。不做生意。那班客人就沒有了。阿珍笑道。說來說去。你的話總是酸溜溜的。好得我這碗飯。吃得本有些不耐煩了。纔與姓史的借小房子。如今又換

了你。且等過節再說。不過我還有兩句極要緊的說話。要叮囑你。這話不便在生意上說。也不便在家裏頭說。故約着你到這裏來。少霞道。是什麼話。阿珍道。第一、從今以後。不許你在外邊過夜。就是媚春那邊。也不許亂借乾鋪。第二、我家裏的那個姊姊。倘我不在家中。你不許與他多言多語。曉得了。我一定不依。少霞聞言詫異道。媚春是小先生。借借乾鋪有甚要緊。你的姊姊是自家人。怎麼不許我與他說話。阿珍道。媚春果然是小先生。他還有個阿姨。年紀二十多歲。名字叫做翠鳳。住在生意上邊。現在往蘇州去了。故而你還沒有見過。不日却就要回來。此人與我不甚合機。因叫你不要在那邊過夜。姊姊因他性氣不好。動不動要與我吵嘴。故勸你不要與他說話。少霞點頭道。既然有這許多講究。我多聽你的話。媚春那邊。決定不住。你姊姊。決不與他兜搭。這又何難。阿珍道。這兩句話。你能應得心麼。少霞道。怎麼應不得心。阿珍尚要往下講去。樓梯上忽來了一男一女。男的向阿珍搭訕。女的來尋少霞。二人彼此臉上一紅。正是

得意乍看諧好事。驚心應恐洩香蹤。

不知來的那一男一女是誰。二人為甚臉紅。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巫岫雲蜜語甜言　花媚香打情罵俏

話說阿珍與屠少霞在福安居談心。正說得津津有味。樓下忽然上來了一男一女。男的原來是潘少安。他自從少霞做了媚春。在席面上遇見阿珍。暗詫好孅冶葉。即便看上了眼。打聽他小房子住在什麼地方。阿珍也見他品貌既好。年紀又輕。雖然不是自己做的客人。樂得與他兜搭兜搭。說不定竟會上鈎。這種人就是他不肯花錢。也是願意。因此背地裏告訴過他。少安記在心上。幾次要想到仁壽里去。爭奈白天裏阿珍不在家中。到了晚上。不是被如玉留住。便是楚雲素娟差娘姨大姐四處找尋。祇要被他們尋

見。休想脫身。故還沒有去過。這日無意中上得茶樓。巧巧遇見。奈有少霞在旁。他略略招呼過了。與阿珍丟個眼風。要叫他到外面洋臺上去。阿珍恐被少霞瞧見。不由不臉上一紅。那女的却是百花里跟花笑春的阿香。近幾日因少霞絕跡不去。曉得做了媚春。明明爲着阿珍。自從那一晚。曾與粗做娘姨鬧過一次。要到房間裏去找尋。又被阿珍推說有個吃醉客人在內。酒性不好。攔住他們。沒有進去。此後也沒見過影兒。心中很是不快。那日因另有幾戶客人。也好幾日沒有去了。內中有兩個每天在福安吃茶的人。笑春因中秋將近。分付他們特地來尋。巧巧在路上撞見少安。故而一同上樓。看見少霞同阿珍坐在壁角裏一張桌子邊講話。阿香大喜。三脚兩步。跑至桌邊。喊聲屠大少爺。怎的你在這裏。我家先生有一句話。要來問你。這幾天我尋得苦了。你且附耳上來。口說着話。因與阿珍一向尙還要好。將頭對他畧點一點。然後身子一彎。把口附在少霞的耳上。數說他不該去做媚春。將笑春擱在九霄雲外。這幾天一次不來。少霞見阿香如此舉動。深怕阿珍在旁着惱。誰知阿珍趁着阿香在那裏與少霞講話。樂得做個大方樣兒。跑了開去。與少安敘談。此時少霞不但不疑心阿珍被少安一個眼風喂去。反暗贊他眞能體貼人情。遂一心一意的與阿香講了好一回話。無非是做了媚春。並不忘掉笑春。緩天自然要來的意思。阿香聽罷。說今天難得尋見。且與我一同前去。少霞不肯。嬲了半天。阿香也一定不依。弄得少霞無可脫身。說也湊巧。恰好鄭志和、游冶之在樓下經過。瞧見阿珍伏在洋臺邊欄杆上。與一個客人丟眉霎眼的講話。這客人身子偏着。望上去好似少安。却又看不清楚。志和已走過了。冶之定要看個明白。把他追將回來。大家跑上樓去。先被少霞看見。好如得了救星一般。喊聲鄭志翁、游冶翁。你們從那裏來。可要這裏泡茶。志和冶之見是少霞。且不到洋臺上去。走至桌邊。招呼過了。問少霞怎麼今天吃起茶來。眞是難得。旁邊阿香道。二位大少爺。你曉他是一個人在此。還是有甚別人。冶之道。莫非是阿珍同來。阿香道。你怎的知

道。志和道。我們因見阿珍在洋臺上與人講話。纔上來的。少霞道。你們休要去聽阿香的話。我今天因有些小事在這裏約一個人講話。獨自來的阿珍他來尋個客人。那客人沒有尋到。看見了我。故在這裏略坐。何曾與他同來。阿香道。同來也好。不同來也沒甚打緊。閒話少說。快與鄭大少爺游大少爺。到先生那邊去坐坐。少霞道。我並沒有說不去。不過此刻眞是約着個人。沒有工夫。阿香道。你到底眞約那一個人。說與我聽。我纔信你不是假的。不然。隨你怎樣今天定要同去。少霞被他隨到極處。祇得隨口答道。約的人。你也認得是賈逢辰賈大少爺。如今你可不要纏了。阿香道。賈大少爺。即刻我見他同了一個朋友在萬華樓。眞是一片謊話。誰來信你。少霞假意問道。你眞看見他在萬華樓麼。怎麼我約他在這裏等的。他反跑到那一邊去。你可還尋得到他。最好就央你帶個信去。叫他快快就來。我在此等得久了。阿香道。誰耐煩替你寄信。他此刻不來。諒是不來的了。有甚說話。明天講罷。我們快些下去。天要夜了。少霞仍是執意不肯。志和看他這種情景。猜到他三分心事。因帮着撒句謊道。阿香你休得如此。屠大少爺當眞約賈大少爺在此講一句話。這是我們昨天在樓面上親聽見他說的。阿香道。昨天你們有樓面麼。在那一家。怎麼我們的局也不叫。冶之隨口答道。就在賈大少爺做的花小蘭家。屠大少爺叫了媚春。我們當時要他叫你家的先生。奈他不肯。這是他的沒良心處。阿香將嘴一抿道。本來大少爺有了良心。那就好了。四個人你言我語。鬧有半句多鐘。少安與阿珍在洋臺上講了無數說話。阿珍站得有些脚酸。心上邊懊惱起來。說世上那有這種不識趣的呆人。人家不肯同着他去。他偏要勉強人家。這還像甚樣兒。少安道。聽你之言。莫非是要阿香走麼。阿珍道。他再不走。我這兩隻脚要站麻木了。少安微笑道。眞要他走。這又何難。你且瞧着。待我去打發於他。說罷。移步進內。向阿香含譏帶諷的道。阿香。我要問你句話。你如今可還住在花笑春家。阿香道。怎的不住。問他則甚。少安道。我疑心你不在那邊。到野雞堂子裏去了。不然。怎麼

在茶館裏頭拉人。阿香始知他有心調侃。臉上發赤道。潘大少。你不要這樣罵人。這叫做出於無奈。少安見他有些發極。伸手扯住了他的右手道。你莫發極。跟我到那一邊去。我與你說。阿香本在無可下場。就趁這個機會。當直跟了少安。走到西首洋臺邊去。少安附耳說道。你苦苦逼着少霞做甚。他今天明明是同阿珍約在此地講甚心腹說話。如何拉得他動。我看你還是去罷。這個人交代與我。三天內包你一准陪來。豈不甚好。阿香道。三天果然陪得到他。譬如今日沒有見面。有甚不可。我祇要回去時先生不抱怨着我。說我無用。連個客人多請他不來。那就好了。難道我眞個要拉着他走。脚是生在他身上的。硬拉本也無用。少安道。這句話你明白了。既然他的脚生在他的身上。你的脚自然也生在你的身上。不是我要催你。還是快些走罷。不要被報館裏有人看見。明天登在報上。說花笑春家的阿香。在福安居樓上拉客。那時你家先生曉得。倒了他的名氣。祇怕眞要怨你。阿香聽少安講得不差。回說既是這樣。我竟聽你的話。要回去了。屠大少爺這人。却要拜托着你。緩天陪着他來。不可失信。少安道。這事包管在我身上。你且去罷。阿香無精打采的別過少安。回身進內。尙想與少霞說幾句話。豈知先已走了。祇有冶之志和還在。動問二人。說與阿珍一同去的。阿香冷笑一笑。向二人點點頭兒。說聲停回請你們到先生那一邊來。下樓自去。冶之志和見阿香走了。少霞阿珍料定他們決不再來。志和走到洋臺邊去招呼少安。要想同行。忽見跟西薈芳巫岫雲的大姐阿翠金。跑上樓來。瞧見冶之。一把拖住。說走得好巧。我有樁事與你相商。志和道。有甚事情。你且說來。阿翠金道。不瞞你說。我家先生今天乃是二十歲的生日。叫了一班宣卷的人在院子裏宣卷。另外又是一班清音。很是熱鬧。若照這樣場面。必須多幾檯酒。臉上方纔有些光輝。却偏有不巧的事情。熊聘飛熊大少爺。他隔夜點了一個雙檯。今天忽然有些身子不快。來改期了。菜已備了下去。弄得個沒人來吃。故此特到福安居來尋戶客人與他商量。我想你也曾叫過我家先生七八個

局。酒却沒有請過。不知今天可肯給個臉兒。原來志和新近做了岫雲。乃是楚雲在檯面上做的媒人。不過走得還沒有很熱。當下聽阿翠金叫他吃酒。他是個好勝情性。怎肯回絕人家。答稱一個雙檯。喫也不妨。但不知你們的房間幾時空閒。阿翠金躊躇道。正房間今天是掉不轉了。客堂房間可以隨到隨坐。志和道。今天一共是幾檯酒。阿翠金屈指一算道。一共是十七檯。志和道。十七檯去了熊大少爺兩檯。也有十五檯了。一樣喫酒。何不明天也好。阿翠金笑道。明天喫雖是一樣。不過今天見得場面些兒。好大少爺。你替我家先生爭爭臉罷。况且說不定。走一個巧。讓得出正房間來。志和聽他說得懇切。與冶之商量怎樣。冶之道。你既然答應了他。今天明天總是一樣。何不就去。阿翠金道。多謝你替我家先生幫忙。志和笑道。游大少相幫是不做的。怎肯幫你先生的忙。阿翠金也笑道。鄭大少爺。你要捉別字了。我們總是這樣說的。冶之道。休得取笑。天已不早。我的腹中有些飢了。到底幾時去喫。說定了。免得遊移不決的叫人難過。志和道。你說馬上就去。我還有甚遊移。既是你肚中餓了。我們竟然就走可好。冶之道。潘少安現在外面。可要邀他同去。志和道。邀了他不能再邀營之少牧。豈不掃興。冶之道。祇因二人與少安不睦。我們有好幾時不與少安同檯面了。他最是個鑒貌辨色的人。今天看見阿翠金上來。明天打聽出岫雲生日。曉得我們喫酒。當着面不去請他。豈不見怪。我想與營之少牧。聚首的日子很多。今天不要請他二人。就請了少安去罷。志和道。如此也好。遂差阿翠金到洋檯上去請少安進來。說明請他前去吃酒。少安滿口應允。志和分付阿翠金先走。自己因方纔聽得阿香說起賈逢辰在萬華樓喫茶。要想請他。故與冶之少安。一同出了福安。向東而行。走得不多幾步。恰好逢辰從萬華樓出來。要到西尙仁去。在路上遇見志和大喜。把岫雲生日今晚喫酒的話告知。叫他西尙仁不要去了。四個人一同到西薈芳里。進得院門。祇見有一大羣客人。從房裏頭散席出來。內有鄭子通溫生甫二人。志和慌忙叫住。邀他們重新進去。恰好正房

間剛剛空着。阿翠金請衆人進房坐下。說志和來得好巧。應了福安居的那一句話。正是難得。志和問客堂房間可有檯面。阿翠金道。怎麼沒有。連樓下邊還借了兩個房間。志和點點頭兒。寫起請客票來。一張去請少霞。一張請大拉斯、康伯度。一張請夏時行。再寫一張。請白拉斯。一張請旗人格達。一張請蒙古人烏里阿蘇。交代相幇速去。少頃大拉斯與康伯度先到。已喫得醉醺醺的。乃在惠秀里翻檯過來。烏里阿蘇、格達、兩個。是坐了馬車來的。跟進來三個長隨。一個拿着一口靑布袋兒。袋內是兩支烟槍。兩個拿着兩支水烟袋。二人進房坐下。長隨過來裝烟的裝烟。開燈的開燈。眞是官氣直衝。格達更嫌長道短的醜態百出。志和雖是喜歡朋友的人。見了這種人。却也有些頭疼。暗悔今朝不應請他二人。與志和講不到幾句說話。睡下炕去。喫了好幾口烟。還沒過癮。帶來的烟。已沒有了。格達大罵長隨不會辦事。出來的時候。煙匣裏怎的不仔細瞧瞧。長隨回了一句。出來的時候瞧過。祇因今天在外邊就擱多了。纔不够的。烏里阿蘇怪他挺撞。拿起煙槍要打。幸虧阿翠金眼快。一手搶住。說格大人、烏大人。莫要生氣。我們這裏有煙。格達把眼珠一瞪道。這裏的煙。我們怎喫。回頭又對那長隨道。還不與我滾回棧去。快快拿來。那長隨漲紅了臉。放下煙槍。煙扦出房而去。志和等見了。一個個心上邊不以爲然。祇有賈逢辰。見這裝煙的長隨去了。走至炕邊。說二位要煙。我帶得廣恒信的菊字老膏在此。可要試他一試。二人說我等多不會裝。逢辰道。待我來裝。大凡吸煙的人。最怕是癮還沒過。沒有了烟。從心裏頭暴躁出來。不瞞二位說。兄弟也是個親歷其境的人。莫怪二位着惱。二人見逢辰說話殷勤。又親自動手燒烟。說了一聲對不住你。各人喫了一筒。多說這烟果然還好。逢辰尙要裝第二筒。志和過來催衆人坐席。格達在炕榻上坐了起來。烏里阿蘇也不吸了。大家入席坐下。志和寫好局票。交與阿翠金發出去叫局。逢辰問可還有甚別的客人。志和道還有少霞與夏時行。不知爲甚不來。道言未了。外邊走進一個人來。向衆人一一招呼。衆人定睛

看時。原來是夏時行。這日天氣很涼。大家多穿羅紡春紗。也有已穿鐵線紗馬褂馬甲的。時行卻倘穿着一件半舊不新的芙蓉紗接衫。內襯靑生絲短衫。下身白生絲褲。志和深怪外面相幫的。有客人進來。怎麼喊也不喊一聲。誰知那些相幫的人。見他身上衣衫。穿得不甚像樣。祗認做又是烏格兩人帶來的長隨。故而沒有喊得。可見世上的人。正是祗重衣衫。賈逢辰見了時行這般衣服。估量他中秋將到。必定有些不妙。祗與他點了點頭。冷冷的不狠親熱。志和見他來了。分付值檯面的娘姨。添了一副杯筷。又補了一張花蓮香的局票。祗聽得相幫的喊聲翠金姐。客人進來。乃是少霞到了。衆人招呼坐下。志和問少霞叫誰的局。少霞說是媚春。志和寫好交代與蓮香一同去叫。冶之因見少霞手指中間。夾着一張字條。問是甚麼東西。少霞道是張福利公司的外國傢生發票。冶之取來一看。見買的乃是四瀠玲跑托姆沙發一張。又沙發一張。臺來新退勃而一隻。狄玲退勃而一隻。華頭魯勃一只。開痕西鐵欠挨兩隻。六根搿拉司一面。華庶司退痕特一只。辨新脫勃一只。欠愛六把。梯怕哀兩對。及特來酸等一切器具。共計洋發愛夫亨特來特圈的雪克斯大拉斯。愛痕特福的反夫生斯。冶之看了。除結末一句。約畧認得出是五百二十六元四角五分洋錢。其餘那些名目。一點不懂。因問檯面上那一個瞧得出來。到底買的是些什麼東西。康伯度接來一看道。四瀠玲跑托姆沙發。是張彈弓交子鐵床。沙發是張睡榻。臺來新退勃而。乃是梳檯。狄玲退勃而。是大餐檯。華頭魯勃。是衣櫥。開痕西鐵欠挨。乃籐坐椅。六根搿拉司。是着衣鏡。華庶司退痕特。是面湯檯。辨新脫勃。是浴盆。欠愛。乃是交椅。梯怕哀。是茶几。特來酸。是大菜檯上的碗碟東西。少翁辦這許多外國傢生。可是送與笑春。還是媚春。冶之道。一個不是。這東西必定是替阿珍辦的。伯度道。何以見得。冶之道。他們二人。近來火一般熱。怎麼不替他辦些傢伙。回頭問少霞是與不是。少霞笑而不言。少安瞧了少霞一眼道。阿珍這人。果然不錯。少翁花幾個錢。也還値得。旁邊格達與烏里阿蘇聽見。問少

安那一個叫阿珍。少安道。還沒有來。二人問可是大姐。少安道是。二人道。一個大姐。有甚可取。少安道。那個大姐。不比別人。差不多的先生怎能够及得他來。二人聞言半疑半信。稍停。叫的局一個個漸漸來了。葉媚春是第三個到。格達看了阿珍。暗思生得果然嬌艷。烏里阿蘇也看上了眼。兩個人多目不轉睛的釘住着他。阿珍把兩人瞧了一下。低問少霞是誰。少霞附耳與他說知。阿珍微微一笑。而把二人的魂多勾了去。覺得自己叫來的衛鶯儔與花彩蟾多不如他。忽又惹動了他的氣惱在檯面上發起性來。一個說鶯儔唱得不好。一個說彩蟾來得慢了。拿甚麼腔。鶯儔逆來順受。任憑格達甚樣的說。祇顧笑迷迷的。有氣嘔在肚裏。花彩蟾年輕性躁。聽得說他來遲。見檯面上尚有花小桃、金粟香、花小蘭、花媚香。許多人倘沒有來。不免畧辯幾句。烏里阿蘇道是衝撞了他。大發雷霆。把彩蟾一個巴掌。絕嫩的粉臉上邊。起了五條指印。彩蟾不提防他下此辣手。不由不號啕痛哭。頓時席面上沸反起來。志和等急忙相勸。怎奈此人性格愈勸愈是不好。更有格達在旁幫助着他混鬧。那裏能一時間息下火去。弄得主人家沒了主意。跟彩蟾的小大姐小寶。祇有十二三歲。看見了嚇得躲在一旁。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阿翠金見勢頭不好。恐他鬧出事來。急到外房報知岫雲。叫他來勸。他最能言舌辯些兒。好個岫雲。不慌不忙。走進房中。先把彩蟾勸至烟炕邊去坐下。叫阿翠金取方白絲巾來替他拭淚。自己又走到烏里阿蘇身邊。假意問道。烏大人。爲甚事情這般動怒。烏里阿蘇把彩蟾不應出言挺撞的話。述了一遍。岫雲聽罷道。原來眞是彩蟾不好。怪不得大人動怒。但念他年紀尚輕。大人擡擡貴手饒他這麼一遭。况且這件事。我也有點兒不到在內。烏里阿蘇道。干你甚事。岫雲道。不是這樣說的。今天鄭大少在此請客。論理我應該在檯面上招呼各樣事兒。祇因多了幾檯的酒。分不開身。纔鬧出這種氣來。豈不是我的過處。如今這麼樣。罷大人瞧在我的分上。我替彩蟾妹子陪一個禮。過去了罷。烏里阿蘇初尚不依。後被岫雲咬着耳朵。說了無數懇情

話兒。又千大人萬大人的。央格達郗着勸他。果然俗語講得好。千穿萬穿。馬屁不穿。烏里阿蘇與格達兩個。這麼大的脾氣。竟被他密語甜言。弄到個發惡不出。又瞧大拉斯坐在一旁。口多不開。好像也怪着二人太煞風景。烏里阿蘇始對岫雲說道。既是你苦苦相勸。又是格大人的面上。我就給你個臉。叫彩蟾再來坐一刻兒。待我問他下次可還再敢放肆。岫雲連連稱是。又說待我去叫他過來。擡身走至炕邊。要叫彩蟾過去。豈知彩蟾也甚執性。决計不肯。岫雲又附在他的耳上道。我們做妓女的。乃是前世的孽。吃了這百差飯兒。那有一點是處。千瞧萬瞧。祇瞧在銀錢上邊。如今節要到了。怎能够得罪人家。倘然拿了這個差處。竟把節帳漂了。不是我有心說你。我聞聽你還是個討人身體。豈不大是受累。你須聽我的話。耐着性兒再過去畧坐一坐。他如再要難爲着你。那時自有衆人不依。且待過了中秋。等他把局賬算了。這種客人。不要做他。況且照着他這樣的性氣。將來終有一天打房間闖大禍的日子。不過你犯不着與他作對。須要再思再想。彩蟾聽了這一席話。當眞說得句句有理。歎一口氣。回說拚着我再被他打了幾下。聽你的話。過去就是。岫雲大喜。起右手牽了彩蟾的左手。一同走到席上。帶笑對烏里阿蘇說。我替你送個相好來了。你們要要好好的。莫再吵嘴。衆人見他排解有方。齊齊的喝一聲釆。烏里阿蘇此時再也翻不起甚臉來。任憑岫雲陪着彩蟾在旁坐下。也不問他怎麼話兒。約畧坐有二三分鐘。岫雲與彩蟾還個眼色。叫小寶過來裝過水烟。說聲大人與各位停刻請一同過來。起身出去。衛鶩儔坐在格達身旁。本來揑着把汗。看見彩蟾已去。也叫娘姨裝烟。巴不得早走一刻好一刻兒。誰料賈逢辰因烏里阿蘇叫花彩蟾。是他做的媒人。烏里阿蘇發脾氣的時候。逢辰不敢勸他。今見被岫雲勸開。彩蟾已去。想拍格達與阿蘇的馬屁。說到底格大人的眼睛很好。叫來的相好。何等巴結。烏大人今天不會與彩蟾十二分爲難。諒來還是兄弟的分上。當面謝過。但我保舉不力。該當何罪。烏里阿蘇道。應罰你吃個雙檯。逢辰道。該罰該

罰。不過格大人做了這樣好的先生。也該補補他們的情。格達道。他如坐到散了檯面。我們何妨翻過去吃一檯酒。逢辰道。狠好狠好。回頭對鶯儔說。你且莫走。格大人還要照應你哩。鶯儔聽了。暗想這種人要他照應甚的。面子上却說不過去。祗得眉花眼笑的。說我們此刻沒有轉局。本來不去。格大人有心照應。那是再好沒有的了。就是有甚轉局。我也不敢就去。格達聽得這幾句話。面孔上方纔有了些些笑容。衆人多陪贊鶯儔的應酬工夫。眞是第一。志和因鬧了半天。見叫來的局。祗剩鶯儔一個。其餘多已走了。自己叫的花媚香。還沒有來。接連叫相帮去催。直至席面上正菜上完。媚香方到。志和正要發話。媚香曉得來得遲了。先開口向志和說道。你今天好呀。怎麽叫我個二排局兒。志和被他兜頭一朦。忙分辯道。誰說二排。媚香道。鴨子多已上了。旁人叫來的局。多已散去。怎說還不是二排。你騙那個。我且問你。頭排叫的是誰。志和道。那一個叫甚頭牌。媚香不依道。你不說麽。我叫你個不打自招。說完。起三個指頭。用力在志和臂膊上邊摘了一下。摘得志和又酸又痛。連呼阿唷。叫他快快放手。媚香道。要我放手不難。你把頭排局叫了那個與我說明。自然饒你。不然休想。志和發極道。畜生叫過頭排。你放手罷。媚香始笑了一笑。將手一鬆道。你既認做畜生。我就放你。志和擦衣在燈下一看。已被他摘得紫一塊紅一塊的。抱怨不該這樣的頑。治之等却偏笑個不住。志和瞧了一回。放下衣服。低問媚香爲甚來得甚慢。又把烏里阿蘇。因花彩蟾到得遲了。在檯面上大鬧的話。說了一遍。媚香不聽猶可。聽了之時。認做志和有意借着彩蟾說他。索性要給他一個金鐘罩兒。使他發不出甚惡來。因把雙眉假意一豎。舉手一連在志和的頭上打了十七八下。振得手腕上帶的金釧錚錚作響。口中更佯駡道。阿和。你這個人我難得有一次遲了些些。你就指東畫西的來說我。烏大人打了彩蟾。與我沒甚相干。要你來告訴我聽。祗打得志和躱避不迭。駡得志和回答不來。兩手捧着個頭。口中祗說不要這樣。我還有句話講。衆人看了這種光景。又忍不住大笑起

來。正是

莫言狎客多生氣。　也有倌人善放刁。

要知媚香打罵志和怎樣散場。志和有甚話說。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逞豪情點戲一百齣　殺水氣擺酒十六檯

話說花媚香因志和在巫岫雲席面上吃酒叫局。到得遲了。恐怕志和發作。預先使個性兒。把他罩住。聽志和講起烏里阿蘇打罵花彩蟾的事情。說他不應該指桑罵槐。假意發怒。舉手把志和頭上亂摘亂打。志和躲避不迭。口中大嚷休得如此。我有話講。媚香始停了手。已是喘噓噓的鬧出一身汗來。檯面上的客人看了這種光景。沒一個不笑得眼睛沒縫。志和見媚香住手。摸了摸頭。向媚香看了幾眼。要想發幾句話。媚香先搶口道。你瞧我則甚。敢是恨我坐在這裏。我馬上就去也好。說畢。又撲嗤的向志和一笑。將身一側。把口湊到志和耳邊道。我老實對你講一句話。你今天在這裏吃酒叫我的局。我不與岫雲吃醋。也就够了。怎麼反怪我到得遲慢。生起氣來。如今閒話休題。散了檯面。快些到我那邊去。倘是今夜住在這裏。那可我一定不依。志和本來也是個能說能行的人。不知怎樣今天見了媚香。被他籠絡住了。聽了他這幾句說話。暗想媚香平日待自己不錯。爲甚今夜不到他一邊去吃酒。却在這裏請客。怪不得他着惱。心上大大的過意不去。因也將口湊在媚香耳上答道。今天這酒。因是岫雲生日。被阿翠金到福安居硬拖來的。並不是我的本心。你既這樣的說。一散檯面。我立刻就來是了。你莫動手動脚的再要打人。媚香笑道。我不打你。那一個打。倘然你早些怕打。早早成了人了。爲甚還要我來動手。志和道。休得取笑。回頭對阿翠金說。這檯酒吃得時候久了。外面與後房間的客人。怕他們等着心焦。快上乾稀飯罷。阿翠金道。那是不要緊的。可還再用幾杯。冶之道。酒已够了。當眞我們散罷。乾稀飯也吃不下去。少霞等也是這

樣的說。大家立起身來。志和見媚香還坐着不動。因說你也可以去了。還要坐着做甚。媚香道來得慢應該去得慢些。如今你們眞個檯面散了。難道我坐在這裏生根不成。自然也要回去。說罷站起身來。又附在志和耳上說了好幾句話。志和點頭答應。媚香始回轉身說了句各位停刻一同過來。珊珊而去。衆人多說媚香這人。做客人的工夫狠好。旁邊岫雲看了。已明知他暗懷醋意。却面子上一點不露。祇當他沒有這事。隨着衆人附和幾句。其時檯面上祇有衞鴛儔。因格達說要翻檯還沒有去。烏里阿蘇見了。問格達究竟怎樣。格達道說去自然竟去。就請衆位一同前往。不過我想吃一口烟再走。衞鴛儔道。烟到我們那邊吃罷。很便當的。格達想了一想道。如此也好。分付長隨進房。把烟具取了。先到迎春坊去。屠少霞等因格達的脾氣不好。很怕與他同淘。爭奈被逢辰一個個替他請着同去。衆人却不過情。祇得答應下了。依舊是岫雲檯面上的幾個客人。祇少了夏時行一人。因格達有些看不上眼。並不要一定請他。逢辰也不去勉強。夏時行惱在肚裏。想起五六月間的時候。那一個人見了。不要拉着他吃酒碰和。祇隔得幾日工夫。怎的就受人奚落。暗暗歎一口氣。謝過志和。別了衆人。先走。衆人也出了巫家。取道向迎春坊而去。鴛儔坐了轎子在前。叫小大姐阿雲跟着客人在後。到得院中。格達已煙癮大發。睡下炕去。長隨過來裝煙。烏里阿蘇也是一樣。一口氣吃了二錢有餘。方纔精神抖擻。分付鴛儔交代相幫。喊兩檯菜來。須要白殼盆子排翅全鴨。那酒是要言茂源的。鴛儔諾諾連聲。少頃酒菜已來。衆人入席。大拉斯坐了首位。康伯度第二。其餘相將坐下。阿雲取過局票。請衆人叫局。大家多是原班。少霞要想換花笑春。被鄧子通與潘少安不許。祇得仍舊也叫了媚春。少安并在局票上邊註了阿珍跟局四個小字。酒至半酣。叫的局多已到了。子通對阿珍把少霞要叫笑春是我與潘大少爺不依。方纔仍叫你家先生的話。說了一遍。阿珍稱謝。并向少霞哼了一哼。却一句話也不說。少霞祇當得並沒聽見。揑着媚春的手。在那裏細數他指上邊

有幾個螺紋。子通乘這個便。就與阿珍把話兜搭。格達與烏里阿蘇。也叫阿珍到身邊問話。弄得阿珍跑來跑去。忙個不了。子通倘與他說有一句要緊話兒叫他附耳上來。阿珍不肯。在少霞的背後一立。說我腿酸了。有話停刻說罷。子通道。你幹了甚事。此刻腿酸。阿珍聞言。佯怒在檯面上取了一把瓜子。向子通撒去。子通把手一擋。散得滿檯皆是。阿珍又取了一隻花紅。要擲子通。少霞搶住他道。你幹甚麼。阿珍道。誰叫他出口欺人。我一定不依。少安把他手中的花紅取過道。看我與你們兩家講個和罷。說畢。把這花紅吃下肚去。阿珍見了一笑。少安向阿珍之目示意。阿珍取第二隻花紅來拋少安。又被少安吃了。阿珍笑個不住。子通看他如此討人歡喜。心上邊更是愛到萬分。祗礙着少霞在座。不便轉局。格達與烏里阿蘇。也與子通一樣心思。可巧檯面上有一盆涼拌雞絲。格達嫌芝蘇醬放得少了。向鶯儔與房間裏人發話。値檯面相幫聽見。說少了好添些上去。格達又與相幫大鬧起來。說他出言不遜。混帳忘八的罵個不住。鶯儔大驚。忙與房間裏人用好言勸慰。一面把相幫喝了出去。格達倘怒氣不息。鶯儔祗得央懇烏里阿蘇。與檯面上一衆客人。多來相勸。方纔沒事。子通就趁這個機會。見少霞在那裏一心的與格達講話。他走到阿珍身邊。叫阿珍低下頭來。私問媚春可上書場。阿珍道。你要問他做甚。子通道。我想點他的戲。阿珍道。點戲自然要去。若沒點戲。那有上書場的工夫。但不知你想點他幾齣。子通道。至少十齣。多些念齣。阿珍一頭聽子通說話。一頭把他細細估量。因他口氣闊大。舉止奢豪。又見那一雙饞眼。看得人火一般熱。這心裏頭不問可知。不過這人年紀已是四十多了。品貌又不甚好。看他既然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樂得敲他一敲。先試試他花錢的力量如何。倘是果然有些手面。何不弔他一弔。若是個銀樣臘鎗頭兒。開口嚇住了他。豈不甚好。主意已定。附耳答道。十齣念齣的戲。那是熟客點的。你是個何等樣人。又是第一次點戲。虧你說出口來。子通道。念齣戲也不算少了。人家先生在書場上做戶生客。兩齣也是有的。

阿珍道。那是天天上書場的先生。方是這樣的。不聽見陸蘭芬、林黛玉、金小寶、上響遏行雲樓麼。每人多是一百多齣點戲。蘇州到的王寶釵。就是東合興的蘅香仙館單名一個瑤字唱得好青衫子落花園祭長江彩樓配玉堂春那些戲文眞是沒有蓋招。第一天上天樂窩書場。有個客人要提倡他包了五張桌子。點了他五十齣戲。另外尙有幾戶客人。也有點二十齣。包兩張桌子的。也有點十齣包一張桌子的。總共點了。足足一百齣戲。包了十張桌子。這事曉得的人甚多。媚春雖然比不上蘭芬黛玉小寶寶釵。却也不容易到書場上去。你當眞有心做他。必須多點幾齣戲兒。多包幾張桌子。裝裝他的場面。說定那一家書場。便上那一家去。也好。子通道。書場上也有包桌的麼。這是幾時起的。上次我到上海。還沒有聽見這話。阿珍道。那是近時起的。一張桌子。給他一塊洋錢。却要說明於前。他們好去預備。子通道。預備怎的。阿珍道。包桌不比散坐。須揀第一第二排正中座兒。每桌上鋪了檯毯。擺四隻玻璃盆子。裝些水果點心。還有檯上自鳴鐘花籃瓶花等各種擺設裝潢得眞是花團錦簇。比戲館裏年夜邊案目拉局還要好看些兒。子通道。原來有這許多花樣。怪不得書場裏的生意甚好。你既是這麼樣說。索性給你合媚春一個臉子。點他一百齣戲。包他十張桌子。何如。阿珍說了這許多的話。起初祇望他多點三十念齣。故把王寶釵點五十齣戲好客人作個引子。誰知子通一改口就是一百齣戲。十張桌子。這種客人。洋場上會有幾個。况且書場裏花的錢。既是這種撒漫。別的地方。自然更不必說了。看來做下去。比着少霞還要闊氣幾倍。不由不心花怒開。連忙笑迷迷丟個眼風。問子通道。此話可眞。子通道。誰來哄你。阿珍又道。不曉得你是明天後天。在那一家子通道。自然明天。若說那家書場。你去定罷。阿珍道。小廣寒去可好。那邊招呼的人。很還周到。子通道。既是你說他好。就是小廣寒罷。二人正講得津津有味。格達的脾氣已經發過。勸的人多不開口了。少霞偶然回頭。對背後一望。祇有媚春坐着。不見阿珍。四下一瞧。看見他在那裏與子通講

話。不免有些醋意。頓時臉色發變。阿珍是隨處留心的人。急忙把子通一推。低說一聲明天我到你棧房裏來再講。飛也似的跑過少霞那邊。附在少霞的耳上說鄧子通一相情願要做媚春到書場上去點戲。你想媚春可是輕容易上書場的。我要他點一百齣戲包十張桌子。你想好也不好。少霞道。他答應了你沒有。阿珍道。他怎的答應。少霞道。你這句話有些不妥。阿珍道。有甚不妥。少霞道。你不曉得他是個廈門有名的首富。家裏頭不知有幾百萬資財。莫說點一百齣戲包十張桌子。就是再多幾倍。他也未必放在心上。倘然明天應允了你。那便怎樣。阿珍假意躊躇道。他很有錢麼。我祇道一個土頭土腦的人。一百齣戲。必定把他嚇到個死心塌地。如今既是這樣。且待明天再說。少霞默然不語。阿珍見他上了心事。怕的是說穿了。不許他做姓鄧的客人。慌忙想些別的話兒。把這事岔了開去。恰好檯面上叫來的局一個個多已散了。阿珍也裝過水煙要走。少霞問他可到生意上去。阿珍怕少霞疑心。因說天不早了。不去也好。我與你一同到仁壽里罷。少霞始滿心歡喜的。等阿珍把媚春送了出去。站起身來。謝過格達。別了衆人。忽忽就走。格達尚要留他坐一刻兒。少霞那裏再肯。祇得送他出門。衆人見少霞去了。也多各散。子通與温生甫兩個。同到新清和金粟香家打了一個茶園。又同到弄內生甫做的花小桃家坐了一回。小桃要生甫碰和。生甫說前天方纔碰過。怎麼今天又要碰起和來。小桃房間裏的人。說這幾天中秋近了。生意清得個不像樣兒。你不替小先生碰和。那個來碰。生甫道。碰和是可以的。但我自從到了上海。已在你們院子裏吃過十二檯酒。碰過念多場和了。做的是一個小先生。對對和却沒有碰過。你們說起來終是後補。不曉得這小先生到底眞正是一個小的。還是個尖先生。呂先生。不要把我當做瘟生看待。温生甫雖是姓温。那瘟生是斷不做的。房間裏人聽罷。一齊笑起來道。温大少爺。眞是笑話來了。因你百家姓上別的姓兒都不去姓。偏偏姓這温字。名字又巧巧接上一個生字。纔有人與你取笑。把底下邊台甫的甫字

割掉。單單叫你溫生。却那一個人眞把你當做瘟生看待。況且我們小先生年紀尚小。今年雖說是十五歲了。其實十四歲還沒有足數。怎能够做大生意兒。你斷斷不要疑心。像你這般的照應我家先生。往後眞個大了。那怕沒有好處到你旁邊。又有一個老娘姨道。話是這麼樣說。我看小桃先生年紀雖小身體却發得甚早。溫大少爺當眞喜歡着他。何不就與他揀個日子梳櫳。也是一樁最妙的事。不知溫大少心裏甚樣。生甫聽了這話。涎臉問道。梳櫳要些什麼東西。老娘姨道。小桃他有個娘。我們作不得主。平時却曾聽見他說。祇要一副金鐲。二三百塊洋錢。下脚喜封在外。生甫搖頭道。不太費麼。老娘姨道。人家是個黃花閨女。說甚太費。生甫尙要盤問。子通聽得有些不耐煩了。把他輕輕一扯。扯至烟炕上坐下。附耳問道。你瞧小桃還是小先生麼。別的不要說他。祇看他眼睛上邊。天天有兩個黑圈。好像戴了墨晶眼鏡一般。小先生那裏來的。怎麼你還沒下過水。今天尙在那裏說這種話。溫生甫道。照你說來。小桃早已大了不成。我却不信。子通道。爲甚不信。生甫道。我這幾天。常在這裏走動。不見他有甚住夜客人。子通忍不住笑道。他有住夜客人。肯來告訴你麼。你雖天天在此走動。不見得夜夜住在這裏。怎曉得他內裏的事情。生甫聽了。依舊搖搖頭說。未必未必。我每夜不來則已。來了必要到他們打烊纔走。倘有住夜客人。怎麼瞧不出來。子通道。你走了還瞧得見麼。生甫道。走了雖是瞧不見他。方纔講話的這老娘姨。與我狠好。當夜有什麼事。明天他一定告訴我聽。連小桃坐夜馬車。被一個戲子吊他膀子。幸虧沒有成功的事。我面前多肯說將出來。却從沒提起有住夜客人。看來當眞還小。子翁你莫錯疑了他。子通見提他不醒。祇得微微一笑。說既然如此。你做你的瘟生。我也不來管你這帳。生甫微笑道。梳攏本來也說說罷了。你莫認我眞個有這意兒。不過今天他們要我碰和。你可能算數一個。子通道。天已一點鐘了。眼前又祇有你我二人。若要請起客來。不怕天要亮麼。生甫道。不是這麼樣說。你倘然答應了我。別的人不去請他。我就叫

小桃與房間裏人同碰。輸贏多是我的。子通聞言笑道。你免了罷。我馬上就要去了。你要照應相好。却把朋友熬個全夜。我問你於心何忍。生甫愕了一愕道。如此說來。這一場和。碰不成了。子通道。今天不碰。明天後天。豈不一樣。生甫道。樣是一個樣的。他們這幾天因生意清淡。纔要我做個場面。我怎能一口回絕。這麼樣罷。我們碰一圈莊。不算輸贏。給他十二塊錢。算一場和可好。子通聽罷。冷笑答道。既然你情願把他十二塊錢。這一圈莊碰他則甚。索性給他一場和錢。賬上寫一場和。豈不甚好。生甫點點頭兒。當眞笑嘻嘻在身邊摸出十塊洋錢的。一張中國通商銀行鈔票。並兩塊現洋錢來。交與老娘姨。說是一場和錢。皆因天已不早。和不碰了。老娘姨接了洋錢。謝了一聲。滿心歡喜。房間裏人。也一個個巴不得這樣最好。免了全夜辛苦。當場把外面堂裏的下脚洋錢。拆了出去。帶房間的。照例進來絞了一次手巾。又去備稀飯菜端整稀飯。誰知子通定不肯吃。生甫留他不住。祇得由他先去。自己吃過稀飯。纔同子通出了花家。走到大新街口。遇見潘少安。不知從那裏出來。路上與他說起明天到小廣寒替媚春點戲。可到媚春那邊略坐一回。問他明天甚時候到書場上去。免得早去了。等着心焦。少安聽說。滿心歡喜。二人遂從四馬路一直往東。到萃芳里。進了弄堂。見門口路燈已收。打了烊了。少安替子通叩門。相幫開了進去。因是第一次來。問明媚春是樓上房間。走至房中。看見媚春雖然沒睡。阿珍却不在房內。動問房裏的人。說是小房子裏去了。二人心中明白。略略坐了一坐。起身就走。少安到如玉那邊看一看。少牧這晚不來。就在房中住下。子通仍回到新清和金粟香那裏住宿。祇因他一心的想着阿珍。到了明日。起來吃過中飯。就往萃芳里去。阿珍已經到了。看見子通獨自一個進來。少不得要放些手段。一進房。親自替他把夾紗馬褂脫下。掛在衣架上邊。隨手裝了五六筒水烟。又開了一盞烟燈。一頭與子通搭話。一頭睡下去替他裝烟。誰知子通的烟。却還沒有上癮。吸了兩口。就不吸了。阿珍把烟盤略略推過。就坐在他的身旁。與他唱

喁私語。說方纔到過棧房。怎麼沒有見你。子通道。本來我住在棧房裏的日子很少。阿珍道。每夜可住在新清和坊。子通點頭稱是。二人講得投機。阿珍偎下臉去。不知斡些甚麼。子通得意非常。直至天色將晚。又有客人到來。阿珍方跑了出去。却留子通在房夜膳。一面叫相幫到小廣寒關照預備一切。夜膳已過。阿珍替媚春把梳好的頭再加梳刷一番。帶好了花。催書場的一連催了兩次。時候已九點半了。子通正要動身。想與阿珍先去。忽然潘少安到來。說已到小廣寒去過。見包着的十張桌子。收拾得甚是整齊。人却還一個沒有。旁邊的那些聽客。已坐得滿滿的了。子通道。說起聽客。昨天我檯面上沒有約着他們。你我兩個人坐十張包檯。不像樣兒。這便怎樣。阿珍道。怪不得潘大少說包檯上還沒人坐。原來你昨天沒有約定。如今這麼樣罷。到了書場。寫幾張請客票。叫他們去請罷。子通道。書場上也有請客的人與戲館差不多麼。阿珍道。沒有包檯是沒得人替你跑的。包了他十張檯。要他們去請客。他們怎敢不去。子通點點頭兒。少安催他快去。並要阿珍送到小廣寒。一同上樓。阿珍答應。跟着二人先走。叮囑媚春隨後就來。子通等到得書場。樓下邊看門的人見與阿珍同來。曉得是包檯客人到了。提起喉嚨喊一聲上來兩位。早有堂倌至樓梯口招呼。二人揀第一排正中的一張桌上坐下。其時公陽里金小桃正在那裏唱牧羊卷。也是客人點的。接下尚有迎春坊小林寶珠的點戲。阿珍見子通坐定。喊堂倌取筆硯來寫請客票。一共請了十數個人。無非仍是冶之、志和、伯度、營之等一班朋友。不過屠少霞因怕他吃醋。並沒去請。堂倌接來瞧過一遍。見多在四馬路左右。狠還近。便交代下去。叫請客的快去快來。隨手收過筆硯。彎着腰問子通點些甚戲。子通笑道。一百齣戲。隨你們寫。隨他們唱。是了。若然是當真要點。祗怕唱三天三夜還不得完。堂倌含笑答道。這是老爺明挑他們與我們的。我去隨意寫一百齣是了。說完。自去關照帳房。少頃。書檯上掛出十塊大粉牌來。每一塊寫十齣戲文。大曲、小曲、梆子調、天津調、揚州調、東鄉調的曲名多有

子通順眼看去。還沒有完。經營之、大拉斯、白拉斯、康伯度、賈逢辰、等來了。內中還有兩個從未識面的人。動問姓名。一個姓施。別號礪人。一個姓藍。別號肖岑。多是逢辰的朋友。在百花里檯面上遇見。說子通點戲。恰好營之叫兆富里金玉香的堂唱。帶了一張請客票來。故此散了檯面。邀着他們同來。子通讓衆人坐下。聽樓下邊高高的喊一聲先生來。樓上堂倌齊聲答應。很覺有些聲勢。原來正是媚春。因阿珍先到書場。故此跟了一個小大姐來。媚春上了書檯。將頭微微向子通等一點。小大姐送烟袋下來。裝過水煙。書檯上媚春。唱了一支賣花球小曲。一支天水關中老相父的京調。治之志和二人來了。結末是烏里阿、蘇、格達、與溫生甫、三人。子通想烏格二人。沒有邀他。怎的會來。動問生甫。乃知是他去約的。還好並沒發甚脾氣。最可笑的。是溫生甫上樓梯時候。被花小桃家娘姨看見。跟了上來。要他點戲。生甫答應了他四齣。那娘姨定要二十齣。嬲了半天。拗不過他。點了十齣。寫好水牌。催書場的去催小桃。誰知小桃到老旗昌出局去了。等至書場將散。還沒有來。生甫要想發話。被娘姨千對不住萬對不住。一派軟刁勁兒。却又不便動怒。沒奈何丟掉了十塊洋錢。莫說曲子沒有聽見。連人也不曾見個影兒。娘姨尙要他等。又說小先生既然不來。這洋錢可以不必。生甫道。我們再等一刻。書場上沒有人了。若說點戲的錢不拿出來。場面上怎能說得過去。娘姨聽他這麼的說。順口又接連幾個對不住。你幷說待我自己去催小先生。馬上就來。忽忽下樓。竟去。子通見生甫舉動太瘟。望着他祇顧好笑。生甫並不覺得。尙囑子通等暫且莫散。那裏曉得等到十一點鐘。媚春已唱過四支曲子。因有堂唱來催。先是去了。書場上再是一刻多鐘也就要散個盡絕。不但小桃依舊未到。連這娘姨也沒有來。竟然放了生甫的生。格達與烏里阿蘇二人大怒。要同生甫到小桃家去。問他爲甚不來。生甫不肯。祇說往後我不去叫他是了。何必與他尋事。二人見生甫如此。拱拱手兒。向子通謝了一謝。別過衆人先去。子通在身旁摸出一百塊錢鈔票。交與堂倌。說是戲錢

另外十塊洋錢。鈔票兩塊現洋是包檯與手巾小帳。堂倌接了。連聲道謝。分付把檯上擺供的花球水果點心等物收了下來。多送到媚春家去。分給媚春的書錢茶錢。與相幫的轎錢。明日算好再送。一言表過。不提。再說子通。因被生甫留住在小廣寒樓上。直至大家散了。小桃不來。生甫纔死心塌地的與一干人先後下樓。其時阿珍倘還跟着衆人。留到院子裏去吃了一餐稀飯方散。子通的意思。這夜要阿珍不到小房子去。阿珍一則怕少霞吃醋。二則姓鄧的雖然點了一百齣戲。這是面子上的事情。暗裏頭還沒弄他錢。怎肯輕容易使他到手。故又掉了一個槍花。祇說身體不淨。這事須要緩幾天兒。瞞過少霞等衆人。另外借所房子。那時候我就夜夜前來。子通也是一個慣家。曉得他上半截的說話。無非是有意推托。下半截却很有意思。看來俗語說得好。叫做急事慢行。不可性躁。落得滿口答應。放他自去。自己仍往金粟香處住宿。粟香早有人告知點戲的事。免不得要與子通費些唇舌。好在子通有的是錢。不過敲了些些竹槓也就完了事了。大凡做妓女的人。本來當眞吃什麼醋。其實多是爲了銀錢。祇有客人與客人吃的。那纔是箇眞醋。當子通往小廣寒點戲的時候。曾寫請客票請夏時行聽書。夏時行因這幾日手頭甚窘。身上邊穿的衣服。斷斷配衆人不上。并且節要到了。書場上是衆目昭彰之地。不得不避避風兒。因沒有去。却在石路上遇見少霞。把子通點戲的話。一五一十細細告知。問子通可曾請他聽書。少霞聽罷。一口酸氣。從丹田內起。直擁至泥丸宮中。幾乎頓時酸死。口中雖說子通也曾請他。沒有工夫前往。兩隻脚卻別了時行。如飛的回仁壽里去。恨不得見了阿珍。着着實實的痛說他一番。不應該棄舊戀新。又去做了子通。誰知阿珍還沒有回來。他的姊姊阿金。獨自在家。小兄弟與用着的小大姐。出外頑耍去了。少霞初進仁壽里的門口。早早看上阿金。雖是年紀比阿珍長些。那風情却與阿珍不相上下。况且一個是朶開花。一箇很像個人家人的樣兒。覺得別有風韻。滿想一箭雙鵰。祇恨阿珍有言在先。并且也沒有個空。今

夜奇巧不巧。撞到這個機會。心中大喜。竟與阿金三言二語。勾搭上了。阿金不要衣飾。祇要他二百塊錢。防的是製了衣飾穿戴出來須被阿珍瞧破姊妹間不像樣兒。不如洋錢是個混賬沒把柄的。當下少霞一口應許。恰好身旁帶有一百塊錢莊票。先付了他。餘約明日再找。阿金滿心歡喜。就留他在房內住下。直至小兄弟同小大姐頑耍够了。回來叩門。方令少霞回到自己房中去等阿珍。這件事真個幹得秘密。旁人一概不知。少霞這一夜又得了阿金的甜頭。細思將來夜擁雙姬。眞是天生豔福。祇恨的是子通剪邊。此人來得錢多。不比別個。倒要防他一二。又想這人年紀已不輕了。諒來阿珍不喜歡他。我也拚着多花幾百洋錢。怕阿珍不一心一意的。祇向着我。主意已定。等到十二點半鐘。阿珍回來。先把子通點戲可還鬧熱的話。冷言冷語。前去激他。好個阿珍。回說這事隔夜在檯面上先曾說起過的。吃了這一碗飯。那個客人好回絕他。一些錯也不肯擔認。少霞聽他口齒甚硬。沒點虛心。明明是看重了子通的錢。若不與他鬭上一鬭。往後定要瞧人不起。故此定要殺殺他的水氣。好好兒花幾個錢。使他不敢小覷着我。却一時想不出什麼法兒。欲待明日與賈逢辰商量。此人必定有些意思。忽又想起子通今日點戲。乃是上海少有的事。我如今也要幹一件從來沒有的創舉。與他頑頑。却除了點戲之外。沒有花得到一二百塊洋錢上下的事兒。若說明日吃他個雙雙檯。先花幾十塊錢。再說他已花了一百多錢。我花幾十塊錢。怎能够抵得他。頓時廻腸九轉。把個屠少霞弄得這又不是。那又不是起來。後來想書場上的點戲。本來最多不過三十念齣。子通却一點就是一百。堂子裏的擺酒。本來最多是雙雙檯。我何不吃一個四雙雙檯。四四十六檯酒。每檯連下脚十二塊錢。共是一百九十二塊。每席多用排翅燕菜加他二塊。一共二百二十四塊。他點戲乃是一百塊戲洋十塊錢包桌。二三塊錢小帳差不多一百十幾塊錢。我恰恰加了一倍。豈不能將面子估回。主意已定。想要出口交代阿珍。忽又縮住。爲的是酒錢雖然總給下脚加菜。必得現洋。

算一算九十六塊。這幾天帶出來的五百兩銀子匯票三百塊錢鈔票。因與阿珍置買東西。以及一切零用。幷今夜給與阿金的一百塊錢在內。不上一禮拜多已完了。身邊祗有五十塊錢不到。這便怎樣纔好。回頭又想明天尙許阿金一百塊錢。須要給他。何不回家一次。索性拿個一不做二不休的念頭。取二千塊洋錢出來。倘有什麼尷尬事情。竟把阿珍娶了回去。怕姓鄧的再來與我作對。少霞想到此處不覺心中大喜。對阿珍笑了一笑。說出吃四雙雙檯的話來。正是

蕩人財產無過色。　誘我家貲豈算錢。

不知屠少霞吃這十六檯酒。鬥得過鄧子通與否。阿珍怎樣待他。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白湘吟去而復來　屠少霞溜之大吉

話說屠少霞因鄧子通在小廣寒書場點了媚春一百齣戲。與他鬥氣。要在媚春處吃十六檯酒。他花一百十幾塊錢。我花二百二十幾塊。巧巧加上一倍。使阿珍曉得姓屠的手面。不肯讓人。當時定下主意。關口與阿珍說知。叫他明日一早分付院中預備。阿珍聽了。帶笑答道。你發痴麼。從來擺酒的人。那一個吃過四雙雙檯。莫非與我作耍。少霞笑道。點戲的先前有過一百齣麼。姓鄧的點得一百齣戲。難道我姓屠的吃不得十六檯酒。那個來與你耍子。阿珍纔曉得他不是頑話。却暗想二人照此賭氣。往後不知怎樣好的是子通乃廈門首富。少霞聞在本城也是個有名財主。至少約有數十萬家貲。一時間怎花得完。樂得串他一串。因此滿心歡喜。說既是當眞吃酒。明早待我交代廚房。叫他們這菜辦得清爽些兒。少霞點頭稱是。二人又說了一回閑話。聽自鳴鐘已敲兩點。雙雙安睡。到得明日起來。已是十一點鐘。阿珍略略梳洗梳洗。就到生意上去。少霞要回家取銀。與阿珍說知。亦想吃了飯去。阿珍因這天正是禮拜。阿金停工在家。防他二人有甚勾當。決計不許。說你要吃飯。可到媚春那一邊去。這裏我出去了。你狠不便。少霞

無奈。祇得與阿珍一同出門。阿金出來關門。少霞暗暗伸個指頭。向他一豎。又向自已心上點點。把嘴巴掬了一掬。關照他一百塊錢記在心上。拿來給你。阿金會意。微微的笑了一笑。點點頭兒。少霞瞧了他那副眉眼。幾乎把魂靈兒落在他的身上。恨不得多看幾眼。却怕被阿珍識破。勉強硬着頭皮向外就走。少霞讓阿珍坐了包車。自己叫了部野雞車。同到萃秀里。吃過了飯。阿珍把今夜吃四雙雙檯的話。向合院說知。一個個多說少霞闊氣。厨房裏得了這個信息。因是席數多了。一樣樣須要添辦起來。忙個不了。少霞中飯以後。吃了幾筒水烟。分付車夫端整車子回家。媚春牽住衣服。問他回去則甚。阿珍說回去自然有事。讓他早去早來。媚春始放了手。少霞移步向外。臨出門的時節。對阿珍說。准八點鐘就到。阿珍送他出去。看他上了車子。方回。少霞住在城中。車子不能進去。祇好到小東門下車。進了城。尚有好幾條街。須要步行。街道又窄。又是挑潮。好容易走得心火直冒。方纔到家。一直跑至帳房裏。要尋管帳的何先生。向他索取鑰匙。開鐵洋箱取銀。誰知何先生說。鑰匙這幾天不在帳房。被老太太拿了去了。倘然要幾十塊零碎洋錢。不必開箱。賬檯抽斗裏頭還有。少霞呆了一呆道。爲甚鑰匙被老太太拿去。何先生道。皆因少爺這幾時夜夜沒有回來。目下中秋到了。各處多要算賬。老太太等不得你。前日親自到賬房裏來看賬。初時我說老太太你年紀尊了。莫煩這事。怎奈他老人家疑心着你。不知你近來用了多少銀子。一定要看。並要查點鐵箱裏存的現銀。我那時沒有法想。祇得把鑰匙給他。由他點算。祇道是女流之輩。可以朦得去的。那知他老人家字墨裏很是精明。算盤珠也不會撥錯一顆。六十多歲的人。足足算了一天半夜的賬。竟被他賬賬查清。說你近來五月裏起。一共用了三千七百多兩銀子。二千五百多塊洋錢。不知幹些什麼。埋怨我不應這樣糊塗。放你儘管取錢。從沒關照他一聲。那時我因吃罪不起。不合同他說錢是你少爺的錢。我不過管帳罷了。那有什麼權柄止住了不許你用。豈知他聽了這一句話。隨手竟把鑰匙

向身邊一袋。說既然這樣以後再要取錢。叫你向他去取。并且有話問你。遂恨恨的回房而去。今天已三天了。聽得老娘姨出來說起就從那一夜起肝氣大發沒起過牀。今日你既回來。快去看看他的病勢如何。倘然眞要銀子也好問他去要。少霞道。怎麼樣講。我端午後頭用過這許多錢麼。你莫鬧錯了賬。何先生發極道。賬目怎得鬧錯。現在賬箱裏頭取與你看。說畢。開了賬箱。取出一本霞記支取銀錢總數的賬簿出來。見上邊一五一十寫的明明白白。當眞一些不錯。少霞半晌不語。何先生怕他看完了賬。有甚說話爲難。催他快到上房裏去。少霞想老太太既把鑰匙收去。又是病了。見了他也是無益。況且老太太有些身體不好。妻子一定在房伏伺。見面時必要問長問短。嘮叨一個不住。我有甚工夫躭擱。倒不如先把何先生現有的零碎洋錢取了。祇要夠得上十六檯的下脚。再在檯面上找個朋友。借他一百塊錢。祇說這幾天沒有回家。等到一回去。馬上就還。料無不肯的事。那時阿金這一筆錢。也就有了。且把今日過了。明後天早些回來。問老太太一共有幾個兒子。要這錢來何用。爲甚不許我花。倘然給我便罷。若有半個不字。或是妻子在旁多言多語。索性鬧他一場。說明要把阿珍討回家來。以後便可杜門不出。不然休想收心。倒也是個絕妙機會。想罷。開口答道。既是老太太病了。自然就該進去看他。但我方纔回來的時節。在泥城橋買了幾盞水月電燈。這錢還沒有付他。你那裏現有幾十塊錢。不知夠是不夠。若然夠了。老太太病在那裏。向他取甚鑰匙。何先生聞言。暗想幾十塊錢。乃是小事。況又是買東西的。將來老太太問起。變得出賬。何苦不肯給他。做甚難人。因道。我這裏隔夜存有五十塊錢。此刻又在十六鋪馬路收了十六塊錢房租。一共有六十六塊。你要拿去就是。這賬我却不出霞記。出在家用零物上。可好。免得日後老太太瞧見。說我不聽他的分付。私下又付了你錢。少霞子細一算。道。你那裏有六十六塊。我身傍還有五十多塊。夠付的了。這賬出霞記也好。家用也好。但憑你罷。何先生道。一准出在家用上邊。遂卽開了抽斗取

出錢來。點過數目。交與少霞。乃是三十塊錢鈔票。三十六塊現洋。少霞接過。藏在身旁。假稱看老太太去。回身就走。一口氣跑出大門。心中又喜又惱。喜的是下脚已經足够。惱的是老太太這般年紀。爲甚忽然管起賬來。這必定是妻子慫恿出來的事。往後要甚錢花。比不得從前容易。除是與他硬挺。一定把阿珍討回。沒有第二個念頭。一頭思想。那兩隻脚早已飛也似的走出了城。尋見包車。跳將上去。叫他趕快到萃秀里。一來一去。不到兩個鐘頭。阿珍等見了。多說他來得好快。少霞因心上究竟尙少一百塊阿金的錢。必須布置定妥。晚間方好見他。此事應與逢辰商議。一則知己些兒錢財上有過來往。二則看他自己雖沒甚錢。那朋友却有錢的多。必定有處設法。故而到得院中。立刻寫了張請客票。叫相幫的到花小蘭家。請他速速就來。有事面商。誰知逢辰不在那邊。少霞好不焦躁。等了半點多鐘。又寫第二張字條去催。仍沒有見。想起他前會說過日間必在福安吃茶。又差小大姐到福安去請。果然尋了他來。少霞叫小大姐燒烟。兩個人睡在炕上。逢辰吸烟。少霞湊近身子。附着他的耳朶。說今天請你過來。有件事要與你商量。你必須要幫我的忙。逢辰問有甚事情。少霞道。不瞞你說。我有十多天不回家了。今天要在這裏吃酒不够了下脚洋錢。差車夫到家裏去拿。誰知老太太昨日病了。賬房裏祇給了五十塊錢。仍是不够。故要請你設個法兒。逢辰笑道。屠少翁說什麽話。吃酒有了五十塊錢。怎的下脚還是不够。少霞道。你不知道。我因鄧子通做了媚春。在小廣寒點了一百齣戲。今天與他嘔氣。吃的酒是四雙雙檯。五十塊下脚怎够。逢辰咋舌道。怎麽你吃十六檯酒。少霞含笑稱是。逢辰道。十六檯酒連下脚共須六十四塊。五十果然不够。這麽樣罷。我本來借你三百塊錢。沒有還你。停回我去取洋錢來。先還五十塊罷。少霞搖頭道。我請你來。向你討債不成。你借的錢。不便還我。緩幾日有甚要緊。今天我却要費你的心。替我借一百塊錢。少則兩天。多至三天五天。祇要我一回家去。就有錢還你。可肯幫這個忙。逢辰躊躇半晌道。自己弟兄。說什麽

幫忙二字。但我今天一百塊錢借不出來。倘你眞個要用。須要向人轉借。却又是中秋到了。開口上去。防着他們不允。這便如何是好。少霞道。中秋還有數天。我這錢是不到節就要還的。有甚不允。逢辰道。你我自然相信得過。旁人却就不可說了。少霞聞言。臉上發紅道。照你說來。這件事你辦不到麼。逢辰見他發火。連忙按住他道。你莫着忙。我在這裏替你盤算。停刻包你有錢。就是少霞方始回嗔作喜。問逢辰怎樣設法。可要我自己出名。逢辰道。你又來了。百把塊錢。値得甚事。要你出名。少霞大喜。與逢辰說說談談。留他吃了點心。催着速去。逢辰答應。去了一刻鐘時。果然拿了一百塊錢鈔票到來。暗暗遞與少霞。當下少霞收了。也不問是那裏來的。逢辰也並沒說起。阿珍看天已八點鐘了。廚房裏菜已備好。問少霞可要請客坐席。少霞叫拿請客票來。請了鄭志和、游冶之、大拉斯、白拉斯、康伯度、經營之、杜少牧、鳳鳴岐、平戟三、熊聘飛、夏時行、烏里阿蘇、格達。連自己與賈逢辰。一共十六個人。鄧子通自然不去請他。溫生甫與潘少安。也沒有請。因生甫與子通交厚。少安犯着營之少牧二人心病。請了來有許多不便之故。逢辰幷在經杜二人的請客票上。加了並無少安在座務請速來十個字兒。少霞說他很想得到。逢辰倘嫌客少。說十六檯酒。怎麽祗有十五個人。連一人一檯。也還不到。又替少霞請了施礪人、藍肖岑來。說這兩個人。雖然也與子通往來。却是我的至好。斷沒要緊。少霞道。你的朋友。自然與我的一樣。請他來打甚麽緊。你可還想得出別的人來。逢辰道。你要吃酒的人很多。不過請他們來。房間裏怕要坐不下了。這便怎好。阿珍道。十六檯酒。憑你怎樣房間。怎坐得下。我却有個主意在此。少停客人到了。先擺個雙雙檯。吃過再擺。分作四次可好。逢辰道。本來祗能這樣。少霞道。分四次擺不太煩麼。我們客人不多。還是先擺八檯。後擺八檯的好。阿珍道。八檯怎樣擺法。少霞道。把四張桌子接長。每桌擺兩席菜。餚諒還擺得下去。阿珍道。圓碟盆祗怕有些勉强。逢辰道。盆子好少擺些的。客大少的意思這樣。竟是照他就是。阿珍點頭答應。眞個先擺

八檯。每檯十二盆圍碟。祇擺八盆。已覺滿檯是菜。不移時。志和、冶之、少牧、營之、伯度、大拉斯等先到。逢辰正要催令入席。鳳鳴岐與熊聘飛二人。接了少霞的請客票。本想不來。因見條上寫有少牧、載三在座。并四雙雙檯。客到不多。務請光降字樣。這四雙雙檯從來沒有見過。倒要瞧瞧熱鬧。故俱不先不後的一同到來。少霞大喜。見眼前已有十人。可以先坐四檯。一面再寫條子去請載三、白拉斯、格達、烏里阿蘇、夏時行、并施礪人、藍肖岑等。停回再坐四席。相幫起過手巾。各人相將入座。逢辰因少霞今夜的酒。擺得場面很闊。要衆人多叫幾個局兒。也有四五個的。也有兩三個的。擠得房間裏幾乎水洩不通。酒至半酣。白拉斯與夏時行來了。少霞叫阿珍另外借個房間。親自陪着過去。說明尚有八檯。暫請略坐片時。烏里阿蘇與格達兩個也多到了。逢辰聽隔房來得客多。跑過來替少霞作陪。又聽得外面有人動問薬媚春的房間是那一間。乃是施礪人藍肖岑聲音。連忙出去招呼進房。與少霞見過面兒。囑少霞仍到席面上去應酬。待他們散過了席。就好再坐。少霞答應。回至席間。約有一刻多鐘。衆人紛紛散去。少霞叫阿珍將檯面重新擺好。請逢辰等過來。共是白拉斯、烏里阿蘇、格達、夏時行、施礪仁、藍肖岑、賈逢辰、與少霞自己。祇有八人。載三沒有請到。少霞覺得客少。要逢辰設法再請幾人。施礪人道。我有兩個朋友。一個姓花。一個姓栢。可要請他前來。少霞道。有客最好。逢辰聞言。瞧了一眼道。可是花小龍、栢幼湘麼。礪人道。正是二人。逢辰默然不答。少牧催礪人快寫請客票去。礪人寫不來字。央夏時行代筆。說姓花的名喚子龍。姓栢的名喚幼湘。多在公陽里小花巧玲房中。夏時行如言寫好。交與阿珍。從窗口一隻小藍子內吊將下去。分付相幫趕緊去請。逢辰輕輕在少霞的衣上一扯。走出房去。少霞會意。跟着出來。逢辰低低說道。施礪人他去請姓花姓栢的這兩個人。你道是誰。怎麼答應着他。少霞道。我不知道。逢辰道。說起來你莫着惱。姓花的是甯波人。聞得他靠賭爲生。姓栢的不是別個。就是春間做黃牌九的白湘吟。自從做弄你我衆人捉

破之後。他出了一次碼頭。聽說是甯波去的。不知如何與姓花的交了朋友。那姓花的。不但搖攤麻雀。多有出神入化本事。並且牌九裏頭。有種絕技。乃用黃臘嵌在指甲中間。臨推時路路在牌上邊插個記號。憑你甚麼新牌。祇要推過三四方兒。他一張張多能認得出來。是或做副雙夾。或在第三副上做副通吃。他的骰子並不灌鉛。乃是用高三四的。擲出來三七居多。自已拿的必是第三副牌。故能逢賭必贏。又拿不出他一些破綻。湘吟交了此人。聽說竟拜他爲師。近來甚是得法。上月間回到上海。每天又在小花巧玲那邊。礪人諒來不知其細。故替你請他們來。我雖明知其事。却又當着衆人。不便說破於他。這却如何是好。少霞聞言皺眉道。原來姓栢的就是湘吟。這賭棍改名。礪人請了他來。眞是有些不便。你可想個主意阻擋他不來纔好。逢辰道。請客票已經去了。叫我怎樣阻法。少霞沈吟半晌道。既是這樣。今天我瞧你的分上。施礪人我也原諒他不知不罪。停刻二人不來最好。倘是來了。我祇做不認得他。冷冷的散了檯面。那就沒有事了。你却也要暗中關照湘吟。叫他自己明白。逢辰涎着驗兒答道。這個自然。今天我請施礪人來。礪人纔去請這兩個賭棍。算來多是我的不好。你却千萬莫要生氣。少霞道。你與我說過是了。那個生什麼氣。兩個人又不是你去請的。你也不必放在心上。我們坐席去罷。逢辰點頭稱是。二人同進房中。叫阿珍交代相幫。先起八客手巾入席。逢辰仍要衆人多叫些局。助助少霞的興。這八檯酒。不比得前八檯了。施礪人與藍肯岑兩個。本來最喜奉承。聽得逢辰說話。好像得了軍令一般。每人叫了四個。白拉斯雖然是外國人。也是個沒交代的。叫了六個。烏里阿蘇、格達。看見衆人這樣。每人也叫了四個。夏時行因中秋已到。端正一漂了事。落得把從前叫過的局。一齊叫來。共是八個。逢辰與少霞自己。也每人叫了三個。點一點共有三十六張局票。尙還沒有發出去。叫下面相幫的喊聲阿珍姐。屠大少爺朋友上來。阿珍達忙迎將出去。招呼進房。少霞起身一看。前面一個四十多歲年紀。身穿三藍鐵線紗夾衫。棗紅珠地

鐵線紗夾馬褂。開口時滿口的甯波聲音。想必花子龍無疑。後面一個。正是湘吟。那施鶴人見二人進來。慌與少霞說道。這位是花子翁。這位是栢幼翁。少霞趁湘吟立在後面還沒看楚。勉强向二人拱一拱手。分付值檯面的娘姨。添兩付杯筷來。伺候坐下。湘吟見主人乃是少霞。究不免心上有些惶恐。逢辰搶過一步。附着他的耳根。把少霞今天斷然沒事。并叮囑他祇當從前沒有見面的話。安慰過他。方得放心坐下。鶴人問二人叫那幾個局。二人每人叫了兩個。衆人要他們添。又一人添了一個。寫好局票。一齊發將下去。那檯酒自從十點鐘入席。直吃到一點多鐘方散。消息傳入鄧子通耳中。曉得少霞與他嘔氣。明日約了潘少安溫生甫一班人去碰和。碰一圈起一次手巾。算是一場。一共碰了二十圈莊。算做二十場和。那頭錢每場十二。多是子通一人拿出來的。旁人祇碰輸贏。當眞很闊。碰過了和。子通這晚。一定不肯放阿珍回小房子去。重新擺一個雙雙檯。吃到天明。鬧了一夜。可憐屠少霞在仁壽里守了一夜。好不寂寞。初時倘有阿金陪伴。到得一點鐘敲過。阿金恐防阿珍回來。回轉自己房中去了。沒奈何跟他過去。要想就住在阿金那邊。一則他身上祇花了二百塊錢。那一百塊倘是向逢辰借來。隔夜纔給他的。倘然今天開口。又要什麼小貨。還是答應他好不答應好。答應他。一時拿不出錢。不答應。防他瞧不起人。二則阿珍這人不好惹的。若是曉得與阿金有這事情。必定要翻過臉來。不但弄得他們姊妹失和。不要拿了這個錯處。爲難起來。定被子通好笑。因此心上不敢。祇與阿金說說趣話。解解悶懷。倘留心莫被小兄弟聽見。起甚是非。坐到兩點多鐘。阿珍尚沒回來。阿金要想睡了。催少霞也去安睡。少霞估量着此刻阿珍不回。必是子通在院子裏有甚花樣。把他留住。無精打采的踱到自己房中。千不怪。萬不怪。卻怪起家裏的老太太來。爲甚一點世情多看不破。要把銀錢管住。弄得人半死半活。不然今夜查明了子通有甚場面。明天我再與他鬥上一鬥。方出我心頭之氣。如今卻怎樣纔好。和衣倒臥在那一張外國牀上。覆去翻來。再

睡不着。想到天明。忽然要去與賈逢辰商量。央他向人再借幾百塊錢。用他幾天。不知逢辰可有這個力量。正在子細盤算。聽後門上門環輕叩。阿珍來了。少霞叫醒小大姐開門。等他進房。把鄧子通碰和之事。問個明白。阿珍怕少霞發甚脾氣。裝點出子通如何轉他念頭。他如何不肯。如何跑了回來的話。說了一遍。又說堂子裏的這一碗飯。吃得眞也怕了。最好你再花幾個錢。我跟了你。那時方是我出頭之日。這一席話。說得少霞意亂如麻。決計等到飯後。去與逢辰商量此人。必有個善全之策。故此反向阿珍用言安慰了好一回兒。上床同睡。一覺醒來。日已過午。少霞早膳也都不吃。梳洗過了。吃過中飯。立刻出外去找逢辰。先到花小蘭家。阿素說還沒有來過。此刻諒在福安吃茶。跑到福安一問。說與四個人到四海昇平樓去的。尋到昇平樓。方纔遇見同着的那四個人。乃是糜人肖、岑花子、龍栢幼湘。見了少霞。多來道謝昨夜叨擾。幼湘也隨着衆人說幾句口頭語兒。少霞含糊答應過了。另外揀張桌子。泡了碗茶。叫逢辰過去。先把阿珍現要嫁他的話說知。逢辰極口慫恿。說阿珍怎樣有情。怎樣娶得少霞。又把昨日回去老太太病了。曉得他老人家近來把帳房裏的銀錢鑰匙取去。纔與你借一百塊錢。如今要娶阿珍。祇怕一時間甚是吃力。因此又要想個法兒的話。一五一十。老實告知。逢辰聽了。心上邊品的一跳。暗想怪不道昨天少霞借錢。原來有這緣故。如今聽他口音。明明又是此意。若然老太太是好說話的。這種人借給他一千塊錢。怕不將來還了二千。大大有些巴望。但這老太太聽起來是一個了得的人。莫說一千。借他不得。就是昨天的一百塊三天五天裏頭。也防他還不出來。這便如何是好。眉頭一皺。計上心來。說屠少翁。你的意思我明白了。莫非是要娶阿珍。手頭一時沒有現錢。要我幫你的忙。怎奈我不是數餘的人。你曉得的。倘然要向別人轉借。三百二百。够不了你的用處。爲數大了。不瞞你說。我是個家無一擔的人。那個信我。有却有個絕妙的法兒在此。祇是怕你不肯。我不敢說。少霞聞言。接緊問道。有甚法兒。爲甚說我不肯。你

快講來。逢辰道。這幾天檯面上常常會見的烏裏阿蘇格達兩個。不是狠有錢麼。少霞道。看他二人起居。當眞有幾個錢。但我與他們。交情甚淺。怎能開口說個借字。逢辰笑道。誰說要你開口去借。少霞道。不借錢提他怎的。逢辰附耳說道。你不曉得他們二人。最喜歡的乃是賭錢。我們現有花子龍、栢幼湘、兩個在此。祇要你肯出個面兒。邀他們來入局。怕不做他個一萬八千。那倒是穩穩兒的。祇恐怕你辦不到他少霞沈吟半晌道。又是黃牌九麼。那是斷斷做他不得。倘然被人捉破。花栢兩個。是拍拍身體好走路的。我是生養上海。又人人曉得有些家私的人。如何幹得此事。後來怎在上海做人。逢辰搖頭道。黃牌九是使不得的。要做他還是搖攤。祇要靑龍頭上幾記。怕不頓時贏了個不亦樂乎。況且那是十拿九穩的事。你倘然有這心思。我叫子龍幼湘兩個過來。細細問他。少霞躊躇不決。逢辰將手向花栢二人招招。二人會意。跑了過來。逢辰不等少霞開口。把商量要做烏里阿蘇格達兩個的攤局。告訴他們。問二人可有這個本領。二人回說。當眞入起局來。輸贏是拿得定的。但是出面的人甚難。此人須要有些名望。向來又甚規矩。纔能哄動得人。逢辰道。出名屠少翁如何。花子龍道。若是少翁。那是再好沒有的了。平日又是有錢。又是名氣狠好。那個不相信他。逢辰道。少翁若然當眞高興。贏了錢怎樣攤派。栢幼湘道。從前我不合在少翁面前掉過元虛。幸虧他並沒記恨。這回應該補報些兒。少翁當眞出面。我與老龍兩個出手。贏了錢少翁五成。老龍三成。你與我各得一成。這樣分派可好。逢辰道。我這一成。是不要的。還是你取二成。或是少翁六成。少霞被三個人你也一句。我也一句。不由不利令智昏。竟然被他們晙弄上了。因問祇賭一場。拿得住可贏多少。子龍道。場面大些。一場好贏一萬左右。至少也有四五千兒。少霞道。你看二人的場面可還大麼。子龍道。二人場面却是大的。我門却也要備些本錢。方能引得動他。少霞道。要備多少。幼湘道。至少五六千兩銀子。少霞道。你們可够。子龍道。我有二千。幼湘道。我盡力拼湊起來。約有一千。逢辰道。我也

有一千可移。子龍道。尙有二千。自然是少翁的了。少霞兩眼看着逢辰。逢辰把頭一點道。少霞兩千自然算數。一頭回話。一頭把少霞拉至東首靠窗說道。你現銀不够。我曉得的手上的那兩隻鑽戒。一隻翡翠班指。怕不足値二千銀子。停回我來替你設法。少霞財迷心竅。覺得逢辰的話。句句有理。心中大喜。滿口應承。當下逢辰就令子龍幼湘回去取錢。又叫少霞把東西取將下來。替他設法抵押。順道自己帶了幾張銀票出來。約少霞在花小蘭家等候。少霞果眞惠了茶錢。就到小蘭那邊坐等。不到一點多鐘。三個人都已來了。身邊帶來的銀票居多。點一點湊成足足六千。逢辰馬上令阿素喊下一檯菜去。又令取筆硯過來。叫少霞寫請客票。去請烏格二人。算是少霞的主人。爲的是少霞這人。祇可朦他一時。隔了夜。怕他顧惜聲名。有甚變動。也是少霞命宮裏注定的破財。聽了逢辰們的鬼串。一心想要手到錢來。端整好要阿珍回去。寫過了請客票。就睡在炕榻上邊。與子龍幼湘問些動手的過門訣兒。子龍取出四顆骰子。當場搖與少霞看過。并把手法傳授與他。怎樣搖定是靑龍。那樣搖必是白虎。少霞取來試驗試驗。果然一點不錯。祇喜得眉花眼笑。料想着萬無一失。狠是放心。子龍見少霞十分得意。遂說稍停入起局來。做寶是我的責成。幼湘逢辰立角。少霞開盆。少霞要幼湘開盆。自己立角。逢辰說開盆容易。祇要當心莫把骰子碰動。立角却要格外精熟的人。不然恐防錯誤。不是頑的。必須幼湘纔好。少霞遂認定開盆。用心要鏖戰一塲。誰知這一鬧竟鬧出不堪的事來。洋場上站不住脚。弄得好好的一個大少爺。溜之乎也不敢出頭。直到第二集書中母死之後。方纔掃去未完。重新出現。却落了個終身話柄。敗盡聲名。并且這一下因做弄人家而起。雖然沒有得手。那心術已是壞了。後來下場得甚是蕭條。說起來令人觸目驚心。好不可畏。正是

爲人莫把貪心起。　處世萬宜守分高。

要知少霞怎樣鬧出事來。洋場上立不住脚。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志和初氣顏如玉　阿素逼尋屠少霞

話說屠少霞不合聽了賈逢辰之言與花子龍栢幼湘。算計烏里阿蘇格達的錢。寫請客票去請他到花小蘭家吃酒。吃完了酒。端整搖攤。好像一萬八千銀子。可以穩取荊州。那裏曉得這是逢辰與幼湘等定下圈套。要少霞等衆人去鑽。出出那春裏頭捉破黃牌九的這口毒氣。并好弄一注大財。烏里阿蘇格達兩個。何嘗是什麼大員。也是幼湘一黨。有意串他們出來。與衆人聯絡。却又裝出許多脾氣使衆人望而生畏。不疑心到這一條路。起初先要做少牧一人。誰知他近來錢已乾了。又做了顏如玉天天的寫在那邊。人也不甚出來。比不得初到上海的時候。因此死了這一條心。其餘衆人有錢的要算鄧子通第一。此人不狠賭錢。無從下手。鄭志和遊冶之在上海日子多了。春間又在牌九裏吃了些虧。看他步步留心在棄。媚春席上遇見幼湘之時。指指點點了一番。並問他爲甚要變易姓名。說了多少冷話。逢辰怕他當衆叫破。拉着二人出席。陪了無數小心。方纔沒事。這種人怎能再去轉他念頭。祇有少霞花錢撒漫。人又不甚精明。要報當時受辱之讐。還在此人身上。不過沒有機會去打動於他。正是事有湊巧。少霞忽向逢辰借起錢來。逢辰想此時不再下手。更待何時。當下借了一百塊錢。就在席上邀藍肖岑施礪人來。去請幼湘與花子龍吃酒。要看少霞見面之時。怎樣動靜。後見他不甚着惱。本想用些心思。就把這一百塊錢說是向幼湘借的。春間牌九裏本還短少。將來不要還了。好去親熱於他。不料隔了一夜。少霞忽然要討阿珍。又尋逢辰商量。逢辰正中下懷。始放胆把倒脫靴的本領。施展出來。假意叫少霞糾烏格二人搖攤。却叫少霞開盆。又先說下開的時候。須要當點兒心。莫把骰子碰動。種下句根。可憐屠少霞一時間利欲熏心。怎想得到許多利害。自從寫了請客票去。還怕烏格二人不來。及至二人到了。吃過了酒。逢辰假意說

要碰和。花子龍說碰和不好。還是推幾方小牌九頑頑。栢幼湘說。與其牌九。不如搖一塲攤。輸贏來得爽快。幾個人你言我語。後來大家多說搖攤最好。格達情願先搖一莊。因身邊本錢不足。差長隨回棧房去拿。烏里阿蘇說。我現銀子今天雖也帶得不多。却有三四百塊鈔票。一張一千兩的滙票在此。倘然贏了。不必再說。輸了還有京裏頭朋友匯來的一張五千兩銀子支票。不知可能抵得錢麽。賈逢辰道。烏大人說甚麽話。你老人家棧房裏怕少了現銀。諒來鑰匙帶在身旁。怕回去拿。停回贏了最好。輸了儘管放心。我們這幾個人。那一個不好移動。就是我們輸了。也說不定要向你老人家移動些兒。烏里阿蘇道。那個自然。你們也放心是了。格達道。閒話少說。我差底下人去取銀。諒必立刻就來。不知你們可再去邀幾個人助助興兒。還是就是眼前的五六個人。花子龍道。我去邀肖岑礪人兩個同來可好。他們雖是輸贏小些。却最喜歡的。也是此道。格達道。既是喜歡。何不快快邀來。子龍遂寫了一張條子。交代阿素。分付相幫快到藍肖岑的相好兆富里錢寶玲那裏去請。不消半刻鐘時。二人來了。那格達差到棧房裏去取銀子的長隨。尚沒有來。格達又發起性來。混帳忘八罵個不住。逢辰見他發怒。說格大人倘果高興。我這裏先有一千兩鈔票在此。不妨先請頑耍起來。等貴价到了。還我可好。格達點點頭道。那也使得。但是你把銀子借給了我。自己還有錢打麽。逢辰道。我們幾個人。好通融做的。怎麽不打。格達道。既是這樣。待我當真先做個莊。試試財氣如何。逢辰遂叫阿素把檯子排好。拿出四粒又圓又活的骰子來。連搖缸一齊擺在檯上。格達揀個方位坐了。講定搖二十攤。照例浪過三攤。又把搖缸搖了三搖。放在桌上。衆人因要探探寶路。也有打單甩的。也有打出進穿白龍穿的。也有打一記槓子的。格達看衆人打齊。開了一個十五點的出寶。剛巧少霞與栢幼湘在出寶上合打了二百兩銀子單用。該配六百。子龍是一百兩出進穿。該配二百。逢辰打槓子。沒有輸贏。青龍上乃是施礪人藍肖岑。每人祇有五兩銀子。白虎上是烏里阿蘇念兩。

一共吃了三十兩銀子。却配了足是八百。格達將銀配過。搖搖頭。說出門不利。又把搖缸搖動。要看第二記輸贏。差去取銀子的二爺已回來了。一共取了三千兩銀子到來。一半乃是鈔票。還有一半都是莊票。格達點過數目。把兩張五百兩銀子莊票還過逢辰。餘下的放在身邊看他不慌不忙。第二次又開了個出寶。這回屠栢二人沒有覆他一記。祇有肯岑一人打了十兩銀子。其餘都是莊家吃的。以後輸輸贏贏。一共開了十一二攤。被子龍領着衆人摸出寶路。把莊家打坍。及至結帳。三千兩票子祇剩得三百兩不到了。格達把搖缸一推。立起身來。讓別人去搖。烏里阿蘇做了一莊。是三十攤。又輸了二千兩左右。也停了手。逢辰要子龍做莊。子龍與少霞打個暗號。說一個人輸贏太大。還是那一位來與我合做一莊。少霞會意。說我來與你合莊如何。子龍道。與你合莊最好。就請你替我代搖。我正盡心盡意的在旁收注配注。少霞假意推辭道。我祇能搭個分兒。要我搖是弄不來的。還是你自己動手。我來替你收配。格達道少霞這個頑意不很弄麽。若是當眞不很弄慣的人。果然還是替子翁代搖。那收注配注。差不多些的人。最易錯誤。我看讓子翁去弄的好。逢辰礪人肯岑等。也都是一樣的說。逢辰與幼湘兩個。更願併個股分在內。幫着子龍做個看清。子龍咬着少霞耳朶。說是時候了。你儘管大胆動手。祇要開盆時格外留心。不礙骰子。包定着你一戰成功。少霞大喜。方纔答應。湊齊資本坐將下去。言明祇搖十灘。搖完再放。也照例浪了三攤。令衆人看過寶路。第四攤起自然算數。開的乃是青龍。沒有人打。贏了三百多兩銀子。第五攤又開青龍。又沒人打。祇有礪人打了二十兩銀子龍白穿。配了他四十兩。又贏進七百多兩。第六攤開的進寶。衆人却又打在青龍上去。進寶上祇有礪人打了一記十兩的扛子。配了他十兩。尙餘八百多兩。自從這第六攤起。看看檯面漸漸打得大了。格達連著方纔做莊那三千兩票子。早已輸光。拿手上邊一隻漢玉鐲子。一隻貓兒眼珠子鑲的珠戒指兒。向子龍抵了五百銀子。烏里阿蘇身邊的滙票也抵押在逢辰那

邊去了搖到第七記上因這一日的攤路。連幾連的甚多。衆人一齊打了一記覆寶。多在進門上邊。算一算足有二千銀子左右。子龍叮囑少霞這一下小心些兒。少霞動手開盆。子龍又叮囑一聲。少霞的手頓了一頓。骰盆裏好像微微的一響。子龍縐縐眉兒。及至開開一看。但見四顆骰子。兩顆是五。一顆是么。一顆是二。一共十三點兒。正是進寶。少霞大驚失色。子龍附耳抱怨他太不小心。說開盆時。不合把手往下一沈。那搖缸口碰動骰子。自然開出禍來。少霞也自己埋怨自己怎的不中用到這個樣兒。幼湘與逢辰兩個微微歎一口氣。催子龍把配注配了。算一算連贏錢嘔個乾淨。還輸一千多兩。祇得免免強強的說沒甚要緊。再看第八攤如何。這第八攤。衆人打的還是進門。却比上一攤更是大了。烏里阿蘇把匯票向逢辰贖轉。就在這票子上打了二千。另外又是五百多兩現銀。格達把上一記在進門上贏來的一千五百兩。連本錢五百。共是二千。撲上一撲。肖岑也因有了贏錢。打了三百多兩。與礪人差不多兒。少霞見衆人打得太多。問逢辰倘然配不够了怎樣。逢辰道。你儘管開。不够配了有我。子龍道。這回莫再碰了骰子。不是頑的。少霞點頭答應。十分用着十二分心。把搖缸揭動。柏幼湘高喝一個開字。少霞聽搖盆內好像沒有響動。料着是一定贏了。誰知道數一數十七點兒。當眞又是一個進寶。這一回驚得呆了半晌。話都說不出來。逢辰子龍幼湘三個。也多假意慌張。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道這是那裏說起。烏裏阿蘇將手向打着的匯票與現銀子一指。道一共是二千五百五十五兩。該配七千六百六十五兩。格達道。我要配六千兩。肖岑道。我打三百念兩。該配九百六十兩。礪人道。我三百二十五兩。該配九百七十五兩。子龍併着一算。共要配出銀一萬五千六百兩。莊上的本錢尚有四千九百多兩。不够了一萬有餘。多向逢辰要銀。逢辰問少霞等。除了現銀身旁可還有甚東西抵押。子龍道一萬多兩銀子。作四股開。每人該出三千三百兩左右。我有一隻打簧金表。三百兩銀子買的。尚有一張半个月期支票。剛巧三千銀子。抵得够了。待

我交與你們柏幼湘道。我沒有別的物件。祇有三千五百兩一張銀行支票。抵三千三百兩如何。烏里阿蘇道。支票祇要靠得住的。到期一樣多是銀子。有甚不可。逢辰道。我有一張朋友託我做中出賣的田單在此。那田在虹口地方。足值三千多兩銀子。一畝單上共是二畝九分有零。祇好頭痛救頭。暫抵在烏大人處。明後天我來贖罷。烏里阿蘇道。抵一抵是可以的。最好那一位來做一個中。逢辰道。就是少霞可好。少霞搖搖頭道。並不是我不肯。我今日自己尷尬到個極處。這便怎好。逢辰道。你到底還缺多少。少霞道。我身上祇有五十多塊零碎洋錢。一隻四百五十兩銀子買來的金練打簧金表。一塊三百兩銀子買的漢玉扇軋頭。一隻海珊瑚金鑲鐲子。一個三百五十兩銀子新買的玻璃翠烟壺。總共祇有一千。其餘眞沒有了。說起來實是慚愧。逢辰道。這麼樣罷。阿素他還有幾個錢。借你可好。少霞道。他有多少。逢辰忙叫阿素來問。阿素起初說中秋到了。那有餘錢。後來逢辰向他熟商。連頭錢借了五百兩銀子。說明三日即還。取出來交與少霞。尚少一千多兩。眞是沒有法了。逢辰又去替他與烏里阿蘇商量。叫少霞立了一帳一千二百兩銀子兩個月期的借票。自己做了一個保人。方把配注配淸。那田單因烏里阿蘇的銀子。除被少霞借了一千二百兩。空頭又抵了金表烟壺等物。不够數了。抵與格達。仍倩少霞作了個中。衆人看尚有兩攤。搖不下了。就此各散。子龍幼湘一把拉了少霞到後房去。多要與他拚命。少霞說第七攤果然是我不好。碰了骰子。第八攤並沒碰動。怎的輸到這樣。子龍道。這仍是第七攤上的禍根。被他們摸准了路。千不該萬不該。總是你失手碰骰子的不該。你初搖時。我好好在桌底下用吸鐵石吸了一個白虎。多被你碰做進寶。如今枉費勞心。却也罷了。但我們多是靠此過活的人。偸鷄不着。折了把米。弄得個資本精光。你怎樣對得住人。少霞被他們這一席話。祇說得啞口無言。正恨沒有個地洞鑽了下去的時節。還好逢辰進來。假說事已如此。埋怨也是無益。我們今天且自散罷。緩天等少霞到家裏去。多拿些本錢出

來。再圖翻本。翻了本。貼補你們。二人還當着沒有聽見。咕哩咕嚕的講個不住。直到逢辰攙着少霞的手。移步蹩至外房。二人始也跟了出來。逢辰暗囑少霞快去。何必在此受氣。少霞一步懶一步的跑出房門。子龍尙問到那裏去。少霞沒有答他。逢辰與阿素使個眼風。阿素會意。口裏頭說我去問他。兩隻脚如飛的追了出來。在少霞的衣襟上輕輕一扯。說屠大少爺要去了麼。你莫生氣。方纔的五百兩銀子。放在你處。本當放心。但我端整做節上開消。千萬你三天裏定要送來。不可躭誤。少霞勉強應道。那個自然。你進去罷。我要走了。阿素方說聲慢去。明天請來。回身進內。叫逢辰寫條。再請烏格藍施四人到來分銀。大約連銀連物。烏格等每人一股。有三百兩左右。花柏二人每人得二股半。五百多兩。餘下是阿素的。也有二百兩零些。借票並阿素借出的五百現銀。不在其內。等到緩日銀子到手。大家再算。那班人這一夜說說笑笑。好不開懷。少霞却獨自一人垂頭喪氣的出了花家。心想到仁壽里去。奈一些沒有興會。在馬路口呆呆的立了好一刻兒。想到欠了這許多銀子。若不向家中去取些出來。怎樣了法。以後怎在洋場地面做人。遂決計叫了部野雞東洋車。星夜進城。要向老太太商量。那裏曉得。被老太太一頓訓斥。問他有甚用處。一個錢也不肯給他。少霞不敢再說。左思右想了一回。無可奈何。祇得暫在家中避他一避。並與帳房裏何先生把此事約略說知。倘然有人尋他。祇說沒有回來。不知溜到那裏去了。且等過了十天廿天。叫何先生勸老太太回心。有了錢再行出去。我且按下慢提。須待第二集書中。少霞的老太太病故之後。交代。如今且說阿素。自從串個扇面。借給少霞五百兩銀子。三天易過。少霞絕跡不來。花子龍、柏幼湘要想分這錢兒。與賈逢辰商量。可好叫阿素尋他索討。逢辰道。若然不好去討。當日也不串這齣戲了。我早料他這回輸了許多的錢。家裏頭防拿不出來。纔叫阿素出名借他。爲的正是索討地步。他既三日不來。我們也三日沒有見面。不知他住在阿珍那邊。還是拿不動錢。躲在家裏。我們不便找他。阿素是到處可

以去得的人。又隨便什麼說話。多好講的。祇要尋見了他。說再隔一禮拜。中秋到了。這五百兩銀子。說明預備節上開銷。倘有差池。如何過節。他如情情願願的拿了出來便罷。倘有半個不字。等到中秋那日不妨領着許多不三不四的人。向他去討。看他怎樣發付。你們想這樣辦法可好。子龍幼湘同說逢辰主見極是。遂與阿素說知。叫他四處去尋。阿素先到仁壽里阿珍小房子裏去了一次。阿珍說少霞三天沒有來了。房間裏却像有個客人在內。疑心莫要躲了起來。捉一個空。闖將進去。却見是鄧子通。並沒少霞踪跡。祇得退了出來。又到百花里花笑春家。也說三四天沒有到了。笑春因為有三十三檯酒一百五十幾個局。多沒開銷。差阿春也在各處尋他。阿素看是情真。便不再說。但想這兩處找他不見。不是躲在家裏却在何處。何不進城去探他一探。遂出了百花里。叫部東洋車。拉到西門。下車進城。問了許多的信。方纔尋到。見好一所五進進深的高大房屋。八扇廣漆牆門。甚是氣概。門房裏有個看門的老頭兒。坐在凳上打盹。阿素叫聲老伯伯。你家大少爺可在裏頭。煩你進去說聲。有一個阿素看他。那老頭兒是受過少霞幷何先生分付的。睡夢裏聽得有婦女聲音尋他主人。打個花欠。伸個懶腰。跕將起來。把眼睛一擦。細細的對阿素一瞧。回說你來找大少爺麼。他好幾天不回來了。我們老太太生病。差小二爺出去尋了幾次。總沒尋到。多是那班騷貨害人。老太太氣得發極。你是那裏來的。尋他做甚。阿素聽說話不對。呆了一呆道。我是你少爺的要好朋友。差來說句話的。曉得你家少爺有三天不出門了。故此路遠迢迢的進來。你莫誆我。老頭兒道。那少爺的朋友是誰。怎見得我來誆你。阿素道。你少爺的朋友是賈逢辰。與他天天總在一處。祇因這幾天住在府上。不見面兒。纔差我特地進城。你說好幾天並沒回家。豈不是誆我麼。老頭兒道。這朋友叫賈逢辰麼。老太太曾經說過。正要尋他說話。你可回去請他自己前來。我們少爺當真不在裏頭。你且去罷。阿素見走不進門。心下躊躇。要想就此回去。難道白白的跑了一次。要想硬闖進去。城

裏頭的宅堂。比不得洋場上面。莫要吃了些眼前虧。訴也沒有訴處。故而將身倚在門首一根柱上。立了好一刻兒。到底不敢進去。還是回去與逢辰商量好了。應該怎樣再來的好。沒奈何。說聲你家少爺當眞不在。煩你等他回來。轉言一聲。說阿素來過。他心上自然曉得。我要去了。老頭兒將手一擺道。我聽見了。你儘管去。阿素垂頭喪氣的走出大門。約有半條多街。忽見拉少霞包車的車夫江北阿三。手中拿着一大缸洋煙。劈面走來。阿素喜出望外。連忙叫住了他。問道。你家少爺。這幾天究竟可在家裏。阿三是天天拿慣轎飯帳。節節拿慣草鞋錢的。巴不得主人家每日出外。這幾日不出去了。一個錢也沒有進帳。聽見阿素問他。一五一十的細細說道。少爺住在家裏有三夜了。儘日儘夜。吃鴉片煙。並沒出來。卻與帳房裏何先生商量好了。交代看門的有人來尋。總說不在家中。諒來你也去過的了。斷斷沒見面兒。阿素點點頭道。一些不錯。你可能替我想個法兒。請他出來。阿三道。請他出來。談何容易。我也因這幾天沒有轎飯錢拿。想過幾個念頭。要想哄他出門。爭奈那一日搖攤的錢輸得狠了。回來問老太太要錢。老太太一個不給。少爺是要面子的。沒有了錢。出門不來。因此躲着也不是有意要胡賴人家。如今必得尋一個知己些的朋友。到家裏來會他。順便向老太太勸勸。祇要勸得轉那老人家給錢。不怕他不出大門。你想這一個人誰請得來。阿素道。如此說來。我明天叫賈逢辰賈大少爺進城可好。阿三搖頭道。賈大少爺。我們少爺是要好的。老太太卻深怪着他。說多是被他引誘壞的。背後頭常常說要與他過不過去。還是不來的好。阿素道。賈大少爺。你們老太太與他不對。你知道老太太可有個說得上話的人。阿三道。人是有的。一個是鳳鳴岐。一個是平載三。一個是熊聘飛。一個是李子靖。這四個老太太多會見過面兒。說他們很是規矩。還有一個短中取長的人。是杜少牧杜二少爺。老太太也說他雖然與少爺一樣的在外嫖賭吃着。卻比少爺有些骨子。你能夠在五個裏頭請到他一個。或者有些指望。阿素細細一想道。五個人我多認

識。姓杜的最是熟些。幷且最好說話。那四個不甚好講。我一准請杜二少爺進來。你瞧好也不好。阿三道。二少爺眞個請得到他。諒來老太太或肯聽幾句話。不過比了請姓鳳的那四個來差一點兒。不能夠十分拿穩他九分。阿素道。你不曉得那四個人。與我們賈大少爺不甚投機。所以我也說不甚來。一准我去請二少爺。你在家裏頭候着。須要使他與老太太見面講話。將來到了北邊。還了我搖攤裏借的這一注錢。你的意思自然曉得。阿三帶笑答道。那就是了。且待二少爺到了我家再說。我挑烟出來久了。恐防少爺性急。要回去了。你也往北尋二少爺去罷。阿素說聲曉得。又說這件事你我須要放在心上。二人始各自東西。阿三回家。不必細表。却說阿素出了西門。叫東洋車到久安里顏如玉家尋少牧而去。誰知少牧那天。正與鄭志和兩個在房中合如玉吵嘴。如玉因近來中秋到了。佯稱開消不够。要問少牧借錢。少牧有錢在手。本是個慷慨的人。無奈自從謝幼安回蘇之後。推說與經營之合開書局不知發了幾十封信。到家裏去要錢。家中祇有空信到申。起初說少甫出門。催他回去。後來竟說少甫將要來申。而勸回蘇。家中頗尙小康。在申不必與人合股貿易。所言匯銀一節。可作罷論。倘要零用。動身時所帶資斧。諒已足够。此間不再寄來。一則長途不便。一則錢在手頭。揮霍無底。切宜自警等語。少牧見了。無可奈何。好不納悶。看看帶出來用剩的錢。漸漸要沒有了。心中正在晝夜焦躁。怎禁得如玉再要赤緊與他借錢。說節上房間裏要用多少房飯錢。要付多少馬車行開消。多少戲館裏頭多少成衣帳。多少銀樓裏多少洋貨店。多少賣花的多少本家處菜錢多少娘姨相帮搉的洋錢上利錢。多少講了又講。滿口要少牧至少借五百塊錢。方可過去。少牧硬着頭皮回說。客人不是一個。爲甚向我一人借錢。如玉聽了。不答應道。本來我很有幾戶客人。這一節因與你要好了些。他們多不來了。那是你曉得的。莫說別個。但看那潘少安就是一個榜樣。每每說到此處。少牧無言可答。祇得含糊的應許着他。說節邊家中若有銀信到來。好掉與你掉

幾百塊洋錢。如玉方纔歡喜。臨了兒灌他幾句迷湯。說是這節過了。下節最好想個法兒。趕緊把我娶了回去。免再擔着心事。吃這碗飯你也不要在外邊頑了。那其間一雙兩好地久天長。豈不甚好。說得少牧心花怒開。不由不忘其所以。如玉那模樣的做作。已有三四次了。這日少牧在房。如玉又與他說起過節的話。問他究竟接到家信沒有。可巧志和來尋少牧。到東薈芳花媚香家碰和。少牧要走。被如玉一把拖住。對志和說。人家有句要緊話兒問他。待他說了再去不遲。志和問有甚要話。可能與我說知。如玉想少牧這人最是面重。何不竟把他答應借洋的話。今日當着志和說知。日後使他縮不回來。倘要縮回。更好就央志和去說。一定難以爲情。這幾百塊洋錢。必可穩穩到手。眞是一個絕好機會。因拉志和一同坐下。把話說知。滿望着他帮些兒忙。那裏曉得志和聽了。說出一席話來。祇氣得如玉面紅耳赤。手足如冰。有分教

平時莫作虧心事。　此日難遮滿面羞。

要知志和怎樣說話。如玉動氣。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籌節費杜少牧覓友　借嫖資賈逢辰作中

話說顏如玉要與少牧借錢。把話向志和說知。指望着幫幾句忙。誰知志和心中。一向惱着如玉。暗地裏仍與少安往來。祇瞞少牧一人。聽見今日要向少牧借錢。因發話道。你這一節短開消麼。做你的客人不是二少爺一個。可會向別的客人想個法兒。如玉道。鄭大少爺。你又來了。自從二少爺做我之後。雖然還有幾戶散客。不過是叫叫清局罷了。莫說向他們開不得口。就使開口也是無益。志和聞言冷笑一聲道。杜二少爺之外。別的客人難道多是清局。祇怕未必。如玉聽口風不對。臉上一紅。硬着嘴兒辯道。不是我顏如玉咬釘嚼鐵。這節除了二少之外。當眞沒有第二個要好客人。那是人人多曉得的。志和道。從來俗

語說得好。叫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做的事。二少或者不甚明白。旁人却怎的瞧不出來。如玉聽志和一句緊似一句。恐防說出不好聽來。急忙轉口想阻住他。那裏曉得志和早已說下去道。你做了杜二少爺。別人果然不做。不過內中還有個人。你待他很是不薄。何不去與他商量。如玉這話不聽猶可。聽了時。心上邊不由不品的一跳。臉上邊紅裏頭泛出白來。祇得半眞半假的勉強答道。鄭大少你莫要胡說。我這一節除了二少。當眞還有那箇。說甚頑話。志和道。誰與你頑。那潘少安是什麼人。少牧起初聽二人講話。祇認志和有意與如玉作耍。笑微微的毫不在心。如今聽見潘少安三字。頓時臉色改變。動起火來。忙問少安怎樣。志和道。你問如玉。少牧眞個逼着如玉。要他實說。如玉聽被志和觸破機關。枉費了平日間遮遮掩掩的多少心思。這一氣直氣得手足如冰。非同小可。又想事已如此。辯也無益。這回再要騙過少牧。除非使條苦肉計兒。否則休想再瞞。因把兩手將眼睛一掩。倒在少牧懷中。假意的啼哭起來。說志和不應造這謠言。有心挑釁。叫少牧休去聽他。房間裏的娘姨大姐見了。共來相勸。多說有話好講。何必悲傷。如玉見有人來勸。愈不肯住。偸眼看妝臺上放着一把剪刀。搶在手中。對着少牧與志和道。你們多來寃我。叫我口有難分。我做人也做得再鬱沒有的了。不如把頭髮剪去。到菴堂裏做個尼姑。修修下半世罷。說畢。把右手一擎。將剪刀鏬開。裝做要剪下去的光景。少牧見了大驚。搶步過來。撳他的手。這剪子早被旁邊一個老娘姨夾手搶去。鎖入粧檯內抽斗之中。志和看如玉這般做作。太覺鬧得不像樣了。坐在旁邊沒趣。立起身往外要走。如玉祇管假哭。不去睬他。少牧一條心祇在如玉身上。暗中反怪志和不應多口。攪出是非。看來如玉斷沒再與少安私下往來之事。故此祇顧着如玉一邊。志和要走。眼睛裏竟沒瞧到。也不留他。志和氣得獨自一人跑將出去。巧巧的門簾一揭。外邊闖進一個人來。大家撞個滿懷。志和要想發話。却看進來的不是別人。乃是阿素。暗想這人來此何事。因又縮住了脚。走了回來。阿素

進房。看如玉哭得頭髮散了。髮上的花。卸了一地。臉上邊搽着的粉。弄得紅一塊白一塊的。兩條畫的眉毛。因揩和了。連眼泡上也多有了黑痕。口上點的臙脂。那緋紅的顏色。幾乎下爬多染紅了。眞覺狼形到不堪極處。不知爲了何事。慌忙啟口動問。如玉見是阿素。他也沒有甚麽不好意思。一五一十。把志和少牧。冤屈他嗜與少安兩下要好的話。細細說知。阿素最是個鑑貌辨色的人。曉得這是如玉用苦肉計聯絡少牧。却樂得做個人情。說鄭大少爺杜二少爺。眞是冤枉人了。如玉先生。自從做了杜二少爺之後。我曾不時說起。曉得他當眞並沒留過第二個客人。怪不得心上要鬱。二少爺不要多疑。你們很要好的相好。怎的這樣起來。如玉先生。我勸你也不要哭了。二少爺與鄭大少是一時戲言。要來試試你的心跡。如今心跡明了。他們也斷不再疑着你。大家好好兒罷。如玉聽了。並不回言　素跑到面架上邊。取了一條毛巾。叫小大姐到竈屋裏去打一盆臉水來。親手絞了一塊手巾。替如玉把臉抹過。又叫梳頭的端鏡子來。替他梳洗。如玉方纔止了假淚。並不做聲。阿素既把如玉勸住。又去勸少牧志和。叫二人看顧些兒少牧說。祇要他眞個斷了姓潘的人。我心上最喜歡他。冤他甚的。阿素帶笑說道。既你二人這麽樣說。這口氣彼此多可平下來了。想不到我今天跑到這裏。做了一個和事老人。如玉見阿素把二人勸得口風鬆了。到底自己做下虛心情事。不妨趁此收篷。因一頭梳頭。一頭與阿素問道。阿素姐。你是沒有工夫出來的人。今日到此何事。阿素聽如玉問他。一把拉了少牧的手。至如玉身邊。叫他一旁坐下。說你們在此吵嘴。幸被我勸散了。如今待我把自己的事。說與你兩個人聽。最好須要求二少爺替我出一出場。少牧道。你有甚事。快快說來。好出場的。自然我替你去幹。阿素遂把屠少霞如何搖攤。如何大負。如何借銀。如何幾日沒有出來。如何到城裏去尋。如何門上回覆。如何在半途遇見少霞的車夫阿三。如何阿三叫他請少牧去見老太太勸他回心的話。從頭至尾。好似背書一般。背了一遍。又對少牧說。這件事除二少爺幫

我的忙。別的人我請不動他。那借去的銀子。豈不是石沈大海。知道幾時還得出來。將來一到節上。叫我如何得了。少牧聽罷。沈思半晌。阿素認做不肯。央求如玉勸他進城。如玉因即刻鬭過了口。推說不願意合他講話。阿素再三相懇。始說人家難得央你件事。你走一次就是了。拿甚麼腔。豈知少牧的心上。他盤算着自己過節。與如玉問他借錢。尙缺一千洋錢數目。正在無處設法。聽得阿素央他去看少霞。觸動心思。暗想何不替少霞在老太太面前多說幾句好話。叫他多拿些銀子出來。好向少霞移動。眞是一舉兩得。免向別處籌畫。着人答答的開口爲難。惟一時間這條主意。還委决不來。幸虧如玉逼了一逼。方纔把頭一點。開口答道。我去是了。阿素聽少牧答應。當下滿心歡喜。就問今天可來得及。並不是我故意催急。怎奈節要到了。早些把這銀子收了回來。也好使我放下了心。少牧道。本來今天就去也好。無奈天不早了。城裏的路。我實有些怕走。阿素在身邊摸出一隻夾金錶來一看道。此刻四點半鐘。坐車子到西門下車。算他要一刻鐘。好的是進了西門。路不甚遠。再是半刻。一定到了。你進去與少霞合老太太說話。至多說到一點鐘已夠。大約六點鐘左右。便可出城。諒還不甚黑暗。你與我走一次罷。少牧始答應就去。並問成與不成。停刻在那裏覆你。阿素道。你進了城。我要回尙仁里去。還是在尙仁里見罷。阿逢想來也在那邊。少牧回身向如玉要長衫馬褂。如玉叫大姐開了衣櫥取出來。服伺他穿好了。問外邊相幫二少爺的包車夫。來了沒有。相幫的說車夫已來。拉着車在弄口等候。少牧遂動身要走。志和見少牧要進城去了。不能再邀他去碰和。祗得另外再請別人。說聲今天我睡夢裏不知道却鬭了一場是非。如今你們都要走了。我也要別處去了。如玉聽他在那裏鬭聲。到底是少牧的好友。雖然不應多嘴鬭這口舌。却怪人祗好怪在肚裏。不便得罪於他。因道。鄭大少爺。你何妨略坐坐兒碰和時候還早。我還有句話要問你。志和本已怪着如玉。今見他依舊柔聲下氣的有意答話。何苦鬭甚脾氣。因也隨口答道。你有甚話。莫非怪我

方纔多口。如玉道。我敢怪你。祇要你不把我怪在心上是了。往後託你仍叫二少爺到這裏來。須知我沒有待虧着他。志和道。二少爺一定來的。莫說往後。就是今夜。諒他也不到別地方去。回頭又問少牧。可是猜到你的心裏。少牧笑了一笑。如玉也笑了一笑。志和阿素。也都笑將起來。大家就此一笑而散。志和自去請客碰和。阿素回尙仁里妓院。等賈逢辰來。與他把央少牧進城的話說知。守候回音。約有兩點鐘時。少牧已從城裏出來。就到阿素院中。阿素見他面上怨忽忽的。忙問見了老太太。可能說得進話。少牧道。不要說起。我到少霞家中。起先被門上的人擋住。說老太太分付少爺這幾天不許出門。隨便什麼客人不會。後來多虧阿三出來。撒了句謊。說是老太太請我進城。要勸勸少霞收心。方得進去。見了少霞說明來意。少霞就差阿三向老太太房中通報。說我請見。好個老太太。說正要與他兒子的朋友談談。當時就請在堂樓會面。我還沒有開口說甚。他先把少霞如何濫嫖。如何濫賭。如何不要結交好友。專與一班不相干的人聚在一處。絮絮叨叨。講個不了。我說那是少霞年輕受人之愚。以後我們做朋友的自當隨處叫他謹慎。後來始講到向你借錢。幷虧空各處局帳。說我想像老太太那般府上。也不是虧少人家欵項的人。况且堂子裏的錢財。說不定他們要上門索討。那時像甚樣子。還是勸老太太看破些兒。這一次再拿幾千兩銀子出來。把欠的錢開消一個乾淨。往後少霞再到外邊。我願做個保人。保他再沒這種事情。誰知老太太不聽猶可。聽了此言。頓時大怒。說少霞在外浪蕩閒遊。花去銀錢已經數萬。祖宗創業不易。不知吃了多少辛苦。方得有此薄薄家私。怎禁得他今日一千。明天八百。照此用去。那消再是三年兩載。眼見得要寸草全無。那時我自己的幾根老骨頭兒。尙不知甚樣收塲結果。現在趁我這兩隻眼睛尙沒有閉。必要好好的管教幾時。一不許他輕易出門。二不許那狎友淫朋再上門來引誘。三不許再吸烏煙。若說銀錢二字。决不能給他分文。因他身旁一有錢財。就要狂到個不可收拾。至於外面的人登門索取。

雖然慮得極是。但是嫖債賭債。比不得別的資財。他們眞個鬧上門來。我自然有法回他。回不了的再說。並不是我不聽人勸。祇恐怕還了這注。那注又來。淸了一邊。那邊又欠。彼時叫我女流。怎能了這不肖許多未完之事。此事實難從命。萬望休得見怪。說完了這幾句話。又說一聲失陪。並叫少霞。你莫跟了朋友出去。我要裏面去了。竟把我陰乾在堂樓之上。我落了這一塲沒趣。沒奈何。與少霞下樓。在書房內談了一回。彼此一籌莫展。看看天色晚了。我纔出城來的。你們二人替我想想。這一次。可是走得乏味。那老太太眞是豈有此理。阿素聽了。把頭連搖幾搖。說世上那有這種的人。帮着兒子賴錢。眞是狠不要臉。我却對不住你跑這一回。也是萬想不到的事。逢辰初時並不作聲。後來問少牧道。你去與少霞說情。叫老太太先拿一二千銀子出來。也就够了。爲甚要他幾千。難怪他聽了心疼。出言衝撞。少牧漲紅了臉。並不做聲。逢辰心下大疑。逼着問他爲甚意思。少牧始老實說我與你是自己弟兄。說出來不怕你笑。我這幾天。也因中秋到了。開消的錢。算起來堂子裏、大菜館、戲館、馬車行。及綢緞莊剪的衣料。洋貨店取的香水洋巾。并棧房裏房飯開消。一共須要一千多塊洋錢。方能將就過去。那些扇子店裁縫店等零碎些的。尙還不在其內。自從幼安動身之後。發信回家取銀。怎奈家中祇有空信到申。不是勸我早早回蘇。便說少甫爲了地皮的事。在杭州躭擱住了。至今尙未回來。銀錢是他經管。旁人不能私動。推得狠是乾淨。我也曾連次發信到杭。叫少甫寄銀出來。少甫又說人在杭城。銀在蘇地。不能劃寄。看看節期一天近一天了。再想家裏寄出錢來。看來萬萬不及。我在上海。爲日無多。又沒有甚知己的人。移動移動。好不叫我五內如焚。自從起手巾的那一日起。我已足足擔了十多天心事。今日阿素央我到城裏去。我就動了個一舉兩便的念頭。想老太太倘能勸得他拿出錢來。不但阿素的欵子不空。我也可與少霞暫借一千四五百塊洋錢。且把這中秋過了。或是我回到蘇州。寄出還他。或是另想別的法兒。故與老太太講話的時節。有叫

他拿幾千出來的話。早知他一口回絕。眞是俗語說的。鞋子不做。落甚樣兒。說來令人好不懊惱。逢辰聽罷。歎口氣道。原來如此。怪不得你心下着惱。但我不合與少霞作了個中。如今阿素問我要錢。叫我怎樣纔好。少牧道。阿素是個喫虧不起的人。你須與他想個彌補法兒。不過我這幾天方寸也有些亂了。不能替你們安排這事。你們休怪我不肯出力。逢辰又歎口氣道。誰怪你不肯出力。當眞你看個冷破。今天也不進城了。那是我們曉得你做人本甚熱心。阿素纔來求你。我却又是一個熱心的人。阿素的事弄得這樣。已恨不得立刻借注錢來。替少霞還了。全了個朋友交情。又免了阿素擔驚受恐。祇是那裏有這個有錢之人。不料你這中秋節上。又是十分過不過去。我不曉得也罷。既然曉得。我們是痛癢相關的朋友。比不得泛泛之交。那有眼看着你憂憂急急的道理。必得也與你設個法兒。方不負相交一場。但恨我也是個手無寸鐵之人。這便怎麼。少牧聽逢辰說出這一番體己話來。心下甚是感激於他。暗想這個人。纔算得是個朋友。祇可惜的是有心無力。也是枉然。阿素一眼覷着逢辰。逢辰一眼對着少牧一瞧道。阿逢。斷你說這甜津津的好看話兒。你既不能替二少爺分點兒愁。解點兒急。又不能與我把這未完的事完掉。還要假惺惺的講他做甚。我勸你就算了罷。逢辰搔搔頭兒。又把眉頭一皺道。你說甚話。你道我有口無心。講的話是假好看麼。我在這裏想一個人。把你們兩件事。多要靠在這人身上。一齊了結。阿素道。是什麼人。怎樣的一個了法。逢辰道。自然是問他借錢。做個頭痛救頭之計。祇要這人信得過我。又信得過你與二少爺的。我就何妨替你做個中人。借他一月兩月。拚得出些利息。那時你的錢就可抵得用度。二少爺也可以端整過節。沒有事了。豈不大妙。阿素把嘴一抿道。你說得這樣便當。眞個多是空話。一時間那裏有這借錢的人。等候着你。少牧也說此人要三面都可信得。眞是甚難。逢辰半晌不答。忽大笑道。有了有了。這件事何不去問烏里阿蘇格達兩個。他們本來狠是有錢。新近搖攤裏頭。又是二人贏的。又與二少爺

合你我兩個。近來多甚相熟。說不定竟能取信得過。祇要我們問心。將來還他的錢。何妨做我不着。立刻就去請他前來與他商量。你們二人看來可好。少牧道。烏格二人雖是有錢。怎奈性氣不好。祇怕不是通融的人。阿素道。既有這兩個有錢的人。管他肯是不肯。且待阿逢請他到來。碰碰機會。却也何妨。況且阿逢這一張嘴。能把死的人說得活。將起來。他當眞替我二人出力。竟有幾分指望。也未可知。逢辰聞言道。人家正正經經的話。你又要來說笑了。你幾曾見我把死去的人。說活轉來。倘是眞有這事。世界上連死人多沒有了。祇要我來說幾句話。一個個多還了陽。難道將來多叫他們褪殼不成。阿素不待把話說完。搶上一步。起手在逢辰頭上輕輕的打了一下道。我說你會得講話。那是贊你的能幹。怎麼反鈍起人來。你再要往下說去。我不依了。逢辰道。不依你要怎樣。阿素道。我就要少牧。笑道。你要長要短。晚上邊罷。如今還是去請烏格二人商量正事要緊。倘然有了眉目。你我都可放得下心。那其間你要甚樣。老逢自然依你甚樣。阿素啐了一聲道。二少爺。我與你狠客氣的。怎麼也與我說起笑話來。逢辰道。說說大家笑笑。也是個解悶法兒。二少爺一肚子的心事。與你也不相上下。祇管叫他鬱着。本來不是道理。目今閒話少提。快差相幫的到迎春坊衛鶯儔家去。請二人來罷。少牧道。可要取筆硯來寫張字條。逢辰道。並不是吃酒碰和。字條寫他則甚。少牧道。不寫字條。祇怕相幫的去。有些纏不清楚。還是叫我的車夫走一回罷。阿素道。二少爺的車夫不是小崇明麼。他也不狠靈清。看來此事必須我自己前去。方能拉也拉他們到倘仁里來。況且二少爺為了我的事情。路遠迢迢的城裏頭也走了進去。這回去請二人到來。一半為的是二少爺。一半也還為我自己。怎能夠貪着懶惰。不親自去走一遭兒。豈不誤事。逢辰點頭道。你去最妙。事不宜遲。倘是時候晚了。二人不在衛鶯儔家。那時無處尋他。阿素道。自然說去就去。你們在這裏略等一等。我不須一刻多鐘。一定回來。逢辰道。你去就是。我們在這裏睡着等你。阿素道。你說怎麼。逢辰道。我說

我與二少爺在炕榻上睡着吸烟等你。阿素道。你嘴裏頭講的說話。清楚些兒。今天幸虧我有心事在身。不與你說。不然叫你受些沒趣。逢辰把舌尖一拖道。利害利害。我不說了。你快去罷。阿素笑了一笑立起身來。在衣架上拿了一件元色鐵線紗夾襖穿在身上。把脚上邊六寸帮的鞋跟兒一兜。緊說一聲我馬上就來。出房自去。逢辰因烟癮到了。果然與少牧在煙炕上睡將下去吸煙。逢辰一連吸了六筒。少牧也吸了兩筒。逢辰問他這幾天可天天想吸。少牧道。夜裏頭不很熬夜。不吸不妨。白天裏有時暑吸數口。有時一口不吸。逢辰道。如此說來。你這煙還並沒上癮。好在你身體結實。又沒有一定時刻的緣故。不像我一吸便上。一上這癮子便大。眞是受累不堪。二人談談說說。逢辰正把煙癮過足。聽外面相帮喊聲客人進來。阿素同着烏里阿蘇格達進房。少牧一見。忙與逢辰起身相迎。阿素笑道。烏大人與格大人。被我一齊硬請來了。跑得眞好吃力。烏里阿蘇道。我們本有馬車。因巡捕不許他停在弄口。不知趕到那裏去了。不然。三個人正好坐着同來。阿素道。大新街本來不許停的。諒來停在三馬路桂仙戲館後門左近。停刻我叫相幫的去關照一聲。叫他們到這裏來。格達道。我有底下人關照去了。你可不必再去。但我走得忽忙。吃的煙還沒有狠够。這便怎樣。阿素道。那倒不妨。我們有挑好的廣誠信眞正廣膏在此。待我拿出來。替你燒一筒可好。逢辰道。你不曉得格大人與烏大人。多是吃廣恒信菊字烟的。身畔諒必帶來。別的烟一概不吸。待我與他燒幾口罷。阿素點頭稱是。逢辰走至湘妃榻邊。把那盞風罩廣燈剔一剔好。看格達果然在貼身取出一個湖色絲線結成的小網絡來。把那線結解開。內盛着一隻沙地起花五錢頭白銀煙盒。滿裝着一匣好烟。逢辰雙手接過。揭開匣蓋。挑些在鋼籤上邊。一頭裝烟。一頭把請二人到此的來意說知。烏里阿蘇聽罷答道。杜少翁短一千幾百塊錢開消。我們是要好朋友。那有不答應的道理。不過俗語說的。人熟理不熟。須得老逢做個中人。明天一准如數送來。若說阿素的五百兩銀子。那是屠少霞

欠的賭款。少霞自己沒有出來。我們祗恐不便借他。格達也是一樣說話。逢辰道。二位的意思。我明白了。杜少翁乃是正用。又有交情。故此只要我肯做中。這銀子不妨借給屠少霞。乃是賭欵。又當別論。但我今天請二位過來。杜少翁的事情在後。他的朋友很多。還可另行想法。阿素這幾天却弄不下了。必得二位濟一濟。総算是借與阿素過節。不干少霞的事。也是我來做個中人。如何烏里阿蘇道。借與少霞。因是賭債不便。借與阿素。是妓債了。更使不得。逢辰倘要往下說去。格達在榻上把手搖搖。又把頭來點點。呼過了一口烟道。阿素的銀子。說完。又呼第二口烟。呼畢又道。我看不應許他。說完。又低下頭去呼煙。烏里阿蘇笑道。你把這一筒烟吸完了再說罷。像你這樣講話。初一說了一句。十五再說一句。成個甚麽樣兒。格達自己也好笑起來。連忙颼颼颼把鎗上裝好的烟。一口吸個乾淨。將鎗一放。立起身來道。阿素的銀子我看不應許他。老逢與阿素面上說不過去。應許了他。若算借給少霞。乃是賭債。借給阿素。自己又是妓債。多是我們做官人很犯忌的。我却有個兩全其美的主意在此。不如把這五百兩銀子。一併借在杜少翁的名下。等少翁再去借與阿素。將來阿素還了少翁。少翁還與我們。有何不可。逢辰拍手道。果然格大人想得很是。竟是這樣最妙。不但少翁與阿素承情。就是我也感激得很。阿素聽罷格二人如此講話。忙接口道。如此多謝你們濟我這急。只要姓屠的一到外邊。取到了錢。立刻還與杜二少爺。至多一月半月的事。倘是姓屠的避在城中。我就尋到天邊。也一定要把他尋了出來。烏里阿蘇道。這樣辦法。好雖然甚好。你要問二少爺。他可肯擔這個肩。方可定局。阿素道。二少與我們阿逢老朋友了。想來斷無不肯之理。說能。回轉頭笑微微的動問少牧。可能成全這樁事兒。弄得少牧允又不好。不允又是不好。心中甚覺爲難。正是

巧計不妨移禍至。　甘心爲甚受恩來。

要知少牧答應阿素向烏格二人併借這銀子與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現開消割肉醫瘡　假纏綿推心置腹

話說阿素向烏里阿蘇格達二人借錢。那是逢辰定下的圈套。一來此回翻攤裏頭。沒有做得少牧。未報春間提破牌九之仇。二則借給少霞的五百兩銀子。少霞現被家中管住。萬一三十二十天。絕跡不到租界上來。這銀向他怎樣討法。阿素豈不白串了一個扇面。故此想出這移禍江東之計。將來好囑阿素叫二人出場。問逢辰向少牧要錢。少牧若說少霞沒有還將下來。拚着翻個臉兒。說當初借錢的時候。原看姓杜的分上。並不借與少霞。如今應該要問中人向姓杜的討取。那時不怕少了分文。這計果然甚是惡毒。然而少牧人雖忠厚。究竟也不是個三歲小孩。怎麼想不到這點利害。因此聽了格達之言。一時委決不來。怎禁得阿素再三央懇。逢辰又竭力擔保。說少霞很有身家。豈是欠了銀子不還的人。目今也叫出於無奈。做朋友的。正應暗中帮些兒忙。譬如阿素是個妓院裏低三下四的人。尚且見他爲難。當日借銀與他。何況我們至好。又是一舉兩便的事。說來說去。竟然被他說動了心。一口答應。問二人共借二千銀子。照與起息。一月歸清。少霞要還阿素的五百兩。就在這二千之內。逢辰阿素聽了。暗暗歡喜。烏里阿蘇格達。見少牧應承下了。與逢辰使個眼風。說老逢不是我二人信不過你與杜少翁。銀子二千。一個月期。二分起息。都可遵命。但這數目說大不大。說小却也不小。必得少翁立張契兒。你簽個字。免得口說無憑。逢辰道。那個自然。我們還是等明天寫。還是今天就寫。烏里阿蘇道。今天寫了也好。你們要用銀子。我有馬夫在此。待我寫個字條。可叫他回棧房去取。格達道。你有多少現銀借得出來。烏里阿蘇道。一千二百兩是現便的。尙少八百。你來湊個數罷。免得我到票號裏去。格達道。八百兩我身傍現有。准定這麼樣罷。說畢。就在身邊摸出一個皮帳夾來。檢出十張匯豐銀行鈔票。六張是一百兩的。四張是五十兩的。合成

八百之數。雙手交與逢辰。逢辰道。格大人這麼的爽。我們借契還沒有寫呢。格達道。你們寫罷。我這八百兩銀子。因今天有人邀我到尚仁里去搖攤帶出來的。如今借與你們。搖攤我不去了。逢辰道。原來如此。豈不敗了你的興致。格達道。說甚麼話。賭錢也不是穩贏的。倒不如借給人家。這錢將來終久還我。逢辰道。話雖如此。也要你老人家願意。烏里阿蘇道。客話你莫說了。這八百兩且請少翁收下。我的一千二百。馬上寫字條差人去拿。回頭叫阿素取筆硯來。寫了一張似通非通的條子。喊馬夫進房。叫他回棧房去。親手交與隔壁房間裏李師爺。快把銀子送來。馬夫諾諾而去。少牧見格達的銀子當塲交了出來。烏里阿蘇。也差人前去取了。免不得要立張契兒。叫阿素拿幾個錢。吩付相幫買了一個花古東。磨得墨濃。吮得筆飽。隨手寫道。

立借約杜少牧。爲因正用。央中借到
烏處九八銀一千二百兩正。
格處九八銀八百兩正。言明照典起息。一月爲期。本利歸淸。決無錯誤。忝在至友。並無信物作抵。惟憑
中人當面擔保。恐後無憑。立此借約存照。

年　月　日立借約杜少牧。
中賈逢辰。
自書不代。

寫好。簽過花字。雙手交與逢辰。逢辰接來看過。隨手交與烏格二人。也瞧過了。多說寫得不錯。叫逢辰也簽了個字。幷令少牧添注數字道。

附批。其銀當日一併收足。不另立收票。將來還銀之日。仍由原中轉交。收還此契。倘有失期延

約等事應由原中理楚。此批。

少牧照樣添寫好了。仍舊交與逢辰轉交烏格二人。二人令逢辰在批字底下。又寫了見批賈逢辰五個細字。加上一個花押。烏里阿蘇方把此紙收起。藏在身邊。恰好馬夫領着李師爺來了。烏里阿蘇叫把銀子取將出來。共是九百兩鈔票三百兩現洋。點一點數。交與逢辰。逢辰問阿素向帳房裏借個算盤算一算數目對了。當即交與少牧。烏里阿蘇分付李師爺先自回去。少牧取三百兩銀子現洋。二百兩銀子鈔票交給逢辰。借與阿素。阿素接來放在桌上。笑迷迷的道。可要寫張借契。逢辰道。三五百兩銀子。二少爺不放心你麽。比不得格大人烏大人。要二少爺立張契據。因是爲數大了。若是幾百兩的進出。也斷沒有這椿事兒。烏格二人點頭稱是。弄得少牧不好意思。說一定要寫。祇得也隨口答道。契據要他何用。祇要等屠大少爺一還了你。馬上還我。那就是了。你祇管把銀子收下。阿素始千多萬謝的把鈔票現洋一封一封收藏在衣櫥內一隻小官箱裏頭。烏里阿蘇等。又坐了片時。尙仁里錢金花家。一連來了三張條子。請格達前去耍錢。格達果然不去。後來是花子龍請逢辰往兆富里吃酒。那請客票上寫着座中客。少倘晤烏格二君。或有貴友同來最妙。因要少牧一同前往。少牧這天心上究竟有些不甚開懷。決計不肯。要回長發棧去。說身邊帶着這許多銀票不便。遂喚阿素分付車夫點燈。別過衆人。上車回棧。逢辰等心上大喜。看見少牧〻去。阿素就把這五百兩銀子取將出來。要想照股均分。烏里阿蘇不許。道這錢雖然少牧認了帳去。防他還起來有甚糾葛。須待還下來時。再分。逢辰格達。也是一般的說。叫阿素暫把此銀藏起。我且慢走。再說少牧回至棧中。車夫開了房門。因好久不進去了。見檯上椅上的灰塵。積有五六分厚薄。床上的一條湖色縐紗棉被。那縐紗的顏色泛得有些白了。雪白的白洋布被單褥單上邊。起了許多黑點。分明因五月底天公做了個小暑黃梅。把被褥霉過。沒有晒晾。弄到這個樣兒。又看靠洋臺的四扇

玻璃窗上。蜘蛛網絡。好似窗心一般。眞覺蕭索萬分。少牧把眉頭連皺幾皺。暗想這多是陷溺煙花所誤。弄得個家中不去。棧裏不來。但棧裏頭祇有兩個多月沒到。已是這般光景。家裏頭出來了半年多了。不知房中蹧蹋到個怎麼樣兒。雖有妻子與僕婦們在那裏收拾。祇怕妻子因丈夫久出。心中必定氣惱。僕婦們見主人沒有心緒。一定懶得收拾。也弄得要不像在家的日子了。仔細想將起來。在外多躭擱一天。不但是多花一天的錢。到底總不是個結局。不如過了這中秋節。且與如玉商量。他若當眞嫁我。索性親自回去一次。設法一二千銀子。要他回家。若是沒甚意思。還不如斬斷情絲。早離慾海爲是。這眞是濫嫖的人天良發現之處。那車夫見主人進得房中。皺着眉頭。滿心不快。曉得是房裏頭太髒的緣故。連忙出房去。取了一個雞毛帚。一方抹桌布。一桶自來水。先把雞毛帚將乾灰並蛛網拂去。又用抹布將桌椅揩抹過了。略覺眼前清淨些兒。祇有那床上的被褥。想法不來。只好拿出去交與茶房。明天叫洗衣服的拆去洗淨。少牧見車夫略略收拾好了。懶洋洋坐下凳去。在身邊取出一大疊的帳來。多是各店家發來的發票。送在棧房裏頭。由棧房裏帳房先生交與車夫帶給他藏在身畔。從沒有看過的。數一數共十三張店票。還有一張棧房裏的房飯單子。五十三張一品香等番菜館裏的簽字單。另外車夫去抄來的幾篇局帳。少牧一張一張看個明白。見最大是嘉綸綢緞莊取的綢緞。因有如玉穿的衣料在內。共有一百九十八兩幾錢銀子。還有震泰昌如玉去取的外國衣邊繡貨等物。計洋一百七十六元有零。卻也不小。其餘是全亨洋貨店洋傘絲襪汗衫絲巾。計洋四十餘元。中西藥房香水花露水香肥皂口香糖等。也是四十餘元。大吉爐扇子店玉帶扇一柄。是替如玉買的六十元。錦潤堂鵝毛扇一柄。全牙三十方茄排骨摺扇一柄。是自己用的。全玳瑁四十方油單一柄。是如玉的。全牙四十方油單扇三柄。是送與房間裏人的。共洋四十八元有零。補雲山房箋對店。六角錦裱冷金琴對三副。卍字錦裱高天地頭生紙屏條二堂。全

綾裱邱梓琴畫仕女立軸一幅。全裱綾金冕痴畫蘭花立軸一副。連潤筆在內。共洋三十元有零。揚清荷蘭水公司荷蘭水洋廿元有零。公一馬車行馬車洋八十多元。聚豐園菜洋四十元有零。老泰和新泰和菜洋各二十元有零。棧房裏的王成衣工洋二十元有零。楊慶和銀樓如玉鑲了兩隻嵌寶金戒指一副落蘇珠金圈兒了一頭風凉押髮簪並騎心簪等。多記在少牧帳上一百二十餘元。併將攏來一算。竟有英洋八百餘元之多。加上房飯錢除起初付過外。尚少洋四十餘元。如玉處的局帳連酒共須洋三百八十餘元。又潘少安名下賠賬三十多元。那是與少安吃醋時親口允許下的。其餘別的地方尚有一二檯酒。一二十個局的。也有二三檯酒二三十個局的。又是二百元光景。算巫楚雲祇有調頭的那天吃了檯酒。連着未曾調頭之前叫過十一個局。最是小些。却一併結算起來。堂子裏又須七百元上下。那五十三張大菜館裏的簽字單有大有小。最大是一品香五十多元。最小是金谷香不到二十元。共約二百元左右。通共算時。必須一千七八百塊洋錢。方够開消。另外還有各戲館的戲錢。與堂子裏手巾洋錢。節邊的脚錢。車夫的工錢。又是一百數十元。不在其內。少牧不覺呆了半天。把借來的一千五百兩銀子。作着洋錢數目一算。洋價七錢四分有零。剛巧不多不少。不過如玉除了開消之外。尚要借錢。却不够了。立起身來。歎了口氣。暗想這事祇好對不住如玉。且等過了中秋回家。與兄長及家人們商量。倘然一准要他回去。不必借了。要不成他上海決不再來。這錢也可無須借得。到底祖先創業不易。子孫那能把洋錢當做蘿蔔片兒看得輕飄飄的隨手用去。主意已定。把各賬逐注結開。依舊藏在身旁。端整明天一家家差車夫把錢送去。免得各店家上門催討。各妓院先生娘姨大姐相幫暗裏着慌。結算既畢。瞧瞧時辰表。已三點二刻半了。自從白天裏四點鐘時遇見阿素進城與屠少霞說話。後來出城與賈逢辰商議。請烏格二人到阿素院中借銀。以至回棧算賬。足足忙了半周時工夫。雖然在阿素那邊吸過幾筒洋烟。如今又覺

得身體困乏。四肢無力。花欠連連。想是辛苦了些。又要吸幾口了。喚車夫要向賬房裏去借副烟具。車夫回說。天色將明。賬房裏多已睡了。少牧無奈。祇得叫車夫把被褥取來。要想舖好將就睡他一夜。那裏曉得被褥上有一股霉蒸氣兒。莫說不能安睡。鼻子裏聞也聞他不得。少牧搖搖頭道。這便怎處。車夫道。棧房裏好久不住。這被褥斷斷蓋不得了。况且烟具又沒有弄處。眞是不便。今夜不如還到久安里去。且等明天再處。少牧道。沒有烟具。幸我還沒眞正上癮。不吸也還不妨。但這被褥怎能睡得。車夫道。二少爺。你不要三心兩意。今晚一准到久安里去睡罷。待我點起燈來。少牧沈吟半晌道。久安里因今天纔吵了嘴。故想不去。除了那邊。却又並沒別的地方。這便怎處。車夫道。如玉先生與二少爺狠要好的。偶然吵幾句嘴。記他則甚。待我點燈。說罷。退出房門。把兩盞車燈多點好了。拔一盞在手中。重新進房。照了少牧出來。回身把房門關好。加上了鎖。主僕二人。步出外邊。把管門的人喚醒。開了棧門。車夫將車子拉到馬路上去。伏伺少牧上車。如飛的奔往久安里顏如玉家而去。如玉本來早該睡了。祇因這幾天潘少安。也因中秋節到。上了心事。好幾月沒到久安里去。那天如玉與少牧口角之後。想起少安爲甚有四五天沒來。差小大姐到處去尋。在天仙戲館裏頭尋見。拉着同來。如玉問他因甚事情。這幾日面多不見。少安巴不得他問此一句。遂把節上邊不够開消的話說知。要問如玉借幾百塊洋錢。否則借些首飾也好。如玉在少安身上。不是不肯倒貼。怎奈向少牧借的洋錢。尙還沒有到手。不便應承。於他若說首飾簪環。那是天天插戴的東西。房間裏人。個個眼見。怎能借給人家。將來鬧成話柄。斷斷不便。故沒答應。祇說過節尙有幾天。且待緩天再說。少安認做他心上不願。發起標來。動身要走。如玉那裏肯放。二人拉拉扯扯。約有兩點多鐘時光。如玉說天不早了。不許他去。少安說心緒不甯。一定要去。鬧到三點多鐘。究竟如玉鬧不過他。眼看少安穿穿衣服。板起臉兒。往外去了。弄得如玉冷冷淸淸的獨自一人。好不寂寞。坐在牀前那張皮

交椅上。盤算弄幾百塊錢來。應承少安。不然。這事有些不妙。正在胡思亂想。忽聞院子外有人叩門。那口音像是少牧的車夫。因側着耳朵細聽。少頃聞相幫的把門開了。那部包車也推了進來。停在上首天井中間。知道必是少牧無疑。急忙使個將機就計之法。不等少牧進房。預先開了房門。搶步出外。高聲問相幫的道。進來可是杜二少爺。相幫的道。正是。如玉自言自語的道。我說這時候。除了二少爺斷沒有別的客人。果然是他。却也不枉了我守這半夜工夫。眼睛都沒閉過。少牧初聽得如玉聲音。知他未睡。心中已是暗喜。又聽他說不枉守了半夜。沒有睡覺。這話甜迷迷的耳朵裏聽了進去。眞令人心花多開。料想他既能守這半夜。那白天裏吵嘴的事。必已有些懊悔。幸虧今夜仍舊到來。不然。豈不要累他一夜無眠。怎能過意得去。故在屏門外接口答道。果眞是我。如何你這時候還沒有睡。如玉把門簾一起。放出些些亮光道。你進來罷。這時候我還不睡。爲了怎的。你與我自己去想。少牧移步進房。先叫如玉不要叫喚娘姨大姐。輕輕的閉上房門。然後牽着如玉的手。走至裏邊。寬下馬褂長衣。在靠窗口一張紅木單靠椅上一坐。如玉見他祇穿着一件法蘭紗小馬甲。一件雪靑羅紡短衫。連忙開了衣櫥。取出一件湖色熟羅的小夾襖來。替他披在身上。道。你心中狠惱着我。偏是我卻狠疼着你。這樣八月裏深秋天氣。怎麼祇穿這點子衣服。豈不要身子受涼。少牧道。白天裏的天氣。是狠熱的。我這衣服。都是你替我放着棧房裏一件沒有。叫我怎樣穿法。如玉道。本來誰叫你與我吵嘴。要到棧裏頭去。少牧道。嘴是兩個人一同吵的。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不是。如玉道。大凡體卹相好的客人。總是客人讓些相好。不見得個個相好讓了客人。我因中秋節過不過去。要問你借幾百塊洋錢。也是做妓女的常事。並不是來砍你斧頭。你情情願願應許了我。果然不枉了相好一場。就是心上不願。也不妨好好的回覆一聲。待我再想別的念頭。却不該應一天一天拖着日子。再說說。反叫我向姓潘的借錢。難道你自己不曉得自己。姓潘的被你吃斷。不許他來。連

那棻鏝局錢。倘是你認着代還。如今怎反說出這種話來。令人聽了。惱是不惱。怎麼你還使着自是性兒。祗怪別人。不怪自家。方纔若不是阿素到來。不知倘要逼到我甚樣地步。想起來。我們做妓女的眞是好苦。說畢。把兩眼連擦幾擦。彷彿又要哭將出來。少牧見了。心裏頭狠是不忍。連忙勸往他道。你不要哭。有話好說。今天鬧了一天。身子覺得疲乏極了。快與我開盞烟燈。裝筒烟罷。我還有話要對你說。如玉皺眉道。你又要吃烟了麼。豈不是我多嘴。這洋烟究竟不吃的好。你是個好人家子弟。吃上了廢時失業。後來怎樣。况且我有心嫁你。原爲着你烟酒不聞。並非貪你貌美年輕。家貲富足。倘然你竟把洋烟吃上。豈不辜負了我一片初心。但你今日既然身子甚乏。我也不便勉強着你。不許你吸。今夜且待我再裝過幾筒。以後總望你不吃爲是。我的話須知句句好言。不要當做耳邊風一般。東面耳朵裏進去。西面耳朵裏已經出來。那纔像一個有志氣人。日後眞嫁了你。人家也說一聲顏如玉並沒瞎了眼睛。少牧聽了這幾句話。眞有道理。點首不迭的道。你這話眞是不錯。還好的是我這洋烟倘沒上癮。不過今天格外勞頓了些。故想再吃幾口。明天一准不吃。有何不可。如玉方放下笑臉道。如此纔是。我與你可到榻牀上去。口說着話。替少牧把衣襟上的鈕扣鈕好。又在牀底下拿出一雙拖鞋。與少牧換了。雙雙走到湘妃榻邊。如玉取了個火。點好烟燈。先在右邊睡下去燒烟。少牧在左邊睡下。隔着烟燈對如玉細瞧。見他妝已卸了。臉上邊脂粉不施。那皮膚却仍吹彈得破的。煞是可愛。身上穿一件淡雪妃綢紗小袖緊身。下身湖色熟羅夾褲。元色帶鬚褲帶。小脚上穿一雙藍緞心子一墨繡蝴蝶頭拖鞋。祗套着一點子的鞋尖。一手拿着一隻沙地起花白銀烟匣。一手拿了一枝鋼籤蘭花着三個指頭。把烟燒好。放下烟匣。拿起一支白銀鑲翡翠嘴的橄欖核烟鎗。對准斗門。裝好一筒。遞與少牧。此時少牧愈看愈好。接了烟鎗。心滿意足的一口氣吃完一筒。交與如玉再裝。眞個鴉片烟的力量。甚是利害。吃下去。那消三五分鐘。便覺得精神頓長。等到如

玉把第二筒裝好。少牧接了烟鎗。在烟盤內一放道。且自慢些。到底我並不是個老癮。不妨停刻再吃。我說過的。倘還有話要與你講。如玉也把烟籤放下道。你有甚話說與我聽。少牧道。你不是要問我借銀子麼。須知我本不是不肯的人。怎奈家中好久沒有信來。連我自己過節開消。不瞞你說。倘是不夠。叫我怎樣替你設法。今天因與賈逢辰等商量。還好多承他們信託。借了二千兩銀子與我。內中五百兩是代阿素借的。尚有一千五百兩。本想提出二百兩來借給與你。誰知回到棧房一算。奇巧不巧。祇夠我自己用度。你這銀子。依舊落了個空。如今我且問你。下節你的心上。究竟怎樣意思。說明了。我好想法。如玉聽罷。初時把臉一沈。後來仍舊滿面添花的答道。這幾句話。你多真麼。我想你既然借了這許多銀子。就算內中有五百兩是阿素的。不見得一千五百兩。祇夠你一人開消。到底還是不肯罷了。你要問我下節事情。我這一節。倘還過不過去。說他做甚。少牧把頭一搖道。你不信麼。你目今也識得幾個字了。現有各店家的發票。并各家的局賬在此。我與你瞧。纔曉得我並不撒謊。說完。在身邊摸出一大把賬來。給如玉看。如玉當眞信不過少牧。有這樣大的用處。接過來。在烟燈上略略一看。始知果然不錯。摺好了。交還少牧。起兩個玉尖尖的手指。向少牧頭上一指道。我把你這不聽好話的人。自從你在我處走動。我平時何等叮囑。叫你不要吃煙。不要過於浪費。怎麼你偏不肯聽我。想來眞是好氣。照你這個樣兒。以後我怎能指望着你。你看起來我這一番好意。分明是枉用的了。不知怎樣的命苦如此。少牧見他看了這賬。着實發恨。好像花去自己的銀錢一般。當做一片眞心。因也自怨自艾的道。這原是我的不是。勸你也不要抱怨我了。祇要過了這中秋節。倘然你眞有意思。一同回至姑蘇。那時我杜門不出。怕不每年省下一千二千銀子。我終不負着你就是。如玉道。本來人心是肉做的。人家這樣待你。也要對得住人。但想節後的事情尚遠。節前却叫我如何過去。少牧道。我方纔問你節後怎樣主意。正是爲了你的節前。你且老實說來。自然我

有道理。如玉想了一想。在煙盤內拿起煙槍。對少牧道。你再吃了裝好的這一筒煙。不要吃了。我好與你靜心講話。少牧接槍在手道。吃了這筒不但今天不吃。明天也不吃了。有話你快講來。如玉道。你問我節後的主意麼。我不是三心兩意的人。祇要能依得我三件大事。我自然一定嫁你。少牧道。是那三件。如玉道。第一件。我也是好人家女兒出身。雖然現墮煙花。出門時不能不鳳冠霞珮。紅裙披風。清音彩轎。第二件。日後見了你家裏的人。祇能姊妹稱呼。斷不能磕頭見禮。那第三件便容易了。就是我卽刻說過的娶我之後。再不許你嫖賭吃煙。但望你巴圖上進。你倘能樁樁依我。我祇有三千的債。你節前先付幾百塊洋錢。節後再替我設法還淸。怕不做成個恩愛夫妻。少牧聽罷這一席話。一霎時躊躇不下。答不出來。正是

偏是美人多巧計。　　從來男子最癡心。

要知少牧怎樣回話。如玉問他借錢。畢竟借得成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杜少甫泛舟尋弟　李子靖下榻留賓

話說顏如玉要問少牧借銀。見少牧不肯答應。却口口聲聲的問他節後怎樣。料着少牧一心一意。存下了個娶他的念頭。看來娶不成時。這銀子休想借得分毫。比了初到上海的時候。那手段辣了些兒。何不將機就計。竟與他約法三章。祇說是一定嫁他。且騙他幾百兩銀子到手。好與少安過節。等到後日當起眞來。不妨就在這三章約法裏頭。故意尋些不是。好令他無可奈何。自己知難而退。那時這銀子討回也討不出來。眞是個絕妙機會。因向少牧說出三件事來。少牧是個直爽的人。怎能料得到他如此用心。但想這三件之中。第一件進門時用紅裙披風淸音彩轎。好在上海做事。比不得蘇州城裏。親戚見了。定要責備。這件尙可應承。那第三件娶他過門之後。不許嫖賭吸煙。這是一片好心。況且娶了一個也不想第

二個了。自然更好答應下去。獨有那第二件。見了家裏的人。姊妹稱呼。不肯磕頭見禮。這事却有些些尷尬。除非娶在上海。且慢回家。住過三年五載之後。但看他的造化。倘能生下三男二女。回去就有話說了。怕着家裏的人怎的。故此躊躇半晌。方纔開口答道。你說的話。我件件多能依你。但你日後也不可有甚悔心。如玉道。我悔甚麼。大凡做妓女的。那一個願喫這飯。那一個不想嫁人。祇爲嫁人有許多難處。因此一年年就擱下的。你既然把這三樁事情。一樁樁多依了我的主意。將來我進了門。不使我吃甚麼虧。我還有甚反悔。少牧道。虧是決不使你吃的。不過我還要老實問你句話。你究竟要多少銀子。家裏究竟還有何人。你今夜索性說個明白。我好盡心做事。如玉道。我家裏頭並沒有人。平時與你說過的了。銀子也不很甚多。祇虧人家一千五百塊洋錢的債。連零碎二千够了。你倘然眞有此心。今夜可先付我五百塊錢。明天待我先把房間裏的利錢算了。順便好交代他們。少牧道。交代甚的。如玉笑道。我要嫁人。不應該交代聲麽。堂子裏的規矩。節前先要把節後的事預行定當。我交代過他們之後。好去再接別的生意。不交代他們。節後怎樣。少牧皺眉道。原來如此。但我節前的錢。憑你怎樣打算。付不出來。這却如何是好。如玉低頭一想。含笑答道。你這獃子。你不是自己說。今天借了二千兩銀子。除了阿素五百。倘有一千五百兩麽。俗語說頭痛救頭。何不把別的開消扣下些兒。少牧道。你這話雖然不錯。但我開消的各賬裏頭。你瞧那一注錢可以少付得的。我是個最要場面的人。豈不怕被人恥笑。如玉道。你又來了。賬錢自然注注要付。難道不會一注注少付些麽。譬如一百幾十塊。付了他一百塊。那幾十塊。對他說緩日送來。中秋本來是個閒節。不見得丟甚麼臉。況且內中除了堂子馬車行戲館三注的錢。塲面有關。不犯着拖欠他們。那綢緞莊洋廣貨店藥房酒館。多是大來大往的賬目。少付些本是不妨。你又不是欠了他們。存心不還的了。何必一定要一筆勾清。做那磚錢不買瓦的事兒。你與我子細去想。少牧被他這幾句話。當時提醒。

口雖不言。心中暗想如玉這人。果然有些機變。何不竟聽從了他。提出五百塊錢來。先付他作爲定洋。我自己也有了個定盤心兒。祇等中秋一過十六七就馬上動身。拚着與家中人費些口舌。把這人娶定了。他往後當眞收起邪心。不再出來。豈不是椿美事。想有三四分鐘。那槍上的這一筒烟也吃完了。放下烟槍。在身旁重把各賬取出。子細一算。凡有可以減付的錢。那一注減去三十。那一注減去念塊。竟有四百多元。尚少七八十元光景。見綢緞莊最是多些。扣住了五十兩不付也就够了。點點頭兒。頓時歡喜起來。如玉在傍。察言觀色。見他拿出賬來算賬。已估量着所說的話有些意思。及至將賬算完。笑容滿面。料着他一定聽信的了。眞個心花怒開。側轉身軀。將烟盤器具推一推開。挨身睡至少牧一邊。把頭合睡在一個炕枕之上。口對口兒問道。我的說話可還有些道理。少牧見如玉睡近身來。恨不得頃刻間把兩個人團做一片。又聽他嬌聲問話。那口裏頭噴出一股豆蔻香來。與着面頰上嘴唇上的殘脂剩粉之香。閙了時眞令人魂消魄醉。不由不連連應道。你這話果然有理。我今聽你就是。如玉道。你早聽了我的說話。這節上的費用也不至於這樣大了。以後我們成了夫妻。不但今夜這話要聽。別的話你也要留點兒心。少牧戲道。從今往後。我自然句句聽你的話。你却也要句句聽我。如玉抬起頭來。把口附在少牧耳邊說道。我有甚話不聽了你。你且說來。少牧道。你果然聽我的話。我此刻不要睡在榻上。想與你到床上去睡。你可快去。如玉啐了一聲道。我與你講正經話兒。你要到床上去睡。又不是沒有睡過的人。却與我說這一句。虧你羞是不羞。少牧笑道。你道這一句話。我與你取笑麼。你不瞧瞧窻子上面天光有些亮了。此時不到床上去睡。還待何時。如玉聞言。回轉頭向玻璃窗上一看。果已天色微明。因卽立起身來道。怎麼說天光亮得好快。莫非是月亮罷。要移步到窗口邊去開窗看個明白。少牧一把拖住他道。你獃了麼。今天是八月初十。半夜後那有月亮。開什麼窗。如玉聽了。格支一笑道。眞個。我連日子多忘記了。今夜尙祇初十。

半夜後那得有月。當眞是天亮了。待我收拾收拾。上床睡罷。你把那些賬目。先藏好了。莫要丟掉了他費事。少牧道賬目多在這裏。不會丟的。你說的五百塊錢。還是今天付你。還是明天再說。如玉道。五百塊你身邊現在有麼。少牧道說過是白天裏借下來的。怎的沒有。如玉欲擒故縱道。祇要你的主意定了。銀子放在你處。與放在我處一樣的。緩天且等你把各店帳開消過了。給我也好。少牧道。不是這樣說的。各店帳開消不得。一開消就不夠了。我看還是今天你先把五百塊錢收了。免得我錢在手頭用去了。不當穩便。如玉故意想了一想道。如此也好。你給我罷。少牧遂把各帳目疊在一處。摺好了。揣入懷中。又在貼身那件法蘭紗馬甲衣袋內。取出一大把鈔票來。揀五張滙豐票子。每張一百塊。一共五百。交與如玉。餘下的依舊藏在袋中。如玉接了票子。笑迷迷說。我拿了你這幾張紙兒。就是你的人了。但是這一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餘外的人。一概且慢說起。你須要留心在意。少牧不知爲了何故。急忙接口問道。這是什麼意思。如玉道。我不是還有一千四五百塊錢的局賬。沒有收麼。這幾天正是最要緊的時候。倘然走漏了這個消息。那些客人們曉得我要嫁人。一個個樂得多不來開消。那可不是頑的。故此我想不但是客人面前要瞞。就是房間裏也等到十五晚邊說起的好。怕的是內中倘有個愛說愛話的人。傳揚出去。有甚差池。臨了兒必定又是你來喫虧。你想是也不是。少牧連連點首道。這話一些不錯。虧你想得很是周到。我看房間裏人面前。也一准到了十五晚上說起的好。凡事總須小心爲是。如玉得意洋洋的道。自古說。事不三思。必有後悔。我今天拿了你這五百塊錢。倘然不替你思前想後。等到將來。你喫了虧。我怎能够對得住你。一頭說話。一頭開了一扇衣櫥門兒。取出一隻小小的廣漆皮箱。把那五百塊錢鈔票。藏在箱中。又把手上剩下的一副珠鐲。指上三隻嵌寶戒指。頭上邊一支珠押髮。三支珠騎心簪。耳上邊一副老山翠圈。一併也放在箱內。加好了鎖。閉上櫥門。回身把炕榻上的烟燈吹滅。再把烟匣蓋好。烟槍掛在

壁間。方與少牧上床。雙雙安睡。那裏曉得睡不到兩三點鐘時候。房裏的粗做娘姨。與外面相帮。吵鬧起來。相帮的因車夫一早來尋少牧。說蘇州來了三四個人。要娘姨叫二少爺起身。老娘姨却糊糊塗塗的回說。二少爺昨晚並沒有來。相帮的詫異道。二少爺。是我昨天半夜後開他進門的。怎說沒來。車夫也是這樣的說。那老娘姨。也不到裏邊看看。究竟來也不來。却一口咬定着不在房中。弄得車夫與相幫的甚是不懂。後來車夫定要進房。老娘姨攔住不許。隔着房門鬧做一片。把少牧和如玉兩人驚醒。如玉問老娘姨爲甚胡鬧。老娘姨還說外面相帮的。想在那裏做夢。杜二少爺昨夜並沒有來。他偏說昨天半夜後開他進門。如今有車夫在外找他說話。先生你想可是笑話。如玉聽罷。不由不與少牧在床上失聲笑道。我把你這個騷貨。眞是老糊塗了。二少爺昨夜明明住在這裏。怎說不來。那老娘姨呆了一呆道。怎麼說。二少爺當眞昨夜在這裏麼。我怎的沒有開過房門。少牧忍住了笑道。你不開門。難道就沒有別人開我。你好發獃。如玉道。二少爺是我開進來的。所以你沒有知道。但你早上起來。想必掃過地了。別的不要說。起床面前二少爺的一雙鞋子。爲甚沒瞧見。他老娘姨道。鞋子是有一雙的。我祇認做是如玉聽到這句。恐他說出不好聽的話來。連忙把帳子一揭。露出半個面孔。把眼睛微微的向他一橫道。你認做怎樣。老娘姨因昨夜將睡未睡的時候。如玉正與少安吵嘴。後來如玉見他打瞌。叫他先睡。故此少牧的那一雙鞋。錯認是潘少安的。幾乎脫出口來。幸虧被如玉喝住。急忙轉口說道。我祇認做是前幾天放在這裏的舊鞋。眞是我老昏了。二少爺既經在此。待我去叫車夫進來。少牧道。這時候幾點鐘了。車夫到此做甚。老娘姨道。八點鐘還沒有到。聽車夫說是蘇州來了幾個客人。故此一早來的。少牧道。這又奇了。蘇州有甚客人到此。你與我快把車夫喚來。老娘姨答應一聲。傳出話去。招呼車夫。連稱不要見氣。少爺果然在內。喚你進房。我昨夜因早睡了些。進來時沒知道他。車夫道。我想半夜三更。二少爺既然到此。今天又往那

裏去了。到底是你沒有弄楚。如今也不必說了。我祇要尋到少爺就是。說完。舉步進房。走至牀前一站。叫了一聲少爺。少牧在牀上答應道。你來做甚。車夫道。少爺還沒知道。今天一早棧房裏頭來了三個客人。幷多是蘇州口音。要尋少爺講話。我回說少爺已出去了。他們問是那裏去的。幾時回來。內中有一個人。問昨夜可是在巫楚雲家。沒有回來。我因少爺楚雲那邊好久不去。這人還沒曉得。料着必是久不見面的人。初到上海。因問他姓甚名誰。寓在什麼地方。可有什麼要事。好等少爺回棧告知。那人說是姓謝。又指着一人說道。這是你主人家的兄長。多從蘇州到此。尚有一人並未說起是誰。我聽他說有大少爺在內。不敢隱瞞。故此特來報知。少牧聞說。是少甫來了。那姓謝的。必是幼安無疑。不知還有一人却是那個。這班人來到上海。必是要勸我回去。心中好不沒趣。急忙坐起身來。分付老娘姨。把左邊的蚊帳掛起。叫車夫走近一步。附耳問道。大少爺當塲可有甚麼說話。現今住在那裏。你可快說。車夫道。大少爺並沒作聲。祇叫我開了房門。進房去略略坐了一回。幸虧房裏頭昨夜收拾過的。故也沒有甚說。後來我叫茶房泡茶。那茶房認得這姓謝的。說是春裏頭與少爺同到上海。住在一間房裏。四月裏動身回去。因問這回一共有幾個人同來。行李可曾起岸。那姓謝的說。共是三個人同來。行李尚在船中。茶房問他可要住棧。那船可是停在門首河邊。姓謝的說。住棧且慢再說。這船因今天潮水甚小。搖進洋涇浜。很是不便。停在老閘橋那邊的蘇州河中。茶房又說。這幾天棧裏頭棧客不多。若要三個人同住一房。有寬大些的可要同去瞧瞧。後來大少爺心中不願。回說此刻我們要到集賢里去。住棧不住棧。停回再講。遂三個人喫了杯茶。命我喊了三部東洋車子。車到集賢里去。現今住在那裏。祇怕尚還未定。少牧定一定心。暗想他們到集賢里。必是探望李子靖去。子靖曉得尚沒借棧。定要留他們住在家中。這却比住在一棧還好。免得朝夕見面。必有許多不入耳的說話。不聽也要你聽。但內中尚有一人。想不出他是誰。莫要再弄一個比

着幼安少甫。更是固執的人。這可討厭得很。因又動問車夫。倘有一人。你看他有多少年紀。穿的是甚麼衣服。車夫道。這人五十左右年紀。鬢髮多已有些花了。身上着的深藍洋布長衫。天青小呢對襟馬褂。足穿厚底大雲頭元色布鑲鞋。手中拿着一根毛竹旱烟管兒。衣裳的腰身袖口。又長又大。下身又沒穿套褲。禿着兩隻襪。通管兒好像是個鄉人模樣。少牧詫異道。這是一個何等樣人。如玉聽見車夫形容那人的打扮。在被窩中格支格支的笑做一堆。說那一定是蘇州來的鄉下鄉親。少牧道。鄉親裏我想也沒有這一個人。必須停刻見過了。他方纔明白。遂分付車夫出去道。你在外頭。把車子配好。等我起身就要出門。車夫答應往外。如玉問少牧到那裏去。少牧說往集賢里李公館去。如玉道。去了可回來吃飯。少牧道。說不定就在公館裏喫飯。弟兄不見面有半年多了。見了。必定有幾句長腳話兒。如玉道。晚上怎樣。少牧道。晚間且自再說。倘然他們住在棧中。我必得也要回棧。若是在公館裏住。我十二點鐘以後。一准仍舊到這裏來。如玉附耳答道。我目今是你的人了。你今夜就是不來。也斷不許別的客人再在此間過夜。我總要替你爭口氣兒。我想既是你的哥哥到來。不論他住在棧裏。住在別的地方。今天你總須與他親熱一回。盡盡手足之情。這裏你竟不要來罷。免得你哥哥知道。說你迷戀烟花。連弟兄多冷淡了。你想是也不是。少牧聞言。滿心歡喜道。你的話果然有些見識。將來我娶你回去。聚首的日子長在後邊。既是這麼樣說。我今天一定住在棧房裏頭。或者住在李公館中。且等明天再來瞧你可好。如玉道。如此最妙。二人一頭講話。一頭披衣起牀。老娘姨服伺少牧洗臉漱口已畢。如玉叫他差相幫到九華樓去買了一碗雞麵。與少牧喫了。車夫已把車子端整。少牧別了如玉。到李子靖家而去。如玉那裏是深明大義。這一夜要少牧去盡兄弟之情。叫他不要到院子裏來。爲的是把少牧設法開了。好叫潘少安來給他洋錢。并使他安安逸逸的住上一夜。這是做妓女瞞哄客人的常技。識得穿看得破的會有幾人。我且按下慢提。再說

少牧乘車到集賢里。跑進弄堂。見李子靖家將門大開。有幾個挑夫。挑了三四擔的行李鋪陳進去。料着少甫等一定不住棧房。心上安了幾分。讓那些挑夫先進了門。欵步入內。恰好子靖在客堂中招呼物件。見是少牧來了。說聲牧弟來得正好。少甫大哥與幼安弟。并一個錢家老叔。多在這裏。他們纔從蘇州上來。就住在公館裏。少甫大哥與安弟。都曾到你棧裏去過。沒有會面。正要安頓好了行李再來尋你。現在樓上客房裏頭。你上去罷。少牧道。那錢家老叔是誰。子靖道。這姓錢的。也是蘇州口音。聽說他名喚守愚。乃是大哥的好友。我却不認得他。少牧道。錢守愚麼。他是蘇州木瀆鎮人。家中有數千畝良田。在各鄉開有十數家油車行。蘇州有一所布莊。兩所花米六陳行。我家取下來的租米。多糶在他六陳行內。因此與我大哥認識。每年到了秋季。必來蘇州結算賬目。上海却從未來過。這人一錢如命。與大哥並不十分知己。一同來到上海做甚。子靖道。大哥也曾說起。他到上海。並沒有甚正經事情。不過是頑頑罷了。因此他要想另外借棧。不肯同在這裏下榻。此刻尚還未定。少牧笑道。他到上海來頑。難道不怕要花錢麼。五十多歲的人。怎麼忽然高興起來。這倒是件奇事。子靖也微笑道。這多是上海繁華太過的不好地方。一出了名。不論年老年少的人。多想要來見識見識。更怪的是憑你何等樣人。一到上海。便把銀錢當做糞土一般。甚至流連忘返。不曉得這錢家老叔。將來把握如何。少牧聽子靖語出有因。明明說着自己。不由不漲紅了臉。連聲道是。因不敢往下再說。借着要看少甫幼安。脫身上樓。子靖見船上邊的箱籠行李多挑完了。分付家人閉好了門。一件件搬上樓去。自己也跟了上來。少牧已與少甫幼安守愚會面。在那裏訴說別後事情。無非是少甫幼安。勸問少牧近日在申作何勾當。勸他早些回去。休再迷戀烟花。我們特來接你的話。少牧問問二人近事。并問少甫杭州要開築馬路。這地皮怎麼樣了。少甫說。我這回到上海來。一是要勸你早早回蘇。二因杭州馬路的事。已經有了圖樣。築是築定的了。這地上我家有座遠代祖坟。

若照圖上看來。必須掘掉。我想祖宗的屍骨。怎忍他入土百年。又要翻動。故想訪問訪問上海的租界章程。可能設法保留。且待緩天再說。少牧道。我到上海半年多了。租界上的事情。畧知一二。若照大哥說來。築馬路是西人公家的大事。這墳祇怕有些難保。此事將來須問久居上海之人。商量辦理方好。少甫點頭稱是。弟兄二人。說到這一席話。自然長談起來。子靖不去驚動他們。與幼安兩人指點底下人安放行李。東西。守愚獨自一個。把自己的物件提開。一定要借棧另住。子靖不便堅留。杜氏弟兄問他要借那一家棧。守愚說滿庭芳街。有個同鄉開着一所旅安客棧。想到他那邊去。少牧說。這棧不甚有名。諒來房屋甚小。飲食也不見得能夠講究。何不另換一家。守愚道。棧房小些。可以省幾個錢。一樣住夜。何必要甚高大房廊。若說喫飯。我更隨意慣的。要甚山珍海味。我可並不是個出錢的人。你曉得的。少牧聽罷。知他脾氣這樣。不再多言。少甫等也不說甚麼。守愚遂央子靖叫家丁李貴。喚了兩乘小車。端整把鋪陳裝好。別了衆人。連人坐在車上。竟往滿庭芳街而去。子靖要差人押車送他。守愚因怕破費酒資。執定不許。子靖等祇得送出大門而回。正是

方嗟遊子回頭晚。又見痴翁失足來。

要知少甫等來到上海。勸得少牧回蘇與否。錢守愚住在旅安棧中怎樣。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田舍翁初次入花叢　癡公子一心迷綺障

話說杜少甫。因少牧久住上海。迷戀烟花。又因杭州開了通商碼頭。西人要從拱宸橋起。築條馬路。那路上邊。杜家有三十多畝祖遺地基。地上不但建有房屋。并有祖墳一所。乃杜氏弟兄的從堂伯祖。在外經商。病故杭州地面。子孫就把棺木埋葬在此。並未盤柩回蘇。皆因這一塊地方。是他老人家買下的。子孫不忍賣去。況且杭州山明水秀。正好做個久居之處。故此杜氏原有一房。住在杭城。後因髮逆擾亂。這一

房的子孫。合家閉門殉難。那時江浙兩省。賊氛正熾。道路上消息不通。直到太平之後。少甫的祖上得知了這個音耗。痛哭一場。因己沒有近支承繼。祇得親自至杭。把田產收管。所有春秋祭祀一切。就由本房承值。傳至少甫弟兄。已經三代。如今這墳地適在馬路裏頭。定要搬掘。那得不謀個保全之法。所以少甫從杭州去了一次。回來更要找尋少牧早早回家。共謀此事。當與謝幼安商議。一同到申。恰好錢守愚在蘇州結算帳目。聞得少甫要往上海。他想自己五十多歲的人。雖已兒孫滿堂。生平却沒有享一些福。聽說上海很是好頑。何不與他們同去頑一回兒。也不枉了人生一世。因與少甫說知。少甫知他是個一錢如命的人。到上海去。必要花錢。怎生捨得。先曾竭力勸阻。於他爭奈他老興勃發。阻擋不住。祇得同他動身。到了上海。少甫幼安借住李子靖家。守愚因與子靖面不相識。不便住下。獨自一個借在滿庭芳街旅安小客棧內。這小客棧祇有兩間房屋。却搭着十多張的客鋪。莫說擠軋不堪。更兼時方八月。晚上邊尙有臭蟲。咬得人滿身是塊。不能安睡。守愚祇要省錢。吃苦些沒甚要緊。安心安意的住在那裏。第一夜安頓好了行李。到天仙茶園看了一回夜戲。坐的乃是邊廂。花了兩角洋錢二十個錢。小帳。心中大爲暢快第二日侵早起來。因隔夜聞得人說四馬路靑蓮閣去吃茶。野鷄最多。很是好看。心想去打一隻兒樂他一樂。出門問了好幾個信。方纔尋到。就在第一層樓上泡了碗茶。自從八點多鐘坐起。坐到十二點鐘。人家多開飯了。不要說野鷄。連野鴨也沒有一隻。心上好不詫異。暗想難道是旁人騙我。還是我來得不巧。恐怕再坐下去。棧房裏要吃過飯了。免不得會了茶鈔。慢騰騰踱出茶寮。回到寶善街去。走至石路口轉灣角上。遇見杜氏弟兄與謝幼安李子靖四個人迎面而來。原來少牧隔夜果然聽了如玉的話。並沒到久安里去。也在子靖家中住了一宵。與少甫幼安講了好些別後事情。少甫幼安苦勸他早早回蘇。他總吞吞吐吐。不肯答應。祇問少甫帶了多少銀錢出來。少甫問要來何用。少牧仍說是與經營之合開書局。

少甫道。開書局的這一樁事。連次有家信與你。叫你不要做這事情。如今已是半年多了。難道你這一條心。至今還沒有丟掉。若是你在上海缺些用度。我帶有數百兩銀子在此。自然與你開消清楚了。一同回去。倘要資本做甚生意。我看這不是你我弟兄念書的人幹得來的。還是不去幹他的好。况且我當初看你的來信上邊。曾說房屋已經借好。機器也定下了。洋場上的房子。比不得別的地方。借一天要一天的租金。那有這空房子。包到如今。並沒退租之事。就是機器當眞託人定下。就擱得日子久了。焉有不到之理。莫非多是說說罷了。並不是爲兄的今夜埋怨着你。大凡血氣未定的人。偶然逢場作戲。見識見識世界上的事情。本來也是有的。但究不可迷失本心。悞走到魔道裏去。入了魔道。一時自然跳不出來。我看你的意思。終究心上有了一個楚雲。見這人既有些色。又有些才。遂動了一片憐惜之心。要在火坑裏拔他出來。誰知道一個人。爲兄的雖沒見過。安弟是見過的。聽他說將起來。此人性情狡黠。舉止輕浮。決不是個娶得的人。幸虧此事沒有辦成。倘辦成了。將來這種人怎能夠收得住他。你要再思再想。少牧聽得少甫說破了他書局之事。起初臉上邊紅一陣白一陣的。好不難以爲情。後來聽得說到楚雲這一段話。心想事已如此。何不索性與他說明。要娶如玉回去。看他怎樣。好得如玉不是楚雲。這人高出幾倍。或者少甫能答應了。省却多少心思。倒是一個絕妙機會。因把主意拿一拿定。開口答道。大哥說的。句句多是金玉之言。想我焉敢不聽。但是楚雲那邊。自從安哥動身之後。我已試出他一片假情。久已沒有去了。如今却另有一人。這人若與楚雲比較起來。似乎勝他幾分。心地既甚溫柔。舉動更沒有一些輕佻之態。我在他家已經兩月餘了。實不瞞大哥說。此人厭倦風塵。大有從一而終之意。大哥與安哥不到上海。我過了節。也要想趕緊同家商議這一件事。倘能如了我兩人之意。以後我自然收拾邪心。再不到外邊來閒柳尋花。以致流連忘返。不知大哥意下如何。這幾句話。少甫不聽猶可。聽了時不由不煞是爲難。將眼望

着幼安。一時說不出甚話來。好個謝幼安。他曉得杜氏弟兄本來手足甚好。少牧說出這娶妓的話。若是一口答應。那有此事。倘是不答應他。少牧一定心上不歡。又恐傷了弟兄和好。因急從旁說道。牧弟你近來不到楚雲家去。又做了個何等樣人。不知此人我可認識。你且說來。我們從長計議。倘是你因愛生魔。這人實與楚雲不相上下。自古道當局者迷。旁觀者淸。我們自當指點與你。若然果勝楚雲。我想你娶妾之事。也不是大哥作得主的。必須寫信回家。商量個上通下睦。豈是草率舉辦得來。你想是也不是。少甫點頭道。安弟這話不差。你且先把現在做的是甚麼人。說與我合安弟聽聽。然後慢慢的替你做主。少牧道。若問我現做的這一個人。在久安里。姓顏名喚如玉。端節前潘少安先曾做過。不知安哥見過沒有。幼安想了一想道。潘少安他是何人。好像我並沒會過。莫說如玉。少牧道。潘少安是常州人氏。此人心地刁險。並不是我道中人。他到上海的時候。想來安哥已回蘇州。故而沒有會面。那如玉自然也不認得了。何妨明天我們同去瞧瞧。你纔曉得這一個人。比楚雲大是不同。並非我說得他天花亂墜。幼安聽罷。對少甫道。既是如此。我們到了上海。本須躭擱幾天。明日同到如玉那邊坐坐。且看此人究竟比楚雲何如。大家再作計較可好。少甫道。安弟既有此意。我當同去便是。少牧聽二人這般定議。癡想如玉這人。少甫與幼安見了。一定也說他是上品人物。這娶他回去的事。必有幾分把握。祇要少甫應允下了。餘外家裏的人。不愁他們不肯。況且妻子又是極賢德的。他要丈夫不嫖。祇怕巴不得討了一個。就好從此收心。正在那裏求之不得。因此這晚心中十分快活。一宵易過。早上起來。吃過點心。少甫因想起錢守愚昨夜獨自一人借棧。沒有陪他同去。今日必須去看他一次。莫要被他說瞧不起人。故與幼安少牧說知。一同出門。子靖問他們到那裏頭去。三人回說到旅安棧去看守愚。子靖在家無事。也要同去看他。四個人遂出了集賢里。坐車同往。至旅安棧門首下車。擡頭向裏一望。見祇有一開間的門面。門口裝着八扇半截玻璃

窗兒。那玻璃已七零八落的破碎甚多。窗裏邊高高低低。支着幾張板舖。好像火輪船上的格子舖一般。窗口有張賬桌。桌旁坐着一個四十多歲年紀的人。擱起了一隻大腿。左手拿着一隻飯碗。右手擎着一雙毛竹筷兒。鉗了一大筷韭菜百葉。在那裏吃飯。四人看了。暗暗好笑。免不得走近一步。問昨夜蘇州來的木瀆人錢守愚。可在這裏。那人聽了。把筷上的韭菜。急忙送入口中。塞了一嘴。連嚼連答的道。你們找錢守愚麼。他一早起來出外去了。連吃飯也沒有回來。不知道現在何處。少甫道。寶棧裏的中飯開過了麼。那人道。你不瞧我正在吃飯。怎說沒有開過。子靖聽他語言生硬。氣往上衝。要想發作幾句。又想這班本來是個粗人。何苦與他一樣見識。因向少甫把頭一搖。大家走出門來。那人也沒問得四人姓名。也不說聲慢去。祇顧兩隻眼睛。釘住在韭菜碗上。一筷一筷的鉗着吃飯。少甫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對子靖等說道。世上那有這種。但曉得吃飯的人。子靖笑道。此種人眞是飯桶。說他則甚。我却佩服那錢家老叔。有這脾胃去住此等棧房。幼安道。錢老先生。他生平祇要省錢。莫說此等所在。就是鄭家木橋的叫花客寓。祇怕他沒有曉得。若曉得了。此人一定也會去住。少牧點點頭兒。忍笑答道。安哥講得一些不差。省錢省到這一個人。世界上只怕再沒第二個了。子靖道。世間儉樸的人。那個不想省錢。凡人能彀節省。原是一件美事。但是省得太過分了。就弄到個不近人情。其實也不仔細想想。省下來的錢財。臨了時那個帶得到棺材裏去。眞是何苦。四個人你言我語。走出了滿庭芳街。因守愚沒尋見。他想到四馬路海國春大菜館喫飯。剛至石路轉灣。恰遇守愚走來。急忙彼此招呼。守愚問四人從那裏來。到那裏去。四人回說方纔到過滿庭芳旅安棧裏。現在想到海國春去。正好一同前往。守愚道。如此說來。倒失迎了。請問海國春是北京館子。還是南京館子。酒菜可好。少牧道。海國春乃是番菜館兒。守愚道。番菜館我聽得人說牛羊肉的東西很多。恐我吃他不來。你們請自便罷。子靖道。番菜館裏的菜。並不是味味多用牛羊肉的。你不喜

歡吃牛肉羊肉。可以隨意點幾樣菜去。去何妨。少甫也是這樣的說。爭奈守愚決意不去。衆人又不便當面撇他。只得問他旣然不喜番菜喜歡什麼館子。守愚道。我想天下的酒館。京館最是馳名我們還是去吃京菜可好。少甫道京館也好。聚豐園罷。子靖道。聚豐園去須吃原席。方爲合算。若是四五個人小酌。一來價錢太貴。二來也不見得有甚好處。我想不如到寶豐樓。或者雅敍園去。少牧道。雅敍園的大鯽魚湯蟹粉三鮮。燒得很是有味。一准到雅敍園罷。衆人計議已定。就從石路口兆貴里內直穿出去。到雅敍園。揀個座兒坐了。値堂的請衆人點菜。子靖就點了一尾大鯽魚湯。守愚點的是糟鉢頭。値堂的不懂。問糟鉢頭是樣怎麼菜兒。守愚道。你枉做了酒館裏値堂的。連糟鉢頭多不知道。那是用豬臟糟的。値堂的微笑答道。這菜乃是小飯店裏賣的。我們館子裏頭沒有。守愚曉得差了。臉上一紅。道旣然沒有。燒一只小炒肉罷。値堂的又微笑道。可是炒肉片兒。少甫見守愚面紅耳赤。說出來的菜多不是酒館裏的。恐他老羞變怒。連忙代着答道。正是炒肉片兒。幼安點了一只湯包肚。少甫點的是醋溜魚與炒三鮮。另外叫拿幾個碟子。打兩壺酒來。衆人吃畢。少甫惠帳。一共一千五百多錢。甚是便宜。守愚尙是說他很貴。幷說這幾樣菜要了許多的錢。若到聚豐園去。不知更要多少。少牧道。聚豐園去。大約至少二千多錢。守愚把舌尖一伸道。眞了不得。像我這樣的人。斷斷吃不起他。子靖笑道。錢老叔你太謙了。你又不是個沒錢的人。不過不肯使用。但這回旣經到了上海。說不得將來總要破費些兒。守愚道。旣到上海。自然終要花幾個錢。但是五個人吃一次飯。就要一弔兩弔。想來究竟太費。回頭對少甫道。今天眞是太破鈔了。少甫道。錢老叔說那裏話。今日我很是不恭。緩天尙要專誠請你老叔。守愚連稱不敢。子靖問飯已吃了。可到那處去頑。幼安要到愚園喫茶。少甫嫌他路遠。這日又是天雨不便。少牧一條心在如玉身上。要少甫幼安去看看他。以踐昨夜之言。因道。今兒天氣不好。愚園緩日去罷。我們可到久安里去坐一回兒。等天晚了。我

請錢老叔到丹桂聽戲。今夜是夏月潤、劉培山、馮志奎、三盞燈、何家聲、林步青、的第五本左公平西。很是好看。守愚笑嘻嘻的問道。你說久安里去。那邊是甚麼地方。子靖戲他道。那邊是最沒有玩耍的區處。去他則甚。守愚道。李先生休來騙我。雖然我沒到過上海。那久安里百花里幾條弄堂。多是妓院。在木瀆常常有人說起。怎說他最沒頑耍。子靖笑道。原來你老人家也曉得的。既知這弄裏多是妓院。可要同去頑頑。守愚道。正要見識見識。怎麼不去。少牧道。如此甚妙。衆人遂下落扶梯。出雅敍園。就從兆貴里穿到久安里去。少牧照例第一個先自進門上樓。守愚怪他絕不推讓。心中有些不解。忽聽客堂裏相帮的高喊一聲二少上來。倒把他嚇了一跳。那兩隻脚站住不走。子靖見了。甚是好笑。說錢家老叔站着做甚。守愚尚六神無主的低低問道。那人喊些甚麼。子靖道。這是堂子裏的規矩。凡有客人到來。須得高喊一聲。這裏頭却更有個生客熟客的分別。若然是個生客。祇喊客人上來。樓下房間是客人進來。熟客不喊客人。也有呼某老的。也有呼某少的。少牧排行第二。故呼他做二少。但要相幫喊這一聲二少上來。不喊客人。却也不很容易。至少須要花到幾百塊洋錢。守愚道。花了幾百塊洋錢。祇買得他們叫聲二少。值得甚的。少牧不是發獃了麼。子靖道。本來他若不發甚獃。也不至住在上海。不想回蘇州去了。說罷。又附耳道。我們站在這裏長談。被相幫等見了不好看相。樓上坐罷。遂一把拉了守愚。移步上樓。幼安少甫也在後面隨着上來。其時已是兩點二刻多了。如玉方纔起身。送了潘少安出去。頭也未梳。臉也未洗。脚也未裹。起初聽相幫的喊二少上來。暗喜寃家沒有撞見。來得甚巧。又祇認做少牧一人。沒有梳洗的時候。他見慣的。並不在意。後見來了一大羣人。自己覺得這副形像不好意思。連忙往後房裏一鑽。少牧拉他多拉不住。豈知衆人眼快。多瞧見他蓬鬆着一頭亂髮。臉上邊還撲着些隔夜粉兒。祇因天氣尚熱。出了些汗。弄得不清不楚。濃一塊淡一塊的。很是觸目。身上穿着一件半新舊的湖色熟羅小夾襖兒。把頸上的鈕扣

鬆開。那胸口幾乎全露出來。下身穿的一條白洋布睡褲。縐得箇不像樣兒。脚上邊拖着一雙湖色竹布拖鞋。說大不大。却也有五寸光景。踢踢蹋蹋的飛步進去。說甚麽如玉如花。分明是夜叉變相。獨有錢守愚進得房來。兩隻眼睛骨溜骨溜的東也張張。西也望望。看見了一房間紅木器具。幷妝檯上檯花自鳴鐘許多擺供。大牀上白西紗蚊帳。全金繡的牀沿。帳眉兩邊低掛着一對銀帳鈎兒。牀裏邊五顏六色的三四條薄被。雪白的白洋布褥子。一對和合枕頭。暗想若在這麽樣的房裏。這麽樣牀上。睡他一夜。眞不枉人生一世。少牧雖然花了些錢。也是他幾生修到。我那裏能及得他來。不覺看出了神。別的多沒瞧見。直至有個娘姨笑他。方纔回轉頭來。說好個房間。果然收拾得很是精緻。但沒有看見你家小姐。那裏去了。那個娘姨答道。你問我家的先生麽。他在後房。馬上就來。守愚呆了一呆道。我問的是你家小姐。那個問你先生。少牧見他纏不清楚。祇得忍住了笑。告訴他道。長三書寓裏的妓女。上海多叫先生。難道你還沒有知道。莫與他們胡鬧。守愚方知自己差了。虧他老着面皮。改口答道。我也曉得這裏多叫先生。與他們說說罷了。那先生現在那裏。話尙未完。如玉已在後房洗好了臉。換好衣服。穿好繡鞋。移步出來。如今換了一個人了。臉上邊把粉痕擦去。不過比不撲粉的時節黑些。究竟十八九歲的人。尙不至十分難看。頭上邊的鬢髮也刷好了。身上穿一件元色熟羅中袖夾襖。下身元色縐紗褲子。足繫元色緞子弓鞋。裝了幾分高底。不但見得小了許多。走路時。更覺娉娉婷婷的與方纔大不相同。見了守愚。先問尊姓。然後拿了一盆瓜子。挨次敬過。幷一個個動問姓名。結末敬到少甫面前。縮住了手。先問少牧。這位可是你說的蘇州大少爺麽。果然面貌與你很像。少牧道。一些不差。如玉遂叫了一聲。又說聲請用些瓜子。少甫撮了十數粒。放在桌上。舉目向如玉細細一看。祇見他面目雖不十分醜惡。無奈鼻梁太陷。額髮過低。那雙眼睛。更一溜一溜的露着油光。一望而知是薄命之花。豈可娶得到家裏頭去。後來又聽他與少牧並守

愚講話。十句倒有四五句不是打油。便是天花亂墜的。毫無憑准。更覺他有口無心。少牧看上了這種人。眞爲情欲所迷。始把他當做天僊化人。竟似世間少有。必須慢慢的勸他回心。莫要執迷不悟。幼安子靖看了。也是差不多的主意。守愚却拿了一大把瓜子。一頭咬着。一頭問如玉。你叫甚芳名。那裏人氏。今年已幾歲了。杜二少爺待你恩愛如何。你待杜二少爺甚樣。絮絮叨叨講個不了。如玉聽問他的話。有幾句不便回答。分明是初入花叢。又見他舉止衣履。多是鄉氣。說起話來。掀著幾根黃鬚。露出滿口板牙。那牙黃一層一層的積了起來。骯髒到個極處。想起昨天包車夫來告訴的那個鄉人。必是此人無疑。心中暗暗好笑。遂不當他是個客人。祇當着個傻子看待。說話東一句西一句的。故意與他取笑。弄得守愚纏個不清。少甫等見他太輕薄了。更是看不上眼。坐了一點多鐘。如玉因衆人不去。自到臥房吃飯。吃過了飯。叫娘姨拿梳具出來。對鏡梳頭。這個頭足足梳了兩點餘鐘。看看天要夜了。如玉尙拿着一面腰圓式的外國手鏡。横照不是。竪照不是。沒有梳好。衆人看得有些不耐煩了。況且坐在這裏。沒甚事情。子靖先是要走。少甫幼安也要去了。少牧說天已不早。我們儘可叫些菜來。就在此地吃了晚飯。大家到丹桂裏去聽戲。守愚正看着如玉梳頭。十分有趣。不願出外。接口答道。旣承你的美意。我竟不客氣了。叫菜却可不必。就是他們自己吃的吃些也好。少牧道。他們的菜。那裏能吃。待我寫張條子。到聚豐園叫去。遂寫了炒蝦球、小火方、紅燒甲魚、鹹菜筍湯四樣湯炒差相帮馬上去叫。幼安等見守愚坐着不走。不便先去。祇得也耐心坐下。直到天色烏黑。如玉方纔梳好了頭。撲好了粉。戴好花朶。又到後房裏去。換了一身楊妃色外國紗夾襖。湖色熟羅夾褲。走進房來。遂覺得容光照人。比了未梳洗的時候。又更不同。祇看得守愚見在眼裏。渾在心裏。雖然不想去剪少牧的邊。却想上海堂子裏的婦女。眞是好看。一個人旣然如此。諒來別個人也是一般。緩天必得也嫖上一嫖。始不負到上海一番。誰知錢守愚不起此心尙可。一起此心。弄

得少甫幼安本來與他一同出來。要勸少牧回去的人。不但少牧一心一意迷戀煙花。連守愚也鬧出多少話柄。多少事情。做繁華夢的警夢癡仙。不能不做第二集書。歸結這一場綺夢。書中有錢守愚一再受愚。屠少霞始終不悟。鄭志和求乞游冶之患。瘡賈逢辰受報。夏時行出醜。顏如玉落難。姚景桓破家。溫生甫着魔。巫楚雲誤嫁。鄧子通槍斃。潘少安謝幼安情娶桂天香。至杜少牧孽海回頭爲止。又是足足的三十回。滿心要喚醒迷人。同離綺障。庶不負了作者苦心。那初集書却就此煞尾了。正是

新書莫恨偏中止。後事何妨看續編。

筆墨暫停休性急。終須一夢醒情天。



中國圖書公司和記出版

社會小說 鴻雪夢

四册 一元二角

本書著者自敍三十餘年小史。文字清腴。人情練達。全書演至一百回之多。可謂才大如海。香温茶熟。既供消遣之需。接物待人。亦資閱歷之助。全部分訂四厚册。共五十餘萬言。

裁判小說 棠花怨

一册 四角五分

是書爲法國小說巨子雷科氏原著。分爲四十章。自授金狙擊以至泥瘗罪懺。情節奇異。趣味深永。爲近今裁判小說各書所僅見。

◎代售處 上海 各省 商務印書館

圖又(33)

戊申年二月訂正初版

中華民國十年三月十版

（繡像海上繁華夢初集）

（價目另載圖書彙報）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警夢癡仙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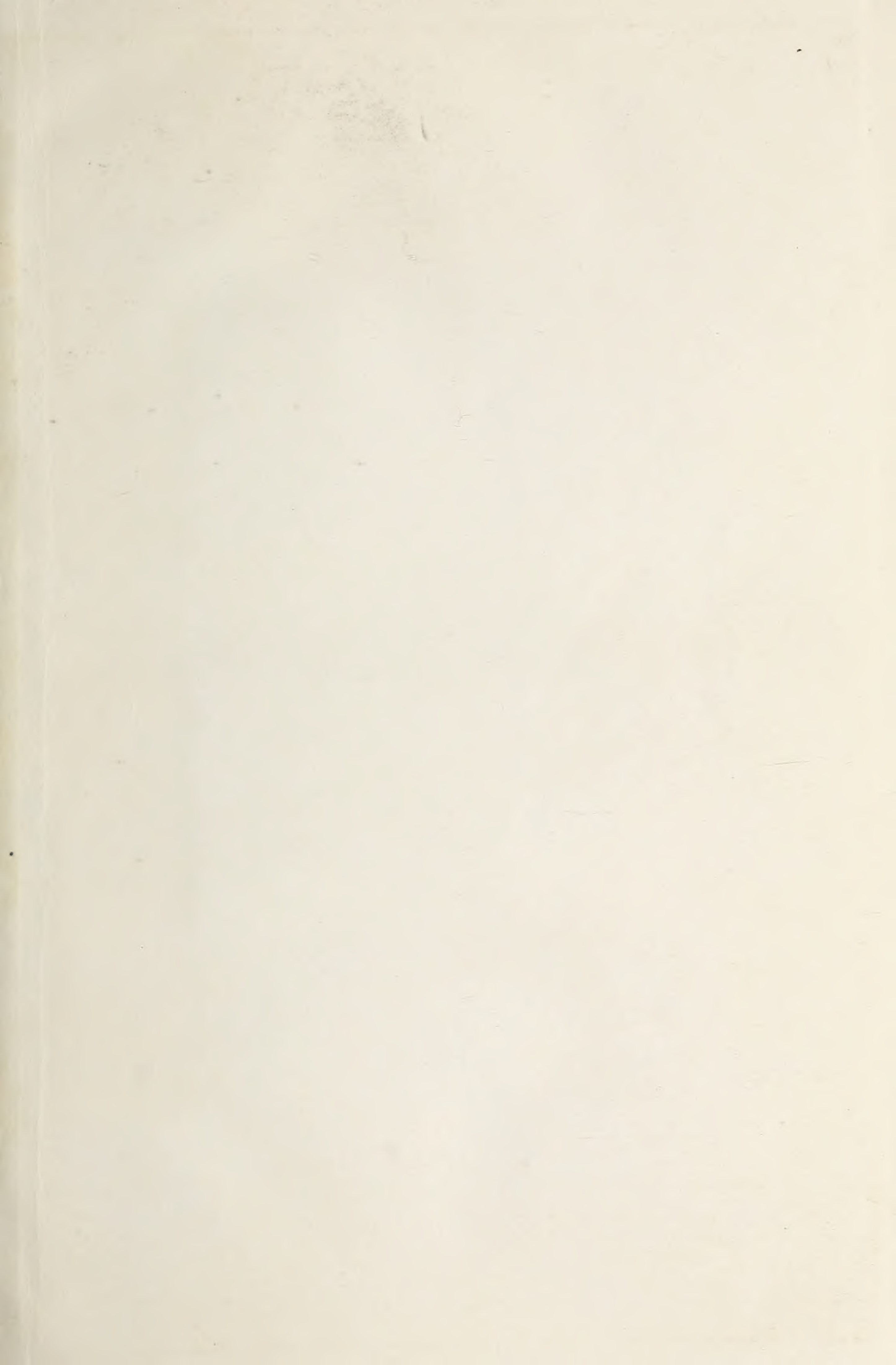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長春龍江濟南東昌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杭州蘭谿吳興安慶蕪湖南昌九江漢口武昌長沙寶慶常德衢州成都重慶[illegible]廈門廣州潮州韶州汕頭香港桂林梧州雲南貴陽 石家莊 哈爾濱 新嘉坡 商務印書分館










BRITTLE SHELF